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陶渊明集译注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一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浸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污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郡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与子严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索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使王愉悉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污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总之，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优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阀，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

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伺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庐”（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多大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逻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滞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并时尔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法百虑”（《九日闲居》），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约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中国古代日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

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等诗，对他躬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远的影响。

2、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从古代的达人隐者之中寻求知音，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愤世之情和不为世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这样以来，陶渊明笔下的达人隐士便大批地出现了：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ò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

路若经商山，……多谢绮与角。（《赠羊长史》）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二十首》其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长公曾一仕，……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拟古九首》其三）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咏二疏》、《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来为达人隐士高唱赞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志向。在陶渊明之前的诗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虽也偶尔引此类达人隐士为同调，但并没有形成这种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的诗歌题材。

陶渊明归隐之后，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二首其八、《乞食》、《有会而作》等诗中，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因

而，陶诗中以歌颂贫士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咏贫士》七首组诗中，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诸如荣启期和原宪不慕富贵。安贫乐道；黔娄不求名利而衣不蔽体、终身贫贱；袁安困于积雪，阮公拒贿弃官，然能以食草为甘味，道义胜而心欢然；张仲蔚心地耿介而隐处蓬蒿；黄子廉辞宫归隐，虽生活贫困而能坚守节操等等。陶渊明正是把这些贫士作为效法的榜样。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也每每称道："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其十八）。在他所歌咏的每一个贫士的身上、我们似乎都能明显看到陶渊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中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按：指《咏贫士》第二至第七首），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陶诗以此为题材，正是为了突出地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并以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咏贫士为题材的诗歌，在陶渊明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3、为悲剧英雄高唱赞歌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陶渊明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他抚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煎熬。在现实社会中，就实现理想抱负而言，陶渊明可谓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为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高唱赞歌，则又是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一大特点。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歌颂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迹。夸父为了追求光明而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正是诗人早年"抚剑独行游"的自然发展，也是陶渊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诗人接着又在第十首中，热情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慷慨不平之气。如果说夸父。精卫和刑天都还是神话中的悲剧英雄的话，那么。历史上的荆轲则是人间的悲剧英雄了。陶渊明《咏荆轲》一诗，突出地表现了荆轲的英雄气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百万，逶迤过千城"，把英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写得淋漓尽致。诗人最后仰天长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诗人对荆轲的无限同情，正说明自己也同样是"奇功"不成，以悲剧而退身的。不平之气，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认为此诗"露出本相"（《朱子语类》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见出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倾向性和一贯性。

4、寄酒为怀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王瑶先生的《文人与酒》等文章，曾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时人饮酒的原因和目的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兹不赘言。需略加强调的是，陶渊明一生饮酒不止，并非只为避祸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忧解闷，借酒浇愁；二是借酒为题，抒发怀抱，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如《饮酒》组诗中，涉及到社会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内心的矛盾与痛苦，都总归在《饮酒》这个题目之下，最后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用心之苦，是显而易见的。而大量的、以酒为题材的诗歌，也是从陶渊明这里开始的。

（二）表现手法的独特性

陶渊明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仅广泛汲取了传统的优秀成果，而且更有新的创造，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1、白描勾勒，写意传神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对田园风光、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总是善于捕捉最具特征的东西，以白描的手法，加以随意的神貌点染，并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怀融进艺术画面。如：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

鸟哢欢时节，冷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同上其二）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清淡自然的景物之中，充满生机，充满悠然自得之趣、与诗人畅适之情十分融洽，可谓神韵悠然。又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秋高气爽，万木凋零，山峰越发显得高峻奇绝，青松、芳菊更加显出坚贞秀美。自然景物的神态气骨，正体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与卓越的精神境界。

年岁略长于陶渊明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就十分强调“以形神”（《论画））和“迁想妙得”（《魏晋胜流画赞））在绘画　艺术中的作用。同时代的另一位画家王微，在《叙画》中也强调要通过尺幅千里的表现技法，传达出绘画对象的“动生焉”、“灵出焉”的神，并说：“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不仅要传达出绘画对象的神，而且这种神应是经过艺术家主观情思熔铸过的，即典型化甚至理想化了的。而陶渊明的诗歌，就具有这种妙处。袁行霈先生在《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就是一个写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陶诗是写心，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下编）就精辟地指出了陶诗的这一突出的艺术特征。

陶渊明诗歌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偏重于意态神情的传达。如《咏荆轲》诗，对荆柯的描写，就只突出表现英雄的豪迈气概，不需要任何的外貌描写。陶诗中表现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也无不如此。如：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

都是通过神态的描写，虽只淡淡的几笔，便将抒情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下的心境展露无遗。

2、比兴、象征与寄托

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运用比兴、象征和寄托的手法由来已久，《诗经》、《楚辞》、汉乐府就都是成功的范例。而发展到阮籍，则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大多采用这些手法，并形成隐约曲折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评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趋难求。”李善《文选》注也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陶渊明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吸取了阮籍的这些手法，但他却避免了过分的隐晦曲折，而使比兴、象征、寄托的意象都具有十分鲜

明清晰的特色。如陶诗中写青松：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二十首其八）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成参军使都经钱溪》）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九首其六）

不惧严寒，不畏霜雪，贞秀高杰，卓然独树，这是青松的本性，也是陶渊明的化身。此外，诸如佳菊、幽兰、独鸟、孤云，诗人也常常用来比喻或象征自己不同流俗的高尚品格，寄托“有志不获骋”的孤独苦闷心情。萧统谓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是很有道理的。阮籍诗偏重于内心的独白，而很少描写生活，故给人的感觉是隐晦曲折。“归趋难求”；陶诗则是通过对诗化了的平淡生活的描写，来展现内心世界，故给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鲜明清晰。

3、情、景（事）、理的融合

陶渊明是一位诗人，但同时也是一位哲人。他深受老子、庄子和孔子思想的影响，与魏晋玄学思想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他的诗歌不仅富有浓郁的情韵，而且还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与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即充满深刻的理趣，而情与理又往往是通过景或事这个媒介而传达出来的。

陶渊明不仅有纯哲理的《形影神》诗，而且还有充满玄学意味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诗。然而陶诗的妙处，既不在于一般的言情，也不同于玄言诗式的说理。他能将情、景（事）。理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其《饮酒》二十首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既然“在人境”，就难免有“车马喧”，但诗人偏说“而无车马暄”。原因何在？由于“心远”。接下来诗人用这样一幅图画来展现“心远”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如此清静优雅的境界，不知是自然之景还是诗中之画，或是心中之境。总之“此中有真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诗中“心远地自偏”这样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可以说明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改变客观环境对于自己的影响。但诗人并不是作道学家式的说教，而是把这“心远”的“真意”融在一个极其优美的景象之中，从而更具体形象他说明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诗人把情景理完全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语言艺术的独特性

前人常用“平淡”二字来概括陶诗的语言风格，这是不错的。但陶诗语言的好处，却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富于启示性，让人觉得余味无穷。

陶渊明自幼过着简朴的农村生活，家乡那清秀的山水田园，陶冶了他那颗朴素的心灵。经历了仕途羁役之后，更增强了他对家乡山水田园的热爱。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其十四），努力使自己忘却世俗的烦恼。要表现这简朴的生活。自然的风光和淡远的情趣，就无需用浓艳华丽的词藻去雕饰，也只有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才能显示出天真自然之趣。但是，悠然自得的淡远情趣，只是陶渊明个性的一个侧面或表面。在悠然自得的背后，他还有孤独与苦闷，也有愤激与不平，

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人。而陶诗语言的风格，就正如他的个性一样，也总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藏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就是苏拭阶兑“外枯而中青”（（东坡题跋》），“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尤其是陶渊明以他那哲人的慧眼，在不断观察。思考着宇宙、社会与人生，并以平实朴素的语言，将他的深刻体悟平易地道出，读来如警句格言，十分耐人寻味。北齐阳休之在《陶集序录》中说：“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南宋陈模在《怀古录》中说：“盖渊明人品索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过写胸中之妙耳。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把语言艺术完全归结到人品上，只要人品高，就可以不思而得。“信笔而成”，这种见解恐怕是片面的。陶诗语言的妙处，在于既经过了精心的锤炼，而又显得格外朴素自然。毫无斧凿之痕。例如：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南窗革时物，北林荣且丰。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除阶旷游迹，园林独余情。（（悲从弟仲德》）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

借助整齐的对偶形式与谐调匀称的音节，把相互对应的两个部分突现出来，使它们互相映衬。互相补充，既显得自然本色，又加强了语言的形象化与感染力。陶诗中大部语言都是表面平淡无奇，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寓精奇华美于平淡朴素之中。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就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钟嵘在《诗品）中评陶诗亦云：“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那！”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陶诗造语精工而又不露痕迹，是常为后人所惊叹的。如《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陶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诗中，“虚舟纵逸掉”的“纵”字，“神萍写时雨”的“写”字，“晨色奏景风”的“奏”字，无不锤炼精工而妙传难言之意。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葛立方也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韵语阳秋）卷一）寓精奇于平淡之内，含绩丽于朴素之中，这才是陶诗语言的本色。

还应当看到，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他学习和借鉴《诗经》以来的优秀传统也是分不开的。陶渊明早年便“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学习前人的语言，对于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诗歌里，表现尤为明显。如他的四言诗，就直接受到《诗经》的影响，我们从陶诗的注释中已可明显看出。同样，陶渊明的五言诗也是大量地学习和借鉴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如《古诗十九首》、曹丕。曹植、阮籍、左思，以至于民歌，对陶渊明都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以曹植诗歌为例：曹诗有“仆夫

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杂诗》七首其五）陶诗有“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拟古）九首其二）。曹诗有“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箜篌引》）；陶诗有“盛年不重来……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曹诗有“种豆南山下，葛蔓自成阴”（《种葛篇》）；陶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曹诗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陶诗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十二首其四）。曹诗有“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杂诗》七首其二）；陶诗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随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其一）。但是，曹植诗的语言风格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与陶诗语言风格有显著的区别。可见陶渊明学习前人的语言，并不为其所圃，而是结合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化入诗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如同他那不随俗、不苟同的高尚人格一样，“独超众类”。清代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序》说：“靖节为晋第一流人物，而其诗亦如其人，澹远冲和，卓然独有千古。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

除诗歌之外，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也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及《自祭文》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

三

陶渊明作品集子的版本甚多，异文也较多，本书所收篇目及卷次、正文一般依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 1979 年 5 月第 1 版）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版本，凡不同于逯本之处及所据之本，皆一一注出。

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理解陶渊明的作品，书中对所收陶渊明的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说明”、“注释”和‘释文”。“说明”部分的内容，旨在介绍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部分主要是解释典故和一些较难懂的字、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在说明与注释过程中，吸收和参考了古代和当代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书中没有一一注明，谨在此一并致谢。将陶渊明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陶诗今译，难度就更大了。本书对陶诗的今译，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和表达准确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为了不至于过多地失去古典诗歌的味道，在译诗的过程中，对句法形式。平仄音调及用韵等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考虑。书后附录四篇关于陶渊明生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可供读者参考。

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孟二冬
一九九五年五月
于北京大学

陶渊明集译注

陶渊明集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

[说明]

这首诗共四章，约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春，当时诗人四十岁，闲居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

“停云”，凝聚不散的云。本诗和下面的《时运》、《荣木》都是模仿《诗经》的形式，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序中所说“思亲友也”。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时，诗中“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平陆成江”等诗句，则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

《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1)，园列初荣(2)，愿言不从(3)，叹息弥襟(4)。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5)。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6)。
静寄东轩，春醒独抚(7)。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8)。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陆成江(9)。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10)。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11)。
竟用新好，以抬余情(12)。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13)。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14)。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15)。
敛翮闲止，好声相和(16)。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17)。
愿言不获，抱恨如何(18)！

[注释]

(1)罇（zūn尊）：同“樽”，酒杯。湛（zhàn站）：沉，澄清。醪（láo劳）：汁滓混合的酒，即浊酒，今称甜酒或醒糟。

(2)列：排列。初荣：新开的花。

(3)愿：思念。言：语助词，无意义。从：顺。不从：不顺心，不如愿。

(4)弥（mí迷）：满。襟：指胸怀。

(5)霭霭（ǎi矮）：云密集貌。濛濛：微雨绵绵的样子。时雨：季节雨。这里指春雨。

(6)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泛指天地之间。伊：语助词。阻：阻塞不通。

(7)寄：居处（chǔ），托身。 轩：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抚：持。

(8)悠邈：遥远。搔首：用手搔头，形容等待良朋的焦急情状。延仁（zhù注）：长时间地站立等待。

(9)平陆：平地。

(10)靡（mǐ）：无，不能。

(11)载：始。荣：茂盛。

(12)新好：新的美好景色，指春树。这两句说，东园的春树竞相以新的美好景色，来招引我的爱怜之情。

(13)于：语助词。征：行，这里指时光流逝。

(14)促席：彼此坐得很近。促：迫近。席：坐席。平生：平时，这里指平生的志趣、素志。

(15)翩翩：形容飞鸟轻快飞舞的样子。柯：树枝。

(16)翮（hé核）：鸟的翅膀。敛翮：收敛翅膀。止：停留。相和：互相唱和。

(17)子：您，古代男子的尊称，这里指朋友。

(18)如何：意为无可奈何。

[译文]

《停云》这首诗，是为思念亲友而作。酒樽里盛满了澄清的新酒，家园内排列着初绽的鲜花，思念亲友而不得相会、叹息无奈，忧愁充满我的胸怀。

阴云密密布空中，
春雨绵绵意迷濛。
举目四顾昏沉色，
路途阻断水纵横。
东轩寂寞独自坐，
春酒一杯还自奉。
良朋好友在远方，
翘首久候心落空。

空中阴云聚不散，
春雨迷濛似云烟。
举目四顾昏沉色，
水阻途断客不前。
幸赖家中有新酒，
自饮东窗聊慰闲。
思念好友在远方，
舟车不通难相见。

东园之内树成行，
枝繁叶茂花纷芳。
春树春花展新姿，
使我神情顿清朗。
平时常听人们言，
日月如梭走时光。
安得好友促膝谈，
共诉平生情意长。

鸟儿轻轻展翅飞，

落我庭前树梢头。
收敛翅膀悠闲态，
鸣声婉转相唱酬。
世上岂无他人伴，
与君情意实难丢。
思念良朋不得见，
无可奈何恨悠悠。

时运并序

[说明]

这首诗共四章，当与《停云》诗作于同一年的暮春，内容写暮春独游。诗人投身于美好的大自然之中，欣赏、赞美着大好的春光，并在其中领略了陶然自乐的无限喜悦；然而时世的艰难，不禁使得诗人伤今思古，感慨身世，心头排遣不去的孤独之感，给诗人带来了无限的惆怅，这就是诗序中所说的“欣慨交心”。

《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1)，景物斯和(2)，偶影独游(3)，欣慨交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4)。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5)。
山涤余霭，宇暖微霄(6)。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7)。
洋洋平泽，乃漱乃灌(8)。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9)。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10)。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11)。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12)。
童冠齐业，闲咏以归(13)。
我爱其静，寤寐交挥(14)。
但恨殊世，逸不可追(15)。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16)。
花药分列，林竹翳如(17)。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18)。

[注释]

(1)春服既成：语出《论语·先进》，意思是说，春天的服装已经穿得住了。成：就，定。

(2)斯：则，就。和：温和，和暖，指春天的气息。

(3)偶影：与自己的身影为伴，形容孤独。

(4)迈迈：行进貌。时运：四时运转。穆穆：淳和美好貌。朝：早晨。

(5)袭：衣上加衣，这里是“穿”的意思。薄：迫近，此处意为：到……去。言：语助词。

(6)涤：洗。蔼：云气。余霭：残余的云气。宇：四方上下，这里指天空。暧：昏暗不明的样子。霄：云气。一说雨后的虹。

(7)翼：鸟翅，这里作动词，有吹拂。扇动的意思，形容新苗在南风的吹拂下像羽翼似的微微摆动。新苗：新长的嫩苗。

(8)洋洋：形容水的浩瀚、盛大。泽：湖。漱（shù 术）：含水洗口。濯（zhuó 浊）：洗。

(9)邈邈（miǎo 秒）：远貌。遐（xiá 霞）：远。载：语助词，这里有“乃”的意思。瞩（Zhǔ 主）：注视。

(10)称（chèn 衬）心：符合心愿。易足：容易满足。

(11)挥：倾杯而饮的动作。觞（shāng 伤）：古代饮酒器，犹今之酒杯。陶然：快乐的样子。

(12)延目：放眼，向远处看去。悠想：遥想。沂（yí 夷）：水名，流经山东曲阜县南。

(13)童：儿童。冠：指成年人。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礼，表示成年。齐业：都已习完功课。此二句事出《论语·先进）。《论语·先进）记孔子的学生曾点谈自己的理想时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乘凉）乎舞雩（yú 鱼），咏而归。”意思是说：暮春之时，穿青春服，五六个成年男子和六七个儿童一道，在沂水沐浴，到舞零（鲁国祭天求雨的场所）乘凉，然后唱着歌儿往回走。

(14)静：指曾点的清静闲雅之风。寤（wù 悟）：睡醒。寐（mèi 妹）：睡眠。寤寐：犹言日夜。交挥：交互奋发，是说时刻向往。

(15)殊世：异代。

(16)斯、言：皆语助词。息其庐：在家中休息。

(17)分列：指分排栽种。翳（yì 意）如：茂密的样子。

(18)黄唐：黄帝、唐尧，指上古和平的时代。逮：及、赶上。

[译文]

《时运》这首诗，是暮春纪游之作。穿上春天的服装，到大自然中去领略和煦的春光；与影为伴独自闲游，内心交织着欣喜与悲慨。

四时运转不停，
春日晨光融融。
穿上我的春服，前往东郊踏青。
山间云气已尽，
天宇横跨彩虹。
南风习习吹来，
嫩苗展翅欣迎。

平湖涨满春水，
漱洗神情顿清。
眺望远处风景，
赏心悦目驰情。
此景此情相惬，
我心欢畅无穷。
举杯一饮而尽，
自得其乐融融。

放眼湖中清流，

遥想曾点沂游。
课罢携友远足，
归来放开歌喉。
我心爱其闲静，
日思夜想同游。
只恨今昔异代，
遥遥隔世难求。

平居朝朝暮暮，
静守家园之中。
花卉草药分行，树木竹林葱葱。
素琴横卧床上，
半壶浊酒尚浓。
黄唐盛世难追，
我独慨叹无穷。

荣木并序

[说明]

这首诗共四章，写作年份当与前两首诗相同，时已当夏季。

这首诗是诗人为感念老之将至而作。诗人由朝开夕落的木槿花而产生了关想与感悟:第一章写人生短暂的悲哀,第二章写依道从善的心愿,第三章写无所作为的内疚,第四章写自强不息的壮志.此诗虽为“念将老”而作，但诗人并非一味叹老嗟衰，而是以此为契机，激励自己发奋图强，实现宏伟的理想志愿。诗歌语言果断坚毅，颇有催人奋进的力量。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1),已复九夏(2)，总角闻道(3)，白首无成(4)。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5)。
晨耀其华，夕已丧之(6)。
人生若寄，憔悴有时(7)。
静言孔念，中心怅而(8)。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
繁华朝起，慨暮不存。
贞脆由人，祸福无门(9)。
匪道易依，匪善奚敦(10)？

嗟予小子，禀兹固陋(11)。
徂年既流，业不增旧(12)。
志彼不舍，安此日富(13)。
我之怀矣，怛焉内疚(14)。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15)。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16)。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17)。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18)。

【注释】

(1)推迁：推移，迁延，即运行之意。

(2)九夏：即夏季。夏季三个月，共九十天，故称“九夏”。

(3)总角：古代未成年男女的发式，因将头发结成两个髻角，故称。这里代指童年。道：指圣贤之道和做人的道理。

(4)白首：指老年，老人头发变白。无成：无所成就。

(5)采采：繁盛的样子。荣木：即木槿（jín 仅），属木本植物，夏天开淡紫色花，其花朝开暮落。兹：此，这里。

(6)耀：形容木模花开时的艳丽，光彩夺目。“华：同“花”。丧之：指木惶花枯萎凋零。

(7)人生若寄：人生在世，好像旅客寄宿一样。这是比喻人生的短暂。《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至。”憔悴（qiáocuì 瞧粹）：枯槁黄瘦的样子。

(8)静言：静静地。言：语助词。孔：甚，很。念：思念。中心：内心。怅而：即怅然。而：语尾助词。

(9)贞脆：坚贞和脆弱，指人的不同禀性。祸福无门：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意思是说，祸与福的降临，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门径，而是人们行为的好坏所招致的必然结果。

(10)匪：同“非”。 易：同“何”。依：遵循。奚：何。敦：敦促，勤勉。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不遵循正道还遵循什么？不勤勉为善还勤勉做什么？

(11)嗟：叹词。予：我。小子：作者自指。原意指地位低下、无德无能之人，这里是自谦之辞。禀：禀性，天性。固陋：固执鄙陋。

(12)徂（cú 粗阳）年：过去的岁月。徂：往，逝。 流：流逝。业不增旧：是说学业比过去没有增加。

(13)彼：指上章所说“道”与“善”。不舍：孜孜不倦，奋斗不息。《荀子·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安：习惯于。日富：指醉酒。《诗经·小宛》：“壹醉日富。”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本来的志向是孜孜不倦地依道、敦善，可我现在却安于酣饮的生活。

(14)怀：心怀，思量。怛（dá 达）：痛苦，悲伤。 内疚：内心感觉惭愧不安。

(15)先师：指孔子。遗训：留下的教导。之坠：动宾倒装，即“坠之”。坠：跌落，即抛弃。

(16)此二句语出《论语·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闻：闻达，有所成就而名声在外。斯：这。畏：害怕，恐惧。

(17)脂：油，这里用作动词，以油脂润滑车轴。策：鞭，这里用作动词，以鞭赶马。骥：千里马。名车、名骥：以车、马比喻功名，是说准备驾驭车马去建立功名。

(18)孰：谁。按：晋元兴三年二月，刘裕起兵勤王，打败桓玄。陶渊明于本年夏季出任刘裕镇军军府参军。这一章诗就表现了诗人出任镇军参军前的思想动力和决心。

【译文】

《荣木》这首诗，是为感念衰老将至而作。日月更替，时光流逝，又到了木槿花盛开的夏季。我从童年就开始聆听圣贤之道，可如今白发已生，衰老将至，却一事无成。

当夏盛开木槿花，
泥土地里把根扎。
清晨绽开艳丽色。
日暮凋零委泥沙。
人生一世如过客，
终将枯槁黄泉下。
静思默念人生路，
我心惆怅悲年华。

当夏木槿花开盛，
于此扎根长又深。
清晨繁花初怒放，
可怜日暮竟无存。
坚贞脆弱皆由己，
祸福哪得怨别人。
圣贤之道当遵循，
勤勉为善是本心。

叹我无德又无能，
固执鄙陋天生成。
匆匆岁月已流逝，
碌碌学业竟无增。
我本立志勤求索，
谁料沉溺酣饮中。
每念及此心伤痛，
惭愧年华付东风。

先师孔子留遗训，
铭刻在心未抛弃。
我今四十无功名，
振作精神不足惧。
名车名骥皆已备，
扬鞭策马疾驰去。
千里路途虽遥远，
怎敢畏难而不至！

赠长沙公并序

【说明】长沙公原是晋大司马陶侃的封号（长沙郡公）。当时的制度是父爵子袭。据《晋书·陶侃传）载，陶侃的五世孙陶延寿袭了长沙郡公的爵位，他与陶渊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陶渊明是陶侃的四世孙，比陶延寿长一辈。

这首诗共四章，诗人以长者的身份，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赞美

宗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赞扬长沙公能继父业，并勉励他不断进德修业，希望日后常通音讯。整首诗在态度和蔼、言恳意切之中，体现了诗人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观和一种长者的风度。

余于长沙公为族(1)，祖同出大司马(2)。昭穆既远(3)，以为路人(4)。经过浔阳(5)，临别赠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6)。
慨然寤叹，念兹厥初(7)。
礼服遂悠，岁月眇徂(8)。
感彼行路，眷然踌躇(9)。

放穆令族，允构斯堂(10)。
谐气冬暄，映怀圭璋(11)。
爱采春华，载警秋霜(12)。
我曰钦哉，实宗之光(13)。

伊余云遘，在长忘同(14)。
笑言未久，逝焉西东(15)。
遥遥三湘，滔滔九江(16)。
山川阻远，行李时通(17)。

何以写心，贻此话言(18)。
进篑虽微，终焉为山(19)。
敬哉离人，临路凄然(20)。
款襟或辽，音问其先(21)。

[注释]

(1)于：犹“与”。族：宗族，家族。

(2)祖：陶延寿是陶侃的玄孙，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非嫡系），这里的“祖”兼指对方的曾祖父辈与自己的祖父辈。大司马：东晋名臣陶侃，曾任太尉，封长沙郡公，后拜大将军。死后追赠大司马。

(3)昭穆：指同宗世系。古代贵族宗庙制度，二世、四世、六肚居于左，叫作昭；三世、五世、七世居于右，叫作穆。既远：指世次相隔已远。

(4)路人：过路之人。指关系疏远，彼此陌生。

(5)浔阳：地名，在今江西九江市。这里是陶渊明的家乡。

(6)同源分流：同一水源分出的支流，比喻同一宗族的不同后代。人易：人事变更。世疏：世系疏远。

(7)寤：通“悟”，觉悟，醒悟。厥（jué觉）：其。 厥初：当初的始祖。语本《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源。”

(8)礼服：服丧的礼服，这里指宗族关系。古人因血缘亲疏关系不同，丧礼之服也有别，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绸麻等五种。悠：远，指关系的疏远。眇：同“渺”。眇祖：指年代久远。

(9)行路：行路之人。眷然：恋慕的样子。踌躇（chóu chú愁锄）：犹豫不决，徘徊不前。

(10)於（Wū乌）穆：赞叹之辞。《诗·周颂·清庙》：“於穆清庙。”毛传：“於，叹辞也；穆，美。”令：美，善。允构斯堂：指儿子能够继承父业。允：诚信，确能。堂：正室，喻父业。《尚

书·大浩》：“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若考：其父。底法：屋基的大小宽长。厥子：其子。矧：况且，何况。）意思是说，父亲已经奠定建房的规模，他的儿子不肯为堂基，又怎肯继续建造房屋？这里是反用其意。

(11)谐气：和谐的气度。冬暄（调 xuān 宣）：像冬天的阳光般和暖。暄：暖和。映：辉映。怀：胸怀。圭璋（guīzhāng 规章）：宝贵的玉器。这句是说长沙公的胸怀与可与美玉相映生辉。这两句赞美长沙公气度温和，品德高尚。

(12)爱：语助词。采：光彩。华：同“花”。爱采春华：光彩如同春花。这里是形容长沙公风华正茂，功绩卓著。（宋书·高帝纪）载：“义熙五年（409），慕容超率铁骑来战，命咨议参军陶延寿击之。”可知陶延寿于义熙间颇立功业。载：通“再”，又。警：惕。载警秋霜：惕于秋霜之微。是说长沙公立身处事机敏练达而小心谨慎。

(13)钦：敬。实宗之光：实在是宗族的荣光。

(14)伊。云：语助词。遘（gòu 够）：遇。长：长辈。指作者为长沙公的长辈，同：指同宗。

(15)逝：往，去。这里指分别。

(16)三湘：泛指湖南，这里指长沙公将返封地长沙。九江：指作者所在地。

(17)行李：使者。行李时通：经常互通音讯。

(18)写：抒发，倾泄。贻：赠送。

(19)赏（kuì 愧）：盛土的竹器。为山：指建立功业。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加一筐土虽然很少，但积少成多，最终亦能成山。这里是勉励长沙公不断进德修业，最终可以建成伟大的功业。

(20)敬：有“慎”的意思。离人：离别之人，指长沙公。临路：上路，登程。

(21)款：诚，恳切。款襟：畅叙胸怀。辽：远。音问其先：是说可以常通音讯。

[译文]

我与长沙公是同一宗族，祖先都是大司马陶侃的后裔。由于世次相隔已远，彼此也互不相识。他这次路过温阳而得相会，临别之际，以此诗相赠。

同一源头分支流，
世系渐远人相疏。
感悟此理深慨叹，
因念彼此同初祖。
血缘宗亲渐疏远，
岁月悠悠不停仁。
感叹族亲成陌路，
犹豫徘徊心恋慕。

君为同族美名扬，
弘扬父志功辉煌。
温文尔雅谦和态，
美德生辉映圭璋。
风华正茂光灿灿，
立身谨慎防秋霜。
可钦可佩令我赞，
君为我族增荣光。

彼此偶然一相逢，

我愧辈长忘同宗。
笑语欢言尚未久，
君将离去各西东。
三湘遥遥君归处，
九江滔滔我意浓。
远隔山川路途阻，
频将音讯互为通。

如何表达我心意，
且送几句肺腑言。
积土可以成高山，
进德修业是圣贤。
愿君此去多保重，
相送登程意凄然。
路途遥远难再晤，
愿得音讯早早传。

酬丁柴桑(1)

[说明]

柴桑县是陶渊明的家乡，柴桑县令刘程之于元兴二年（403）弃官归隐，接替他的便是诗题中姓丁的县令。由此可以推知此诗约作于义熙元年（405）前后，陶渊明约四十一岁左右。

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其中也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次章写他们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的喜悦。

有客有客，爰来宦止(2)。
秉直司聪，惠于百里(3)。
冶胜如归，聆善若始(4)。
匪惟谐也，屡有良游(5)。
载言载眺，以写我忧(6)。
放欢一遇，既醉还休(7)。
实欣心期，方从我游(8)。

[注释]

(1)酬：以诗文相赠答。如唱酬，酬对。

(2)爰：乃，是。宦：做官。止：语助词。

(3)秉直：秉公持正。秉：持。直：正直。司聪：为朝廷听察民情。司：掌管。聪：听闻。惠：恩惠，好处。百里：指一县所管辖的区域。

(4)飡冶：同“餐”，吃。胜：胜理，至言，指正确的道理、中肯的言论。飡胜如归：意思是采纳正确的意见就像回家一样喜悦。聆：听。始：开始，这里有“新鲜”的意思，表示认真的态度。

(5)匪：同“非”。匪惟：不只是，不仅仅。谐：和谐，融洽。良游：指

愉快地游赏。

(6)载：且，又。写：宣泄，抒发。

(7)放欢：放开欢畅的胸怀。

(8)心期：两心契合，知心。

[译文]

有客来自他乡，
来到此地做官。
秉公正，察民情，
恩惠遍及乡县。
欣然采纳至理，
虚心听取善言。
彼此岂只投缘，
常常携手畅游。
且欢言，且眺望，
消除内心烦忧。
放开欢畅胸怀，
不醉怎能罢休？
知音令我欣慰，
愿得与我共游。

答庞参军并序

[说明]

此诗当作于宋少帝景平二年（424），本年八月改元，为宋文帝元嘉元年，陶渊明六十岁。这年八月，谢晦任荆州刺史，进号卫将军。诗题中的庞氏，即为谢晦卫军参军。庞参军曾于，这一年的春天奉刘义隆之命由河阳出使江陵，与陶渊明有唱和（见陶渊明五言诗《答庞参军》）。此时值冬季，庞参军又从江陵奉使赴京都，途经得阳有诗赠渊明，渊明即以此诗作答。

这首诗共六章，首章自叙隐居之乐，次章写与友志同道合，三章写与友相处之乐，四至六章均为送别之辞。整首诗叙述了他们交往的经过和彼此结下的诚挚的友情。

庞为卫军参军(1)，从江陵使上都(2)，过浔阳见赠(3)。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4)。
载弹载咏，爱得我娱(5)。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6)。
朝为灌园，夕僵蓬庐(7)。

人之所宝，尚或未珍(8)。
不有同好，云胡以亲(9)？
我求良友，实觌怀人(10)。
欢心孔洽，栋宇惟邻(11)。

伊余怀人，欣德孜孜[12]。
我有旨酒，与汝乐之[13]。
乃陈好言，乃著新诗[14]。
一日不见，如何不思[15]。

嘉游未斁，誓将离分[16]。
送尔于路，衔筋无欣[17]。
依依旧楚，邈邈西云[18]。
之子之远，良话曷闻[19]。

昔我云别，仓庚载鸣[20]。
今也遇之，霰雪飘零[21]。
大藩有命，作使上京[22]。
岂忘宴安，王事靡宁[23]。
惨惨寒日，肃肃其风[24]。
翩彼方舟，容裔江中[25]。
勖哉征人，在始思终[26]。
敬兹良辰，以保尔躬[27]。

[注释]

(1)参军：古代官职名，是王、相或将军的军事幕僚。

(2)江陵：地名，在今湖北江陵县。使：奉命出行。上都：京都，中央政权所在地，当时在建康（今南京市）。

(3)见赠：有诗赠给我。

(4)衡门：横木为门，代指简陋的房屋。衡：同“横”。衡门之下：语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栖迟：游息。）

(5)载：且，于是。爰：乃。

(6)好：爱好，喜尚。幽居：幽静的居处，指隐居。

(7)灌园：在园中浇水种菜。《高士传）记楚王遣使聘陈仲子为相，仲子逃去，为人灌园。这里特指隐居的生活。偃（yǎn 掩）：仰卧，指休息。蓬庐：茅舍，简陋的房屋。

(8)《礼记·儒行》说：“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诗中二句即指此；是说别人以为宝贝的，我却看得很轻，不以为珍贵。

(9)同好：共同的爱好，这里指志同道合。意本《礼记·儒行》：“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云胡：如何。

(10)觏（gòu 够）：遇见。怀人：所思念的人，指庞参军。

(11)孔：甚，很。洽：和谐。栋宇：房屋。惟：语助词。此二句有双关意：一是庞参军曾与诗人为邻居。陶渊明五言诗《答庞参军》诗序中有“自尔邻曲，冬春再交”语可证。二是以德为邻，即“不有同好，云胡以亲”之意。

(12)伊：语助词。欣德：喜悦于德操。孜孜（zī 资）：努力不怠。

(13)旨酒：美酒。

(14)陈：陈述，指交谈。

(15)此二句本《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秋：三年。如三秋，如同隔了三年那样长。陶诗此二句中间省略，意思是：一日不见，尚如三秋，何况我们这么久没见了，怎

能让我不思念呢？

(16)嘉游：美好的、令人愉快的游赏。教（yì 译）：满足，厌烦。誓：同“逝”，发语同。

(17)尔：你。衔：含。衔筋：指饮酒。

(18)依依：依恋的样子。旧楚：指江陵。江陵是古代楚国的国都郢，所以称江陵为“旧楚”。邈邈：遥远的样子。西云：西去的云。

(19)之子：此人，指庞参军。之远：走向远方。曷：同“何”，怎么。

(20)云：语助词。仓庚：黄莺。载：始。黄莺始鸣在春天，此处点明上次分别的季节。

(21)霰（xiàn 现）：小雪珠。以上四句仿《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渲染离情别绪。

(22)大藩：藩王，指谢晦。时谢晦封建平郡王。谢晦有檄京邑书云：“虽以不武，忝荷蕃任。”上京：同“上都”，京都，参见注(2)。

(23)宴安：逸乐。王事：指国家的事情。靡宁：没有停息。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难道谁还会忘记安逸享乐的生活，只是国家的事情无休无止，使你不得安宁。

(24)惨惨：暗淡无光的样子。肃肃：疾速的样子。

(25)翩：轻快前进的样子。方舟：两船相并。容裔：犹容与，形容船行舒闲的样子。

(26)勖（xù 序）：勉励。征人：远行之人，指庞参军。

(27)敬：戒慎。躬：身体。

［译文］

庞君担任卫军将军的参军，从江陵奉命去京都，途经浔阳，赠我以诗。

房屋虽简陋，
有琴也有书。
边弹琴边咏唱，
我心乃得欢娱。
岂无其他爱好，
最是乐此幽居。
日出浇水园中，
日入仰卧茅庐。

世俗金玉以为宝，
我意鄙之不足珍。
若非志同道合者，
如何相近得相亲？
我待寻觅知心友，
恰遇意中所念人。
两相欢心甚融洽，
屋宇相接为近邻。

君为我所思念者，
乐修德操勤不止。
我今有美酒，
与君同乐之。
知心话语互倾诉，
言志抒情谱新诗。

一日不见如三秋，
如何教我无忧思！
同游甚乐未尽兴，
君行匆匆又离去。
送你来到大路上，
举杯欲饮无欢意。
江陵故地心依恋，
遥望西云深情寄。
斯人离我去远方，
知心话语难再叙。

昔日你我相离别，
当春黄莺始啼鸣。
今日你我喜相遇，
雪珠雪花正飘零。
王公大人既有命，
遣君出使赴上京。
谁人不想获安逸，
王事繁多无安宁。

寒日惨淡暗无光，
寒风肃肃刺骨凉。
君乘方舟伏轻波，
驶向江中态安详。
远行之人当自勉，
最终归处先思量。
值此良辰多谨慎，
保重身体得安康。

劝农

［说明

这是一首劝勉人们重视和从事农业劳动的诗歌。诗歌共分六章：第一章写上古先民的朴素生活；第二章写古代圣君贤臣皆白躬耕，十分重视农业劳动；第三章写古代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和劳作者勤苦而自逸的生活，第四章写即使贤达之人也勤作于农田之中，众人更不可游手好闲；第五章旨在劝勤勉而戒懒惰；第六章说孔子、董仲舒专心学业，不事农耕的行为高不可攀，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又不进德修业的人。整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本农思想，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诗中以“哲人”为民之主宰的认识，则是陈旧落后的。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1)。
做然自足，抱朴含真(2)。

智巧既萌，资待靡因(3)。
谁其赡之？实赖哲人员(4)。

哲人伊何？时惟后稷(5)。
赡之伊何？实曰播植(6)。
舜既躬耕，禹亦稼穑(7)。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8)。

熙熙令德，猗猗原陆(9)。
卉木繁荣，和风清穆(10)。
纷纷士女，趋时竞逐(11)。
桑妇宵兴，农夫野宿(12)。

气节易过，和泽难久(13)。
冀缺携俪，沮溺结耦(14)。
相彼贤达，犹勤垄亩(15)。
蚓兹众庶，曳裾拱手(16)！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7)。
宴安自逸，岁暮奚冀(18)？
担石不储，饥寒交至(19)。
顾尔恃列，能不怀愧(20)？

孔耽道德，樊须是鄙(21)。
董乐琴书，田园不履(22)。
若能超然，投迹高轨(23)。
敢不敛袵，敬赞德美(24)。

[注释]

(1)悠悠：遥远。厥初生民：当初的人民。厥：其。生民：人民。

(2)傲然：逍遥自在的样子。傲：同“敖”，游戏，闲游。自足：指衣食自给，犹言丰衣足食。抱朴：本于《老子》：“见素抱朴。”襟怀质朴、朴素。含真：秉性自然、不虚伪。

(3)智巧：与上文“朴”、“真”相对而言，指狡诈与奸巧。资待：赖以为生的生活资料。资：资给，给济。待：需求。靡因：无来由。即没有来源。没有依靠。

(4)其：语助词。赡（shàn 善）：供给，供养：使充裕。哲人：旧时称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人，即贤智之人。

(5)伊何：是谁？伊：语助词。时惟：是惟，即是为。后稷（jì 记）：相传为虞舜时的农官，始教民耕种。

(6)赡之伊何：如何使民富足呢？植：种植。

(7)舜、禹：远古时的君主。躬耕：亲自耕种。（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稼：播种五谷。墙（sè 色）：收获谷物。稼穑：播种和收获，泛指农业劳动。（论语·宪问）：“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8)周典：指《尚书》中的《周书》。八政始食：《周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把，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食列第一，故曰“始食”。

(9)熙熙：和乐的样子。《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令德：美德。猗猗（yī衣）：美盛的样子。《诗经·卫风·淇奥）：“绿竹猗猗。”这里指茂盛的禾苗。原陆：指田地。田野。

(10)卉（huì 会）：草的总称。 穆：淳和，温和。《诗经·大雅·蒸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清穆：即“穆清”，喻清平之时。

(11)纷纷士女：众多男女。趋时：指赶农时。竞逐：你追我赶。

(12)宵兴：指天未亮即起身操作。宵：夜。野宿：宿于田野。以上四句写农人紧张的劳动情景。

(13)和：和风。泽：雨水。这两句说，时令节气容易过去，和风泽雨不会长久。意思是劝人抓紧农时。

(14)冀缺：春秋时晋国人。初，安贫躬耕，后为晋卿，理国政。携俪（lì 丽）：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是说冀缺在田里锄草，他的妻子给他送饭，夫妻相待如宾。俪：配偶。沮溺结耦（ǒu偶）：《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代指春秋时的两位隐士，他们结伴并耕。

(15)相（xiàng 向）：视，观察。彼：他们，指冀缺、长沮、桀溺等人。贤达：旧指有才德、声望的人。勤：指勤于耕作。

(16)蚓（shěn 审）：何况。兹：此，这些。众庶：一般百姓。曳（yè 夜）裾（jū居）拱手：犹言“袖手”，把两手放进衣袖里，曳：拖，拉。据：衣袖。拱手：两手相合。这句形容人们懒惰、闲散的样子。

(17)此二句本《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huì 愧）。”民生：人生。匮：缺乏，不足。

(18)奚冀：何所希望，指望什么。

(19)担。石：皆米谷的容量单位。

(20)传（chóu 仇）列：同伴，指那些勤于耕作的人。

(21)孔：孔子。耽（dān 担）：沉溺，迷恋，喜好过度。樊须是鄙：即鄙视樊须。樊须，即樊迟，孔子的学生。《论语·子路）记载，有一次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待樊迟出，孔子便讥讽他：“小人哉，樊须也。”鄙视他胸无大志。

(22)董：董仲舒，汉代学者。田园不履（lǚ吕）：《汉书·董仲舒传）说他专心读书，“三年不窥园”，有三年没到园中去。履：踩踏。

(23)超然：犹超脱，高超脱俗，超出于世事之外。高轨：崇高的道路，指行事与道德。

(24)敛（liǎn 脸）衽（rèn 任）：犹敛袂，整一整衣袖，表示恭敬。

[译文]

遥远上古时，
当初之先民；
逍遥自在衣食足，
襟怀朴素含性真。
狡诈奸巧一旦生，
衣食乏匮成艰辛。
谁能供给使充裕？
全靠贤达之哲人。
哲人知为谁？
其名曰后稷。
后稷何以使民富？
教民耕田种谷米。

舜帝亲自耕垄亩，
大禹亦曾事农艺。
周代典籍早记载，
八政排列食第一。

先民和乐美德崇，
田园禾稼郁葱葱。
花草树木皆茂盛，
于时清平送和风。
男男女女趁农时，
你追我赶忙不停。
养蚕农妇夜半起，
农夫耕作宿田中。

时令节气去匆匆，
和风泽雨难留停。
冀缺夫妇同劳作，
长沮桀溺结伴耕。
看看这些贤达者，
犹能辛勤在田垄。
何况我等平常辈，
焉能缩手入袖中。
人生在世须勤奋，
勤奋衣食不乏匮。
贪图享乐自安逸，
岁暮生计难维系。
家中若无储备粮，
饥饿寒冷交相至。
看看身边辛勤者，
内心怎能不羞愧！

孔丘沉溺在道德，
鄙视樊须问耕田。
董氏仲舒乐琴书，
三载不曾践田园。
若能超脱世俗外，
效法斯人崇高贤；
怎敢对之不恭敬，
当颂礼赞美德全。

命子

[说明]
据此诗内容推断，当为诗人初得长子俨时所作。时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

（393），陶渊明二十九岁。

《册府元龟》录此诗题作《训子》。《命子》也就是训示儿子的意思。这首诗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后四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诫勉，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全诗言辞恳切，感情厚重，表现出诗人对儿子的希冀之切。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1)。
邈焉虞宾，历世重光(2)。
御龙勤夏，豢韦翼商(3)。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4)。

纷纷战国，漠漠衰周(5)。
风隐于林，幽人在丘(6)。
逸虬绕云，奔鲸骇流(7)。
天集有汉，眷予愍侯(8)。

放赫愍侯，运当攀龙(9)。
抚剑风迈，显兹武功(10)。
书誓山河，启土开封(11)。
亹亹丞相，允迪前踪(12)。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13)。
群川载导，众条载罗(14)。
时有语默，运因隆窳(15)。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16)。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17)。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18)。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19)。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20)？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21)。
直方二台，惠和千里(22)。
放皇仁考，淡焉虚止(23)。
寄迹风云，冥兹愠喜(24)。

嗟余寡陋，瞻望弗及(25)。
顾惭华鬓，负影只立(26)。
三千之罪，无后为急(27)。
我诚念哉，呱闻尔泣(28)。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29)。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30)。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31)。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32)。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33)。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34)。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35)。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36)。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37)。
福不虚至，祸亦易来(38)。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39)。
尔之不才，亦已焉哉(40)。

[注释]

(1)爰：乃。陶唐：指帝尧。尧初居于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后迁居于唐（今河北唐县），因称陶唐氏。

(2)虞宾：指尧的后代。相传尧禅位给舜，尧的后代为宾于虞，因称虞宾。重光：谓家族的光荣相传不绝。

(3)传说陶唐氏的后代，在夏朝时为御龙氏，在商朝时为豕（shǐ史）韦氏。勤：服务，效劳。翼：辅佐。

(4)穆穆：仪表美好，容止端庄恭敬。司徒：指周时陶叔。《左传·定公四年》记周灭商以后，周公把殷余民七族分给周武王的弟弟康叔，陶氏为七族之一，陶叔为司徒。以上是叙述唐尧、虞舜、夏、商、周时，陶氏的光荣历史。

(5)纷纷：骚乱的样子。漠漠：寂寞的样子。衰周：周朝的衰落时期，指东周末年。

(6)幽人：隐士。这两句是说，在战国和周朝末年，陶氏人才像凤凰隐蔽在山林一样，隐居山丘而不仕。

(7)逸虬（qiú球）绕云：奔腾的虬龙环绕着乌云。虬：传说中无角的龙。奔鲸骇流：惊奔的鲸鱼掀起巨浪激流。这两句形容战国、周末群雄战乱、狂暴纵横的乱世。

(8)天集：上天成全。有汉：即汉朝。有：名词词头。眷：顾念，关心。憨侯：汉高祖时右司马憨侯陶舍。

(9)放（wū乌）赫：赞叹词。运：时运。攀龙：指追随帝王建功立业。旧时以龙喻天子。

(10)抚剑：持剑。风迈：乘风迈进，形容英勇威武。显兹武功：显扬了如此的武功。陶舍曾追随汉高祖刘邦击燕代，建立了武功。

(11)书誓山河：指封爵盛典。《汉书》记汉高祖与功臣盟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启土开封：陶舍封地在开封（今属河南），称开封侯。启土：指分封土地。

(12)亹亹（wěi伟）：勤勉不倦的样子。丞相：指陶舍之子陶青。（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孝景二年八月，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七年六月免。允：诚然，确实。迪：追踪。这两句说陶青确实能继承父亲的功业。

(13)浑浑：大水流动的样子。蔚蔚：草木茂盛的样子。洪柯：大树。这两句用涛涛的大河和茂盛的大树比喻陶氏祖先的兴盛。

(14)载：开始。罗：罗列，布列。这两句用群川始导于长源、众枝条皆布列于洪柯，比喻陶氏家族的后代虽枝派分散，但都导源于鼻祖。

(15)时：指时运。语默：代指出仕与隐逸。《周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语或默。”语，显露；默，隐没。隆：高起、兴盛。窊（wā哇）：低洼。隆窊：谓地势隆起和洼下，引申为起伏、高下，或盛衰、兴替。

(16)中晋：晋世之中，指东晋。融：光明昭著。长沙：指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在晋明帝时因功封长沙郡公。

(17)桓桓（huán 环）：威武的样子。 伊：语助词。

(18)畴：使相等。《后汉书·祭遵传》：“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李贤注：“畴，等也；言功臣死后子孙袭封，世世与先人等。”专：主掌。南国：南方诸侯之国。陶侃曾镇武昌；都督荆、湘、江等州军事；平定湘州刺史杜弢、广州刺史王机、交州梁硕的叛乱，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9)遂：成。辞归：《晋书》本传载，陶侃逝世的前一年，曾上表逊位。临宠不忒（tè 特）：在荣宠面前不迷惑。忒：差错。

(20)斯心：指“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的思想境界。近：近世。这两句是说，像陶侃那样的思想境界，在近世是难以得到的。

(21)肃：庄重，严肃。慎终如始：谓谨慎从事，善始善终。

(22)直：正直。方：法则。二台：指内台外台。据《汉官仪》：御史台内掌兰台秘书，外督诸州刺史，故以御史台为内台，刺史治所为外台。千里：为郡守所管辖的区域。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这两句说，陶茂的正直严明是朝廷内外官员的楷模，他的恩惠使全郡百姓和悦。

(23)於皇：赞叹词。皇：美，正。仁考：仁慈的先父。考，是对已死的父亲的称谓。淡焉虚止：即恬淡无为的意思。焉、止，皆语助词。

(24)寄迹风云：暂时托身于仕途。古人常把做官叫作风云际会。冥兹温喜：没有欢喜和恼怒的界限。即得官没有欢喜之情，失官亦无恼怒之色。《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温色。”这两句是诗人说自己的先父不以做官为意的态度。

(25)嗟：感叹。寡陋：见闻狭窄，学识浅薄。瞻望弗及：谓不如前辈。

(26)华鬓：花白的头发。负影只立：只身单影，孤独一人。

(27)三千之罪：《尚书》：“五刑之属三千。”意谓犯五刑罪的有三千种之多。无后为急：《孟子·离娄》：“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即无子。急，指最重要的。

(28)呱（gū 姑）：婴儿啼哭声。

(29)卜（bǔ 补）：占卜，古人用火的龟甲，视其裂纹作为吉凶的预兆。这两句是说，儿子的出生时日，为吉日良辰。

(30)俨（yǎn 眼）：恭敬）庄重。古人的名与字多取相近的意义。陶渊明给长子起名与字取义于《礼记·曲礼》：“毋不敬，俨若思。”

(31)温恭：温和恭敬。念兹在兹：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原指念念不忘于某一件事情，这里是诗人希望儿子要念念不忘自己名字的含义。

(32)孔伋（jí 极）：字子思，孔子之孙。相传孔伋忠实地继承了孔子的儒学思想。陶俨字求思，含有向孔伋学习的意思。庶：庶几，表示希望之词。企：企及，赶上。而：语助词。

(33)厉：同“疠”，患癞病的人。 遽（ju 据）：急，骤然。此二句

本《庄子·天地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这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这两句的意思是作者唯恐儿子像自己一样寡陋。

(34)凡百：概括之辞。《诗经·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凡百是“凡百君子”的简语。心：指对儿子的希冀之心。奚：古疑问词，何。特：独。

(35)可：合宜，好。

(36)斯：此，这。

(37)日居月诸：语出《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意思是说时光一天天地过去。居、诸，皆语助词。孩：幼儿。

(38)这两句是诗人告诫儿子应小心谨慎地处世，懂得幸福不会凭空而来，灾祸却容易招来。

(39)夙兴夜寐：早起晚睡，形容勤奋不懈。愿尔斯才：希望你成才。

(40)亦已：也就罢了。焉哉：感叹词。

[译文]

我家祖先甚遥远，
帝尧之世称陶唐。
其后为臣宾于虞，
历世不绝显荣光。
御龙效力于夏世，
豕韦亦曾辅佐商。
周世陶叔甚端庄，
我祖由此得盛昌。

乱世纷纷属战国，
衰颓冷落彼东周。
凤凰隐没在林中，
隐士幽居在山丘。
虬龙奔腾绕乌云，
鲸鱼奔窜掀激流。
上天成全立汉代，
顾念我祖封愍侯。

赫赫愍侯声威扬，
命中注定辅帝王。
英勇威武仗剑行，
屡立战功在疆场。
汉帝盟誓泽子孙，
我祖受封甚荣光。
陶青勤勉任丞相，
先人功业得弘扬。

涛涛大河源头长，
茂盛大树干粗壮。
群川支流共来源，
众枝虽繁依树长。
时运有显有隐没，
起伏盛衰岂有常？
在我东晋鼎盛日，
长沙郡公业辉煌。

威武英姿长沙公，
功勋卓著道德崇。
天子赐爵永世袭，
分掌军权司南征。
功成不居愿辞归，

心明无须恃荣宠。
谁说如此高尚心，
近世能得再遭逢？

我祖严肃且稳重。
谨慎善始亦善终。
正直严明树楷模，
恩惠遍郡似春风。
可赞先父仁慈心，
恬淡无为不求名。
暂时托身于仕途，
不喜不怒得失同。

叹我寡闻学识浅，
仰望前辈难企及。
自顾华发心惭愧，
孤身一人负影立。
刑罚罪过有三千，
身后无儿数第一。
我心为此甚忧虑，
欣然听你叭叭啼。

我子降生我占卜，
皆曰吉日兼良时。
为你取名叫做俨，
为你取字叫求思。
温和恭敬朝夕处，
名字含义须牢记。
孔子贤孙名孔伋，
愿你效法能企及。

癫病患者夜生子，
急取灯火瞧仔细。
凡百君子皆有心，
并非唯独我自己。
既见我儿喜降生，
实愿将来有出息。
人们经常这样讲，
此情真诚无假意。

日月如梭去匆匆，
我儿渐渐会成长。
幸福不会凭空至，
灾祸容易身边降。

早起晚睡须勤奋。
愿你未来成栋梁。
如你竟然不成才，
休矣休矣我心枉。

归鸟

[说明]

这首诗共四章。诗人采取了《诗经》中“比”的艺术手法，以鸟喻己，即通过对归鸟的歌颂，来表现自己的归隐之情，同时也展现出其孤高脱俗的情趣与芳洁而自由的心志。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1)。
远之八表，近憩云岑(2)。
和风不洽，翻融求心(3)。
顾祷相鸣，景庇清阴(4)。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5)。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6)。
遇云颉颃，相鸣而归(7)。
逻路诚悠，性爱无遗(8)。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9)。
岂思天路，欣反旧栖(10)。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11)。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12)。

翼翼归鸟，敢羽寒条(13)。
游不旷林，宿则森标(14)。
晨风清兴，好音时交(15)。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16)！

[注释]

(1)翼翼：形容鸟飞翔的样子，具有一种闲适从容之态。去：离开。

(2)之：到，往。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泛指天地之间。憩（qì气）：休息。云岑（cén）：高耸入云的山峰。

(3)洽：融合，这里是“顺”的意思。翻翮：掉转翅膀。求心：追求所向往的。

(4)俦：同伴。景：同“影”，身影，指归鸟。庇（bì必）：隐藏。清阴：指清凉树荫。

(5)载：语助词。

(6)怀游：眷念于远游。依：依恋，留恋。。

(7)颉颃（xiéháng 协杭）：鸟上下翻飞的样子。

(8)遐路：远去的道路，指天空。悠：远。性爱无遗：天性喜爱而不愿舍弃（旧巢）。

(9)驯：渐进之意。《周易·坤》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10)天路：暗喻通往腾达的仕途之路。 旧栖：旧居，喻归隐之所。

(11)昔侣：旧伴。这两句是说，旧居虽然已无过去的伴侣，但众鸟在一起鸣叫着，声音仍很和谐。

(12)悠然：闲适的样子，指心情淡泊。

(13)戢（jì及）羽：收敛翅膀。条：树枝。

(14)旷：空阔。森标：高枝。

(15)清兴：雅洁淡然的兴致。

(16)矰缴（zengzhu6 曾浊）：猎取飞鸟的射具。矰，拴有丝绳的短箭。缴，系在箭上的丝绳。奚施：何所施用。卷：同“倦”，收藏。安劳：焉劳，何劳。这两句以归鸟的远离矰缴的伤害，比喻人的脱离世俗官场的倾轧迫害与束缚。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

[译文]

归鸟翩翩自在飞，
清晨离巢出树林。
天空辽阔任飞翔，
就近歇息在云岑。
和暖春风迎面吹，
掉转翅膀求遂心。
且看同伴相鸣叫，
身影藏在清树荫。

归鸟翩翩自在飞，
自由翱翔任飞飞。
如今已无远游志，
每见丛林情依依。
上下翻飞因云阻，
相呼相唤结伴归。
青云之路虽诱人，
天性恋巢难舍弃。

归鸟翩翩自在飞，
悠然林间任盘旋。
谁还寻思登天路，
返回旧林心喜欢。
昔日伴侣虽已去，
群鸟谐鸣欣欣然。
薄暮斜晖气清爽，
闲适惬意戏林间。

归鸟翩翩自在飞，
收敛双翅落寒条。
空阔林间尽游乐，
夜来止宿高树梢。

晨风吹拂添清兴，
众鸟谐鸣乐陶陶。
矰缴已无施用处。
射者藏之莫操劳！

陶渊明集卷之二　诗五言

形影神并序

[说明]

这是三首富于哲理性的组诗。形指人的肉体，影指人的影子，神指人的精神、灵魂。此诗约作于晋义熙九年（413），时诗人四十九岁。

东晋时期社会动乱，宗教神学泛滥。而陶渊明的家乡庐山，正是当时南方传播佛教的中心。庐山东林寺名僧慧远，大力宣扬净土宗教义，在此之前撰有《形尽神不灭论）及（万佛影铭》等，宣扬人死之后精神可以离开形、影而独立存在，并通过轮回获得来生的幸福。陶渊明与慧远有过一些交往，这三首诗就是针对慧远而发的。诗歌通过形、影、神三个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形象和他们之间的生动的对话，反映了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并表达了不同于佛教哲学的观点。诗中虽表现了对人生短促。不能长生久视的苦闷与悲哀，但最终仍是采取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无复独多虑”的达观人生态度。

贵贱贤愚(1)，莫不营营以惜生(2)，斯甚惑焉(3)。故极陈形影之苦(4)，言神辨自然以释之(5)。好事君子(6)，共取其心焉(7)。

形赠影(8)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9)。
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10)。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11)。
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12)。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13)？
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而(14)。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15)。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16)。

[注释]

(1)贵贱贤愚：泛指各种各样的人。

(2)营营：原是形容往来不绝。忙碌奔波的样子，这里指千方百计地谋求、惜生：爱惜自己的生命。

(3)斯：这，指代“营营以惜生”的人。惑：迷乱，这里作“糊涂”解。

(4)极陈：详尽地陈述。

(5)辨：辨析。自然：指自然之理。释：开释，排遣。

(6)好事君子：关心此事的人们。君子：对人的尊称。

(7)其心：指这组诗所阐明的道理。

(8)这首诗写形对影的赠言：天地、山川之形可以永存，草木虽枯犹能再生，而只有人的形体必然要死亡消失，所以应当及时饮酒行乐。

(9)长不没：永远存在，不会消亡。无改时：永恒不变。

(10)常理：永久的规律。荣悴之：使它开花与衰落。之：指草木。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秋冬之季，寒霜使草木凋零枯萎；春夏之季，雨露又使它们重新繁茂。

(11)谓人最灵智：是说人在天地万物中最为尊贵、杰出。许慎《说文解字》：“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礼记 · 礼运篇）：“ 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又说：“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不如兹：指不能像天地草木那样。

(12)适：刚才。奄去：忽然消失，指死亡。奄；忽然。靡：无，没有。

(13)奚觉：谁会感觉到。无一人：少了一人。岂：犹言“ 其 ”，“ 岂不 ”的意思。

(14)余：剩余，留存。平生物：指生前所用之物。而（ér 儿）：流泪的样子。

(15)腾化术：修炼成仙的法术。尔：那样，指死去。

(16)苟：草率，随便。

[译文]

天地长久不会消亡，
山川永恒不变模样。
草木依顺自然规律，
秋冬凋零春夏再长。
虽说人是万灵之尊，
唯独不能长存世上。
刚才见他活在人间，
转眼逝去再见无望。
谁会感觉缺少一人？
亲友至交才会心伤。
只剩生前所用物件，
睹物心伤泪流成行。
你我既无升仙法术，
必将死灭莫再彷徨。
愿你听取我的衷言，
得酒便饮莫要辞让。

影答形(1)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2)。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3)。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4)。
憩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5)。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6)。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7)。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8)？
酒云能消忧，方此诅不劣(9)！

[注释]

(1)这首诗写影对形的回答：生命永存既不可能，神仙世界亦无路可通。既然如此，不如尽力立下善德，留给后人，这岂不比饮酒行乐要高尚得多。

(2)存生：使生命永存。《庄子·达生）：“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卫生：保护身体，使人健康长寿。拙：愚笨，指无良策。

(3)昆华：昆仑山和华山，传说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邈然：渺茫。

(4)子：您，指形。未尝异悲悦：悲哀与喜悦从来没有相异过，即指形悲影也悲，形喜影也喜。

(5)憩（qì气）荫：在荫影下休息。乖：分离。止日：在阳光下。

(6)黯（an暗）尔：黯然，心神沮丧的样子。

(7)五情：《文选·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形影相吊，五情愧赧。”刘良注：“五情，喜、怒、哀、乐、怨。”亦泛指人的情感。

(8)立善：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叫做三不朽，总称为立善。遗爱：留给后世的恩惠。胡为：为什么。竭：尽，谓尽力、努力。

(9)方：比较。讵（jù巨）：岂。

[译文]

长生不老本无指望，
养身延年苦无良策。
甚想访游神仙世界，
虚无飘渺道路断绝、
自从与你相遇以来，
彼此一致悲哀欢悦。
荫影之中暂时分离，
阳光之下再无分别。
形影不离既难长久，
黯然伤神同时毁灭。
身死之后名声亦尽，
每念及此激荡情怀。
立下善德留惠后世，
为何不能自勉尽力？
虽说饮酒能消忧愁，
与此相比岂不拙劣！

神释(1)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2)。
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3)！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4)。
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5)！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6)？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7)。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8)。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9)？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10)？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11)。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12)。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3)。

〔注释〕

(1)这首诗写神针对形、影的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徘解。认为长生永存的幻想是靠不住的，人生终将一死；但饮酒使人短寿，立善也无人为之称誉，过分担忧生死之事反而会损伤自己的生命；因此莫如顺应自然，以达观的态度等闲视之，不必为之多虑。

(2)大钧：指运转不停的天地自然。钧本为造陶器所用的转轮，比喻造化。无私力：谓造化之力没有偏爱。万理：万事万物。森：繁盛。著：立。

(3)三才：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以：因为。我：神自谓。故：缘故。

(4)君：你们，指形和影。

(5)结托：结交依托，谓相互依托，共同生存。安得：怎能。

(6)三皇：指古代传说中的三个帝王，说法不一，通常称伏羲、燧人、神农为三皇。

(7)彭祖：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生于夏代，经殷至周，活了八百岁。爰：当是“受”字之讹，谓彭祖享受了八百岁高龄。《楚辞·天问》：“受寿永多，夫何久长？”王逸注：“彭祖至八百岁，犹自悔不寿，恨枕高而眠远也。”永年：长寿。留：留在人间，不死。

(8)复：再。数：气数，即命运。这两句是说，寿长、寿短同是一死，贤人、愚人也并无两种定数。

(9)日：每天。忘：指忘记对死亡的担扰。将非：岂非。促龄：促使人寿短。具：器，指酒。

(10)当：会，该。为汝誉：称赞你。

(11)甚念：过多地考虑。委运：随顺自然。

(12)纵浪：放浪，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化：指自然的变化。

(13)无；同“毋”，不要。

〔译文〕

天地自然并无偏爱，
万物生存自有其处。
人与天地并称三才，
岂非因了我的缘故！
我与你们虽不相同，
有生以来相互依附。
交深情厚好恶一致，
怎能不将衷言倾诉！
古代三皇人称大圣，
时至今日皆在何处？
彭祖虽然享得高寿，
想要永存已成灰土。
长寿短命同样一死，
贤达愚昧亦无定数。
整天醉酒或可忘忧，
饮酒伤身使人短寿。
树立善德令人欣慰，

身死之后谁会赞誉？
过分担忧伤我生命，
莫如听凭命运摆布。
置身自然无拘无束，
既不欣喜亦不忧惧。
命有定数当尽便尽，
不必独自苦苦思虑。

九日闲居并序

〔说明〕

九日，即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此时菊花盛开，古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认为可以益寿延年。陶渊明于酒有着特殊的嗜好，他在《读山海经》其五中说：“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然而值此重阳佳节，诗人面对满园盛开的菊花，却无酒可饮，看来已是生活桔据，酒米乏绝。因而诗人深为感慨，写下此诗以寄情怀。从诗中“空视时运倾”、“淹留岂无成”等句可以看出，尽管诗人闲居，但内心并没有完全平静，他还是有所关心、有所追求的。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1)。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2)，空服九华(3)，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4)。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5)。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6)。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7)。
酒能法百虑，菊解制颓龄(8)。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9)！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10)。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11)。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12)？

〔注释〕

(1)爱重九之名：农历九月九日为重九；古人认为九属阳之数，故重九又称重阳。“九”和“久”谐音，有活得长久之意，所以说“爱重九之名。”

(2)醪（lao 劳）：汁滓混合的酒，即浊酒，今称甜酒或醪糟。靡（mi 米）：无。靡由，即无来由，指无从饮酒。

(3)九华：重九之花，即菊花。华同“花”。

(4)世短意常多：人生短促，忧思往往很多。这句本《古诗十九首》其十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之意。斯人：指人人。乐久生：喜爱活得长久。

(5)依辰至：依照季节到来。辰：指日、月的衷会点。《左传·昭公七年》：“日月之会是谓辰。”举俗爱其名：整个社会风俗都喜爱“重九”的名称。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6)露凄：秋霜凄凉。暄风：暖风，指夏季的风。气澈：空气清澈。天象明：天空明朗。

(7)这两句是说，南去的燕子已无踪影，从北方飞来的大雁鸣声不绝。以上四句写秋之佳景。

(8)祛（qu 区）：除去。制：止。颓龄：衰暮之年。

(9)蓬庐士：居住在茅草房子中的人，即贫士，作者自指。空视：意谓白白地看着。时运：时节，这里指重九节。倾：尽。

(10)尘爵耻虚罍（lei 雷）：酒杯的生尘是空酒壶的耻辱。爵：饮酒器，指酒杯。因无酒而生灰尘，故曰“尘爵”。罍：古代器名，用以盛酒或水，这里指大酒壶。此句意本《诗经·小雅·蓼莪》：“瓶之罄矣，惟罍之耻。”寒华：指秋菊。徒：徒然，白白地。荣：开花。

(11)敛襟：整一整衣襟，指正坐。谣：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诗经·魏风·园有桃》：“我歌且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里指作诗。缅：遥远的样子，形容后面的“深情”。

(12)栖迟：游息，指闲居。

淹留：久留，指长期隐退。淹留岂无成：反用《楚辞·九辨》“蹇淹留而无成”，意谓长期隐退，难道就一事无成！

〔译文〕

我在家闲居，喜爱“重九”这个名称。秋菊满园，但无酒可饮，徒然地欣赏秋菊，写下此诗，寄托我的情怀。

短暂人生愁绪多，
世人无不好长生。
日月运转又重九，
举世人人爱其名。
夏去秋来霜露冷，
秋高气爽天空明。
南去燕子无踪影，
北来大雁阵阵鸣。
饮酒能消百般虑，
品菊可使年寿增。
悲哉茅屋清贫士，
空叹佳节去匆匆。
酒杯生尘酒壶空，
秋菊徒然自繁荣。
整襟独坐闲歌咏，
遐想顿时起深情。
隐居闲适多乐趣，
难道竟无一事成！

归园田居五首

〔说明〕

这组诗大约是陶渊明由彭泽令任上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即晋安帝义熙二年（406）所作，当时诗人四十二岁。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的陶渊明，已实在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束缚，他坚决地辞官归隐，躬耕田园，且从此终身不再出仕。脱离仕途的那种轻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种欣悦之情，还有清静的田园、淳朴的交往、躬耕的体验，使得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也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真朴、

静淡、旷达的风格。

其一[1]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2]。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3]。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4]。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5]。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6]。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7]。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8]。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9]。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10]。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1]。

〔注释〕

(1)这首诗写辞职归田的愉快心情和乡居的乐趣。诗中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平和静穆的田园风光，表现了诗人对于官场的厌恶及其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趣。

(2)适俗韵：适应世俗的气质、品性。性：禀性，本性。丘山：指大自然。

(3)尘网：世俗的罗网，比喻仕途、官场。三十年：疑当为“十三年”。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初仕江州祭酒，至辞彭泽令归田，前后恰好十三年。

(4)羁（ji 基）鸟：被束缚在笼中的鸟。池鱼：养在池塘中的鱼。这两句以羁鸟、池鱼比喻自己过去在仕途生活中的不自由，以旧林、故渊比喻田园。

(5)守拙：保持拙朴、愚直的本性。是说自己不肯投机逢迎，不善于做官。

(6)方宅：住宅方圆四周。

(7)罗：排列。

(8)暧（ai 爱）暧：昏暗不明的样子。依依：轻柔的样子。墟里：村落。

(9)此二句化用汉乐府《鸡鸣行》“鸡鸣桑树巅，狗吠深宫中”而来。巅：顶端。

(10)虚室：虚空闲寂的居室。比喻心室纯净而无名利之念。语本《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

(11)樊笼：关鸟兽的笼子。比喻不自由的境地。

〔译文〕

从小即无随俗气韵，
生性喜爱山川自然。
谁知落入仕途俗网，
一去便是一十三年。
笼中之鸟怀恋旧林，
他养之鱼思念故渊。
南郊野外开垦荒地，
恪守拙性归耕田园。
住宅方圆十余亩地，
简陋茅屋有八九间。
榆柳树荫遮蔽后檐，
桃树李树排列院前。
远处村落依稀可见，

飘荡升腾袅袅炊烟。
深巷传来犬吠之声，
雄鸡啼鸣桑树之巅。
户内庭院清洁幽雅，
心中纯净无比安闲。
久困笼中渴望自由，
我今又得返回自然。

其二[1]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2]。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3]。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4]。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6]。
常恐霜需至，零落同草莽[7]。

〔注释〕

(1)这首诗写诗人归隐田园后的生活情趣。诗中表现出对纯朴的田园劳动生活的热爱，同时也反映出对世俗仕宦生活的鄙弃。

(2)野外：郊野，指乡居。罕：少。人事：指世俗交往。穷巷：“僻巷。寡：少。轮秧（yang 央）：代指车马。轮指车轮，鞅是套在马颈上的皮套子。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住在郊野，很少与世俗交游往来；偏僻的巷子里，很少有车马来往。

(3)掩：关闭。荆扉：柴门。绝尘想：断绝世俗的念头。

(4)时复：常常。墟曲：偏僻的村落。犹“墟里”。曲：隐僻的角落。披：拨开。共来往：指和村里人相互来往。

(5)杂言：世俗尘杂的言谈。但道：只说。

(6)日：一天天地。我土：指自己开垦的土地。

(7)霰（xian 线）：小雪珠。草莽：草丛。

〔译文〕

乡居少与世俗交游，
僻巷少有车马来往。
白天依旧柴门紧闭，
心地纯净断绝俗想。
经常涉足偏僻村落，
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不谈世俗之事，
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我田桑麻日渐长高，
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经常担心霜雪突降，
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其三[1]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2]。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3]。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4]。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5]。

〔注释〕

(1)这首诗通过对躬耕田园的具体描写，表现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2)南山：指庐山。稀：稀疏。形容长势不佳。

(3)晨兴：早起。理：管理，治理。秽（hui 会）：指田中的杂草。带月：在月光下。带同“戴”。荷（hè 贺）：扛，肩负。

(4)狭：狭窄。草木长：草木丛生。夕露：即夜露。

(5)不足：不值得。愿：指隐居躬耕的愿望。违：违背。

〔译文〕

南山脚下把豆种，
杂草茂盛豆苗稀。
晨起下田锄杂草，
日暮月出扛锄归。
道路狭窄草茂密，
傍晚露水湿我衣。
我衣沾湿不足惜，
但愿不违我心意。

其四[1]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2]。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3]。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4]。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5]。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6]？”
薪者向我言：“死殁无复余[7]。”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8]！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9]。

〔注释〕

(1)这首诗通过描写游历废墟以及同采薪者之间的对答，表达了诗人不胜沧桑、人生无常的感慨。其中流露出的感伤情怀，虽不免消极悲观，但这正是诗人内心痛苦的反映。

(2)去：离开。山泽：山川湖泽。浪莽：放纵不拘之意。

(3)试：姑且。披：分开。拨开。榛（zhen 针）：树丛。荒墟：荒废的村落。

(4)丘陇：这里指坟墓。依依：隐约可辨的样子。

(5)残朽株；指残存的枯木朽株。

(6)借问：请问。采薪者：砍柴的人。此人：这些人，指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人。焉：何，哪里。如：往。

(7)殁（mo 末）：死。

(8)一世异朝市：意思是说，经过三十年的变迁，朝市已面目全非，变化很大。这是当时的一句成语。一世：三十年。朝市：朝廷和集市，指公众聚集的地方。

(9)幻化：指人生变化无常。《列子·周穆王》：“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

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空无：灭绝。郗超《奉法要》：“一切万有归于无，谓之为空。”

〔译文〕

离别山川湖泽已久，
纵情山林荒野心舒。
姑且带着子侄晚辈，
拨开树丛漫步荒墟。
游荡徘徊坟墓之间，
依稀可辨前人旧居。
水井炉灶尚有遗迹，
桑竹残存枯于朽株。
上前打听砍柴之人：
“往日居民迁往何处？”
砍柴之人对我言道：
“皆已故去并无存余。”
“三十年朝市变面貌”，
此语当真一点不虚。
人生好似虚幻变化，
最终难免抿灭空无。

其五(1)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2)。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3)。
滴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4)。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5)。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6)。

〔注释〕

(1)从内容上看，此诗似与上一首相衔接。诗人怀着怅恨的心情游山归来之后，盛情款待村中近邻，欢饮达旦。诗中虽有及时行乐之意，但处处充满纯朴之情。

(2)怅恨：惆怅烦恼。策：策杖，拄杖，这里作动同用。崎岖：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历：走过。榛曲：树木丛生的曲折小路。

(3)濯（zhuo 浊）：洗。

(4)漉（lu 鹿）酒：用布过滤酒。滤掉酒糟。近局：近邻。(5)日入：太阳落山。荆薪：烧火用的柴草。

(6)苦：恨，遗憾。天旭：天亮。

〔译文〕

独自怅然拄杖还家，
道路不平荆榛遍地。
山涧流水清澈见底，
途中歇息把足来洗。
滤好家中新酿美酒，
烹鸡一只款待邻里。

太阳落山室内昏暗，
点燃荆柴把烛代替。
兴致正高怨恨夜短，
东方渐白又露晨曦。

游斜川并序

〔说明〕

此诗写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陶渊明五十七岁。诗歌在赞美斜川一带自然风光的同时，抒发了诗人晚年苦闷的心境。其中虽然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不满情绪，但诗人那种孤高不群、坚贞挺拔的情操，却卓然可见。此诗的序文是一篇精美的山水游记，言情并茂，充满诗情画意，与诗歌交相辉映，自然浑成。

辛丑正月五日(1)，天气澄和(2)，风物闲美(3)，与二三邻曲(4)，同游斜川(5)。临长流，望曾城(6)。鲂鲤跃鳞于将夕(7)，水鸥乘和以翻飞(8)。彼南阜者(9)，名实旧矣(10)，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11)，独秀中皋(12)，遥想灵山(13)，有爱嘉名(14)。欣对不足，(15)，率尔赋诗(16)。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17)，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18)。
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19)。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20)。
弱湍弛文纺，闲谷矫鸣鸥(21)。
遇泽散游目，缅然睬曾丘(22)。
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侍(23)。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24)。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25)？
中筋纵遥情，忘彼千载忧(26)。
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27)。

〔注释〕

(1)辛丑：指宋武帝永初二年（421）。按录钦立本“丑”作“西”。

(2)澄和：清朗和暖。

(3)风物：风光，景物。闲美：闲静优美。

(4)邻曲：邻居。

(5)斜川：地名。据骆庭芝《斜川辨》，斜川当在今江西都昌附近湖 泊中。

(6)曾城：山名。曾同“层”。一名江南岭，又名天子鄣，据说上有落星寺，在庐山北。

(7)鲂（fang 房）：鱼名。

(8)和：和风。

(9)南阜：南山，指庐山。

(10)名实旧矣：旧与新对应，有熟悉之意。这句意思是说，庐山的美名和美景、我久己熟悉了。

(11)傍无依接：形容曾城高耸独立，无所依傍。

(12)独秀中皋（gao 高）：秀丽挺拔地独立在泽中高地。皋：近水处的 高地。晋代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说：鄣山“基连大岭，体绝众阜，此虽庐山之一隅，实斯地之奇观”。(13)灵山：指

昆仑山最高处的曾城，又叫层城。古代神话传说，昆仑山为西王母及诸神仙所居，故曰灵山。《水经注》载：“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所以，灵山又称层城九重。这是诗人游斜川时，由目前所见之曾城，而联想到神仙所居的昆仑曾城，故曰“遥想灵山”。

(14)嘉名：美名。眼前之曾城与神仙所居之曾城同名，因爱彼而及此，故曰“有爱嘉名”。

(15)欣对不足：意思是说，高兴地面对曾城山赏景，尚不足以尽兴。

(16)率尔：本是形容贸然、轻率的样子，这里作“即兴”解。

(17)疏：有条理地分别记载。乡里：指籍贯。

(18)开岁：一年开始，指元旦。倏（shu 书）：忽然，极快。行：即将，将要。休：生命休止，指死亡。

(19)动中怀：内心激荡不安。及辰：及时，趁着好日子。兹游：这次游赏，指斜川之游。

(20)气和：天气和暖。天惟澄：天空清朗。班坐：依次列坐。依：依傍，顺着。远流：长长的流水。

(21)弱湍：舒缓的水流。驰：快速游动。文鲂：有花纹的妨鱼。闲谷：空谷。矫：高飞。鸣鸥：鸣叫着的水鸥。

(22)迥（jiong 窘）泽：广阔的湖水。迥，远。散游目：纵目远望，随意观赏。缅然：沉思的样子。睇（di 弟）：流盼。曾丘：即曾城。

(23)微：无；不如。九重：指昆仑山的曾城九重。秀：秀丽。顾瞻：即瞻前顾后，放眼四周。匹俦：匹敌，同类。

(24)壶：指酒壶。接：接待。引满：斟酒满杯。更：更替，轮番。献酬：互相劝酒。

(25)从今去：从今以后。不：同“否”。

(26)中筋（shang 商）：饮酒至半。纵遥情：放开超然世外的情怀。千载忧：指生死之忧。《古诗十九首》之十五：“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27)极：指尽情。

[译文]

辛丑年正月初五日，天气晴朗和暖，风光景物宁静优美。我与两三位邻居，一同游览斜川。面对悠然远逝的流水，眺望曾城山。夕阳中，鲂鱼、鲤鱼欢快地跃出水面，鳞光闪闪；水鸥乘着和风自由自在地上下翻飞。那南面的庐山久负盛名，我已很熟、不想再为它吟诗作赋。至于曾城山，高耸挺拔，无所依傍，秀丽地独立于平泽之中；遥想那神仙所居的昆仑曾城，就更加喜爱眼前这座山的美名。如此欣然面对曾城赏景，尚不足以尽兴，于是即兴赋诗，抒发情怀。岁月流逝不返，使我感到悲伤；美好的年华离我而去不再停留，使我内心哀痛。各位游伴分别写下年龄，籍贯，并记下这难忘的一天。

新岁匆匆又过五日。
我的生命终将止休。
想到这些胸中激荡，
趁此良辰携友春游。
天气和暖碧空如洗，
依次列坐偎傍溪流。
缓缓流水鱼儿驰游，
静静空谷高翔鸣鸥。
湖泽广阔纵目远眺，

凝视曾城沉思良久。
秀美不及曾城九重，
目极四周无与匹涛。
提起酒壶款待游伴，
斟满酒杯相互劝酬。
尚且不知自今以后，
能否如此欢乐依旧？
酒至半酣放开豪情，
全然忘却千载忧愁。
今朝欢乐姑且尽兴，
明日如何非我所求。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1)

〔说明〕

此诗作于晋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

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陶渊明认为他们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

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2)。
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3)。
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4)？
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5)。
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6)。
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7)。
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8)。
愿言海诸子，从我颖水滨(9)。

〔注释〕

(1)周续之：字道祖，博通五经，入庐山事释慧远，与刘遗民、陶渊明号称"浔阳三隐"。祖企、谢景夷：据萧统《陶渊明传》所记，二人皆为州学士。郎：对男子的尊称。逯本此诗题作《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按"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语本萧统《陶渊明传》，后人引以为注，遂讹添诗题，不足信。

(2)疴·（ē阿）：病。颓檐：指破败的房子。颓：倒塌，衰败。欣：欢喜。

(3)药石：治病的药物和贬石。泛指药物。闲：间，间断。意中人：所思念的人，指周续之等三人。

(4)寻、常：古代计量长度的单位，八尺为寻，两寻为常。邈：遥远。这两句是说，我和你们相隔很近，但为什么道路显得那么遥远？

(5)周生：指周续之。生，旧时对读书人的称呼。述孔业：传授孔子的儒教。祖、谢：祖企、谢

景夷。响然臻（zhen 真）：响应而至。臻：至，到。

(6)道：指孔子的儒家之道。向：将近。复斯闻：“复闻斯”的倒装。斯：这，指“道”。

(7)马队：指马厩，养马之处。讲肆：指讲堂，讲舍。校（jiao 较）书：校对。订正书籍。勤：勤苦。

(8)老夫：作者自指。尔：你们。

(9)言：语助词，无意义。诲：劝说。颍（ying 影）水：河名，发源于河南登封县境，入安徽省境淮水。晋时皇甫溢《高士传》记，传说尧时有位隐士叫许由，隐居于颍水之滨，箕山之下，尧召他出来做官，许由不愿听，洗耳于颍水。陶此诗意在以隐居相召。

〔译文〕

破败茅屋抱病居，
终日无事可欢欣。
药石时而得间断，
经常思念我友人。
彼此相隔并非远，
路途遥遥是何因？
周生传授孔子业，
祖谢响应遂紧跟。
儒道衰微近千载，
如今于此又听闻。
马厩岂能作讲舍，
尔等校书太辛勤。
我虽年迈有所好，
愿与你们作近邻。
真心奉劝诸好友，
随我隐居颍水滨。

乞食

〔说明〕

此诗当是诗人晚年所作。诗中记叙了一次由于饥饿而出门借贷，并得人遗赠、留饮的活动。前四句通过具体的动作和内心状态，形象地传达出诗人复杂的心情；中间六旬写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由“谈谐”而“情欣”，由酣饮而赋诗的情景；末四句对主人表示感激之情，写得悲愤而寄慨遥深。这首诗不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晚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也真实地反映出陶渊明朴拙真率的个性。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1)。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2)。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3)？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4)。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5)。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6)。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7)。

[注释]

(1)驱我去：逼迫我走出家门。竟：究竟。何之：往何处去。之：往。

(2)斯：这。里：居民聚居的地方，指村里。拙言辞：拙于言辞，不知该怎么说才好。这里表现一种羞于启齿、欲言又止的复杂心理活动。

(3)解余意：理解我的来意。遗（wèi 位）：赠送。 岂虚来：哪能让你（指诗人）白跑一趟。

(4)谈谐：彼此谈话投机。觞至辄倾杯：每次进酒总是一饮而尽。辄：就，总是。

(5)新知：新交的朋友。言咏：吟咏。

(6)感：感激。子：对人的尊称。漂母惠：像漂母那样的恩惠。漂母，在水边洗衣服的妇女。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当年韩信在城下钓鱼，有位漂母怜他饥饿，给他饭吃，韩信发誓日后报答此恩。后来韩信帮助刘邦灭了项羽，被封为楚王，果然派人找到那位漂母，赠以千金。非韩才：没有韩信的才能。

(7)衔戢（jí集）：谓敛藏于心，表示衷心感激。戢：藏。冥报：谓死后在幽冥中报答。贻：赠送。

[译文]

饥饿驱我出门去，
不知究竟去哪里。
前行来到此村落，
敲门却难致词语。
主人理解我心意、
慷慨相赠来不虚。
畅谈终日话投机，
斟酒即饮不客气。
新交好友心欢畅，
即席赋诗表情意。
感你恩深似漂母，
无韩信才我心愧。
牢记胸中如何谢，
死后报答君恩惠。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1)

【说明】

此诗写同几位友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的情景。在“天气佳”的背景下，此次游赏处处充满着轻松与欢乐，以至于使诗人完全忘情而酣饮欢歌。但就在这轻松、欢乐的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余襟良已殚”。清代王夫之说此诗“笔端有留势”，即谓此诗在艺术上貌似轻快而内含深忧，具有含蓄深厚的特点。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2)。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3)？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4)。
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5)。

〔注释〕

(1)诸人：众人。周家墓：据《晋书·周访传》载：陶侃当初乡居未显达时，遭父母丧，将要下葬，家中忽失一牛。陶侃寻牛时遇一老父，老父说：“前冈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说：“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于是陶侃葬父母于前一山。将另一山指示给周访，访葬其父，果为刺史。陶、周两家世婚。陶渊明这次所游之地，也许就是周访家墓。

(2)清吹：指管乐器。鸣弹：指弦乐器。

(3)感：感悟，有感于。柏下人：指葬在柏树下的墓中人。安得：怎能。

(4)清歌：清亮的歌声。散：发出。绿酒：新酒。新酿之酒呈绿色，故称。开：启。芳颜：美好的容颜。指笑逐颜开。

(5)明日事：指将来之事，包括生死之忧。襟：心怀。良：甚。殚（dān丹）：竭尽。

【译文】

今日天气多美好，
管乐清吹鸣琴弹。
感慨柏下长眠者，
人生怎能不为欢？
清歌一曲发新声，
新酒使人开笑颜。
未知明日生死事，
快意当前且尽欢。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1)

〔说明〕

此诗写于晋义熙十四年（418），陶渊明五十四岁。

这首诗以哀怨悲伤为基调，历述自己从少年以来所遭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过着饥寒贫困的痛苦生活。诗人“结发念善事”，本指望从善而得福，但一生的不幸遭遇和现实的穷愁困顿，使他不能不对天道产生了怀疑，并迸而归结到无钟子期那样的知音而慷慨悲歌，从而更加深了哀怨悲伤之情。

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述遭遇，则如泣如诉，历历在目；抒怀抱，则跌宕起伏，凄怆感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2)。
结发念善事，g 俛六九年(3)。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4)。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5)。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6)。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7)。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8)。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9)。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10)。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11)。

【注释】

(1)怨诗楚调：汉乐府相和歌辞中有楚调。王僧虔《技录》：“楚调曲中有《怨歌行》。”本诗

就是模仿这种体裁，以抒发哀怨悲伤之情。庞主簿：即庞遵，字通之，诗人的朋友。主簿是其官职。邓治中：事迹不详，亦为诗人之友。治中是其官职。

(2)天道：犹言天命。古人迷信认为，人的福祸命运是由上天主宰、支配的。幽且远：深邃而玄远。茫昧然：幽暗不明的样子。

(3)结发：犹“束发”，谓年轻的时候，一般指十五岁以上。《大戴礼·保傅》：“束发而就大学。”注：“束发谓成童。”又《礼记·内则》：“成童舞象。”注：“成童，十五以上。”念善事：打算做好事、积善德。g 俛（m ǐnmi ǎn 敏免）：勤勉，努力。六九年：五十四岁。

(4)弱冠：指二十岁。《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世阻：世道险阻。陶渊明二十岁时，是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当时北方的前秦大举入寇，时局动乱；同时江西一带又遭灾荒。这就是“逢世阻”的具体内容。始室：指三十岁。《礼记·内则》：“三十而有室（妻），始理男事。”丧其偏：这里指丧妻。古代死去丈夫或妻子都叫“丧偏”。

(5)炎火：炎日似火。指旱天烈日。焚如：火烧一般。螟蜮（míng yù 冥域）：侵食禾苗的两种害虫。《吕氏春秋·任地》：“又无螟蜮。”高诱注：“食心曰螟，食叶曰蜮。”恣：恣意，放纵。中田：即田中。

(6)纵横：形容狂风暴雨之猛烈。收敛：收获。不盈廛（chán 蝉）：不够交纳田税。盈，满。廛，古代一夫之田。亦指田税。孙冶让《周礼正义·遂人》：“《诗》所云‘三百廛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税。”

(7)抱饥：谓挨饿。寒夜：指冬夜。

(8)造夕：到了傍晚。思：盼。乌迁：太阳迁逝，即太阳落山。古代传说日中有三足乌，所以太阳为金乌。这两句意思是说，由于饥寒交迫，度日艰难，所以一到傍晚就盼望天明，而刚至早晨又希望太阳快些落山。

(9)离忧：遭遇忧患，离，通“罹”。凄：凄然，悲伤。

(10)吁嗟（x ū j ie 虚阶）：感叹词。浮烟：飘浮的云烟，喻不值得关心的事物。

(11)钟期：即钟子期，是古代音乐家伯牙的知音。《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许人在这里借钟子期指庞主簿、邓治中，表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这首悲歌的深意。信：确实。

【译文】

天道幽深而玄远，
鬼神之事渺难算。
年少已知心向善，
五十四岁犹勤勉。
二十岁上遭时乱，
三十丧妻我独鳏。
旱天烈日似火烧，
害虫肆虐在田间。
风雨交加来势猛，
收获不足纳税钱。
夏日缺粮长饥饿，
冬夜无被受冻寒；
夜幕降临盼天亮，
日出却愿日落山。
我命自苦难怨天，
遭受忧患心熬煎。

死后名声何足叹，
在我视之如云烟。
慷慨悲歌孤独心，
唯有知音晓哀怨。

答庞参军并序

〔说明〕

这首五言诗与另一首同题的四言诗皆作于同一年，当为宋少帝景平二年（424），本年八月改元，为宋文帝元嘉元年，陶渊明六十岁。诗题中的庞氏，为当时荆州刺史刘义隆的镇军参军。这年春天，他由得阳出使江陵，有诗赠渊明，渊明即以此诗作答。

从诗序及诗中可以看出，尽管陶渊明与庞参军相识并不太久，但相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为知交；尽管他们在出仕与归隐之间有所分歧，但也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淳真的友谊。所以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诗人对庞氏的深挚友情，而且也申明了自己隐而不仕的决心。

三复来贶(1)，欲罢不能。自尔邻曲(2)，冬春再交(3)，款然良对(4)，忽成旧游(5)。俗谚云："数面成亲旧"(6)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7)，便当语离(8)，杨公所叹(9)，岂惟常悲(10)？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11)；本既不丰(12)，复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13)。且为别后相思之资(14)。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15)。
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16)。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17)。
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18)。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19)。
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20)。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21)。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22)？

〔注释〕

(1)三复来贶（kuàng 况）：再三展读所赠之诗。贶，赠送。

(2)自尔邻曲：自从那次我们为邻。尔：那，如此。邻曲，邻居。

(3)冬春再交：冬天和春天再次相交。横跨两个年头，实际只一年多。再，第二次。

(4)款然：诚恳的样子。良对：愉快地交谈。对：对话、交谈。

(5)忽：形容很快。旧游：犹言"故友"。游；交游，游从。

(6)数面：几次见面，成亲旧：成为至亲好友。

(7)好（hào 耗）乖：容易分离。这里有事与愿违之意。乖，违背。

(8)便当：即将要。语离：话别。

(9)杨公所叹：杨公，指战国初哲学家杨朱。《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泣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诱注："道九达曰逵，悯其别也。"所叹：指所感叹离别之意，亦寓有各奔前程之意。

(10)岂惟常悲：哪里只是一般的悲哀。

(11)为文：指作诗。六朝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

(12)本：指体质。 丰：指强壮。

(13)辄依：就按照。《周礼》往复之意：《礼记·曲礼》：“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

(14)资：凭借，寄托。

(15)相知：相互友好，互为知音。旧： 旧交，旧友。倾盖：《史记·邹阳列传》：“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盖指车盖，状如伞。谚语的意思是说：有些人相互交往到老，却并不相知，如同陌路新识；有些人一见如故，即成知音。后遂以“倾盖”代指一见如故。定前言：证明前面所说的“数面成亲旧”、“相知何必旧”是对的。

(16)客：指庞参军。顾：光顾。林园：指作者所居住的地方。

(17)谈谐：彼此谈话投机。说（yuè 月）：同“悦”，喜欢。圣人篇：圣贤经典。

(18)或：有时，间或。闲：悠闲。

(19)幽居士：隐居之人。东西：指为求仕而东西奔走。缘：缘分。

(20)物新人惟旧：《尚书·盘庚》：“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物新：事物更新，诗中寓有晋宋易代之意。人惟旧：人以旧识为可贵，谓继续保持我们的友谊。弱毫：指毛笔。多所宣：多多写信。宣，表达，指写信。

(21)这两句是说：尽管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但可以通过书信传达情意。形迹：形体，指人身。滞江山：为江山所滞。滞，不流通，谓阻隔。

(22)体素：即素体，犹言“玉体”，对别人身体的美称。来会：将来相会。

〔译文〕

我再三展读您的赠诗，爱不释手。自那次我们成为邻居，至今已是第二个冬春了，诚挚愉快地交谈，很快使我们成为了老朋友。俗话说：“几次见面便成至亲老友”，更何况我们的交情又远比这深厚呢？人生常常事与愿违，现在又要彼此话别，正如杨朱临歧而叹，哪里只是一般的悲哀！我患病多年，不再写诗；体质本来就差，又加上年老多病。就按照《周礼》所说“礼尚往来”的意思，同时也作为别后相思时的慰藉，而写下此诗。

相互知心何必老友，
倾盖如故足证此言。
您能欣赏我的志趣，
经常光顾我的林园。
谈话投机毫不俗气，
共同爱好先圣遗篇。
偶尔酿得美酒数斗，
悠闲对饮心自欢然。
我本是个隐居之人，
奔走求仕与我无缘。
时世虽变旧友可贵，
常常写信以释悬念。
情谊能通万里之外，
虽然阻隔万水千山。
但愿先生保重贵体，
将来相会知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1]

〔说明〕

此诗写于晋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

诗人从时光的流逝、季节的回环往复和景物的荣衰更替，而体悟到人生有始亦必有终的道理。认为人们只要认识到了这种自然的规律，便可以逍遥任性，随顺自然，无喜无忧，以终天年，从而也不必去求仙访道了。

虚舟纵逸掉，回复遂无穷[2]。
发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3]。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4]。
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5]。
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6]。
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7]。
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8]。
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9]。

〔注释〕

(1)五月旦：五月一日。和（hè 贺）：和诗。依照戴主簿所赠之诗的题材、格律而写诗。戴主簿：诗人的朋友，事迹不详。主簿：官名，主管文书簿籍。

(2)虚舟：空船。逸：快。棹（zhào 赵）：船桨。这两句化用《庄子·列御寇》“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之意，比喻迅速流逝的时光。

(3)发岁：开岁，一年之始。俯仰：俯仰之间，形容时间短暂。星纪：星次名，这里指癸丑年（413）。古代星岁纪年法，把周天划为十二分次，每分次有一专名，星纪即其中之一。岁星运行一个分次，就是一年。《晋书·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晋义熙九年即为癸丑岁。奄：忽然。将中：将到年中，指五月。

(4)罕：罕见，稀少。悴：憔悴，指干枯之物。荣且丰：繁荣茂盛。

(5)神萍：雨师。《楚辞·天问》：“萍起雨，何以兴之？”王逸注：“萍，萍翳，雨师名也。”写：同“泻”，倾注。奏：进：奉献。景风：古代指祥和之风。《尔雅·释天》：“四时和为通正，谓之景风。”《列子·汤问》：“景凤翔，庆云浮。”也指南风或东南风，如《说文·风部》：“南方曰景风。”《史记·律书》：“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淮南子·墜形训》：“东南曰景风。”

(6)来，去：指生，死，人理：人生的道理。

(7)居常待其尽：安于贫困，等待命终。晋代皇甫谧《高士传》：“贫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曲肱（gōng 公）：“曲肱而枕之”的省略，即弯曲胳膊作沈头。语本《论语·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岂伤：哪里妨害。冲：虚，淡泊，指道的最高境界。《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8)迁化：指时运的变化。夷：平坦。肆志：随心任性。窊（wā 哇）隆：谓地形佳下和隆起，引申为起伏。高下。

(9)即事：就事，对眼前事物的认识。华嵩：华山和嵩山，传说为神仙所居之地。

〔译文〕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
往复回环于是无穷。

新年刚过转眼之间，
忽然又到一年之中。
南窗之外枯木稀少，
北面树林一片繁荣。
雨神及时降下甘雨，
清晨吹拂祥和南风。
人既生来谁能不死？
人生规律必然有终。
处于穷困等待命尽，
安贫乐贱何妨道隆。
时运变化有顺有险，
随心任性并无卑崇。
倘能遇事达观视之，
何必访仙祈求长生。

连雨独饮(1)

〔说明〕

此诗当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四十岁。这首诗在饮酒中议论人生哲理。诗人坚信自然界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世间并无长生久视的神仙，人应该听任自然，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诗中既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达观态度，也表现了诗人愿独守“任真”的信念。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2)。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3)？
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4)。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5)。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6)。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7)。
自我抱兹独，g 俛四十年(8)。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9)！

〔注释〕

(1)连雨：连日下雨。

(2)运：天运，指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生：指生命。会：当。归尽：指死亡。终古：自古以来；往昔。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3)松：赤松子，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汉书·张良传》：“愿弃人间事，欲以赤松子游耳。”注：“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乔：王子乔，名晋，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作风鸣，乘白鹤仙去。事见刘向《列仙传》。定何间：究竟在何处。

(4)故老：老朋友。乃：竟，表示不相信。饮得仙：谓饮下此酒可成神仙。

(5)试酌：初饮。百情：指各种杂念。远：有忘却，断绝之意。重筋：再饮。忘天：忘记上天的存在。

(6)去此：离开这里。任真：听任自然。《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

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无所先：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列子》：“其在老耄，欲虑柔焉，物莫先焉。”

(7)云鹤：云中之鹤。八表：八方之外，泛指极远的地方。须臾（yú于）：片刻。

(8)独：指任真。g 俛（m ǐnmi ǎn敏免）：勤勉，努力。

(9)形骸（hái孩）：指人的形体。化：变化。心在：指“任真”之心依然不变。

【译文】

自然运化生必会死，
宇宙至理自古而然。
古代传说松乔二仙，
今在何处谁人看见？
故旧好友送我美酒，
竟说饮下可得成仙。
初饮一杯断绝杂念，
继而再饮忘却苍天。
苍天何尝离开这里？
万事莫过听任自然。
云鹤生有神奇翅膀，
遨游八荒片刻即还。
自我抱定听任自然，
勤勉至今已四十年。
身体虽然不断变化，
此心未变有何可言？

移居二首

【说明】

陶渊明约四十一岁时，从老家浔阳柴桑迁居于浔阳上京。晋安帝义熙四年（408）六月，诗人在上京之居遭火灾，房屋焚毁。两年之后，即义熙六年（410）九月后，又迁居南村，实现了他想往已久的愿望。这两首诗，就是他这次迁居后的抒怀之作。当时诗人四十六岁。

其一(1)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2)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3)。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4)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5)。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6)。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7)

〔注释〕

(1)这首诗写迁居南村的原因和迁居后的乐趣。诗中热情赞美了南村“素心”人，表现了志同道合的高雅而纯洁的志趣。诗人与这些纯朴的“素心”人朝夕相处，无拘无束，叙谈往事，品评文章，感情融洽而欢乐无限。

(2)非为卜其宅：语出《左传·昭公三年》：“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古人在建宅前，先用占卜的方法选取吉祥之地。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为了选择好的宅地，而是要选择好的邻居。

(3)素心人：心地纯朴的人。数（shu 暑）晨夕：渭朝夕相处。

(4)从兹役：进行这次劳动，指移居。

(5)弊庐：破旧的房屋。指移居后的住房。取足蔽床席：只要能遮蔽床和席就足够了。意谓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

(6)邻曲：邻居。抗言：直言不讳地谈论。在昔：过去，这里指往古之事。

(7)奇文：指好的文章。疑义：指疑难问题。

〔译文〕

从前便想居南村，
非为选择好住宅。
闻道此间入纯补，
乐与相伴共朝夕。，
我怀此念已很久，
今日迁居南村里。
陋室何必要宽大？
遮蔽床靠愿足矣。
邻居常常相往来，
直言不讳谈往昔。
美妙文章同欣赏，
疑难问题共分析。

其二(1)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2)。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3)。
农务各自归，闲暇琢相思(4)。
相思削披衣，言笑无厌时(5)。
此理如不胜？无为忽去兹(6)。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7)。

〔注释〕

(1)这首诗写移居南村后，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同时，对躬耕自岭的生活也表示了适意与满足。

(2)登高：登山，指游赏。赋新诗：即作新诗。

(3)更相呼：相互招呼。斟酌：指饮酒。斟：执壶注酒。酌：饮酒。

(4)农务：指农忙时。与下句“闲暇”相对，辄：就，总是。

(5)披衣：谓披上衣服去串问。

(6)此理：指上述与邻居交往的乐趣。将：岂，难道。胜：强。高。无为：不要。去兹：离开这里。

(7)纪：经营，料理。不吾欺：即“不欺吾”。

[译文]

春秋之季多朗日，

登高赏景咏新诗。
经过门前相呼唤，
有酒大家共饮之。
农忙时节各归去，
每有闲暇即相思。
相思披衣去串门，
欢言笑语无厌时。
此情此趣岂不美？
切勿将它轻抛弃。
衣食须得自料理，
躬耕不会白费力。

和刘柴桑

〔说明〕

刘柴桑，即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曾做过柴桑县令，故称；入宋后隐居不仕，人又称之刘遗民。他与周续之、陶渊明被称为“浔阳三隐”。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七月，庐山东林寺主持慧远等人结白莲社，刘程之为社中十八贤之一。他们招陶渊明入社，渊明不肯，此诗就是他写给刘程之的一首和诗。诗中以坦诚的态度，表明自己对躬耕足以自给、饮酒足以自慰的隐耕生活已经十分满足，且已把生死、身名等事置之度外，别无他求，因而不愿入庐山事佛。陶渊明时年五十岁。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1)？
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2)。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3)
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4)。
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畬(5)。
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6)。
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7)。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8)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9)？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10)。

〔注释〕

(1)山泽：山林湖泽，代指隐居之处。这里指刘遗民劝作者隐居庐山。胡事：为何。乃：竟。踌躇（chóu chú 筹除）：犹豫不决；住足不前。

(2)直：只，但。故：缘故。索居：独居，孤独地生活。

(3)良辰：指良辰之美景。奇：不寻常。挈（qiè 窃）杖：持杖，拄杖。挈：提。西庐：指作者在柴桑的上京里旧居。柴桑在九江县西南二十里，故称”西庐”。

(4)涂：同“途”，道路。

(5)茅茨（cí 词）：茅屋，茨：用芦苇、茅草盖的屋顶。《诗经·小雅·甫田》：“如茨如梁。”郑玄笺：茨，屋盖也。”已就治：已经修补整理好。就，成。新畴：新开垦的田地。畬（yú 余）：第三

年治理新垦的田地。《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苗（z 䖍），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

(6)谷风，即"穀风"，指东风。《尔雅·释天》："东风谓之穀风。"凄薄：犹"凄紧"，寒意逼人的意思。薄：迫。春醪（láo 劳）：春酒。劬（qú 渠）：劳累。

(7)弱女：比喻薄酒。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草　》："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女将嫁，乃发陂取酒以供宾客，谓之女酒。"男：喻醇酒。

(8)栖栖：忙碌不安的样子。共相疏：谓己与"世中事"相互疏远。

(9)称（chèn 衬）：适合。奚：何。

(10)去去：指岁月的渐渐流逝。百年外：指死后。翳（yì 缢）如：隐没，消失。

〔译文〕

久已招我隐庐山，
为何犹豫仍不前？
只是为我亲友故，
不忍离群心挂牵。
良辰美景入胸怀，
持杖返回西庐间。
沿途荒芜甚凄凉，
处处废墟无人烟。
简陋茅屋已修葺，
还需治理新垦田。
东风寒意渐逼人，
春酒解饥消疲倦。
薄酒虽不比佳酿、
总胜无酒使心安。
世间之事多忙碌，
我久与之相疏远。
耕田织布足自给，
除此别无他心愿。
人生百岁终将逝，
身毁名灭皆空然。

酬刘柴桑(1)

[说明]

刘柴桑，即刘程之，见前诗[说明]。

此诗与《和刘柴桑》诗当作于同一年，即义熙十年（414），陶渊明五十岁。从诗意来看，《和刘柴桑》作于冬春之交，而此诗作于秋天。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尽管其中带有消极的思想，但在朴素纯和之中，却洋溢着田园生活的乐趣。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2)。
空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3)。
新葵郁北瞩，嘉穟养南畴(4)。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5]？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6]。

[注释]

(1)酬：以诗文相赠答。

(2)穷居：偏僻的住处。人用：指人事应酬。用：为。四运：四时运行。周：周而复始，循环。

(3)空：此字诸本多有不同，或作“门”，或作“桐”，或作“阎”，或作“檐”，今从焦本。

(4)牖（yǒu 有）：或作“墉”，今从和陶本、焦本。牖：窗户。葵：冬葵，一种蔬菜。穟：同“穗”。畴：田地。

(5)不：同“否”。(6)室：指妻子。登：通“得”。

[译文]

隐居偏远少应酬，
常忘四季何节候。
空旷庭院多落叶，
悲慨方知已至秋。
北窗之下葵茂盛，
禾穗饱满在南畴。
我今如若不行乐，
未知尚有来岁否？
教妻带上小儿女，
趁此良辰去远游。

和郭主簿二首

[说明]

郭主簿事迹未详。主簿为官职，主管簿籍文书。从诗中“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句推测，此二诗约作于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前后，时作者约三十八岁左右。

这两首诗非同时所作，但主要都是写景寄怀，表现恬淡闲适的情趣与贞洁清高的品格。

其一[1]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2]。
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3]。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4]。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5]。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6]。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7]。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8]。
此事真夏乐，聊用忘华簪[9]。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10]！

[注释]

(1)这一首诗作于仲夏之季。诗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触，充分展示了闲适自足的乐趣。忘却功名富贵，享受天伦之乐，也只有古代圣贤方能牵动自己的情怀。

(2)蔼蔼（ǎi 矮）：茂盛的样子。贮（zhù 注）：储存，积蓄，这里用以形容树荫的茂密浓厚。

(3)凯风：指南风。《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因时：按照季节。回飚（biāo 标）：回旋的风。

(4)息交：停止官场中的交往。游：优游。闲业：指书琴等六艺，与仕途“正业”相对而言。

(5)余：多余，过剩。滋：生长繁殖。犹储今：还储存至今。

(6)营己：经营自己的生活。良：很。极：极限。过足：过多。钦：羡慕。

(7)舂（chāng 冲）：捣掉谷类的壳皮。林（shú 熟）：即粘高粱。多用以酿酒。自斟：自饮。斟：往杯中倒酒。

(8)弱子：”幼小的儿子。戏：玩耍。学语未成音：刚学说后，吐字不清。

(9)真：淳真，天真。聊：暂且。华簪（zǎn）：华贵的发簪。这里比喻华冠，指做官。

(10)白云：代指古时圣人。《庄子·天地》：“夫圣人……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怀古：即表示自己欲仿效古时圣人。一何：多么。

[译文]

堂前林木郁葱葱，
仲夏积蓄清凉荫。
季候南风阵阵来，
旋风吹开我衣襟。
离开官场操闲业，
终日读书与弹琴。
园中蔬菜用不尽，
往年陈谷存至今。
超过需求非所钦。
我自舂秫酿美酒，
酒熟自斟还自饮。
幼子玩耍在身边，
咿哑学语未正音。
生活淳真又欢乐，
功名富贵似浮云。
遥望白云去悠悠，
深深怀念古圣人。

其二(1)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2)。
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3)。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4)。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5)。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6)。
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7)。
检索不获展，厌厌竟良月(8)。

[注释]

(1)这一首诗作于秋季。诗中通过对秋景的描绘和对古代幽人的企慕，既表现了诗人对山林隐逸生活的热爱，也衬托出诗人芳洁贞秀的品格与节操。(2)和泽：雨水和顺。周：遍。三春：春季三个月。素秋：秋季。素：白。古人以五色配五方，西尚白；秋行于西，故曰素秋。（见《礼记·月令》）

(3)露凝：露水凝结为霜。游氛：飘游的云气。肃景：秋景。《汉书·礼乐志》：“秋气肃杀。”澈：清澈，明净。

(4)陵：大土山。岑（cén）：小而高的山。 逸峰：姿态超迈的奇峰。遥瞻：远望。

(5)开：开放。耀：耀眼；增辉。冠岩列：在山岩的高处排列成行。

(6)贞秀姿：坚贞秀美的姿态。卓：直立。此处有独立不群意。霜下杰：谓松菊坚贞，不畏霜寒。

(7)衔觞：指饮酒。幽人：指古代的隐士。抚尔诀：坚守你们的节操。抚：保持。尔：你们。诀：法则，原则，引伸为节操。

(8)检素：检点素志；回顾本心。展：施展。厌厌：精神不振的样子。竟：终。良月：指十月。《左传·庄公十六年）：“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

[译文]

雨水调顺整春季，
秋来清凉风萧瑟。
露珠凝聚无云气，
天高肃爽景清澈。
秀逸山峰高耸立，
远眺益觉皆奇绝。
芳菊开处林增辉，
岩上青松排成列。
松菊坚贞秀美姿，
霜中挺立真豪杰。
含杯思念贤隐士，
千百年来守高节。
顾我素志未施展，
闷闷空负秋十月。

于王抚军座送客(1)

[说明]

此诗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秋，陶渊明五十七岁。

王抚军，即江州刺史王弘。永初二年秋，庚登之入京都，谢瞻赴豫章（今江西南昌），王弘在湓口（今九江市西）为他们设宴送别。陶渊明亦应邀在座，此诗便是当时所作。

诗中将凄厉肃杀的秋景同感伤悲愁的别绪融为一处，层层点染，情感真挚，既表达又惜别之情，也传达出诗人旷达的情怀。

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2)。
爱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3)。
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4)。
洲诸四缅邈，风水互乖违(5)。

瞻夕欣良宴，离言幸云悲(6)。
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辉(7)。
逝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8)。
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9)。

[注释]

(1)王抚军：王弘。义熙十四年（418），王弘以抚军将军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任江州刺史。客：兼指庾登之和谢瞻。庾登之：原任西阳太守，此次征人为太子庶子、尚书左丞。谢瞻：原任相国从事中郎，此次赴任豫章大守，途经得阳。按谢瞻永初二年（421）为豫章太守，次年瞻死，则此诗即当作于永初二年。

(2)卉（huì 会）：草的总称。腓（féi 肥）：草木枯萎。

(3)爰：于是。履霜节：指秋九月。《诗经·幽风·七月）：“九月肃霜。”饯：以酒食送行。将归：将要离去之人。指咦登之、谢瞻。

(4)冒：覆盖。倏（shū书）：忽然，疾速。

(5)洲诸：水中陆地，大者为洲，小者为渚。《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诸。”缅邈：遥远的样子。风水互乖违：风向和水流的方向相反。乖违：违背，有分离之意。

(6)离言：离别的话语，告别之辞。聿：语助词，无义。

(7)悬车：也作“县车”。古代记时的名称，指黄昏前的一段时间。《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敛余辉：收敛了残余的光辉。谓夕阳日光渐暗。

(8)逝：去，指离去的客人。止：留，指送客的人。判：分开。旋驾：回车。迟迟：缓慢的样子。

(9)回舟：归去的舟。回：还，归。万化：万物变化，指宇宙自然之化迁。遗：忘，消失。

[译文]

秋日凄寒风凌厉，
百草皆衰成枯萎。
眼见霜降至九月，
登高饯别送客归。
寒气肃肃宠山泽，
游云飘忽无委依。
洲诸四望天遥远。
风向水流正相背。
傍晚欣逢设佳宴，
离别话语使人悲。
晨出之鸟暮飞归，
夕阳落日残光辉。
客去我归路不同，
回车惆怅意徘徊。
目送归舟去遥远，
情随自然归空寂。

与殷晋安别并序

[说明]

此诗作于晋安帝义熙七年（411），陶渊明四十七岁。

殷氏名铁，字景仁，原先任江州晋安郡南府长史椽，故称殷晋安。殷景仁在晋安南府时，住在得阳，与陶渊明有交往。义熙七年，刘裕任太尉职，辟殷景仁为参军。景仁离得阳东下时，陶渊明作此诗赠别。

诗人与殷景仁是隐。仕殊途，“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报负不同，势必要各奔前程。但二人在为时不长的交往、游从之间，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诗中着重表现了对往日交情的留恋，依依惜别之情，以及诗人旷达的胸怀。

殷先作晋安南府长史椽(1)，因居浔阳(2)，后作太尉参军(3)，移家东下(4)。作此以赠。

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5)。
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6)。
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7)。
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8)。
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9)。
未谓事已及，兴言在兹春(10)。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11)。
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12)。
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13)。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14)。

[注释]

(1)南府：是晋安郡分设的南郡。长史椽（yuàn 院）：郡丞的书记。长史指郡丞；椽是掌书记之职。

(2)浔阳：地名，在今江西九江市。

(3)太尉：官名，指刘裕。

(4)东下：由浔阳去建康，顺江东下。

(5)游好：谓交游、相好。尽：极。殷勤：情意恳切深厚。

(6)信宿：连宿两夜。《诗经·幽风·九罭）：“公归不复，于女（通‘汝’）信宿。”毛传：“再宿曰信；宿犹处也。”亦兼有流连忘返之意。《水经注·江水二》：“流连信宿，不觉忘返。”酬：应对，交谈。清话：谓无世俗之谈。益复：更加。

(7)去岁：指义熙六年（410）。南里：即南村。诗人于去岁迁居于此。参见《移居二首》。薄：语助词，无义。少：短。

(8)负杖：持杖。负：凭恃。肆：肆意，纵情。游从：相伴而游。淹留：久留，指流连忘返。宵：夜。

(9)语默：说话与沉默，代指仕与隐。《周易·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殊势：地位不同。乖分：分离。

(10)未谓：没有想到。谓：以为。事：指分离之事。及：到，来临。兴：起，动身。言：语助词，无义。这两句是说，没有想到离别的事就来了，（您）在今年春天就动身。

(11)这两句比喻殷景仁的离去。

(12)难为因：难得有因由。因：因缘，机会。这一句是说，难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

(13)良才：指殷景仁。江湖：指隐居于江湖。贱贫：作者自指。

(14)脱：倘或，或许。存：存间，探望。故人：老朋友，作者自指。

[译文]

殷景仁原先任江州晋安郡南府长史椽，因而住在污阳。后来作太尉参军，迁移全家东下。我作这首诗赠给他。

好友相交并不久，
一见如故意诚恳。
流连忘返对畅谈，
更加知心相亲近。
去岁迁家至南村。
你我短时为近邻。
持杖游乐相伴从，
随兴所至忘时辰。
仕隐地位自不同，
我知早晚当离分。
不料离别已来到，
动身就在此年春。
飘飘西来风，
悠悠东去云。
千里山川相阻隔，
再度相逢难有因。
贤才出仕能通达，
江湖隐者多贱贫。
倘若有便相经过，
勿望来看老友人。

赠羊长史并序

[说明]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东晋大将刘裕北侥后秦，破长安，灭姚涩，驻军关中。驻军京都的左将军朱龄石得到捷报后，派遣长史苹松龄前往祝贺。陶渊明写此诗赠给他，时年五十三岁。

长安已破，九州统一，诗人是为之高兴的，希望可以了却游历中原、瞻仰先圣遗迹的夙愿。然而刘裕的胜利，陶渊明并不为之乐观，诗歌在灵复抒发对上古盛世和古代圣贤的仰慕之中，透露着令不如昔的慨叹，暗寓着对现实的忧心忡忡，并表示了隐居的决心。此诗曲折深婉，含蓄蕴藉，感事忧时而不露痕迹，被清代方东树誉为“陶诗当以此为冠卷”（《昭昧詹言》卷四）。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1)，作此与之。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2)。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3)。
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4)。
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5)。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6)。

闻君当先迈，负疴不获俱(7)。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8)。
多谢绮与角，精爽今何如(9)？
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10)。
驷马无贯患，贫贱有交娱(11)。
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12)。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13)。

[注释]

(1)左军：指左将军朱龄石。羊长史：指羊松龄，当时是左将军的长史。长史：官名，将军的属官，主持幕府。衔使：奉命出使。秦川：指关中一带。

(2)愚：自称的谦辞。三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末期。《汉书·叙传下》：“三季之后，厥事放纷。”颜师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黄虞：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黄帝和虞舜。

(3)千载上：指千年以前的事情。赖：依赖，依靠。

(4)余迹：犹遗迹。中都：中州，泛指洛阳、长安一带的中原地区。

(5)游心目：游心并游目的合称。游心：犹涉想，谓心神向往。游目：谓目光由近及远，随意观览瞻望。逾（yú于）：越过。

(6)九域：九州，指全国。甫：开始。一：统一。逝：发语词，无义。舟舆：船和车。这两句是说：全国已经统一，我将整理车船到中原去。

(7)先迈：先行，指去关中。负疴（kē科）：抱病。不获俱：不能同往。

(8)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少：稍。踌躇：驻足，停留。

(9)绮与角（lù路）：指崎里季和角里先生。角亦作“角”。他们同东园公，夏黄公为避秦时乱而隐居商山，至汉初时都有八十多岁，须眉皆白，被称为“商山四皓”（事见晋·皇甫谧《高士传》）。精爽：精神魂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心之精爽，是为魂魄。”

(10)紫芝：蕈的一种，跟灵芝相似，菌盖和菌柄皆呈黑色。传说四皓在商山隐居时常采而充讥。

(11)驷（Sì四）马：四匹马拉的车。贯（shì世）：赦免，免除。患：祸患。交娱：连接不尽的欢乐。交，前后相接，《高士传》记“四皓”作歌说：“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饮。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陶渊明此诗以上四句。就是用此歌之意，是说四皓已亡，紫芝无人再采，深谷也久已荒芜；但富贵不能免祸，不如贫贱为乐。

(12)清谣：清新的歌谣，指上引《四皓歌》。结心曲：牢记于内心深处。乖：违背，相离。运见疏：谓因时代相隔而被疏远了。运：指时代。

(13)拥怀：怀有感慨。累代，许多代。意不舒：意未尽。舒：舒展。

[译文]

左将军长史羊松龄奉命出使秦川，我作此诗赠给他。

我处三代衰微后，
古之盛世我思慕。
了解千年以前事，
全靠阅读古人书。
古代圣贤留遗迹，
桩桩都在中州处。
岂能忘记去瞻仰？
无奈山河远隔阻。

九州今始定一统，
我将整装登征途。
听说你先奉命去，
我今抱病难同赴。
如果路途经商山，
请你为我稍驻足。
多谢商山贤四皓，
未知精魂今何如？
紫芝有谁还在采？
深谷应是久荒芜。
仕途难免遭祸患，
岂如贫贱多欢娱？
四皓歌谣记心内，
不见古人叹命苦。
数代之下怀感慨，
言不尽意难倾诉。

岁暮和张常侍(1)

[说明]

从此诗所写内容来看，当作于晋义熙十四年（418）的除夕，陶渊明五十四岁。

这一年的十二月，宋王刘裕幽安帝而立恭帝，篡晋之势甚显。陶渊明此侍以双关的笔法，从岁暮著笔，将市朝的变化。风云的严厉，同岁暮的凄冷、暮年的悲伤融为一处，使全诗笼罩着浓重的悲凉感伤的气氛。其中不仅抒发了诗人穷困愁苦。憔悴悲慨的“深怀”，而且深刻地寄托着对行将易代的忧虑与悲愤。

市朝凄旧人，骤骥感悲泉(2)。
明旦非今日，岁暮余何言(3)！
素颜敛光润，自发一已繁(4)。
阔哉秦穆谈，旅力岂未愆(5)！
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6)。
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7)。
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8)！
屡阔清酣至，无以乐当年(9)。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10)。
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11)。

[注释]

(1)岁暮：指除夕。张常侍：当指张野。《晋书·隐逸传》说陶渊明“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又据《莲社高贤传》记：张野，字莱民，居碍阳柴桑，与渊明有婚姻契；征拜散骑常侍，不就。因此称张常侍。

(2)市朝：本指人众会集之处，这里指朝廷官府，《华阳国志》：“京师，天下之市朝也。”作

者《感士不遇赋调“阎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凄：悲。旧人：有双关意，一指亡故之人，一指仕晋僚臣。骤骥：疾奔的千里马，这里指迅速运行的太阳。悲泉：日落之处。《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这两句是说，人生易逝，光阴迅速。

(3)旦：早晨。何言：有什么话好说。

(4)紊颜：谓脸色苍白。敛光润：收敛起光泽，指面容憔悴，没有光泽。一：语助词、无义。繁：多。

(5)阔：迂阔。秦穆：即秦穆公，秦国的国君。旅：同“膂”，脊梁骨。旅力，即体力。愆（qiān牵）：丧失。《尚书·秦誓》记秦穆公说：“番番（pó婆）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番番：同“皤皤”，白发貌）是说头发花白的将士，已经丧失了体力，而我尚有力。陶诗此二句反用其意，是说年老衰弱，体力怎能不丧失呢？所以说秦穆之谈为迂阔。

(6)向夕：将近傍晚。长风：犹“强风”。没：湮没，遮盖。

(7)厉厉：同“冽冽”，形容寒冷的样子。严：重。

(8)鲜：少。矧（shěn审）况且。伊：语助词，无义。

(9)屡罔：经常缺。阙，同“缺”。清酷：指酒。

(10)穷通：穷困与通达。靡：无。攸：所。憔悴：面色黄瘦。这里指衰老。由化迁：听随大自然的变迁，深怀：深刻的感怀。

(11)抚己：检点自己，回顾自身。履运：指逢年过节之时。慨然：感慨、感叹的样子。

[译文]

人生易逝悲命短，
荏苒光阴增伤感。
明晨一至非今日，
岁暮我又有何言！
脸色苍白无光泽，
花白头发更增添。
穆公之语甚迂阔，
人老岂能力不减！
薄暮之时长风起，
寒云阵阵笼西山。
北风凛冽寒气重，
众鸟纷纷疾飞还。
人生很少能长寿，
何况愁苦相纠缠！
清贫常缺杯酒饮。
无以行乐似当年。
穷困通达无所念，
衰颓憔悴任自然。
顾我本自怀深感，
逢兹换岁增悲叹。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1)

[说明]

由诗中后六句可见，诗人已经躬耕，但仍有盛时难再，欲及时有为的志

向，说明此诗为初躬耕时之作。诗人开始躬耕在晋安帝元兴二年癸卯（403）。这首诗疑即此年所作，时陶渊明三十九岁。

此诗前八句描写仲夏五月的田园风光，清新自然之中，流露着欢欣之情；后八句由感物之盛衰而联想到自身的盛时难再，故希望能及时有所作为，然而面对困顿的生活，却不免悲恨交加。

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飓(2)。
不骏亦不迟，飘飘吹我衣(3)。
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4)。
流目视西园，烨烨荣紫葵(5)。
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6)！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7)。
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8)。
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9)。

[注释]

(1)胡西曹、顾贼曹：胡、顾二人名字及事迹均不详。西曹、贼曹，是州从事官名。《宋书·百官志》：“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事……西曹，即汉之功曹书佐也。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销之属。”示：给某人看。

(2)蕤（ruí）宾：指仲夏五月。《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古代以乐律的十二管同十二月之数相配合，十二管之一的蕤宾与五月相合，故称五月为蕤宾。清朝：清晨。飓（sī思）：凉风。

(3)骏：迅捷，疾速。迟：迟缓，缓慢。

(4)重云：层层乌云。闲雨：指小雨。

(5)流目：犹“游目”，随意观览瞻望。烨烨（yè叶）：光华灿烂的样子。荣：开花。

(6)奈何：无可奈何。

(7)感物：有感于物。靡所挥：没有酒饮。挥，形容举杯而饮的动作。

(8)悠悠：长久。待秋稼：等待秋收。寥落：稀疏。赊（shē奢）迟：迟缓，渺茫，引申为稀少。无所获。

(9)逸想：遐想。淹：滞留，深入。猖狂：恣意放纵，这里指感情激烈。

[译文]

时当仲夏五月中，
清早微觉南风凉。
南风不缓也不疾，
飘飘吹动我衣裳。
层层乌云遮白日，
濛濛细雨纷纷扬。
随意赏观西园内，
紫葵花盛耀荣光。
此时此物甚可爱，
无奈不久侵枯黄！
感物行乐当及时，
常恨无酒可举筋。

耐心等待秋收获，
庄稼稀疏将空忙。
遐思冥想难抑制，
我心激荡独悲伤。

悲从弟仲德(1)

[说明]

从诗中“衔哀过旧宅”句看，此诗与《还旧居》大约作于同一时期，即晋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这首诗是诗人回条桑旧居时；凭吊已故从弟仲德的旧宅有感而作。诗人以极其哀痛的心情，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空馆”内外的萧条，将凄凉悲伤的感情同萧条荒凉的环境融为一处，情状交现，悲伦靡加，表达了诗人对这位亲人的深切悼念。

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2)。
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3)。
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4)。
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5)。
在数竟未免，为山不及成(6)。
慈母沉哀疚，二做才数龄(7)。
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8)。
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9)。
阶除旷游迹，园林独余情(10)。
臀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11)。
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12)。

[注释]

(1)从弟：同祖父的弟弟，即堂弟。仲德：苏写本作“敬德”。按渊明另一位从弟名“敬远”，当以“敬德”为可信。其生平事迹不详。

(2)衔哀：满怀哀伤。衔：含。过：访，探望。这里有凭吊之意。旧宅：指柴桑仲德的旧居。应：随着。零：落下。

(3)怀人：所怀念的人。九冥：犹“九泉”，指阴间。

(4)礼服：指五服亲疏关系。古代按血统的亲疏关系，把服丧的礼服分为五个等级，叫五服。群：众。从：指堂房亲属。如堂兄弟称从兄弟，堂伯叔称从伯叔。同生：同胞。

(5)执手：握手告别。何意：哪里料到。尔：你。倾：指死。

(6)在数：由于无数。数，指自然的定数。竟未免：终未免于死。为山：指建立功业。《论语·子罕》：“譬如为山，未成一篑。”篑（kuì 愧）：盛土的筐子。

(7)疚（jiù 救）：内心痛苦。二胤（yìn 印）：两个孩子。胤：子嗣，后代。

(8)双位：夫妻灵位，指仲德与其妻之灵位。委：置。

(9)流尘：指灰尘。集：聚，落满。虚坐：空座。坐，通“座”。 宿草：隔年的草。《礼记·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孔颖达疏：“宿草，陈根也，草经一年则根陈也。朋友相为哭一期，草根陈乃不哭也。”后用为悼念亡友之辞。旅：寄生。

(10)阶除；台阶。旷：空缺，荒废。游迹：行走的踪迹。指仲德而言。独：唯有。余情：遗留下来的情意。

(11)翳（yì 缢）然：隐晦的样子，即暗暗地。乘化去：顺应自然的变化而逝去。终天：终古，永久。形：指形体。

(12)迟迟：这里形容不忍离去而行走迟缓的样子。侧侧：悲痛的样子。襟盈：满怀。襟：襟怀。盈：满。

[译文]

凭吊旧宅含悲痛，
心伤难止泪纵横。
问我如今为谁悲？
我悲之人已命终。
与我为亲堂兄弟，
恩情不减同胞生。
当年门前分手时，
谁料我先把你送。
天数命定不免死，
建功立业竟未成。
慈母哀伤心沉痛，
二子尚且是幼童。
夫妻灵位置空馆，
朝夕寂寞无哭声。
灰尘堆积在空座，
隔年杂草生前庭。
台阶荒废无踪迹，
唯有园林留遗情。
暗随自然消逝去，
终古不再见身影。
脚步沉重缓缓归，
忧伤悲痛满胸中。

陶渊明集卷之三　诗五言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1)

[说明]

陶渊明四十岁时、即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出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这首诗就是他在赴任途中所作。

诗人生性自然，本无志于仕途，只是生计维艰，迫不得已，于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便抱着随时归隐的态度而出仕了。所以诗中反复抒发对田园自由生活的深深怀念之情，并决心保持纯真的本性，打算最终要返归田园。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2)。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3)。
时来苟冥会，宛辔想通衢(4)。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5)。
吵吵孤舟逝，绵绵归思纤(6)。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7)。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8)。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9)。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10)？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11)。

[注释]

(1)始作：初就职务。曲阿：地名，在今江苏省丹阳县。

(2)弱龄：少年。弱：幼。寄事外：将身心寄托在世事之外，即不关心世事。委怀：寄情。

(3)被：同“披”，穿着。褐（hè 贺）：粗布衣。《老子》：“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欣自得：欣然自得。屡空：食用常常空乏，即贫困。《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是说颜回的道德学问已是差不多了，但常常食用缺乏。诗人在这里即以颜回自比。晏如：安乐的样子。

(4)时来：机会到来。时：时机，时运。苟：姑且，暂且。冥会：自然吻合，暗中巧合。郭噗《山海经图赞·磁石》：“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宛：屈，放松。辔（pèi 配）：驾驭牲口的缰绳。憩（qì 气）：休息。通衢（qú 渠）：四通八达的大道。这里比喻仕途。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偶然遇上了出仕的机会，姑且顺应，暂时游迹于仕途。

(5)投策：丢下手杖。命晨装：使人早晨准备行装。疏：疏远。这里是分别的意思。

(6)眇眇：遥远的样子。：去，往。绵绵：连绵不断的样子。归思：思归之情。纡（yū于）：萦绕。

(7)登降：上山下山，指路途跋涉艰难。

(8)目倦：谓看得厌倦了。川途异：指途中异乡的景物。山泽居：指山水田园中的旧居。

(9)这两句是说，看到云中自由飞翔的鸟，和水中自由游玩的鱼，我内心感到惭愧。意谓一踏上仕途，便身不由己，不得自由了。

(10)真想：纯真朴素的思想。初：原本。形迹拘：为形体所拘。形迹：指形体所为。拘：拘束，约束。此句即《归去来兮辞》中所说“既自以心力行役”的反意，表示内心本不愿出仕。

(11)凭：任凭，听任。化迁：自然造化的变迁。班生庐：指仁者隐居之处。班生指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他在《幽通赋》里说“里上仁之所庐”，意谓要择仁者草庐居住。庐，房屋。

[译文]

年少寄身世事外，
我心所好在琴书。
身芽粗衣情自乐，
经常贫困心安处。
机会来临且迎合，
暂时栖身登仕途。
弃杖命人备行装，
暂别田园相离去。
孤舟遥遥渐远逝，
归思不绝绕心曲。
此番行程岂不远？
艰难跋涉千里余。
异乡风景已看倦，
一心思念园田居。

云端飞鸟水中鱼，
见之使我心惭羞。
真朴之念在胸中，
岂被行为所约束？
且顺自然任变化，
终将返回隐居庐。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1)

[说明]

庚子岁是晋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渊明三十六岁，此时在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职。此前，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完成使命后，返途中路过江西，准备顺道回家省亲，然而被风阻在途中。这两首诗就是写在途中受阻时的情景。

其一(2)

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3)。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4)。
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5)。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6)。
凯风负我心，戢楪守穷湖(7)。
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森疏(8)。
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9)。
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10)！

[注释]

(1)规林：地名，今地不详。据诗中“识南岭”句可知距浸阳不远。

(2)这首诗写盼望归家的急切而又喜悦的心情，但由于被风所阻而产生怅惆之情。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就更深刻地抒发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路途多险的担忧。

(3)亏行：走着不停。《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循：沿着，顺着，计日：算计着日子，即数着天数，表示急切的心情。旧居：指老家。

(4)一欣：首先感到欢欣的是，温颜：温和慈祥的容颜。诗人这里是指母亲。侍温颜：即侍奉母亲。友于：代指兄弟。《尚书·君陈》：“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5)鼓棹（zhào 照）：划船。棹：摇船的甲具。崎曲：同“崎岖”。本指地面高低不平的样子，这里用以比喻处境困难，《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指：顾。景：日光，指太阳。限西隅（yú愚）：悬在西边天际，指太阳即将落山。限：停止。隅：边远的地方。

(6)归子：回家的人，作者自指。念：担忧。前涂：前路，指回家的路程。涂同“途”。

(7)凯风：南风，《尔雅·释天》：“南风谓之凯风。”负我心：违背我的心愿。戢（jí 集）：收藏，收敛。楪（yì 曳）：短桨。穷：谓偏远。

(8)高莽：高深茂密的草丛。眇：通“渺”，辽远。无界：无边。独：特别，此处有挺拔的意思。森疏：繁茂扶疏。

(9)瞻：望。百里余：指离家的距离。

(10)延目：放眼远望，“南岭：指庐山。诗人的家在庐山脚下。将：当。焉如：何往。

[译文]

归途漫漫行不止，
计算日头盼家园。
将奉慈母我欣欢，
还喜能见兄弟面。
摇船荡桨路艰难。
眼见夕阳落西山。
江山难道不险峻？
游子归心急似箭。
南风违背我心愿，
收起船桨困湖边。
草丛深密望无际，
夏木挺拔枝叶繁。
谁说归舟离家远？
百余里地在眼前。
纵目远眺识庐山，
空叹无奈行路难！

其一[1]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2]。
山川一何旷，粪坎难与期[3]。
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4]。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5]。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6]。
当年诅有几？纵心复何疑[7]！

[注释]

(1)这首诗慨叹行役之苦，思念美好的田园，因而决心辞却仕途的艰辛，趁着壮年及时归隐。

(2)行役：指因公务而在外跋涉。《诗经·魏风·涉站）：“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

(3)一何：多么。旷：空阔。巽（xùn 迅）坎：《周易》中的两个卦名，巽代表风，坎代表水。这里借指风浪。难与期：难以预料。与：符合。

(4)崩浪：滔天巨浪。聒（guó 郭）天响：响声震天。聒：喧扰。长风：大风。

(5)游：游宦，在外做官。所生：这里指母亲和故乡。淹：滞留。兹：此，这里，指规林。

(6)人间：这里指世俗官场。良：实在。

(7)当年：正当年，指壮年。当：适逢。讵（jù巨）：曾，才。潘岳《悼亡诗》：“尔祭讵几时。”纵心：放纵情怀，不受约束。

[译文]

自古悲叹行役苦，
我今亲历方知之。
天地山川多广阔，
难料风浪骤然起。
滔滔巨浪震天响，
大风猛吹不停止。
游宦日久念故土，

为何滞留身在此！
默想家中园林好，
世俗官场当告辞。
人生壮年能多久？
放纵情怀不犹疑！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1)

［说明］

辛丑岁是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三十七岁，此时仍在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府中任职。此前，诗人告假还家，至七月假满，从家返江陵赴职，这首诗便是在途中所作。

此诗主要表现对田园自由生活的依恋，和对世俗官场的厌倦。其中对途中景象的描绘，恬静可爱，衬托着诗人那颗澄清静穆之心。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2)。
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3)。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4)！
叩楫新秋月，临流别友生(5)。
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6)。
诏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7)。
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8)。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9)。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索(10)。
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11)。

［注释］

(1)赴假：犹今言“销假”，谓假满赴职。江陵：当时的荆州镇地，在今湖北省江陵县。涂口：地名，在今湖北省安陆县境内。

(2)三十载：诗人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三十载”是举其成数。尘事：指世俗之事。冥：冥漠，隔绝。

(3)敦：厚。这里用作动词，即加厚，增加。宿好：昔日的爱好。宿：宿昔，平素。世情：世俗之情。

(4)如何：为何。舍此：指放弃田园生活。西荆：逮本作“南荆”，今从《文选）改。西荆指荆州，治所在湖北江陵，因其地处京城建康（今南京市）之西，故称西荆。

(5)叩：敲，击。楫（yì 曳）：船舷。《楚辞·九歌·湘君）：“佳耀兮兰楫。”王逸注：“楫，船旁板也。”临流：在水边。友生：朋友。《诗经·小雅·棠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6)将夕：将近傍晚。湛（zhàn 战）：澄清，清澈。虚明：空阔明亮。

(7)昭昭：光明，明亮。晶（xiǎo 小，又读 jiǎo 皎）：洁白光明的样子。川上平：指江面平静。

(8)怀役：犹言负役，身负行役。不遑（huáng 皇）：不暇，没有工

夫。中宵：半夜。独征：独自远行。

(9)商歌：指自荐求官。屈原《离骚》：‘三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王逸注：“该，备也。宁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贾。宿齐东门外，桓公夜出，宁戚方饭牛，叩角而商歌，桓公闻之知其贤，举用为客卿，备辅佐也。”商：声调名，音悲凉。商歌非我事：意谓像宁戚那样热心于求官，不

是我所愿意做的事。依依：依恋、留恋的样子。耦（ǒu 偶）耕：两人并肩而耕。这里指隐居躬耕。《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代指两位隐士。

(10)投冠：抛弃官帽，即弃官，旋：返回。旧墟：这里指故乡旧居。好爵：指高官厚禄。索：缠绕，束缚。

(11)养真：养性修真，保持真朴的本性。衡茅：指简陋的住房。衡：同“横”，即“横木为门”。茅：茅屋。庶：庶几。差不多。这里有希望的意思。

[译文]

在家闲居近三十年，
因与世俗互不相通。
诗书加深平素爱好，
园林没有世俗之情。
如今为何舍此而去，
路途遥远去那西荆！
叩舷面对新秋孤月，
告别友朋漂荡江中。
临近傍晚凉风微起，
夜中景象澄澈空明。
天宇空阔明亮如昼，
皎洁江面一片宁静。
身负行役无暇安睡，
夜半尚且独自远行。
追求官禄非我所好，
我心依恋田园躬耕。
弃官返回家乡旧居，
不能被那官禄系情。
安居茅舍养性修真，
愿能保我善良名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说明】

癸卯岁是晋安帝元兴二年（403），陶渊明三十九岁。两年前，即晋安帝隆安五年（401）的冬天，陶渊明因遭母丧而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两首诗作于同一年的春天，这时诗人已经开始躬耕。“怀古田舍”，就是在田舍中怀古。诗人通过怀古言志，表现了对归耕田园的喜悦，以及远离污浊世俗的决心。

其一(1)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2)。
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3)？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4)。
鸟哢欢新节，冷风送余善(5)。
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6)。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7)。

即理愧通识，所保诅乃浅(8)。

[注释]

(1)这首诗写一年之始的春耕，展现了田野景象的清新宜人，抒发了诗人内心的喜悦之情。通过田园躬耕，诗人初步体验到了古代“植杖翁’：隐而不仕的乐趣，并表示像颜回那样既贫穷而又不事耕稼的行为则不可效法。

(2)在昔：过去，往日。与下句“当年”义同。南亩：指农田。未践：没去亲自耕种过。

(3)屡空：食用常缺，指贫穷。既有人：指颜回。《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诗人用以自比像颜回一样贫穷。春兴：指春天开始耕种。兴：始，作。

(4)夙（sù速）晨：早晨。夙：早。装吾驾：整理备好我的车马。这里指准备农耕的车马和用具。启涂：启程，出发。涂通“途”。缅：遥远的样子。

(5)哢（lóng）：鸟叫。伶（líng 零）风：小风，和风。《庄子·齐物论》：“冷风则小和。”陆德明释文：“冷风，泠泠小风也。”余善：不尽的和美之感。善：美好。《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6)被荒蹊：覆盖着荒芜的小路。地为罕人远：所至之地因为人迹罕至而显得偏远。

(7)植杖翁：指孔子及弟子遇见的一位隐耕老人。《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桊（diào 吊，一种竹器，古代芸田所用）。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植：同“置”，放置。杖：木杖。悠然：闲适的样子。不复返：不再回到世俗社会。

(8)即理：就这种事理。指隐而耕。通识：识见通达高明的人。这里指孔子和子路。《论语·微子》记桀溺劝子路的话说：天下动乱不安，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到底跟谁一起来改变现状呢？与其跟随（孔子那种）避开恶人的志士，倒不如跟随（我们这种）避开人世的隐士。于路将此话告诉孔子，孔于怅然哎道：鸟兽不可跟它们同群，我不跟世上人群相处又跟谁相处呢？如果天下清明，我就不跟他们一起来改变现状了。又《论语》同上篇记载子路针对荷ò丈人的话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两段记载孔子和子路的话，都是说明仕而不隐的道理。陶渊明认为自己坚持隐而不仕的行为，与这种“通识”相比是有“愧”的。而实际上陶渊明在这里表现出了与儒家传统不一致的思想，所以在下一首诗中，诗人又以“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来进一步申明了这一思想。所保：指保全个人的名节。《后汉书·逸民传》：后汉末，“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鹊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讵（jù巨）：岂。浅：浅陋，低劣。

[译文]

往日听说南亩田，
未曾躬耕甚遗憾。
我常贫困似颜回，
春耕岂能袖手观？
早晨备好我车马，
上路我情已驰远。
新春时节鸟欢鸣，
和风不尽送亲善。
荒芜小路覆寒草，
人迹罕至地偏远。
所以古时植杖翁，

悠然躬耕不思迁。
此理愧对通达者，
所保名节岂太浅？

其一[1]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2]。
瞻望逸难逮，转欲志长勤[3]。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4]。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5]。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6]。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间津[7]。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8]。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9]。

［注释］

(1)这首诗认为像孔子那样“忧道不忧贫”未免高不可攀，难以企及，不如效法长沮、桀溺洁身守节，隐居力耕。诗中对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描写，十分生动传神，充满浓郁的情趣。

(2)先师：对孔子的尊称。遗训：遗留的教导。忧道不忧贫：君子担忧的是道不能行，而不担心自己的贫困。道：指治世之道。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君于谋道不谋食。耕也，馁（nǎ，饥饿）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3)瞻望：仰望。逸难逮：高远而难以达到。逸：远。逮：企及。志：立志于。长勤：长期勤苦。指耕作。

(4)秉：持。耒（lǎ垒）：古代称犁上的木把。这里代指农具。时务：按时节应做的农务。解颜：笑颜。劝：劝勉，勉励。

(5)平畴（chóu筹）：平坦的田野。怀新：含有新的生机。

(6)量岁功：估量一年的收成。即事多所欣：谓做农活本身就令人欢欣。

(7)行者无问津：没有过路之人寻问渡口在哪里。典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诗人在这里是以古代隐士长沮、桀溺自比。津：渡口。

(8)日入：太阳落山。相与：相伴，一道，指与农夫。壶浆：指酒。劳：慰劳。

(9)聊：姑且。陇亩民：田野之人，即农夫。

【译文】

先师孔子留遗训：
“君子忧道不优贫”。
仰慕高论难企及，
转思立志长耕耘。
农忙时节心欢喜，
笑颜劝勉农耕人。
远风习习来平野，
秀苗茁壮日日新。
一年收成未估量，
劳作已使我开心。
耕种之余有歇息，
没有行人来问津。
日落之时相伴归，

取酒慰劳左右邻。
掩闭柴门自吟诗，
姑且躬耕做农民。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说明］

癸卯岁是晋安帝元兴二年（403），陶渊明三十九岁。敬远是渊明的堂弟，他们自幼关系亲密，成人后亦志趣相投，感情融洽。这一年敬远二十三岁，同渊明住在一起，并一道读书躬耕。然而一年的收获不足自给，使他们过着贫困饥寒的生活。这首诗就是在年终腊月之时，渊明写给敬远，以寄托深刻的慨叹之情。

寝迹衡门下，逸与世相绝(1)。
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2)。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3)。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4)。
劲气侵襟袖，革瓢谢屡设(5)。
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6)。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7)。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8)。
平津苟不由，栖迟诅为拙(9)？
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10)！

【注释】

(1)寝迹：埋没行踪，指隐居。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居室。逸：远。世：指世俗。官场。绝：断绝往来。

(2)顾盼：犹言看顾、眷顾。莫：无，没有。荆扉：用荆条编成的柴门。

(3)翳翳（yì 缢）：阴暗的样子。“经日雪：下了一整天的雪。

(4)倾耳：侧耳细听的样子。无希声：没有一点声音。《老子）：“ 听之不闻名曰希。 ”河上公注：“ 无声曰希。 ”

(5)劲气：猛烈的寒气。箪（do ān 丹）瓢：即箪食瓢饮。简：竹编的盛饭容器。瓢：剖开葫芦做成的舀水器。《论语 · 雍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回，指孔子学生颜回。谢：辞绝。屡：经常。设：陈设。箪瓢谢屡设：意思是说，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的日子也很难得，我（们）箪瓢常空，无食可陈于面前。

(6)萧索：萧条，冷落。空宇：空荡荡的房屋。形容一无所有。了无：一点也没有。可悦：可以使人高兴的事情。

(7)遗烈：指古代正直、刚毅、有高尚节操的贤士。

(8)谬：误，谦辞。固穷节：固守穷困的气节。《论语 · 卫灵公》：“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

(9)平津：平坦的大道，喻仕途。津：本义为渡口，这里指道路。苟：如果。由：沿看，遵循。栖迟：游息，指隐居。《诗经 · 陈风。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讵（j ù巨）：岂。(10)契：契合，指志同道合。别：识别。

〔译文〕

隐居茅舍掩踪迹，
远与世俗相隔绝。
无人知晓来眷顾，
白日柴门常关闭。
岁暮寒风正凄冷，
阴沉整日天降雪。
侧耳细听无声响，
放眼户外已皓洁。
寒气猛烈侵襟袖，
无食箪瓢常空设。
萧条冷落空室内，
竟无一事可欢悦。
千年古书皆历览，
常常读见古义烈。
高尚操行不敢攀，
仅能守穷为气节。
平坦仕途若不走，
隐居躬耕岂算拙？
我寄深意在言外，
志趣相合准识别！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说明］

乙巳岁是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

去年，即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敬宣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得阳。陶渊明前往任刘敬宣的参军。本年三月，渊明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今安徽省贵池县梅根港）时，写下这首诗。诗中主要通过对途中景物的描绘，抒发思乡之情和归隐之念。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1)。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2)。
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3)。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4)。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5)？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6)。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7)？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8)。

〔注释〕

(1)践：踏，经由。斯境：这个地方。好：甚。已积：已经很久。积：多。

(2)悉：都。如昔：如同昔日。

(3)飙（biāo 标）：疾风，暴风。矫：举起。这里指高飞。云融（hé 合）：云中的鸟儿。翮：鸟的翅膀，这里代指鸟。

(4)眷：眷顾，顾念。品物：指景物。义风：适宜的风，犹“和风”。未隔：无所阻隔。谓风雨适时，万物并茂，无所阻隔。

(5)伊：语助词，无意义。何为：为何，为什么。勉励：这里有勤苦努力的意思。兹役：这种差事。

(6)一形：一身，诗人自指。形：身体。制：限制，约束。素襟：平素的志向。襟：胸襟。易：改变。

(7)日：每天。离析：分开。

(8)归舟：逯本作“壑舟”，今从诸本改。谅：诚。霜柏：霜中的松柏。比喻坚贞的品行、节操。

[译文]

未再踏上这片地，
岁月很长时难记。
早晨傍晚看山川，
事事没变如往昔。
微雨洗尘林木爽，
疾风吹鸟更高飞。
顾念山川万物茂，
风雨适时不相违。
我今不知是为何，
勤苦从事这差役？
身体好似受拘束，
怀抱志向不可移。
日日梦想回田园，
哪能如此久分离？
最终仍将归故里，
霜中松柏自挺立。

还旧居

[说明]

此诗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

诗题”旧居”指柴桑旧居。陶渊明始居柴桑，约四十一岁时迁居于上京。在上京居六年，又迁居南村。诗人居上京时。尚常往来于柴桑之间，所以此诗说“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然迁至南村后，已多年未回柴桑。这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柴桑故地，见物是人非，大有沧桑之悲。在感慨万千之中，尤觉岁月易逝。人生无常，于是写下这首凄凉哀怨的诗歌。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1)。
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2)。
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3)。
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4)，
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5)。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6)。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7)。

拨置且莫念，一筋聊可挥(8)。

[注释]

(1)畴昔：往昔，从前。畴：语助词，无义。时间约为义熙元年（405），诗人由彭泽归田那一年，从旧居柴桑迁往上京居住。上京：地名，当距柴桑旧居不远，六载：即诗人在上京居住的时间。去还归：谓常来常往。指经常回柴桑探望。

(2)今日：指写此诗的时间，始复来：诗人由上京迁居南村后，已多年（约为七年）未回柴桑旧居，所以称这次返回为“始复来”，恻怆（cè chuàng 测创）：凄伤悲痛。

(3)阡陌：田间小路，这里指农田。不移旧：没有改变原先的样子。邑屋：村庄房舍，或时非：有的与从前不同。

(4)履历：所经过之处，周：全，遍。邻老：邻居家的老人。罕复遗：很少有还活着的。

(5)往迹：过去的踪迹，有处：有些地方。依依：依恋不舍的样子。

(6)流幻：流动变幻，指人生漂流动荡，踪迹不定，百年中：即指人的一生，寒暑日相推：寒来暑往，日月相互交替，形容岁月流逝得很快。

(7)大化尽：指生命结束。大化：原指人生的变化，《列子·天瑞》：“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后遂以“大化”作为生命的代称，气力：指体力。不及：不待。衰：衰竭。古人以五十岁为入衰之年。《礼记·王制》：“五十始衰。”诗人此时已五十余岁。这两句是说，我常担心死亡到来，还没等我体力完全衰竭。

(8)拨置：犹弃置，放在一边，挥：一饮而尽的动作。

〔译文〕

从前家庄上京时，
六载之间常来归。
时隔多年今再来，
凄凉哀痛多伤悲。
田地未改旧模样，
村舍时有面目非。
故居四周走访遍，
邻里老人少存遗。
漫步寻觅旧踪迹，
不时使我情恋依。
人生漂荡多变幻，
寒来暑往岁月催。
常恐生命忽终止，
身体气力未尽衰。
抛开此事莫再想，
姑且饮酒干此杯。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说明]

戊申岁是晋安帝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

此时渊明居上京，六月中旬，一场火灾将其居室焚烧殆尽，便只好住在门前的船中。至新秋之时，写下这首诗。房屋焚毁，似乎并没有使诗人感到

更多的痛苦，他安居舟中，依旧悠然地生活。真正使他感到痛苦、忧伤的是生不逢时，没能赶上古之太平盛世。因此诗人在表示要保持贞刚品性的同时，也更加强了他隐居躬耕的信心。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1)。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2)。
一宅无遗宇，肪舟荫门前(3)。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4)。
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5)。
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6)。
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7)。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8)。
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9)。
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10)。
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11)。
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12)。

[注释]

(1)寄：寄托，依附。甘：自愿。辞：拒绝，告别，华轩：指富贵者乘坐的车子。轩：占代一种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华轩”在这里是代指仕途之功名富贵。

(2)当：时当，恰在。长风：大风。林室：林木和住宅。从此诗“果菜始复生”句可知，大火不仅焚毁了房屋，连同周围的林园也一并遭灾。顿：顿时，立刻。燔（fán 烦）：烧。

(3)宇：屋檐，引申为受覆庇、遮盖处。航（fáng 仿）：船。 荫门前：谓遮荫于门前。林室皆焚毁，只有门前的航舟内尚有遮荫处。

(4)迢迢：遥远的样子。这里形容秋夕景象的空阔辽远。新秋夕：初秋的傍晚。亭亭：高貌。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

(5)始复生：开始重新生长。惊鸟：被火惊飞的鸟。

(6)中宵：半夜。伫（zhù 注）：长时间地站立。遥念：想得很远。盼：看。周：遍，遍及。九天：这里指整个天地。

(7)总发：即“总角”，称童年时代。古时儿童束发于头顶。陶渊明《荣木》诗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孤介：谓操守谨严，不肯同流合污。奄：忽，很快地。出：超出。

(8)形迹：身体，指生命。凭：任凭。化：造化，自然。往：指变化。灵府：指心。《庄子·德充符）：“不可入于灵府。”成玄英疏：“灵府者，精神之宅也，所谓心也。”

(9)贞刚：坚贞刚直。自：本来。质：品质、品性。乃：却。这两句是说，我的品质坚贞刚直，比玉石都更坚贞。

(10)仰想：遥想。东户：东户季子，传说中上古太平时代的君主。《淮南子·缨称训》：“昔东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遗，耒耜余粮宿诸田首。”宿：存放。中田：即田中。

(11)鼓腹：饱食。《庄子·马蹄》：“夫赫胥氏之时，民居而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无所思：无忧无虑。

(12)：此，指东户时代。遂：就。灌我园：浇灌我的田园。这里指隐居躬耕。

〔译文〕

茅屋盖在僻巷边，
远避仕途心甘愿。

当夏长风骤然起，
林园宅室烈火燃。
房屋焚尽无住处，
船内遮荫在门前。
初秋傍晚景远阔，
高高明月又将圆。
果菜开始重新长，
惊飞之鸟尚未还。
夜半久立独沉思，
一眼遍观四周天。
年少守操即谨严，
转眼已逾四十年。
生命托付与造化，
内心恬淡长安闲。
我性坚贞且刚直，
玉石虽坚逊色远。
遥想东户季子世，
余粮存放在田间。
饱食终日无忧虑，
日出而作日入眠。
既然我未逢盛世，
姑且隐居浇菜园。

己酉岁九月九日

[说明]

己酉岁是晋安帝义熙五年（409），陶渊明四十五岁。

九月九日是重阳节，因“九”与“久”谐音双关，所以古人喜爱这个节日，希望能得长寿。但诗人值此之际，看到的是万物衰飒凋零，于是不禁联想到人生的短促，故悲从中来，难以自抑，最终仍是以借酒浇愁、及时行乐来自我安慰。此诗前半写景，后半言情，可谓景为情设，情因景起，且秋景如画，含情独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1)。
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调(2)。
清气澄余滓，沓然天界高(3)。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4)。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5)！
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6)。
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7)。
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8)。

[注释]

(1)靡靡（mǐ）：零落的样子。陆机《叹逝赋》：”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已夕：

己晚。凄凄：寒冷的样子。交：交互，交加。

(2)蔓草：蔓生的草。蔓：细长不能直立的茎，木本曰藤，草木曰蔓。

(3)余滓（z 讠子）：残余的渣滓，指尘埃。 沓然：深远的样子。

(4)丛雁：犹群雁。丛：聚集。

(5)万化：万物，指宇宙自然。寻绎：原指反复推求，这里是推移、更替的意思。劳：劳苦。

(6)没：指死亡。焦：焦虑。

(7)称（chèn 趁）：适合。陶：喜，欢乐。

(8)永：延长。《诗经·小雅·白驹》：“ 絷之维之，以永今朝。 ”

[译文]

衰颓零落秋已晚，
寒露凄风相缭绕。
蔓草稀疏渐枯萎，
园中林木空自调。
清澄空气无尘埃，
天宇茫茫愈显高。
悲切蝉鸣已绝响，
成行大雁啼云霄。
万物更替常变化，
人生怎能不辛劳！
自古有生即有死，
念此心中似煎熬。
如何方可舒心意，
饮酒自能乐陶陶。
千年之事无需知，
姑且行乐尽今朝。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1)

〔说明〕

庚戌岁是晋安帝义熙六年（410），陶渊明四十六岁。

陶渊明自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归田之后，经过多年的躬耕体验，对农业生产劳动有了更深的感受与思考。这首诗并不是描写秋收的具体情况，而是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劳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从而使其隐耕之念更加坚定不移。

清代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评此诗说：”陶公诗多转势，或数句一转，或一句一转，所以为佳。余最爱‘田家岂不苦’四句，逐句作转。其他推类求之，靡篇不有。此萧统所谓‘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也。”很能说明这首诗的艺术特点。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2)。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3)？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4)。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5)。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6)。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7)。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8)。
盥灌息檐下，斗酒散襟颜(9)。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10)。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11)。

[注释]

(1)西田：指住宅西边的田地。

(2)归：归依。道：指常理。固：本来。端：头，首要。

(3)孰：谁。是：这，指衣食。营：经营，操持。

(4)常业：日常事务，指农事。岁功：一年的收成。

(5)肆：从事，操作。微勤：轻微的劳作。负耒：扛着农具。

(6)饶：多。风气：指气候。

(7)弗获：不能，不得。辞：推辞，摆脱。此难：这种艰难辛苦的劳动。

(8)四体：四肢，代指身体。庶：幸，希冀之词。《诗经·大雅·生民》：“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左传·桓公六年》：“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异患：意外的祸患。这里指仕途风险。干：相犯，侵扰。

(9)盥（guàn 贯）濯：洗涤。盥指洗手，濯指洗脚。散：放开。襟颜：心胸和容颜。

(10)沮、溺：长沮、桀溺。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注(7)。心：指隐耕之志。乃：竟。相关：相合，相通。

(11)叹：指因遗憾而叹息。

[译文]

人生归依有常理，
衣食本自居首端。
谁能弃此不经营，
便可求得自身安？
初春开始操农务，
一年收成尚可观。
清晨下地去干活，
日落扛犁把家还。
居住山中多霜露，
季节未到已先寒。
农民劳作岂不苦？
不可推脱此艰难。
身体确实很疲倦，
幸得不会惹祸患。
洗涤歇息房檐下，
饮酒开心带笑颜。
长沮桀溺隐耕志，
千年之下与我伴。
但愿能得长如此，
躬耕田亩无怨叹。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1)

[说明]

丙辰岁是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

诗人自归田以来，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躬耕生活。其劳作是勤苦的，生活是贫困的，但诗人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安慰，这首诗就着重表觊了这种情怀。诗中写景形象生动，有力地烘托并体现了诗人内心情感的起伏波动。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2)。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3)。
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4)。
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5)。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6)。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7)。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8)。
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9)。
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10)。
遥谢荷ò翁，聊得从君栖(11)。

〔注释〕

(1)下潠（xùn 迅）：地势低洼多水的地带，即诗中所说的“东林隈”。田舍：指田间简易的茅舍，可供临时休息、避雨之用。获：收获。

(2)依：依靠。稼穑（sè 瑟）：指农业劳动。稼是耕种，穑是收获。戮（lù 陆）力：尽力。东林隈（wēi 威）：指下潠田所在的地方。隈：山水等弯曲的地方；角落。

(3)春作：春耕。负所怀：违背自己的愿望。

(4)司田：管农事的官，即田官。眷：顾念，关注。有秋：指秋收，收获。《尚书·盘庚》：“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寄声：托人带口信。与我谐：同我的想法相一致。谐：和合。

(5)饥者：渊明自称。初饱：刚刚能够吃上顿饱饭。这两句是说，经常挨饿的我，为吃了顿饱饭而非常高兴，早早起身束好衣带，等候天亮去秋收。

(6)扬楫（jí 及）：举桨，即划船。泛：浮行，指泛舟。清壑（hè 贺）：清澈的山间溪流。壑：山沟。

(7)郁郁：录本作“嚼嚼（jiào 叫，洁白貌），今从诸本改。郁郁，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闲且哀：悠缓而凄凉。

(8)悲风：指凄厉的秋风。爱静夜：谓好在静夜中呼啸。晨开：指天明。

(9)曰：语助词，无意义。此：指农业劳动。三四星火颓：指经历了十二年。三四：即十二。星火：即火星。颓：下倾。每当夏历七月以后，火星的位置开始向西下倾。下倾十二次，即经历了十二年。

(10)姿年：风姿年华，指青壮年。事：指农耕之事。云：语助词，无意义。乖：违背，违弃。

(11)荷ò翁：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注(7)。聊：姑且。栖：居住，指隐居。

〔译文〕

贫居糊口靠农务，
尽力勤耕东林边。

春种苦辛不必讲，
常恐辜负我心愿。
田官关注秋收获，
传语同我意相连。
长期挨饿喜一饱，
早起整装待下田。
划动船桨渡平湖，
山间清溪泛舟还。
草木茂盛荒山里，
猿啼悠缓声哀怨。
悲凉秋风夜呼啸，
清晨林间鸟唱欢。
我自归田务农来，
至今已整十二年。
华年已逝人渐老，
依旧耕耘在田间。
遥遥致意荷ò翁，
姑且隐居为君伴。

饮酒二十首并序

〔说明〕

关于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当以王瑶先生之说为较可信，即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诗人在诗序中已说明这组诗非一时之作，但从“比夜已长”之句和诗中有关景物环境的描写来看，这组诗大约是写于同一年的秋冬之际。

在这二十首诗中，诗人多方面地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思想、志趣与情操。这些诗无论就内容还是就艺术而言，都足以代表陶诗成熟时期的风格，因此也深受历代人们的喜爱。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1)，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ᶜ，忽焉复醉(3)。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4)。纸墨遂多，辞无诠次(5)。聊命故人书之(6)，以为欢笑尔(7)。

其一(8)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9)。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10)！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11)。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12)。
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13)。

〔注释〕

(1)兼：加之，并且。比：近来。夜已长：秋冬之季，逐渐昼短夜长，到冬至达最大限度。

(2)顾影：看着自己的身影。独尽：独自干杯。

(3)忽焉：很快地。

(4)辄：就，总是。

(5)诠（quán 全）次：选择和编次。

(6)聊：姑且。故人：老朋友。书：抄写。

(7)尔：“而已”的合音，罢了。

(8)这首诗从自然变化的盛衰更替，而联想到人生的福祸无常，正因为领悟了这个道理，所以要隐遁以远害，饮酒以自乐。

(9)衰荣：这里是用植物的衰败与繁荣来比喻人生的衰与盛、祸与福。无定在：无定数，变化不定。更：更替，交替。共之：都是如此。

(10)邵生：邵平，秦时为东陵侯，秦亡后为平民，因家贫而种瓜于长安城东，前后处境截然不同。（见《史记·萧相国世家》）这两句是说。邵平在瓜田中种瓜时，哪里还像做东陵侯时那般荣耀。

(11)代谢：更替变化。人道：人生的道理或规律。每：每每，即常常。兹：此。

(12)达人：通达事理的人；达观的人。会：指理之所在。《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朱熹《本义》：“会谓理之所聚。”逝：离去，指隐居独处。

(13)忽：尽快。筋：指酒杯。持：拿着。

[译文]

我闲居之时很少欢乐，加之近来夜已渐长，偶尔得到名酒，无夜不饮。对着自己的身影独自干杯，很快就醉了。醉了之后，总要写几句诗自乐。诗稿于是渐多，但未经选择和编次。姑且请友人抄写出来，以供自我取乐罢了。

衰败繁荣无定数，
交相更替变不休。
邵平晚岁穷种瓜，
哪似当年东陵侯！
暑往寒来有代谢，
人生与此正相符。
通达之士悟其理。
隐遁山林逍遥游。
快快来他一杯酒。
日夕畅饮消百忧。

其二(1)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2)。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3)？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4)。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5)？

〔注释〕

(1)这首诗通过对善恶报应之说的否定，揭示了善恶不分的社会现实，并决心固穷守节，流芳百世。深婉曲折的诗意之中，透露着诗人愤激不平的情绪。

(2)云有报：说是有报应。指善报。夷叔：伯夷、叔齐，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兄弟二人因都不肯继位为君而一起出逃。周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指野菜）而食，最后饿死。（见《史记·伯夷列传》）西山：即首阳山。

(3)苟：如果。何事：为什么。立言：树立格言。《史记·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

(4)九十行带索：《列子·天瑞》说隐士荣启期家贫，行年九十，以绳索为衣带，鼓琴而歌，能安贫自乐。况：甚，更加。当年：指壮年。

(5)固穷节：固守穷困的节操。《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译文〕

据说积善有善报，
夷叔饿死在西山。
善恶如果不报应，
为何还要立空言？
荣公九十绳为带，
饥寒更甚于壮年。
不靠固穷守高节，
声名百世怎流传？

其三(1)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1)。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3)。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4)？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5)。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6)？

〔注释〕

(1)这首诗通过对那种只顾自身而追逐名利之人的否定。表明了诗人达观而逍遥自任的人生态度。

(2)道丧：道德沦丧。道指做人的道理，向：将近。惜其情：吝惜自己的感情，即只顾个人私欲。

(3)世间名：指世俗间的虚名。

(4)这两句是说，所以重视自身，难道不是在一生之内？言外之意是说，自苦其身而追求身后的空名又有何用！

(5)复能几：又能有多久。几：几何，几多时。倏（shū叔）：迅速，极快。

(6)鼎鼎：扰扰攘攘的样子，形容为名利而奔走忙碌之态。此：指“世间名”。

〔译文〕

道德沦丧近千载，
人人自私吝其情。
有酒居然不肯饮，
只顾世俗虚浮名。
所以珍贵我自身，
难道不是为此生？
一生又能有多久？
快似闪电令心惊。
忙碌一生为名利。
如此怎能有所成！

其四(1)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2)。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3)。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4)。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5)。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6)。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7)。

〔注释〕

(1)这首诗通篇比喻，以失群之孤鸟自喻，前六句写迷途徘徊，后六句写归来托身；又以“孤生松”喻归隐之所，表现出诗人坚定的归隐之志和高洁的人格情操。

(2)栖栖（x 西）：心神不安的样子。

(3)定止：固定的栖息处。止：居留。

(4)此二句焦本、逯本作“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今从李本、曾本、苏写本、和陶本改。厉响：谓鸣声激越。依依：依恋不舍的样子。

(5)值：遇。敛翮：收起翅膀，即停飞。

(6)劲风：指强劲的寒风。

(7)已：既。违：违弃，分离。

[译文]

栖遑焦虑失群鸟，
日暮依然独自飞。
徘徊犹豫无定巢，
夜夜哀鸣声渐悲。
长鸣思慕清远境，
飞去飞来情恋依。
因遇孤独一青松，
收起翅膀来依归。
寒风强劲树木调，
繁茂青松独不衰。
既然得此寄身处，
永远相依不违弃。

其五(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2)。
间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3)。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4)。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5)。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6)。

[注释]

(1)这首诗写在和谐宁静的环境中，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诗人在平静的心境中，体悟着自然的乐趣和人生的真谛。这一切给诗人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快慰与满足。

(2)结庐：建造住宅。这里指寄居。人境：人间，世上。车马喧：车马往来的喧闹声。指世俗交往。

(3)尔：如此，这样。心远地自偏：意思是说，只要内心清静，远远超脱于世俗，因而虽居喧闹之地，也就像住在偏僻之处一样。

(4)悠然：闲适自得的样子。南山：指庐山。

(5)山气：山间雾气。日夕：近黄昏之时。相与还：结伴而归。

(6)此中：录本从《文选》作“此还”，今从李本、焦本、苏写本改。真意：淳真自然之意。《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辨：辨析，玩味。《庄子·齐物论》：“辩也者，有不辩也，大辩不言。”忘言：《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这两句意思是说，从大自然得到启发。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但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须用言语表达的。

[译文]

住宅盖在人世间，
清静却无车马喧。
问我为何能如此？
心超世外地显偏。
自顾采菊东篱下，
悠然无意见南山。
山间雾气夕阳好，
飞鸟结伴把巢还。
此中当自有真意，
我欲辨之已忘言。

其六(1)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2)？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3)。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4)。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5)。

[注释]

(1)诗人在这首诗中，以愤怒的口吻斥责了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黑暗现实，并决心追随商山四皓，隐居世外。

(2)行止：行为举止。端：种，类。

(3)苟：如果。相形：互相比较。雷同：人云亦云，相同。《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雷之发声，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己，不当然也。”《楚辞·九辩》：“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毁誉：诋毁与称誉。

(4)三季；指夏商周三代的末期。达士：贤达之人。尔：那样。

(5)咄咄（duō多）：惊怪声。 俗中愚：世俗中的愚蠢者。黄绮：夏黄公与绮里，代指“商山四皓”。见《赠羊长史》注(9)。

[译文]

行为举止千万种，
谁是谁非无人晓。

是非如果相比较，
毁誉皆同坏与好。
夏商周未多此事，
贤士不曾随风倒。
世俗愚者莫惊叹，
且隐商山随四皓。

其七[1]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2]。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3]。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4]。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5]。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6]。

〔注释〕

[1]这首诗主要写赏菊与饮酒，诗人完全沉醉其中，忘却了尘世，摆脱了忧愁，逍遥闲适，自得其乐。

[2]裛（yì 意）：通“浥”，沾湿。掇（duo 多）：采摘。英：花。

[3]泛：浮。意即以菊花泡酒中。此：指菊花。忘忧物：指酒。《文选》卷三十李善注“泛此忘忧物”说：“《毛诗》曰：‘微我无酒，以邀以游。’毛苌曰：‘非我无酒，可以忘忧也。’潘岳《秋菊赋》曰：‘泛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随波。’”远：这里作动词，使远。遗世情：遗弃世俗的情怀，即隐居。

(4)壶自倾：谓由酒壶中再往杯中注酒。

(5)群动：各类活动的生物。息：歇息，止息。趋：归向。

(6)啸傲：谓言动自在，无拘无束。轩：窗。得此生：指得到人生之真意，即悠闲适意的生活。

〔译文〕

秋菊花盛正鲜艳，
含露润泽采花英。
菊泡酒中味更美，
避俗之情更深浓。
一挥而尽杯中酒，
再执酒壶注杯中。
日落众生皆息止，
归鸟向林欢快鸣。
纵情欢歌东窗下，
姑且逍遥度此生。

其八[1]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2]。
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3]。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4]。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5]。

吾生梦幻间，何事纵尘羁[6]！

[注释]

[1]这首诗诗人以孤松自喻，表达自己不畏严霜的坚贞品质和不为流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诗未所表现的消极情绪中，带有愤世嫉俗之意。

[2]没：掩没。

[3]凝霜：犹严霜。殄（tiǎn舔）：灭绝，绝尽。异类：指除松以外的其它草木。卓然：高高挺立的样子。见：同“现”，显露。

[4]连林：树木相连成林。众乃奇：大家才感到惊奇。乃：才。

[5]壶：指酒壶。挂：逯本作“抚”，今据李本、焦本、和陶本改。柯：树枝。远望时复为：即“时复为远望”的倒装句。意思是还时时向远处眺望。

[6]何事：为什么。绁（xiè泄）：拴，捆绑。 尘羁：尘世的羁绊。犹言“尘网”。

[译文]

青松生长在东园，
众草杂树掩其姿。
严霜摧调众草树，
孤松挺立扬高枝。
木连成林人不觉，
后调独秀众惊奇。
酒壶挂在寒树枝，
时时远眺心神怡。
人生如梦恍惚间，
何必束缚在尘世！

其九[1]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2]。
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3]。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4]。
“■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5]。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6]。”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7]。
纡辔诚可学，违己诅非迷[8]。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9]。”

[注释]

(1)这首诗以对话的方式，表现出诗人不愿违背自己的初衷而随世浮沉，并再一次决心保持高洁的志向，隐逸避世，远离尘俗，态度十分坚决。

(2)倒裳；颠倒衣裳。形容匆忙中来不及穿好衣服。语出《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3)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欤：疑问助词。田父（fǔ府）：年老的农民。好怀：好的情意。

(4)浆：指酒。远见候：谓远道而来，给予问候。疑：怪。乖：违背，不合。

(5)■缕（lán拦吕）：衣服破烂的样子。高栖：居住的雅称。这两句是说，穿着破烂的衣服，

住在茅草屋中，这样的地方不值得您这样高雅出众的人居住。

(6)一世：举世，整个社会。尚同：以与世俗同流为贵。同：指同流合污，盲从附和。《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汩（gǔ古）其泥：谓同流合污，随同流俗。汩：同“淈”，搅水使浊。《楚辞·渔父》：“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是说可与世人同浊，不必独清。渊明意本此。以上四句是田父劝说之语。以下是诗人的回答。

(7)禀气：禀性，天生的气质。谐：合。

(8)纡辔：放松马缰缓行。纡：曲，引申为放松。纡辔缓行，喻作官，即《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宛辔憩通衢”之意。违己：违背自己的初衷，指归隐躬耕。讵（jù巨）：岂。迷：迷惑，糊涂。

(9)驾：车，喻志向。回：逆转而行。

[译文]

清早就听敲门声，
不及整衣去开门。
请问来者是何人？
善良老农怀好心。
携酒远道来问候，
怪我与世相离分。
“破衣烂衫茅屋下，
不值先生寄贵身。
举世同流以为贵，
愿君随俗莫认真。”
“深深感谢父老言，
无奈天生不合群。
仕途做官诚可学，
违背初衷是迷心。
姑且一同欢饮酒，
决不返车往回奔！”

其十(1)

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2)。
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3)。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4)。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5)。
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6)。

[注释]

(1)这首诗回忆以往曾因生计所迫而涉足仕途，经历了风波艰辛之后，诗人感到自己既不力求功名富贵，而如此劳心疲力，倒不如归隐闲居以保纯洁的节操。

(2)远游：指宦游于远地。东海隅（yú余）：东海附近。这里当指曲阿，在今江苏省丹阳县。陶渊明曾于四十岁时（晋安帝元兴三年）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赴任途中写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

(3)迥（jiǒng窘）：远。风波阻中涂：因遇风浪而被阻于中途。涂：同“途”。陶渊明三十六

岁时（晋安帝隆安四年），曾奉桓玄之命由江陵使都，返回途中遇大风被阻，写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诗。

(4)然：如此，这样。为饥所驱：被饥饿所驱使。作者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5)倾身：竭尽全身力气；全力以赴。营：谋求。少许：一点点。

(6)非名计：不是求取名誉的良策。息驾：停止车驾，指弃官。

[译文]

往昔出仕远行役，
直到遥遥东海边。
道路漫长无尽头，
途中风浪时阻拦。
谁使我来作远游？
似为饥饿所驱遣。
竭尽全力谋一饱，
稍有即足用不完。
恐怕此行毁名誉，
弃官归隐心悠闲。

其十一(1)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2)。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3)。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4)。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5)。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6)。
裸葬何足恶？人当解意表(7)。

[注释]

(1)这首诗通过对人生的思考，表达了诗人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诗人认为，那种为追求身后的名声而固穷守节、苦己身心的行为是不值得的；同样，那种为希望能得长寿而认真保养贵体的行为也是不值得的。人死之后，不但贵体消亡，而且神魂灭寂，一无所知。所以诗人主张人生当称心适意、逍遥自任，不必有所顾忌，亦不必有所追求。

(2)颜生：即颜回，字子渊，春秋时鲁国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称为仁：被称为仁者；以仁德而著称。《论语·雍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孔子家语》：“回之德行著名，孔子称其仁焉。”荣公：即荣启期，春秋时隐士。见本组诗第二首注(4)。有道：指荣启期能安贫自乐。《列子·天瑞》：“孔子问（荣启期）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优哉！’”

(3)屡空：指颜回生活贫困，食用经常空乏。《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不获年：不得长寿。指颜回短命早死。《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早）死。”据《孔子家语》等书记载，颜回死时年仅三十一。长饥至于老：指荣启期长期穷困挨饿，直到老死。

(4)枯槁：本指草木枯萎，这里指贫困憔悴。

(5)称（chèn 趁）心：恰合心愿。固：必。《公羊传·襄公二十七 年：“女（汝）能固纳公乎？”

(6)客：用人生如寄、似过客之意，代指短暂的人生。《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又《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又《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李善注：“老莱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韩诗外传》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客。”养：保养。千金躯：犹贵体，贵如千金的身体。化：指死。宝：指荣名。《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7)裸葬：裸体埋葬。《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病危时嘱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恶：不好。意表：言意之外的真意，即杨王孙所说的“以反吾真”的“真”。

[译文]

人称颜回是仁者，
又说荣公有道心。
颜回穷困且短命，
荣公挨饿至终身。
虽然留下身后名，
一生憔悴甚清贫。
人死之后无所知，
称心生前当自任。
短暂人生虽保养，
身死荣名皆不存。
裸葬又有何不好？
返归自然才是真。

其十二(1)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2)。
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3)。
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4)。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5)？
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期(6)。
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7)。

[注释]

(1)这首诗通过赞扬张挚和杨伦辞官归隐。不再复出的高风亮节，来比况自己的归隐之志；并劝说世人不要再受世俗的欺骗，当看破红尘。随他一道归去隐耕。

(2)长公：张挚，字长公，西汉人，曾“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壮节：壮烈的气节。失时：指失去了从政的时机。

(3)杜门：谓闭门不出。杜：堵塞，断绝。

(4)仲理：指东汉杨伦。《后汉书·儒林传》：“杨伦，字仲理，为郡文学椽。志乖于时，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高风；高尚的品格、操守。兹：此，这里。

(5)往：去。指出仕。已：止，停。指辞官归隐。狐疑：犹豫不决。

(6)去去：这里有“且罢”、“罢了”的意思。曹植《杂诗·转蓬离本根》：“去去莫复道，沉

忧令人老。”奚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奚：何。

(7)摆落：摆脱。悠悠谈：指世俗妄议是非的悠谬之谈。《晋书·王导传》：“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余所之：我所去的地方，指隐居。之：往，到。

[译文]

张挚一度入仕途，
壮烈气节不入俗。
决意闭门与世绝，
终身隐遁不再出。
杨伦归去大泽中，
高尚节操在此处。
既一为官便当止，
隐去何需再犹豫？
罢了尚有何话说！
世俗欺我已很久。
摆脱世上荒谬论，
请随我归去隐居。

其十三(1)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2)。
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3)。
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4)。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5)。

【注释】

(1)这首诗以醉者同醒者设譬，表现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比较与评价中，诗人愿醉而不愿醒，以寄托对现实不满的愤激之情。

(2)同止：在一起，同一处。取舍：采取和舍弃，选择。取：逯本作”趣”，今从曾本、苏写本、焦本改。邈异境：境界迥然不同。

(3)领：领会，理解。

(4)规规：浅陋拘泥的样子。《庄子·秋水》：“于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渊明即用此典，故接下说“一何愚”。兀（wù 务）傲：倔强而有锋芒。差（chā）：比较上，尚，略。颖：才能秀出，聪敏。

(5)酣中客：正在畅饮的人。烛当秉：逯本作”烛当炳”，曾本、焦本皆注一作“烛当秉”，从后者。秉：握持，拿着。《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按：逯本从“炳”引曹丕《与吴质书》“古人思炳烛夜游”为据，此语当本胡刻本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二。李善注云：“古诗曰：‘昼夜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秉或作炳。”则知李善所见《文选》原本当作“秉”，正文之，“炳”，乃后人刻入。查《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二即作，“古人思秉烛夜游”。）

[译文]

两人常常在一起，
志趣心境不同类。

一人每天独昏醉，
一人清醒常年岁。
醒者醉者相视笑，
对话互相不领会。
浅陋拘泥多愚蠢，
自然放纵较聪慧。
转告正在畅饮者，
日落秉烛当欢醉。

其十四[1]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2]。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3]。
父老杂乱言，筋酌失行次[4]。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5]？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6]。

[注释]

(1)这首诗写与友人畅饮，旨在表现饮酒之中物我皆忘、超然物外的乐趣。

(2)故人：老朋友。挈（qiè切）壶：提壶。壶指酒壶。相与至结伴而来。

(3)班荆：铺荆于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杜预注；“班，布也，布荆坐地。”荆：落叶灌木。这里指荆棘杂草。

(4)行次：指斟酒、饮酒的先后次序。

(5)这两句是说，在醉意中连自我的存在都忘记了，至于身外之物又有什么可值得珍贵的呢？

(6)悠悠：这里形容醉后精神恍惚的样子。迷所留：谓沉缅留恋于酒。深味：深刻的意味。这里主要是指托醉可以忘却世俗，消忧免祸。

[译文]

老友赏识我志趣，
相约携酒到一起。
荆柴铺地松下坐，
酒过数巡已酣醉。
父老相杂乱言语，
行杯饮酒失次第。
不觉世上有我在，
身外之物何足贵？
神志恍惚在酒中，
酒中自有深意味。

其十五[1]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2]。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3]。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4]。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5]。

〔注释〕

⑴这首诗写贫居荒宅之景与衰老将至之悲，但诗人并不为守穷而后悔，相反，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夙愿，那才深可痛惜。

⑵乏人工：缺少劳力帮手。

⑶班班：显明的样子。《后汉书·赵壹传》：“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

⑷悠：久远。少至百：很少活到百岁。

⑸委穷达：犹“委命”。委：听任。穷达：指穷达之命。素抱：平索的怀抱，即夙志。

〔译文〕

贫居无奈缺人力，
灌木丛生住宅荒。
但见翱翔飞鸟在，
无人来往甚凄凉。
无穷宇宙多久远，
人世难活百岁长。
岁月相催人渐老，
已白鬓发似秋霜。
我如不是任穷达，
违背夙怀才悲伤。

其十六(1)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3)。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4)。
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5)。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6)。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7)。

[注释]

(1)这首诗写自己少年时颇有壮志，然老而无成，一生抱定固穷之节，饱受饥寒之苦，以至于现在。但诗人所感到悲哀的是，世上竟无知音。

(2)罕人事：很少有世俗上的交往。游好：游心，爱好。六经：六种儒家经典，指《诗》，《书》、《易》、《礼》、《乐》、《春秋》。这里泛指古代的经籍。

(3)行行：不停地走，比喻时光流逝。向：接近。不惑：指四十岁。《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淹留：久留，指隐退。《楚辞：九辩》：“蹇淹留而无成。”无成：指在功名事业上无所成就。

(4)竟：最终。抱：持，坚持。固穷节：穷困时固守节操，意即宁可穷困而不改其志。语出《论语·卫灵公》。饱：饱经，饱受。更：经历。

(5)弊庐：破旧的房屋。交：接。悲风：凄厉的风。曹植《杂诗》：“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没：掩没，覆盖。庭：庭院。

(6)这两句写寒夜饥寒交迫的窘状，即《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所说“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之意。

(7)孟公：东汉刘龚，字孟公。皇甫谧《高士传》载：“张仲蔚，平陵人。好诗赋，常居贫素，

所处蓬蒿没人。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陶渊明在这里是以张仲蔚自比，但是慨叹自己却没有刘龚那样的知音。翳（yì 意）：遮蔽，隐没。此处有“郁闷”之意。

[译文]

自小不同人交往，
一心爱好在六经。
行年渐至四十岁，
长久隐居无所成。
最终抱定固穷节，
饱受饥饿与寒冷。
破旧茅屋风凄厉，
荒草掩没前院庭。
披衣坐守漫长夜，
盼望晨鸡叫天明。
没有知音在身边，
向谁倾诉我衷情。

其十七(1)

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2)。
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3)。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4)。
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5)。

[注释]

(1)这首诗以幽兰自喻，以萧艾喻世俗，表现自己清高芳洁的品性。诗末以“鸟尽废良弓”的典故，说明自己的归隐之由，寓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2)薰：香气。(3)脱然：轻快的样子。萧艾：指杂草。屈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4)行行：走着不停。失：迷失。故路：旧路，指隐居守节。“失故路”指出仕。任道：顺应自然之道。

(5)鸟尽废良弓：《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蜚（飞）鸟尽，良弓藏。”比喻统治者于功成后废弃或杀害给他出过力的人。

【译文】

幽兰生长在前庭，
含香等待沐清风。
清风轻快习习至，
杂草香兰自分明。
前行迷失我旧途，
顺应自然或可通。
既然醒悟应归去，
当心鸟尽弃良弓。

其十八(1)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2)。

时赖好事人，载醪法所惑(3)。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4)。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5)？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6)！

[注释]

(1)这首诗分别以扬雄和柳下惠自况，一方面说明家贫无酒，幸赖友人馈赠；另一方面表示闭口不谈国事，以远祸全身。其中暗寓对国事前途的深忧。

(2)子云：扬雄，字子云，西汉学者。嗜（shì 试）：喜欢，爱好。

(3)时：常常。赖：依赖，依靠。好（hào 浩）事人：本指喜欢多事的人，这里指勤学好问之人。载醪（láo 牢）：带着酒。 祛（qū区）所惑：解除疑惑问题。《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家素贫，耆（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

(4)是谘（zī 资）：凡是所询问的。无不塞：无不得到满意的答复。塞：充实，充满。

(5)伐国：《汉书·董仲舒传》：“闻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如何？’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

言何为至于我哉！’”渊明用此典故代指国家的政治之事。

(6)用其心：谓谨慎小心，仔细考虑。失：过失，失误。显默：显达与寂寞，指出仕与归隐。

【译文】

扬雄生性好饮酒，
无奈家贫无处得。
幸赖一些勤学者，
时常携酒来求学。
酒杯斟酒即饮尽，
有问必答解疑惑。
有时沉默不肯言，
岂非国事不敢说？
仁者行身细思量，
进退出处何尝错！

其十九(1)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2)。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3)。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4)。
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5)。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6)。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7)。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8)。

[注释]

(1)这首诗记述自己当年因饥寒而出仕，由耻为仕而归田，又由归田而至于今的出处过程和感慨。尽管目前的境遇同样贫困，但走的是正途，没有违背初衷，且有酒可以自慰，所以诗人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从而表现了归隐的志趣与对仕途的厌恶。

(2)畴昔：往昔，过去。投耒（lěi 垒）：放下农具。这里指放弃农耕的生活。

(3)将养：休息和调养。（墨子·尚贤中）：“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不得节：不得法。节：法度。馁（nǎi）：饥饿。 固缠己：谓自己无法摆脱。

(4)向立年：将近三十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后遂以“而立之年”称三十岁。渊明二十九岁始仕为江州祭酒，故曰“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指内心为出仕而感到羞耻。志意：指志向心愿。

(5)遂：于是。尽：完全使出，充分表现出来。介然分：耿介的本分。介然：耿介，坚贞。《荀子·修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杨倞注：“介然，坚固貌。”田里：田园，故居。

(6)冉冉：渐渐。星气流：星宿节气运行变化，指时光流逝。亭亭：久远的样子。一纪：十二年。这里指诗人自归田到写作此诗时的十二年。

(7)世路：即世道。廓悠悠：空阔遥远的样子。杨朱：战国时卫人。止：止步不前。《淮南子·说林》：“杨子（即杨朱）见逵路（即歧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8)挥金事：《汉书·疏广传》载：汉宣帝时，疏广官至太子太傅、后辞归乡里，将皇帝赐予的黄金每天用来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挥金甚多。恃：依靠，凭借。这里有慰籍之意。

[译文]

昔日苦于长饥饿，
抛开农具去为官。
休息调养不得法，
饥饿严寒将我缠。
那时年近三十岁，
内心为之甚羞惭。
坚贞气节当保全，
归去终老在田园。
日月运转光阴逝，
归来己整十二年。
世道空旷且辽远，
杨朱临歧哭不前。
家贫虽无挥金乐，
浊酒足慰我心田。

其二十(1)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2)。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3)。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4)。
诛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5)。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6)。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7)。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8)。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9)。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10)。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11)。

[注释]

(1)这首诗以历史的思考为基础，慨叹眼前世风日下，而思慕远古伏羲，神农时的真朴之风，表

现了诗人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

(2)羲农：指伏羲氏、神农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去：离开。真：指真淳的社会风尚。

(3)汲汲（jí级）：心情急切的样子。鲁中叟：鲁国的老人，指孔子，弥缝：弥补，补救行事的闭失。《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

(4)凤鸟虽不至：凤鸟即凤凰。古人认为凤凰是祥瑞之鸟，如果凤凰.出现，就预示将出现太平盛世。《论语·于罕》：“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礼乐暂得新：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后经孔于的补救整理，“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才又得以复兴。

(5)洙泗：二水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县北。孔子曾在那里教授弟子。辍（chuò绰）：中止，停止。微响：犹微言，指精微要妙之言。《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没而微言绝”。漂流：形容时光的流逝。逮（dài代）：至，到。狂秦：狂暴的秦朝。

(6)这两句指秦始皇焚书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奏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诸守、尉杂烧之。”

(7)区区：少，为数不多。诸老翁：指西汉初年传授经学的饱学长者，如伏生、申培、辕固生、韩婴等人。为事：指传授经学之事。

(8)绝世：指汉代灭亡。六籍：指六经。亲：亲近。

(9)驰车走：指追逐名利之徒奔走不息。走：奔跑。不见所问津：指没有像孔子那样为探求治世之道而奔走的人。问津：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注(7)。

(10)快饮：痛饮，畅饮。头上巾：这里特指陶渊明自己所戴的漉（lù，过滤）酒巾。《宋书·隐逸传》载，渊明“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11)多谬误：谓以上所说，多有错误不当之处。这实际上是反语，为愤激之言。

【译文】

伏羲神农已遥远，
世间少有人朴真。
鲁国孔子心急切，
补救阙失使其淳。
虽未遇得太平世，
恢复礼乐面貌新。
礼乐之乡微言绝，
日月迁延至于秦。
诗书典籍有何罪？
顿时被焚成灰尘。
汉初几位老儒生，
传授经学很殷勤。
汉代灭亡至于今，
无人再与六经亲。
世人奔走为名利，
治世之道无问津。
如若不将酒痛饮，
空负头上漉酒巾。
但恨此言多谬误，
望君愿谅醉乡人。

止酒

[说明]

此诗为渊明闲居时所作。止酒，停止饮酒，即戒酒。诗人可以辞官，可以守穷，但不可一日无酒，饮酒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所以对于渊明来说，停止饮酒将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诗人却以幽默诙谐的语言，说明自己对于酒的依恋和将要戒酒的打算。诗中每句用一“止”字，读来风趣盎然，具有民歌的情调。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1)。
坐止高荫下，步止革门里(2)。
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3)。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
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4)。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
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5)。
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6)！

[注释]

(1)居止：居住。次：居住之处。闲止：闲居，家居无事。

(2)革（bì 毕）门：犹柴门。革同“筚”，用荆条或竹子编成的篱笆或其他遮拦物。这两句是说，坐歇在高树荫下，步行限于柴门之内。

(3)止园葵：只有园中的葵菜。大欢：最大的欢快、乐趣。止稚子：莫过于和幼儿在一起。

(4)营卫：气血经脉与御病机能。营指由饮食中吸收的营养物质，有生化血液，营养周身的作用。卫指人体抗御病邪侵入的机能。止：止酒。不理：不调理，不调顺。

(5)将止：将到。扶桑涘（sì 四）：指神仙所居之处。扶桑：古人认为是日出之处。涘：水边。

(6)清颜止宿容：谓停到清癯的仙颜代替旧日的容貌。奚止：何止。祀（sì 四）：年。

[译文]

我家住在县城边，
自任逍遥得悠闲。
高树清荫下面坐，
散步只到柴门前。
园中葵菜味道好，
最喜幼儿在眼前。
平生一向不戒酒，
戒酒我心不喜欢。
晚上不饮睡不安，
早晨不饮起床难。
天天打算把酒戒，
又恐经脉不循环。
只知戒酒心不乐，
不知戒酒身健全。

开始感觉戒酒好，
真正戒酒在今天。
从此一直戒下去，
一直戒到成神仙。
戒得仙颜换旧容，
岂止戒它千万年！

述酒[1]

[说明]

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陶渊明五十七岁。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九月，以毒酒授张祎，使鸩王。祎自饮而卒。继又令士兵越墙进毒酒，王不肯饮，士兵以被褥闷杀之。故陶渊明此诗以“述酒”为题。诗中运用隐晦曲折的语言反映此事，表达了诗人对篡权丑行的极大愤慨，同时也表现出诗人不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2]。
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3]。
素砾晶修渚，南岳无余云[4]。
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5]。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6]。
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7]。
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8]。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9]。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10]。
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11]。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12]。
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13]。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14]。
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15]。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16]。

[注释]

(1)逯本于题下有“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八字，并注云：“上八字宋本云旧注。曾本、苏写本此下又注，宋本云，此篇与题非本意，诸本如此，误。”

(2)重离照南陆：寓言东晋之初，如日丽大，得以中兴。重离：代指太阳。离为周易八卦之一，卦形为，象征火。重卦（离下离上）后又为六十四卦之一，卦形为，卦名仍称离。《周易·说卦》：“离为火、为日。”故“重离”代指太阳。又暗喻司马氏。《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是说晋代皇帝司马氏是重黎的后代。而“重离”与“重黎”谐音。南陆：《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所以诗人说“重离照南陆”。南陆又暗指东晋所统治的南部中国。鸣鸟声相闻：比喻东晋之初人才济济，名臣荟萃。鸣鸟：指鸣叫的凤凰。凤凰喻贤才；凤凰鸣喻贤才逢时。《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翙翙（huì，鸟飞声）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第七章）“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第九

章）

(3)融风：立春后的东北风。《说文·风部》：“东北曰融风。”段玉裁注：“调风、条风、融风，一也。”《淮南子·天文训》：“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按《太平御览》卷九引《易纬》：“立春条风至。”融又暗指司马氏。融为火，火神即祝融。相传祝融为帝喾时的火官，后人尊为人神。而祝融实即司马氏先人重黎。《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又见注(2)所引《晋书·宣帝纪》。所以融风又代指司马帝风。分：分散消失。这两句说，秋草虽然没有完全衰黄，但春风久已消失。同时暗喻东晋王室运柞已经逐渐衰弱。

(4)素砾（lì力）皛（xiǎo小，又读jiǎo皎）修渚：暗喻奸邪得势。素砾：白石。古人常用砾与玉并举，砾指好邪，玉比忠贤。《楚辞·惜誓》：“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范晔《后汉书·党锢传赞》：“径以渭浊，玉以砾贞……兰获无并，消长相倾。”皛：皎洁，明亮。修渚：长洲。这里是以江陵九十九洲代指渚宫江陵。汤汉注：“修渚，疑指江陵。”桓玄自称荆州刺史后，曾增填九十九洲为一百，为他称帝制，造祥瑞。素砾显于江清，则喻好邪得势，同时也暗指桓玄盘踞江陵阴谋篡权。南岳无余云：暗喻司马氏政权气数已尽。南岳：即衡山，五岳之一，在湖南。晋元帝即位诏中曾说“遂登坛南岳”，而且零陵就在南岳附近。所以“南岳”代指江左司马氏政权。云：指紫云，即古代数术家所谓王气。《艺文类聚》引晋·瘐阐《扬州赋》注云：“建康宫北十里有蒋山，元皇帝未渡江之年，望气者云，蒋山有紫云，时时晨见云云。”又《晋书·元帝纪》：“始皇时望气者，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则“无余云”即指司马氏政权气数已尽。

(5)豫章抗高门：暗指刘裕继桓玄之后与司马氏政权分庭抗礼。豫章：郡名，在今江西南昌。《晋书·桓玄传）载，太尉桓玄讽朝廷以“平元显功封豫章公”。又《晋书》义熙二年（406），“尚书论建义功，奏封刘裕豫章郡公”。抗：对抗，抗衡。高门，即皋门，天子之门。《诗经·大雅·绵》：“乃立皋门，皋门有伉。”毛传：“王之郭门曰皋门。”（伉，通“闹”，高貌）孔疏：“皋高通用。”又《礼记·明堂位》：“天子皋门。”郑注：“皋之为言高也。”重华固灵坟：暗指晋恭帝己死，只剩坟墓而已。重华：虞舜名。这里代指晋恭帝。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而舜墓即在零陵的九嶷山。固：但，只。固灵坟：只剩一座灵坟。这两句意思是说，刘裕继桓玄之后与晋工室相抗衡，晋恭帝只有死路一条。

(6)抱中叹：内心叹息。抱指怀抱、内心。司晨：指报晓的雄鸡。这两句是说，内心忧伤而叹息，彻夜难眠，侧耳听着雄鸡报晓，等待天明。

(7)神州：战国时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后来用‘神州’作中国的代称。这里指国内。献嘉粟：嘉粟又称嘉禾，生长得特别茁壮的禾稻，古人认为是吉瑞的象征。晋义熙十二年（417），巩县人得粟九穗，刘裕把它献给帝，帝又归于刘裕。西灵：西当为“四”之误。《礼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义熙十三年，进封刘裕为宋王，沼书中曾说：“自公大号初发，爰暨告成，灵祥炳焕，不可胜纪。岂伊素雉远至，嘉禾近归已哉！”又晋恭帝《禅位诏》中也说“四灵效瑞”。为我驯：为我所驯服，即归属于我。“我”代指刘裕。这两句是说：刘裕假托祥瑞之兆，图谋篡位。

(8)诸梁：即沈诸梁，战国时楚人，封叶公。董：治理，统帅。师旅：军队。芊（qiān千）胜：楚太子的儿子，居于吴国，为白公。《史记·楚世家》载：白公杀楚令尹子西，赶走楚惠王，而自立为楚王。月余，叶公率众攻之，白公自杀，惠王复位。按：桓玄篡晋建立楚国，刘裕籍彭城，也为楚人。所以这两句以叶公、白公征战之事，影射桓玄篡晋后又为刘裕率众部所灭。

(9)山阳归下国：山阳指汉献帝刘协。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魏王曹丕称帝，废献帝为山阳公。山阳公十四年后寿终，年五十四。下国，即指逊位后归山阳（在今河南怀州）。成名犹不勤：指零陵王被杀。（周书·溢法解）：“不勤成名曰灵。”古代帝王不善终者，即追溢为“灵”。不勤：不劳，不安慰。成名：指受到追谥。这两句的含义是，零陵王虽然被迫禅位，但仍不免被杀害，死后也得不到安慰，他的命运还不如山阳公的善终。

(10)卜生善斯牧：卜生，指卜式。《汉书·卜式传》：“‘式’布衣草0 （jué，通“ ”，草鞋）

而牧羊……上（汉武帝）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勿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以治民。”善斯牧：善于牧羊。卜式善牧的特点，即在于“恶者辄去”，这一点也同样适于施政，汉未许芝在奏启曹丕应代汉称帝时，就曾引《京房易传》说：“凡为王者，恶者去之，弱者夺之，易姓改代，天命应常。”那么陶渊明此诗用卜式善牧的典故，则暗指刘裕铲除晋室中异己，为篡权作准备。安乐不为君：安乐，汉昌邑王刘贺的臣僚。不为君，不为君主尽职尽忠，《汉书·龚遂传》载，昭帝死，刘贺嗣立，日益骄溢。而安乐身为故相，并不尽忠劝戒。此句以安乐不尽忠刘贺事，暗指晋臣僚不忠于晋室。

(11)平王会旧京：东周的开国君主周平王，于公元前七七〇年东迁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之事。去：离开。旧京：旧都镐，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这里是借平王东迁事，指晋元帝建基江左。峡中纳遗薰：峡同“郊”，指郏鄏（jiárǔ颊辱），即今洛阳。薰，薰育，亦作严狁。猃狁、荤粥、獯鬻、荤允等。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殷周之际，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甘肃北境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春秋时被人称作戎、狄，后亦称为匈奴。刘聪为匈奴遗族，曾攻陷洛阳，晋元帝因此东迁。这两句是说，晋元帝离开旧都东迁江左之后，洛阳一带中原地区就被匈奴占领了。

(12)双阳甫云育：双阳，重日，寓言“昌”字。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甫云育：开始有了后嗣。《晋书·孝武帝纪）载：“初，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待其于孝武帝降生，无意中竟取名为“昌明”。于是流涕悲叹，以为晋柞已尽。但孝武帝死后，子安帝又嗣位，晋朝并未尽于“昌明”。这句是说，孝武帝既已有了后嗣，便可延长晋朝江山。三趾显奇文：三趾，三足，即三足乌。晋初曾用它作为代魏的祥瑞。《晋诸公赞》：“世祖时，西域献三足乌。遂累有赤乌来集此昌陵后县。案昌为重日，乌者，日中之鸟，有托体阳精，应期曜质，以显至德者也。”显奇文：是说谶纬之言，本为晋代魏之祥瑞，而今又成为宋代晋之祥瑞，故曰“奇”。《宋书·武帝纪》：晋帝禅位于王，诏曰：“故四灵效瑞，川岳启图……瞻乌爰止，允集明哲，夫岂延康有归；咸熙告谢而已哉！”这句意思是，三足乌又成了刘宋代晋的祥瑞征兆。

(13)王子爱清吹：王子，即王子晋。《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名晋，好吹笙，年十七，乘白鹤，白日升仙而去。清吹，即指吹笙。此句以王子晋托言东晋，谓已亡去。日中翔河汾；日中，即正午，有典午之意。典，主其事，即“司”；午，属马，典午托言司马，暗指晋。翔：遨游。河汾：晋国地名。遨游河汾，暗指禅代之事。《梁书·武帝纪》载禅位策说：“一驾河汾，便有窅然之志；暂适箕岭，即动让王之心。”又《庄子·逍遥游》：“尧往见四子于汾水之阴，窅然丧其天下焉。”这两句是以王子晋年十七而仙逝喻晋朝在刘裕的控制下十七年而亡，司马氏政权以禅代而告终。

(14)朱公练九齿：朱公指战国时范蠡。范蠡佐越破吴后，变姓名游于江湖，至陶（地名），号陶朱公。这里是以朱公隐“陶”字，是陶渊明自称。练九齿：修炼长生之术。九与“久”谐音义同；齿，年龄。九齿即长寿。世纷：世间的纷乱。这两句说，我要修炼长生之术，退隐闲居，离开纷乱的世界。

(15)峨峨：高大的样子。西岭：即西山，指伯夷、叔齐隐居之地，不食周粟，采薇充饥，终于饿死。偃息：安卧。《诗经·小雅·北山》：“或偃息在床，或不己于行。”亲：“这里有钦慕、敬仰的意思。这两句是说：那高高的西山之中，安卧着我所仰慕的伯夷、叔齐两位高人。

(16)天容：天人之容，即出众人物的形象，指伯夷、叔齐。永固：永久保持。彭：古代传说中的长寿者彭祖。殇（shāng 伤）：指夭折的儿童。等伦：同等，一样。这两句是说，伯夷、叔齐那出众的节操将会永久存在，正如长寿的彭祖同夭折的儿童不能等量齐观。

[译文]

重黎之光普照南国，
人才众若风鸣相闻。
秋草虽然尚未枯黄，春风早已消失散尽。
白砾皎皎长洲之中，

南岳衡山已无祥云。
豫章与帝分庭抗礼，
虞舜已死只剩灵坟。
心中悲怨叹息流泪，
倾听鸡鸣盼望清晨。
国内有人献上嘉禾，
四灵祥瑞为我所驯。
叶公帅军讨伐白公，
白公兵败已丧其身。
献帝被废犹得寿终，
恭帝虽死不得存间。
卜式善牧恶者辄去，
安乐失职不为其君。
平王东迁离开旧都，
中原皆被匈奴入侵。
司马昌明已有后嗣，
三足乌显成宋代晋。
王子吹笙白日仙去，
正午遨翔汾河之滨。
陶朱修炼长生之术，
隐居避世离开纠纷。
高高西山夷叔所居，
安然仰卧为我所钦。
天人之容永世长存，
彭祖长寿难与比伦。

责子

[说明]

这首诗大约作于晋安帝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

责子，就是责备儿子。诗人以风趣幽默的口吻责备儿子们不求上进，与自己所希望的差距太大；勉励他们能好学奋进，成为良才。其中流露出诗人对爱子们的深厚、真挚的骨肉之情。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1)。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2)。
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3)。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4)。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5)。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6)。

〔注释〕

(1)被（pī 披）：同“披”，覆盖，下垂、鬓（bìn）：面颊两旁近耳的头发。肌肤：指身体。实：

结实。

(2)五男儿：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大名分别叫俨、俟、份、佚、佟，小名分别叫舒、宣、雍、端、通。这首诗中皆称小名。纸笔：这里代指学习。

(3)二八：即十六岁。故：同“固”。曾本云，“一作固”。无匹：无人能比。

(4)行：行将，将近。志学：指十五岁。《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后人遂以十五岁为志学之年。文术：指读书、作文之类的事情。

(5)垂九龄：将近九岁。觅：寻觅，寻找。

(6)天运：天命，命运。苟：如果。杯中物：指酒。

〔译文〕

白发覆垂在两鬓，
我身已不再结实。
身边虽有五男儿，
总不喜欢纸与笔。
阿舒已经十六岁，
懒惰无人能相比。
阿宣快到十五岁，
也是无心去学习。
阿雍阿端年十三，
竟然不识六与七。
通儿年龄近九岁，
只知寻找梨与栗。
天命如果真如此，
姑且饮酒莫论理。

有会而作并序

〔说明〕

这首诗约作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陶渊明六十二岁。“有会而作”就是有感而作。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日渐贫困，加之遇到灾荒，家中常常困乏，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这首诗就真实地再现了诗人的这种困境。尽管穷困如此，但诗人仍能固穷守节，决不向权贵妥协，表现了老而弥坚的性格。

旧谷即没，新谷未登(1)，颇为老农(2)，而值年灾，日月尚悠(3)，为患未已(4)。登岁之功(5)，既不可希(6)，朝夕所资(7)，烟火裁通(8)。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9)，慨然永怀(10)。我今不述(11)，后生何闻哉(12)！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13)。
寂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14)！
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15)。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16)！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17)。
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18)。
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19)。

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20)。

〔注释〕

(1)未登：谷物没登场，即尚未收割。

(2)颇为老农：做了很久的农民。老农是作者自称。

(3)日月尚悠：日子还很长。悠：久远。

(4)未已：不止。

(5)登岁之功：一年的农业收成。

(6)希：希望，指望。

(7)朝夕：指每天，日常。资：资用，指吃的用的生活必需品。

(8)裁：同“才”，仅。

(9)云：语助词，无意义。夕：指年终。

(10)永怀：用诗歌来抒写怀抱。永：通“咏”。

(11)述：陈述，抒写。

(12)后生：后代，子孙。

(13)弱年：少年时期。更：经历。

(14)菽（shū叔）：豆类的总称。甘肥：指精美的食品。

(15)怒（nì 逆）如：因饥饿而愁苦之状。（诗经·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怒如调饥。”毛传：“怒，饥意也。调，朝也。”郑玄笺：“怒，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亚九饭：亚，次于。九饭：一个月吃九顿饭，指子思。《说苑·立节》说，子思住在卫国时，非常贫困，“三旬而九食”。这句是说，我饥饿穷愁，仅次于子思。当暑厌寒衣：在暑天还穿着讨厌的寒衣，谓贫穷而无夏衣更换。当：值。

(16)暮：指年终，一年将近。如何：奈何。

(17)善：称许，称赞。粥者：施粥以赈济饥民的人，这里指黔敖。《礼记·檀弓》：“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蒙袂（mèi妹）：用衣袖蒙住脸。袂：衣袖。

(18)嗟来：不礼貌的吆喝声。吝：恨。徒没：白白地饿死。遗：失，弃。以上四句称许黔敖的善良本心，并为蒙袂者不食嗟来之食而婉惜，其实诗人自己也是不主张食嗟来之食的。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躬耕自资遂报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僵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陶渊明此诗“有会而作”，疑即有感于此而作。

(19)这两句用《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的典故，是说君子可以为保持节操而穷困，小人如穷困就会干出越轨之事。夙所归：平素的志向所期望达到的。

(20)馁（nǎi）：饥饿。在昔：过去。余多师：我有很多老师。指值得效法的先贤，如伯夷、叔齐、子思，以及不食嗟来之食的蒙袂饥者等。

[译文]

陈谷已经吃完，新谷尚未收获，我这长期务农的老汉，又遇上了灾荒之年，来日方长，饥患未了。一年的收成，既然已无指望，日常生活所需，仅能勉强维持不至断炊。近十多天来，开始感到饥饿困乏。一年将尽，深有感慨，写下此诗以抒发怀抱。现在我如果不把心里话说出来，后代子孙又怎么能知道呢？

年少即逢家困乏，
老来更贫常受饥。
粗食淡饭愿已足，
哪敢企求精美味！
穷困仅次于子思，
暑天已厌穿寒衣。
一年岁月又将尽，
何等辛酸又苦悲！
施粥之人心善良，
掩面之人非所宜。
嗟来之食何足恨，
白白饿死徒自弃。
人穷斯滥非我愿，
君子固穷是本志。
饥饿贫穷又何妨，
古来多有我先师。

蜡日(1)

[说明]

这是一首即景言情的清新小诗。岁暮蜡日，为祭神之时、诗人对酒赏梅，沉醉其间，表现出悠然自适的神情意态。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2)。
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3)。
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4)！
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5)。

〔注释〕

(1)蜡（zhà 乍，又读 chà 岔）：周代十二月祭百神之称。《礼记·郊特性》："蜡也者，索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

(2)余运：一年内剩下的时运，即岁暮。时已和：时节已渐和暖。

(3)夹门植：种植在门两旁。佳花：指梅花。

(4)唱：指咏诗。尔：你，指上句的佳花。言得：称赏之意。适：适意，惬意。这两句表现饮酒赏梅的沉醉之态。

(5)未能明多少：难以明了到底有多少，意谓极多。指"酒中适"。章山：江西南城县东北五里有章山，乔松修竹，森列交荫。疑当指此。

[译文]

风雪送走岁暮日，
不妨时节渐暖和。
梅柳种在门两侧，
一枝佳梅已著花。
我唱歌诗你称赏，
酒中适意何其多！

未能明了意多少，
章山之中有奇歌。

陶渊明集卷之四　诗五言

拟古九首

〔说明〕

这组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前后，陶渊明五十七岁。

拟古，就是摹拟古诗之意。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无摹拟之迹，完全是诗人自抒怀抱。从内容来看，这组诗大多为忧国伤时、寄托感慨之作，其中多有托古讽今、隐晦曲折之辞。

其一(1)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2)。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3)。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4)。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5)。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6)。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7)。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8)？

〔注释〕

(1)这首诗采取拟人的手法，借对远行游子负约未归的怨恨，感慨世人结交不重信义，违背誓约，轻易初心。

(2)荣荣：繁盛的样子。这两句写当初分别之景，有起兴的作用。兰取其贞洁，柳取其惜别。

(3)君：指出门的游子。不谓行当久：没说此行要很久。

(4)中道：中途。嘉友：好友。

(5)心相醉：内心已为之倾倒，即一见倾心。这两句是说，尚未饮酒交谈，便一见倾心。

(6)言：指临别誓约。负：违背，背弃。

(7)多谢：多多告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相知不忠厚：当面相知的朋友未必就是忠厚之人。此句及按下两句皆为告诫之辞。

(8)意气：情谊，恩义。倾人命：送性命。离隔：分离，离弃。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你为情谊可以不惜献出一切，可当那位不忠厚的朋友弃你而去之后，又有什么情谊存在呢？

〔译文〕

茂盛幽兰在窗下，
依依垂柳在堂前。
当初与你告别时，
未讲此行很久远。
出门万里客他乡，
半道交朋结新欢。
一见倾心似迷醉，
未曾饮酒尽言谈。
幽兰枯萎垂柳衰，

背信之人违誓言。
告诫世间青少年，
相知未必心不变。
你为情谊愿献身，
他将你弃无情感。

其二[1]

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2]。
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3]。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4]。
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5]。
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6]。
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7]。

〔注释〕

(1)这首诗托言远访高士田子泰的故乡，对高尚节义之士深表敬仰，对世间不顾节义而趋炎附势。争名逐利之人表示了厌恶。

(2)夙：早晨。严驾：整治车马，准备出行。曹植《杂诗》：“仆夫早匹驾，吾将远行游。”志无终：向往到无终去。按“志”一作“至”，亦通。无终：古县名，在今河北省蓟县。

(3)今何行：现在到那里去做什么。商：经商，做买卖。戎：从军。

(4)田子泰：即田畴，字子泰，东汉无终人。田畴以重节义而闻名。据《三国志·魏志·田畴传》载，当时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幽州牧刘虞派田畴带二十多人到长安去朝见献帝。道路阻隔，行程艰难，但田畴等人还是到达长安朝见了献帝。献帝拜他为骑都尉，他说：“天子蒙尘，不可受荷佩。”辞不就，朝廷对他的节义很钦佩。当他返回时，刘虞已被公孙瓒杀害，但他仍到刘虞墓前悼念致哀，结果激怒公孙瓒，将他拘捕。后公孙瓒怕失民心，又将他释放。获释后，田畴隐居于徐无山中，归附他的百姓有五千多家，他就定法纪、办学校，使地方大治。节义：气节信义。士雄：人中豪杰。士，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

(5)斯人：此人，指田畴。习其风：谓继承了他重节义的遗风。

(6)生：生前，在世时。高世名：在世上声誉很高。既没：已死之后。

(7)狂驰子：指为争名逐利而疯狂奔走的人。直：只，仅。百年中：泛指人活一世的时间。

〔译文〕

辞家早起备车马，
准备远行去无终。
请问前行欲何为？
不经商也不当兵。
听说有位田子泰，
节义崇高称豪英。
虽然此人久已死，
乡里承袭其遗风。
在世之时名誉高，
死后美名传无穷。
不学奔走逐名利，
荣耀只在一生中。

其三[1]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2]。
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3]。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4]。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5]。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6]？

〔注释〕

(1)这首诗以春燕返巢托兴，表现诗人不因贫穷而改变隐居的素志，同时也寓有对晋室为刘宋所取代而产生的愤慨。

(2)仲春：阴历二月，遘（gòu 构）：遇，逢。东隅：东方。古人以东方为春。

(3)众蛰（zhé 哲）：各种冬眠的动物。蛰，动物冬眠。潜骇：在潜藏处被惊醒。从横舒：形容草木开始向高处和远处自由舒展地生长。从：同“纵”。以上四句描写季节变化。《礼记·月令》：“仲春二月，始雨水，雷乃发生，蛰曰咸动，启户始出。”

(4)翩翩：轻快飞翔的样子。庐：住室。

(5)先巢：故巢，旧窝。故：仍旧。相将：相随，相偕。旧居：指故巢。

(6)我心固匪石：本《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是说我的心并非石头，是不可转动的。比喻信念坚定，不可动摇。固：牢固，坚定不移。匪：非。 君：指燕。

〔译文〕

二月喜逢春时雨，
春雪阵阵发东边。
冬眠动物皆惊醒，
草木润泽得舒展。
轻快飞翔春燕归，
双双入我屋里边。
故巢依旧还存在，
相伴相随把家还。
你我自从分别来，
门庭日渐荒草蔓。
我心坚定不改变，
君意未知将何如？

其四[1]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2]。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3]。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4]。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5]。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6]。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7]。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8]。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9]。

〔注释〕

(1)这首诗写由登楼远眺而引起的感慨沉思。江山满目，茫茫无限，历史沧桑，古今之变，尤显人生一世，何其短暂！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追逐功名利禄的古人，早已身死魂灭，只剩下荒坟一片，实在可怜可伤。从而抒发了诗人不慕荣华富贵、坚持隐居守节的志向与情怀。

(2)迢迢（tiáo 条）：本义指遥远的样子，这里形容高高的样子。分明：清楚。四荒：四方荒远之地。

(3)归云宅：是说白云晚上把它当作住宅。形容楼之高。《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飞鸟堂：飞鸟聚集的厅堂。

(4)茫茫：辽阔，深远。

(5)功名土：追逐功名利禄之人。此场：指山河、平原。

(6)百岁后：去世以后。相与：共同，同样。北邙（máng 忙）：山名，在洛阳城北，东汉、魏，西晋君臣多葬此山。这里泛指墓地。

(7)互低昂：形容坟堆高低不齐。昂：高。

(8)颓基：倒塌毁坏了的墓基。遗主：指坟墓的主人，即死者的后代。

(9)这两句是说，对于那些生前追求功名的人来说，荣华的确是珍贵的，但死后一无所得，且如此凄凉，也实在可怜可悲。

〔译文〕

登上高高百尺楼，
清晰可见远四方。
夜间云聚栖其内，
白日鸟集作厅堂。
远处山河尽在目，
平原一片渺茫茫。
古时热恋功名者，
慷慨争逐在此场。
一旦丧身离人世，
结局一样葬北邙。
墓边松柏被人伐，
坟墓高低甚凄凉。
无主墓基已毁坏，
谁知魂魄在何方？
生前名利实可贵，
如此凄凉堪悲伤！

其五(1)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2)。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3)。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4)。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5)。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6)。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7)。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8)。

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9]。

〔注释〕

(1)这首诗托言东方隐士，实则是诗人自咏，借以表示自己平生固穷守节的意志。

(2)被服：所穿的衣服。被，同“披”。不完：不完整，即破烂。

(3)三旬九遇食：三十天吃九顿饭。《说苑·立节》：“子思居卫，贫甚，三旬而九食。”著：戴。冠：帽子。

(4)好容颜：愉悦的面容，这里有乐贫之意。

(5)观其人：访问他。越河关：渡河越关。

(6)这两句写东方隐士的居处，在青松白云之间，形容高洁。

(7)故来意：特地来的意思。

(8)上弦、下弦：指前曲、后曲。别鹤：即《别鹤操》，古琴曲名，声悲凄。孤鸾：即《双凤离鸾》，汉琴曲名。这两句所举琴曲，意在比喻隐士孤高的节操。

(9)就君住：到你那里一起住。至岁寒：直到寒冷的冬天，这里是喻坚持晚节。《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

〔译文〕

东方有位隐居士，
身上衣服常破烂。
一月才吃九顿饭，
十年总戴一顶冠。
辛勤劳苦无人比，
和悦面容乐贫寒。
我欲前行访问他，
清晨出户越河关。
青松生长路两边，
缭绕白云在檐间。
知我特地前来意，
取琴为我来轻弹。
先弹凄怨别鹤操，
又奏高洁曲孤鸾。
我愿长留伴君住，
从今直到岁暮寒。

其六[1]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2]。
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3]。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4]。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5]。
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6]。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7]。
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8]。
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9]。
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10]。

〔注释〕

(1)这首诗以谷中青松自喻，表现坚贞不渝的意志。尽管诗中流露出犹豫彷徨的矛盾复杂心理，但仍决意不为流言所惑，不受世俗之欺，所以写诗以明志。

(2)苍苍：深青色，犹言“青青”。树：指松柏。常如兹：总是这样，谓郁郁葱葱，不凋零。

(3)时：季节的变化。暗寓时世。以上四句起兴，以松柏的坚贞自喻。

(4)世上语：泛指世俗流言。临淄：地名，战国时齐国国都，在今山东省。

(5)稷（jì 计）下：古地名，战国齐都临淄城稷门（西边南首门）附近地区。齐宣王招集文学、学术之士在此讲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集解引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之稷下，如淳于髡（kūn 坤）、慎到，环渊、田骈、邹奭（shì 式）之属，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谈士：善于言谈论辩之人，指稷下之士。谓这些人善空谈而不耐霜雪的考验。指彼：指望他们。决我疑：解决我的疑问。

(6)装束：整备行装。既有日：已经有好几日。

(7)这两句写临行时又徘徊不前，犹豫再三，表示内心复杂矛盾的状态。

(8)道里：道路里程，即路程。人我欺：即人欺我。人，指“谈士”。

(9)不合意：见解不同。嗤（ch 䁖）：讥笑。逯本作“之”，今从焦本改。

(10)伊：此。难具道：难以详细他讲出来。君：泛指读者。

〔译文〕

葱郁苍青山谷树，
冬天夏日常如此。
年年经历霜和雪，
更变四时岂不知？
已厌听闻世上语，
交结新友去临淄。
齐国稷下多谈士，
指望他们解我疑。
备好行装已数日，
且同家属告别离。
欲行又止心犹豫，
还坐重新再三思。
不怕此行道路远，
担心谈士会相欺。
万一相互不合意，
永远为人所笑嗤。
心内之情难尽诉，
为君写下这歌诗。

其七(1)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2)。
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3)。
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4)。
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5)。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6]！

〔注释〕

(1)这首诗以比兴的手法，感叹好景不长、青春易逝的悲哀。佳人酣歌，终将衰老；明月皎皎，将为云掩；灼灼叶花，终将凋零，所以诗人也不免自伤暮年之至。

(2)扇：轻吹。微和：微微的和暖之风。

(3)美：赞，喜爱。清夜：良夜。达曙：直到天明。酣：畅饮。

(4)歌竟：歌罢，唱完。持：凭，“念”的意思。此：指上四句的内容。

(5)灼灼：鲜艳灿烂的样子。华：同“花”。

(6)一时好：暂时的美好。不久：不长久。

〔译文〕

日暮长天无纤云，
春风微送气温和。
佳人喜爱清澄夜，
到晓酒酣欢唱歌。
歌罢凄然长叹息，
此情此景感伤多。
皎洁明月在云间，
绿叶之中鲜艳花。
虽有一时风景好，
好景不长当奈何！

其八[1]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2]。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3]。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4]。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5]。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6]。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7]？

〔注释〕

(1)这首诗假托自己少年之时仗剑远游、寻觅知音而不得的经历，抒发了深沉的愤世之情。

(2)壮且厉：身体强壮，性情刚烈。抚：持。独行游：只身远游。

(3)张掖（yè 夜）：地名，在今甘肃省，古代西部边陲之地。幽州：地名，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古代北方边陲之地。

(4)饥食首阳蔽：用伯夷、叔齐事，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2)。易水：水名，源出河北易县。荆柯为燕太子丹刺秦王，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zhú，古击弦乐器，形似筝），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相知人：知己的人，即知音。这里指伯夷、叔齐、荆轲等人。丘：指坟墓。

(6)伯牙：俞伯牙，善弹琴，与钟子期为知音。事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注(11)。庄周：即庄子，战国时的思想家。《庄子·徐无鬼》说，庄子送葬，过惠施之墓，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指论辩的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是说惠施死后，再也没有人能理解我而同我论辩了。

(7)此士：这些人，指上述的伯夷、叔齐、荆轲、伯牙、庄周等人。

〔译文〕

少时健壮性刚烈，
持剑只身去远游。
谁讲此行游不远？
我从张掖到幽州。
饥食野菜学夷叔，
口渴便喝易水流。
不见心中知音者，
但见古时荒墓丘。
路边两座高坟墓，
乃葬伯牙与庄周。
贤士知音难再得，
远游还想何所求？

其九(1)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2)。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3)。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4)。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5)？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6)！

〔注释〕

(1)这首诗具有明显的政治寓意。诗人以桑喻晋，言晋恭帝为刘裕所立，犹如“种桑长江边”，植根不固，依非其人，最终是山河改变，自取灭亡。

(2)种桑长江边：喻恭帝为刘裕所立，终受其祸。桑：暗指晋。西晋初，人们曾以桑作为晋朝的祥瑞之物。傅咸《桑树赋》序文说：“世祖（晋武帝司马炎，西晋开国之君）昔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中说：“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此外，陆机《桑赋》、潘尼《桑树赋》亦皆咏皇晋兴起之端。陶诗句意本此而引申指晋恭帝。三年望当采：三年后希望能采桑叶。寓言晋恭帝既已继位三年，应当做出些成绩。

(3)忽值：忽然遇到。山河改：山川河流的变迁。喻刘宋更替司马氏晋朝。

(4)柯：树枝。株：树干。沧海：指东海。

(5)无食：无桑叶可食。欲准待：即“欲待谁”，指望靠谁来吐丝做棉衣。

(6)本：植物的根，这里指桑根。植：种，栽植。这两句是说，桑树本应植根于高原，却被种在长江边，自取毁灭，现在后悔又有何用。

〔译文〕

种植桑树在江边，
指望三年叶可采。
枝叶长出将茂盛，
忽然遇到山河改。
树枝树叶被摧折，
树干树根浮大海。

春蚕无叶不得食，
无茧寒衣哪里来？
不把根植在高原，
如今后悔亦无奈！

杂诗十二首

[说明]

按王瑶先生考论，这组诗的前八首辞意一贯，内容多叹息家贫年衰，及力图自勉之意，当为晚年所作。第六首中说：“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渊明五十岁当为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前八首即为这一年所作。后四首多咏旅途行役之苦，另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时渊明三十七岁。

其一[1]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2]。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3]。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4]！
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5]。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6]。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7]。

〔注释〕

(1)这首诗慨叹光阴易逝、人生无常，所以告诫人们，在短暂的人生之中，应相亲相善、及时行乐、努力做人。

(2)蒂（dì 弟）：花或瓜果跟枝茎相连的部分。陌（mò 莫）：田间小路，东西为陌。这里泛指道路。

(3)常：永恒不变。

(4)落地：降生，一生下来。为兄弟：语本《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5)聚：招集。比邻：近邻。

(6)盛年：壮年。

(7)待：等待。

〔译文〕

人生像是无根蒂，
飘荡犹如陌上尘。
聚散随风无定处，
此生不是永恒身。
人来世上皆兄弟，
何必骨肉才相亲！
得欢不妨及时乐，
有酒招来左右邻。
壮年一去不重来，
一日之中无两晨。

抓紧时间自努力，
从来岁月不待人！

其二[1]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2]。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3]。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4]。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5]。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6]。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7]。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8]。

〔注释〕

(1)这首诗写秋夜之景与凄凉的感思，“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是诗人孤独苦闷、心怀悲凄的原因所在。

(2)沦：沉，落。西阿（ā ：西山。阿，大的丘陵，逯本阿作“河”，今从何校宣和本、陶本改。素月：皓月，皎洁的月亮。

(3)辉：逯本作“晖”，今从李本、曾本、焦本改。荡荡：空旷广远的样子。景：同“影”，指月光。

(4)户：门。夜中：即夜半。

(5)气变：气候的变化。悟：意识到。时易：时节改变。时，指时令，节气。永：长。

(6)无予和（hè 贺）：即“无和予”，没有人同我相交谈。挥杯：举杯。

(7)掷：抛弃。不获骋（chěng 逞）：不得施展。(8)终晓：彻夜，通宵达旦。不能静：指心情不能平静。

〔译文〕

夕阳沉落下西山，
皓月渐升出东岭。
万里遥遥洒清辉，
空中旷荡明夜景。
寒风吹入房门内，
夜半便觉席枕冷。
风冷才知节气变，
失眠方晓秋夜永。
欲言无有人交谈，
举起酒杯劝孤影。
日月匆匆弃人去，
平生有志却难成。
念及此事怀悲凄，
彻夜心中不平静。

其三[1]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2]。
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3]。

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4)。
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5)。
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6)。

〔注释〕

(1)这首侍写人生易逝的悲哀。草木枯萎可以再生，日月没去可以转还，人死之后却不会再生，因此诗人深深地眷念着青春时代的美好时光。

(2)荣华：植物的花。屈原《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居：停留。量：估量。

(3)三春：春季三个月。蕖（qú 渠）：芙蕖，即荷花。莲房：莲蓬。

(4)严霜：浓霜。结：凝结。枯悴：枯萎憔悴。遽（jù 巨）：立刻，马上。央：尽，指枯死。

(5)有环周：有循环往复。不再阳：不再生。《庄子·齐物论》：“近死之心，不可复阳也。”《经典释文》：“阳，谓生也。”

(6)眷眷：依恋不舍的样子。断人肠：形容极度痛苦。

〔译文〕

荣华艳丽不长久，
繁盛衰颓难估量。
往日春天三月花，
如今秋日作莲房。
浓霜凝聚野荒草，
枯萎衰黄未尽亡。
日月运行往复还，
我身逝去不返阳。
眷怀往日好时光，
念此哀伤似断肠。

其四(1)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2)。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3)。
筋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4)。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5)。
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6)。
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7)！

〔注释〕

(1)由于“有志不获骋”，诗人也只得退而求自乐，这首诗便写隐居安处的自得之乐，同时对那些贪利求名的“当世士”表示鄙视。

(2)志四海：志在四方，谓志向远大。不知老：不知老之将至。语本《论语·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3)相保：相互爱护，相互依靠。

(4)筋弦：代指饮酒与奏乐歌唱。肆：陈列，谓摆在面前。朝日：当作“朝夕”，指终日。樽：酒杯。燥：干燥。

(5)缓带：放松束带，谓无拘无束。《晋书·隐逸传》：陶渊明为彭泽令，时“郡遣督邮至县，

吏白应束带见之”，而渊明辞归，所以以缓带为愿。

(6)孰若：哪像。冰炭：比喻贪和求名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淮南子·齐俗训》：“贪禄者见利不顾身，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此相为论，譬若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合？”

(7)丘垄：指坟墓。道：同“导”，引导。

[译文]

丈夫有志在四海，
我愿不知将老年。
和睦亲戚相共处，
子孙孝敬保平安。
面前琴酒终日列，
杯里从来酒不干。
松带尽情娱乐欢，
晚间早睡晨起晚。
谁像当今世上人，
满怀名利若冰炭。
身亡同样归坟墓，
用此空名导向前！

其五(1)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2)。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4)。
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5)。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6)。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7)。
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8)。
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9)。

[注释]

(1)这首诗首先回忆自己少壮之时的宏伟志向和乐观情绪，充满勃勃的生机；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诗人感到不仅气力渐衰、日觉不如，而且昔日的猛志已经减退，内心充满许多忧虑。眼见光阴荏苒，却又一事无成，更使诗人忧惧无限。

(2)无乐自欣豫：没有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内心也自然欢喜。欣豫：欣喜，愉快。

(3)猛志：谓雄心壮志。逸：奔驰，超越。骞翮（qiānhé 千和）：高高地展翅。赛：高举，飞起。翮：指鸟的翅膀。远翥（zhù 铸）：远飞。翥：飞举。

(4)荏苒（rěnrǎn 忍染）：时光渐渐过去。岁月颓：时光消逝。此心：指“无乐自欣豫”和“猛志逸四海”。

(5)值欢无复娱：与“无乐自欣豫”相对应，是说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内心也不感到愉快。每每：经常。

(6)日不如：一天不如一天。

(7)壑（hè 贺）舟：《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比喻事物在不断变化，不可以固守。陶诗借用此典故，是比喻不断流逝的时间。须臾：片刻。住：停留。

(8)徐：同“途”。几许：几多，多少。止泊处：停船的地方，这里指人生的归宿。

(9)惜寸阴：珍惜短暂的时间。（淮南子·原道训）：“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阴，指日影，光阴。

[译文]

忆我当年少壮时，
虽无乐事自欢娱。
胸怀壮志超四海，
展翅高飞思远去。
岁月渐移光阴逝，
当年心志日消除。
虽逢乐事难欢快，
每每心中多忧虑。
气力渐觉在减退，
我身已感日不如。
自然总在变化中，
使我不得停脚步。
未卜前程有多少，
谁知归宿在何处。
古人珍惜寸光阴，
念此使人心恐惧。

其六(1)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2)。
奈何五十年，忽己亲此事(3)。
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4)。
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5)。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驰(6)。
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7)！

[注释]

(1)这首诗以盛年之欢同眼下状况相比较，深感岁月不饶人，且所剩时光不多，此生难再，当及时行乐。

(2)长者言：指老人回忆往事。语本陆机《叹逝赋》序：“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凋落已尽，或仅有存者。”

(3)亲此事：亲身经历这种事情。指上引“同时亲故，或凋落己尽，或仅有存者”。

(4)一毫无复意：即“无复一毫意”，是说不再有丝毫那样欢乐的心境了。

(5)值：遇到。

(6)倾家：倾尽家中所有的财物。竟：完，了结。

(7)有子不留金：无需为子孙留下金钱买田买屋。此用汉代疏广事，《汉书·疏广传》载：疏广官至太傅，后辞归乡里，以所受金每日设宴款待亲朋。别人劝他留些钱为子孙置田产，他说：“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身后置：为身后安置。

[译文]

昔闻老者忆平生，
常捂耳朵不喜听。
无奈我今五十岁，
忽然亲将此事经。
求我盛年时欢乐，
竟已丝毫无性情。
日月匆匆光阴快，
岂能再有当年景！
倾尽家财持作乐，
剩余岁月了此生。
无需为子留金钱，
岂用为死去经营！

其七(1)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2)。
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3)。
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4)。
素标插人头，前涂渐就窄(5)。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6)。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7)。

[注释]

(1)这首诗自叹衰老。行将就木，然而诗人却能以视死如归的态度对待人生，表现出其“不喜亦不惧”的达观精神。

(2)迟：缓行，放慢速度。四时：四季。

(3)掩：遮盖，铺满。鬃陌（mò莫）：田间小路，东西为陌。

(4)弱质：虚弱的体质，作者自指。与运颓：同时运一道在减损、消耗。玄：黑。

(5)素标：白色的标记，指白发。涂：同“途”。就：趋，归。

(6)逆旅舍：接待客人的旅店。逆，迎。《列子·仲尼篇）：“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古诗十九首》之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文选》卷二九李善注：“老菜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归。’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韩诗外传》曰：‘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客。’”

(7)之：往。南山：指庐山。旧宅：指陶氏墓地。作者在《自祭文》中说：“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译文]

日月如梭不缓慢，
四时相催不停步。
寒风吹动枯枝条，
落叶覆遮满道路。
弱质时运共减损，
黑发早白已满头。

白色标记在头上，
当知日暮渐穷途占
家似迎宾之旅店，
我如过客将行去。
前行将要去何方？
南山陶氏旧坟墓。

其八[1]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2]。
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3]。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4]。
御冬足大布，粗缔以应阳[5]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6]。
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7]。
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8]。

[注释]

(1)这首诗自言努力躬耕，却常常饥寒交迫，只能依靠糟糠、粗布充饥、御寒，勉强度日。顾念自身如此勤苦，而“人皆尽获宜”，于理实在不通。无可奈何，只有借酒浇愁，抚慰内心的愤愤不平。

(2)代耕：以官俸代替种田的收入，指当官食俸禄。《孟子·万章》：“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又《礼记·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所业：所做的事。田桑：耕种田地，植桑养蚕。泛指农业劳动。

(3)躬亲：亲自。指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替：废，停止。馁：饥饿。糟糠：酒糟和谷糠，指粗劣的食物。

(4)过满腹：吃得过饱，指超过最低的生活需要。《庄子·逍遥游》：“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粳（j īng 京）：粳稻，大米。

(5)御冬：抵御冬寒。大布：粗布。絺（ch 吃）：葛布。应：遮挡。阳：指夏日骄阳。

(6)正：纵然，即使。尔：这，指粳粮、租布。

(7)尽获宜：都各得其宜，即各得其所。拙生：拙于生计。方：办法。

(8)陶：乐。

[译文]

做官食俸非我愿，
耕作植桑是本行。
我自躬耕未曾止，
饥寒常至食糟糠。
饮食岂敢存奢望，
但愿饱食吃细粮。
粗布以足冬御寒，
夏天葛布遮骄阳。
纵然这些也难得，
实在令人心哀伤。
他人皆已得其所，
我性笨拙无好方。

天理不通没奈何，
举杯痛饮将忧忘。

其九[1]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2]。
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3]。
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4]。
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5]。
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6]。
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7]。

[注释]

(1)这首诗写羁旅行役之苦和眷念家乡之情。

(2)羁役：羁旅行役，指出仕在外。一心处两端：身在仕途心在家中。

(3)泛东逝：乘船向东行驶。泛：船行水上。追时迁：追逐时光的流逝，指船行很快。

(4)日没：太阳落山。星与昴（mǎo 卯）：二十八宿之二宿，星宿与昂宿。这里泛指星空。势：指星座。翳（yì 缢）：遮蔽，这里是隐没的意思。以星座的移动暗示船行之速。

(5)常餐：指平时家居的饮食。

(6)慷慨：意气激昂。遐：远。无由缘：没有理由。谓公务在身。

(7)关梁：关卡和桥梁。亏替：废止，废除。指难以逾越。绝音：指与家人音信不通。寄：寄托情怀。斯篇：这首诗。

[译文]

羁旅行役赴远道，
身行在外心飞还。
掩泪乘船向东去，
顺流而下赶时间。
日落空中星宿现，
星宿忽隐西山巅。
荒凉寂寞家万里，
惆怅思家平日餐。
激荡情怀欲南归，
路途遥远难实现。
桥梁关卡阻路途，
言信断绝寄此篇。

其十[1]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2]。
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3]。
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4]。
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5]。
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6]。
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7]。
庭宇翳余木，倏忽日月亏[8]。

[注释]

(1)这首诗仍表现“一心处两端”的痛苦心境。出仕行役，为人所羁，身不由己，岂如闲居时那般放任不羁。自由自在。所以诗人身在仕途、心早归还，其中寄寓着深沉的感慨。

(2)执：持有，指禀性。荡志：放任不羁的心志。时驶：时光逝去。稽：留。

(3)轩裳：即车。轩，古代一种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裳，指车帷。逝：往、去。东崖：地名，诗人此行所去之处。

(4)沉阴拟薰麝（shè 射）：逯本作“泛舟拟董司”，诸本皆作“沉阴拟薰麝”，今从后者。拟：似，像是。薰麝：薰燃麝香。这句是说，天气阴沉，像是薰染麝香般浓烟弥漫。

(5)御：驾驶车马，这里比喻时间的流逝。淹：淹留，长期居留。指出仕为宦。弥：指期满。

(6)绸缪（ch6umóu 仇谋）：犹缠绵，情意深厚的样子。

(7)荏苒（rěn rǎn 忍染）：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十载：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为江州祭酒，到写此诗的时间为十年。

(8)庭宇：庭院和屋檐。翳：遮盖。余木：很多树木。倏忽：忽忽，转眼之间。日月：指时光。亏：损耗。

[译文]

闲散之时多自由，
光阴逝去却难留。
如今驱使总行役，
眼下乘车东崖走。
天气阴沉似薰麝，
气寒激荡我怀忧。
日月运行有常规，
我来留滞岁月悠。
慷慨忆昔情意厚，
此情离我已很久。
忽忽度过十年整，
暂且为人忙不休。
忆我庭宇多树荫，
不觉岁月似奔流。

其十一(1)

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2)。
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3)。
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4)。
离鹃鸣清池，涉暑经秋霜(5)。
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6)。

[注释]

(1)这首诗通过对春景的描绘，表现思念家乡的情怀。

(2)行：指行役。云：语助词，无意义。惨风：悲凉之风。

(3)应节：按照季节。起：指飞来。尘梁：落满灰尘的屋梁。

(4)边雁：边疆的大雁。无所：无处所，没有停总之处。代谢：更迭，交替。指一群接着一群，

陆陆续续。

(5)离鵾（kūn 昆）：离群的鵾鸡。鵾鸡，似鹤之鸟。

(6)愁人：诗人自指。

[译文]

此行离去家不远，
回顾悲凄风正凉。
春燕依时已返家，
高飞恋恋绕屋梁。
悲哀大雁无居处，
陆续北飞归故乡。
落落鵾鸡鸣清池，
历经夏暑与秋霜。
我今惆怅言难尽，
漫漫煎熬春夜长。

其十二(1)

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2)。
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3)。
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4)。

[注释]

(1)这首诗借咏幼松以喻童子，幼松培育得当，便可成材，童子也是如此，寓有把希望寄托于新生后辈之意。

(2)袅袅（niǎo 鸟）：摇曳，纤长柔美的样子。标：树梢。崖：逯本作“雀”，各本均作“崖”，今从后者。婉娈（luán 峦）：年少而美好的样子。柔：柔美。(3)三五：指十五岁。乔柯：高大的树枝。

(4)色：神色，精神。津气：津液精气。《素问·调经论》：“人有精气津液。”粲然：鲜明的样子。心理：神理，谓有神气。

[译文]

松梢摇曳在山崖，
恰似弱柔美少年。
年少大约十五岁，
高枝尚嫩不能攀。
保持生气细培养，
光粲有神可参天。

咏贫士七首

[说明]

这组诗大约作于晋。宋易代之交，是陶渊明晚年的咏怀之作。这些诗歌通过对古代贫士的歌咏，表现了诗人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

其一(1)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2)。
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3)？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4)。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5)。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6)？
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7)！

[注释]

(1)这首诗以孤云、独鸟自况，象征着诗人孤独无依的处境和命运，表现出诗人守志不阿的高洁志趣。

(2)万族：万物。族，品类。托：依托，依靠。孤云：象征高洁的贫士，诗人自喻。

(3)暖暖（ài 爱）：昏暗不明的样子。余晖：留下的光辉。此句喻东晋灭亡。

(4)朝霞开宿雾：朝霞驱散了夜雾。喻刘宋代晋。众鸟相与飞：喻众多趋炎附势之人依附新宋政权。相与：结伴。

(5)翮（hè 河）：鸟的翅膀，代指孤鸟。喻贫士，即诗人自指。这句诗人自喻勉强出仕。未夕复来归：天未黑时又飞了回来。喻诗人辞官归隐。

(6)量力：根据自己的能力，犹尽力。守故辙：坚持走旧道，指前人安守贫贱之道。

(7)苟：如果。已矣：犹算了吧。

[译文]

万物各皆有倚靠，
孤云飘荡独无依。
昏昏消散灭空中，
何日才能见光辉？
朝霞驱散夜间雾，
众鸟匆匆结伴飞。
孤乌迟迟出树林，
太阳未落又飞归。
量力而行守旧道，
哪能不苦受寒饥？
知音如果不存在，
万事皆休何必悲！

其二(1)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2)。
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3)。
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4)。
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5)。
闲居非陈厄，窃有温见言(6)。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7)。

[注释]

(1)这首诗与第一首都是这组诗的概括，前一首自叹孤独，世无知音；这一首自咏贫居之状，并

向古代寻求知音，以安慰自己的精神。

(2)凄厉：凄凉寒冷。云：语助词，无意义。拥褐（hè 贺）：围裹着粗布短衣。曝（pù 铺）：晒。轩：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

(3)圃（pǔ 浦）：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子，即菜园。秀：指菜苗。盈：满。

(4)余沥（lì 力）：指剩下的残酒。沥，液体的点滴。（史记·滑稽列传）："侍酒于前，时赐余沥。"窥：看。

(5)昃（zè 厌）：太阳西斜。遑（huáng 皇）：闲暇。研：研读。

(6)陈厄（è 饿）：在陈国受困。事见《论语·卫灵公）：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厄：困苦，危难。窃：谦指自己的意见。温（yùn 运）：含怒，怨恨。

(7)怀：内心。贤：贤士，指安贫乐道的古代贫士。

[译文]

寒冷凄凉已岁末，
裹衣晒暖在廊前。
南园不剩可食菜，
枯萎枝条满北园。
壶内未余一滴酒，
灶炉不见有火烟。
诗书堆满在身边，
过午腹饥没空看。
我与孔丘困陈异，
心中不免有怨言。
如何安慰我心情？
幸赖古时多圣贤。

其三(1)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2)。
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3)。
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4)。
弊襟不掩时，黎羹常乏斟(5)。
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6)。
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7)。

[注释]

(1)这首诗歌咏古代贫士荣启期和原宪的安贫乐道，表现了诗人安于贫居、不慕富贵的高尚品质。

(2)荣叟：指荣启期，春秋时隐士。叟，对老人的称呼。老：年老。带索：以绳索为衣带。这两句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4)。

(3)原生：指原宪，字子思。孔子弟子。原宪清静守节，贫而乐道。《韩诗外传》载：原宪居鲁国时，一次子贡去看他，他出来接见时，穿着破衣服和裂开口的鞋子，"振襟则时见，纳履则堕决"。子贡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原宪回答：宪贫也，非病也。仁义之匿，车马之节，宪不忍为也。讥笑了子贡的华丽车马装饰，"子贡惭，不辞而去。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返。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纳：穿。决履：坏裂的鞋子。清歌：清新、清亮的歌曲。商音：曲名，指原宪所唱的《商颂）之曲。

(4)重华：虞舜名。相传尧舜时代，圣人治世，天下太平，无贫穷之人。《庄子·秋水）：“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去：离。相寻：相继，不断。

(5)弊襟：破衣。襟：上衣前襟，代指衣服。黎（lí离）羹：野菜汤。藜：植物名。一年生草本，亦称“灰菜”，嫩叶可食。斟（zhēn针）：“糂”（sān伞）的借用字，以米和羹。（墨子·非儒）：“孔丘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吕览》引作“斟”。《说文）：“糂，以米和羹也。古文糂从参。”

(6)袭：衣上加衣，即穿、披。轻裘：轻暖的毛皮衣。苟得：不义而得，非正道的获取。《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7)赐：即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徒：徒然，只会。善辩：善于巧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论语·子罕》记子贡劝孔子出仕的话说：“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洁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意思是，子贡说：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匮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我是在等待识货者哩。“善辩”当指此。乃不见吾心：意谓自己隐居不仕的决心是不可以为劝说所动摇的。

[译文]

荣曳老年绳作带，
依然欢乐把琴弹。
子思脚下鞋开绽，
商颂清扬歌唱欢。
虞舜清平离我远，
世间贫士常出现。
衣衫破烂不遮体，
野菜汤中无米添。
谁不想穿轻暖裘？
得非正道我不羡。
子贡徒然善巧辩，
无人理解我心愿。

其四(1)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2)。
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3)。
一旦寿命尽，蔽服仍不周(4)。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优(5)。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祷(6)。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7)？

[注释]

(1)这首诗咏赞古代贫士黔娄，借以表现诗人安贫守道的节操。

(2)黔娄：战国时齐国的隐士。齐、鲁的国君请他出来做官，他总不肯。家中甚贫，死时衾不蔽体。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乐贫行道”。见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

(3)好爵：指高官。不萦：不系恋于心。厚馈（huì愧）：丰厚的馈赠。

不酬：不理睬、不接受。酬，应对。（高士传）说：黔娄“修身清洁，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为卿，又不就。”

(4)蔽服仍不周：破衣被盖不住尸身。《列女传·黔娄妻传》：黔娄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槁，组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

(5)极：指穷困到了极点。非道故无忧：与道无关的事情是不值得忧虑的。此句化用《论语·卫灵公》“君子忧道不忧贫”句意，谓不为贫穷而忧虑。

(6)从来：从此以后，指自黔娄死后。复：再。斯俦（chóu 愁）：这类人物。俦，类。

(7)之两句用《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表示安贫守道的决心至死不渝。

[译文]

安于贫贱守道者，
自古黔娄为典范。
其心不恋高官位，
丰厚赠金他不羡。
一旦命终离世间，
破衣难把身遮全。
哪能不晓极贫寒？
与道无关不忧烦。
从那以来近千载，
世间不再有高贤。
早晨能与道同生，
晚上即亡无所憾。

其五(1)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2)。
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3)。
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飧(4)。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5)。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6)。
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7)。

[注释]

(1)这首诗咏赞贫士袁安与阮公，表彰清尚廉洁、安贫守道的节操。

(2)袁安，字邵公，后汉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商水县西北）人。家甚贫。《汝南先贤传》载，时袁安客居洛阳，值大雪，“洛阳令自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邈然：本义是遥远貌，这里形容安详的情态。干：求取。

(3)阮公：其人其事未详。按诗句意，阮公本为官，当有人向他行贿时，他当天就辞去了官职。

(4)刍藁（chúgǎo 除槁）：喂牲口的干草。藁同“稿”，谷类植物的茎秆。温：指取暖。穷人无被眠，睡在干草上取暖，故曰“有常温”。莒（jǔ 举）：植物名。古代齐人称芋为莒（见《说文·艸部》）。飧：同“餐”。

(5)所惧非饥寒：意谓所惧在改变节操。

(6)贫富常交战：安贫与求富两种思想在内心产生斗争。《韩非子》：“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出见富贵，二者交战于胸，故臞（qú 渠，瘦）；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道胜：道义取胜，指安贫乐道之义。戚颜：忧愁的脸色。

(7)至德：最高尚的品德。冠邦闾：名冠家乡。邦，国。闾：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指乡里。这一句评袁安。情节：清风亮节。映：照，辉映。西关：地名，当指阮公故里。

[译文]

袁安贫困阻积雪，
不去乞求心地安。
阮公见人来贿赂，
当日弃官归家园。
干草当床可取暖，
采芋足以充早餐。
岂不实在太辛苦？
忧虑变节非饥寒。
贫富二心常交战，
道义得胜带笑颜。
袁安德行成楷模，
阮公廉洁映西关。

其六(1)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2)。
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3)。
举世无知者，止有一刘龚(4)。
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5)。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6)。
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7)。

[注释]

(1)这首诗咏赞东汉隐士张仲蔚。诗人与张仲蔚的性情、爱好、志向大致相同，算是真正的知音，所以渊明愿以之为楷模，“聊得长相从”。

(2)仲蔚：张仲蔚，东汉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高士传》说他“隐身不仕……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

(3)翳然：隐蔽的样子。绝交游：断绝与世人的交往。工：善。

(4)刘龚：字孟公，刘歆之侄，与仲蔚友善。止：只，仅。

(5)此士：指张仲蔚。胡：何，为什么。独然：孤独如此，独特。罕所同：很少有人与之相同。

(6)介：耿介，耿直。焉：语助词，犹“然”。业：这里指兴趣爱好和志向。所乐非穷通：不以命运的穷通好坏而悲、喜。《庄子·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

(7)人事：指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固：本来。拙：笨。这里指不会逢迎取巧。聊：且。相从：指追随张仲蔚的人生道路。这两句是诗人自指。

[译文]

仲蔚喜欢独贫居，
绕屋长满野蒿蓬。
隐迹不与世来往，
诗作清新夺天工。
举世无人了解他，

知音只有一刘龚。
此人何故常孤独？
只因无人与他同。
世俗交往数我笨，
姑且追随永相从。

其七[1]

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2]。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3]。
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4]。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5]。
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6]。
谁云固穷难？逸哉此前修[7]。

[注释]

(1)这首诗咏赞古代贫士黄子廉，称扬其不为儿女之忧而改变固穷守节的志向，以示自勉。

(2)黄子廉：《三国志·黄盖传》注引《吴书》说："黄盖乃故南阳太守黄子廉之后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风俗通》说："颍水黄子廉每饮马，辄投钱于水，其清可见矣。"若为同一黄子廉，则知其尝为南阳太守，为人清廉。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比喻预备出仕。《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是说王、贡二人友善，王吉做官，贡禹也准备出仕。佐名州：谓到著名的州郡去任职。佐：辅治。

(3)略：大略。这里泛指常人、普通人。俦：伴侣，同类。这里有比并的意思。

(4)仁妻：贤慧之妻。我：代黄子廉自称。

(5)丈夫：即大丈夫，有志之人。

(6)惠孙：人名，其事未详，当与黄子廉为同时人。晤：会面，相遇。腆（tiǎn舔）：丰厚。莫酬：不理睬，不接受。

(7)邈：远。前修：前代的贤士。

[译文]

从前有个黄子廉，
曾到名州去做官。
一旦辞官归故里，
无人能比甚贫寒。
饥年贤慧妻感慨，
对他哭泣泪涟涟。
志士虽然有骨气，
也为儿女把心担。
惠孙相见深忧叹，
厚赠不收很清廉。
谁讲固穷难保守？
遥遥思念众前贤。

咏二疏

[说明]

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参见《咏三良》说明。

二疏，指疏广与疏受，汉宣帝时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人。疏广任太子太傅，其侄疏受任太子少傅，任职五年；疏广认为名已成立，不离去恐有后患，便与疏受一道辞职还乡。当离去时，公卿大夫等送行者车百辆，观者皆叹日："贤哉二大夫。"皇帝和太子送给二疏很多财物，他们还乡后便以赐金日与亲友宾客宴饮共乐，而不留金为子孙置办房屋田产。事见《汉书·疏广传》。这首诗就是颂扬二疏的行为和品德，从而表现出诗人的志趣所在。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1)。
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2)？
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3)。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4)。
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5)。
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6)！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7)！
厌厌阎里欢，所营非近务(8)。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9)。
间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10)。
放意乐余年，逞恤身后虑(11)！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12)。

[注释]

(1)大象：指天，大自然。《老子》："大象无形。"又："执大象。"王弼注："大象，天象之母也。"转：运行。这两句是说，正如自然运行、四季更替一样，功成者亦自当迟去。

(2)借问：请问。衰周来：自东周末期以来。趣：旨趣，意旨，道理。

(3)游目：随意观览，这里是放眼、回顾的意思。复：再，恢复。此举：这种行为，指"功成者自去"。

(4)高啸：犹高歌，形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长揖（yī）：旧时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的相见或道别的礼节。《汉书·高帝纪上》："郦生不拜，长揖。"诗中是指辞谢。储君傅：指太子大傅与太子少傅的职位。储君：太子。

(5)饯（jiàn荐）行：以酒食送行。倾：尽。华轩：华贵的轻车，指富贵者乘坐的车子。盈：满。《汉书·疏广传》："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指饯行），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

(6)余荣：剩下的荣华。即指二疏所辞去的官职俸禄。

(7)胜：盛大，佳妙。贤哉岂常誉：《汉书·疏广传》："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位。"常：普通，一般。

(8)厌厌（yān烟）：安逸、安祥的样子。《诗经·小雅·湛露》："厌厌夜饮。"毛传："厌厌，安也。"阎里：乡里。近务：眼前之事，指日常平凡的事情。

(9)促席：接席，座位靠近。表示亲近。延：邀请，

挥觞：举杯，指饮酒。道：叙说。平素：指往日的事情。

(10)问金终寄心：指疏广的子孙托人间疏广，给他们留下多少钱财以置办房舍田产。寄心：藏在心中的想法，关心。清言：指疏广所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等语，参见

《杂诗十二首》其六注(7)。晓未悟：晓谕不明白的人。

(11)放意：纵情。余年：剩下的岁月，指晚年。遑恤身后虑：哪有闲暇考虑死后的事。遑：闲暇。恤：忧虑。《诗经·椰风·谷风》：“遑恤我后。”笺：“追，暇也。恤，忧也。”

(12)其人：指二疏。道：做人之道，指清操。弥：更加。著：显著，昭著，指广为人知。

[译文]

天地四时自运转，
完成功业当归还。
请问东周未世后，
几人能把其意传？
放眼汉代朝廷内，
二疏举止可称赞。
欢快高歌返故乡，
告别太子长辞官。
皇朝官吏皆出送，
华贵轻车填路问。
悲叹之情为送别，
荣华富贵岂足恋！
德操高尚感行人，
贤哉之誉岂一般！
乡里安逸相聚欢，
经营之事不简单。
邀来故老促席坐，
饮酒共将往事谈。
儿女关心遗产事，
疏广晓谕出清言。
纵情享乐度余年，
死后之事不挂牵。
谁说二疏已亡去？
日久其德更粲然。

咏三良

[说明]

这首诗同《咏二疏》、《咏荆轲》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当为同一个时期的作品。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当作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之后不久，暂系于永初三年，陶渊明五十八岁。。

三良，指春秋时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zhēn针）虎。他们三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是秦穆公的宠臣。穆公死，三人遵穆公遗嘱为之殉葬。《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祎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

酒先死的尽忠行为。（事见《述酒》诗说明）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1)。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2)。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3)。
出则陪文舆，人必侍丹帷(4)。
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5)。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6)。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7)！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8)。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9)。
良人不可赎，该然沾我衣(10)。

[注释]

(1)弹冠：弹去帽子上的灰尘，指准备出仕为官。见《咏贫士七首》其七注(2)。乘：驾驭，占据。通津：本指交通要道，这里指高官要职。《古诗十九首》之四："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时我遗：即"时遗我"的倒装句，时不我待之意。我：指三良。

(2)服勤：犹言服侍、效劳。《礼记·檀弓上》："服勤至死。"孔颖达疏："服勤者，谓服持勤苦劳辱之事。"尽岁月：一年到头。功愈微：功劳甚小。愈：更加。

(3)谬：妄，自谦之词。获露：得到表现。私：亲近，宠爱。

(4)文舆：华美的车子。这里指穆公所乘之车。丹帷：红色的帷幕。这里指穆公寝居之所。

(5)箴（zhēn 针）规：规谏劝戒。响已从：一发言就听从。初无亏：从不拒绝或轻视。亏：枉为。这两句是说，穆公对三良言听计从。

(6)言：语助词，无意义。同此归：一道去死。《史记·秦本纪》之《征义》引应劭曰："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hōng 轰，周代诸侯死之称），皆从死。"

(7)君命安可违：《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死，康公立，遵照穆公的遗嘱，杀了一百七十四人殉葬，秦大夫子车氏三于亦从殉，共"一百七十七人"。"君命安可违"即指此事。安，怎能。

(8)临穴罔（wǎng 往）惟疑：面对坟墓没有犹豫。罔：无。惟：语助词，无意义。疑：犹疑，犹豫。《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投义：献身于大义。攸希：所愿。

(9)黄鸟声正悲：《诗经·秦风·黄鸟》："交交（悲鸣声）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10)不可赎：不能挽救赎回。语本上引《诗经》。泫（xuàn 眩）然：伤心流泪的样子。《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

[译文]

出仕为官居要职，
只怕蹉跎好时光。
一年到头勤效力，
常恐功绩不辉煌。
忠情偶尔得表现，
于是得宠近君王。
出门陪同在车边，
入宫服侍丹帷旁。

规劝之言即听取，
建议从来不虚枉。
一旦君王长逝后，
愿得一道把命亡。
君王恩厚难相忘，
君命怎能敢违抗！
面临坟墓不犹豫，
献身大义志所望。
草丛笼罩高坟墓，
黄鸟啼鸣声悲伤。
三良性命不可救，
泪水沾湿我衣裳。

咏荆轲

[说明]

这首诗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参见《咏三良》说明。

此诗咏赞荆柯刺秦王之事，事见《战国策·燕策三》及《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战国时齐国人，迁居卫，后来到燕国，好读书、击剑，与高渐离为知友。燕太子丹曾质于秦，秦王嬴政待之不善，丹怨愤逃归。时秦国东伐，将至燕。燕太子丹欲刺杀秦王，尽力招募勇士。荆轲被招，受到燕太子丹的恩遇和敬重。荆柯奉燕太子丹之命，带着燕国督亢地图去进献秦王，在地图中暗藏一把匕首，以便借机行刺。易水送别之后。荆轲义无反顾去见秦王，献上地图，图穷匕首现，追刺秦王，终因剑木不精而没能刺中秦王，反而被杀。陶渊明这首诗即咏赞此事。诗人以豪迈的诗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生动形象，用惋惜赞叹的语言歌颂了荆柯的壮烈活动，抒发了诗人内心无限的感慨。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1)。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2)。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3)。
素骇鸣广陌，慷慨送我行(4)。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5)。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6)。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7)。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8)。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9)。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10)。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11)。
凌厉越万里，透迄过于城(12)。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13)。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14)！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15)。

[注释]

(1)燕丹：燕国太子，名丹。姓与国同，是战国时燕王喜之子。士：门客。报：报复，报仇。强嬴（yíng营）：强秦。嬴指秦王嬴政，即后来统一六国始称皇帝的秦始皇。

(2)百夫良：百里挑一的勇士。荆卿：即荆轲。卿，犹“子”，是燕人对他的尊称。

(3)死知己：为知己而死。燕京：燕国的都城，今北京地区。

(4)素骥：白色骏马。《战国策·燕策三》：“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色是丧服色，白衣冠以示同秦王决一死，以壮荆轲之行。此处用“索骥”，就表达这层意思。广陌：大路。慷慨：情绪激昂。

(5)雄发上指冠：怒发直指，冲起高高的帽子。雄发，怒发。冠：帽子。《战国策·燕策三》：“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缨（yīng英）：系帽子的丝带。

(6)饮饯：饮酒送别。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源出易县境。

(7)渐离：高渐离，燕国人，与荆轲友善，擅长击筑。《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位，旁若无人者。”这里是指送别的击筑。筑（zhú竹）：古击弦乐器，形似筝。 宋意：当为燕太子丹所养之士。《淮南子·泰族训》：“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

(8)萧萧：风声。淡淡：水波摇动的样子。《战国策·燕策三》载荆柯临行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陶诗此二句即从《易水歌》第一句变化而来。

(9)商音：古代乐调分为宫、商、角、徵（zhǐ止）、羽五个音阶，商音调凄凉。奏羽：演奏羽调。羽调悲壮激越。《战国策·燕策三》：“至易水上，既祖（饯送），取道。高渐离击筑，荆何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10)且：将。名：指不畏强暴、勇于赴死的英名。

(11)登车何时顾：《战国策·燕策三》：“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谓决心己定，义无反顾。飞盖：车子如飞般疾驰。盖：车盖，代指车。

(12)凌厉：意气昂扬，奋起直前的样子。逶迤（wěiyí威移）：路途弯曲延续不绝的样子。

(13)图穷：地图展开至尽头。《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事自至：行刺之事自然发生。豪主：豪强的君主，指秦王。怔营：惊恐、惊慌失措的样子。《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以匕首刺秦王，王惊而拔剑，“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

(14)剑术疏：剑术不精。《史记·刺客列传》载：秦王以佩剑断荆轲左股，荆轲坐地“引七首以擿（zhì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结果荆轲被杀，行刺失败。同上传载：“鲁勾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奇功：指刺秦王之功。遂：竟。

(15)其人：指荆轲。没：死。余情：不尽的豪情。

[译文]

燕丹太子爱侠客，
立志报仇刺嬴政。
百里挑一招勇士，
年终得士名荆卿。
君子能为知己死，
荆卿提剑出燕京。
雪白骏马嘶大道，
慷慨众人送我行。
怒发上指高冲冠，

男儿猛气冲长缨。
饮酒送别易水上，
四周列坐皆豪英。
渐离击筑音悲壮，
宋意引吭高歌声。
萧瑟悲风骤吹过，
凄寒水上波纹生。
商音凄婉闻流泪，
羽调激昂壮士惊。
此去心知不返归，
将能后世留英名。
义无反顾登车去，
疾驶如飞赴秦庭。
奋勇直前越万里，
曲折艰险过千城。
地图展尽匕首露，
嬴政突然心恐惊。
可惜剑术未能精，
盖世之功未建成。
壮士虽然久已逝，
千年之下寄深情。

读《山海经》十三首

[说明]

这组诗大约作于宋武帝永初三年（422），陶渊明五十八岁。

这组诗除第一首具有诗序的性质外，其他十二首分咏《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所记奇异事物，多为借古讽今之作，以抒发诗人的壮志豪情和对现实不满的感慨。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十八卷。作者不详。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晋代郭璞作注。《穆天子传》是晋代从战国时魏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汲家书》）之一，作者不详。旧题晋郭璞注。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故事，后一卷记盛姬之死及其丧仪。

其一(1)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2)。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3)。
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士”。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疏。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5)。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6)？

[注释]

(1)这旨诗自咏隐居耕读之乐，是组诗的序诗。初夏之季，耕种之余，饮酌春酒，观览图书的诗人的神情伴随着美妙的神话故事邀游宇宙，乐趣无穷。

(2)孟夏：初夏，农历四月。扶疏：枝叶茂盛纷披的样子。《韩非子·扬权》：“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本枝扶疏。”

(3)欣有托：因为有了依托而高兴。托：依托、指寄身之处。庐：住宅。

(4)穷巷：僻巷。隔深辙：谓距离大路很远。隔：隔开，相距。辙：车辙，代指大路。颇回故人车：经常使老朋友的车子掉转回去。颇：很，这里指经常。回：回转。故人：熟人，老朋友。

(5)周王传：指《穆夫子传》。山海图：指《山海经图》。《山海经》原有古图及汉代所传图，晋代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有图及赞。后原图均失，今所见图是清人补画。

(6)俯仰：俯仰之间，形容时间很短。终穷，尽。

[译文]

夏初草木竞生长，
叶茂枝繁树绕屋。
众鸟欢欣有住处，
我也喜爱我茅庐。
耕田播种事已毕，
有空还家读我书。
僻巷距离大道远，
友朋无奈转回路。
我心欢快饮春酒，
摘取园中好菜疏。
微雨濛濛东面来，
好风与共使心舒。
《穆天子传》泛观览，
《山海经》中翻画图。
顷刻邀游遍宇宙，
我心不乐又何如？

其二(1)

玉台凌霞秀，王母怕妙颜(2)。
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3)。
灵化无穷已，馆字非一山(4)。
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5)！

[注释]

(1)这首咏赞西王母的妙颜，永寿和神通，以抒发诗人的厌弃世俗之情。

(2)玉台：玉山上的瑶台，即西王母的居处。《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凌霞：高出云霞之上。秀：灵秀，秀美。怡：安适愉快，和悦。妙颜：容颜美妙。

(3)天地共俱生：谓王母与天地同生。几何年：多少岁。

(4)灵化：神灵变化。无穷已：没有穷尽。仙馆非一山：《山海经》之《西山经》说西王母居玉山；《大荒西经》说西王母“处昆仑之丘”，郭璞注：“王母亦自有离宫别馆，不专住一山也。”《穆

天子传》说西王母居于弇（yǎn 掩）山，故曰“仙馆非一山”。

(5)高酣：高会酣饮。发新谣：《穆天子传》说，周穆王为西王母设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作歌谣道：“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宁：怎，哪里。 俗中言：凡俗之言。

[译文]

玉台灵秀出云霞，
王母安适美容颜。
天地与之共俱生，
不知岁月几多年。
神灵变化无穷尽，
仙馆很多非一山。
高会酣饮唱新谣，
哪像世俗凡语言！

其三(1)

迢递槐江岭，是谓玄圃丘(2)。
西南望昆墟，光气难与祷(3)。
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4)。
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5)。

[注释]

(1)这首诗咏赞昆仑玄圃，寄托向往美好而厌弃世俗之情。

(2)迢递（tiáodì 条弟）：高而远的样子。槐江岭：即槐江之山。《山海经·西山经》：“槐江之山……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爱有谣（yáo 瑶）水，.其清洛洛。”玄圃：即平圃，亦作“县（悬）圃。”《山海经·两山经》“平圃”，郭璞注：“即玄圃也。”《楚辞·天问》：“昆仑县圃，其尻（居）安在？”王逸注：“昆仑，山名也……其巅曰玄圃，乃上通于天也。”

(3)昆墟：即昆仑山。光气：珠光宝气。《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郭璞注：“皆光气炎盛相焜（kǔn）耀之貌。”涛：比并。

(4)亭亭：高高耸立的样子。玕（gān）：琅玕树，即珠树。《山海经·海内西经》“琅玕树”郝懿行注：“《玉篇》引《庄子》云：‘积石为树，名曰琼枝，其高一百二侧，大三十围，以琅牙为之实。’是琅玕即琼枝之子似珠者也。”《本草纲目·金石部》：“在山为琅玕，在水为珊瑚。《山海经》云，开明山北有珠树。《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树在其西。珠树，即琅玕也。”落落：同“洛洛”（见注(2)），水流动的样子。瑶：同“滛”（见注(2)）。

(5)周穆：周穆王。《穆天子传》言其驾八骏游于玄圃。托乘：犹今言“搭车”。

[译文]

遥遥高耸槐江岭，
那是玄圃最高冈。
远望西南昆仑山，
珠光宝气世无双。
高高珠树光明照，
谣水涓涓流细淌。

可恨不及周穆世，
搭车也去一游赏。

其四[1]

丹木生何许？乃在崌山阳[2]，
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3]。
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4]。
岂伊君子宝，见重我轩黄[5]。

[注释]

(1)这首诗表现企羡长生之意。丹木之实与丹水白玉，食之可以益寿延年；钟山之瑾瑜，佩之可以驱除不祥。

(2)丹木：《山海经·西山经》：“崌（mì密）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崌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崌：逮本作“密”，今从李本、焦本改。山阳：山的南面。

(3)朱实：红色的果实。

(4)瑾瑜：皆美玉。

(5)伊：彼。君了宝：即《山海经·西山经》中所说“君子服之，以御不祥”之意。见重：被重视，被看重。轩黄：黄帝轩辕氏。《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译文]

丹木生长在何方？
就在崌山南坡上。
黄色鲜花红果实，
食之可以寿命长。
白玉凝成白玉膏，
瑾瑜发出奇异光。
岂止君子视为宝，
轩辕黄帝早赞扬。

其五[1]

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2]。
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3]。
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4]。
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5]。

[注释]

(1)这首诗咏赞三青鸟，并表现出诗人对于酒的嗜好和对匕生的企盼。

(2)翩翩：轻快飞翔的样子。三青鸟：《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鸟，赤舀黑目。”郭璞注：”皆西王母所使也。”后因称传信的使者为青鸟。奇可怜：甚可爱。

(3)王母使：西王母的信使。见上郭珍注。又《山海经·海内北经》：“西

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艺文类聚》卷九十一引《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汉武帝）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侠（夹）侍王母旁。”三危山：《山海经·西山经》：“三危山，三青鸟居之。”郭璞注：“三青鸟主力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

(4)因：因依，依托。具：通“俱”，完全，详细。

(5)须：通“需”，需要。唯：同“惟”，独，只有。长年：长寿。

[译文]

翩翩飞舞三青鸟，
毛色鲜明甚好看。
清早去为王母使，
暮归居处三危山。
我想拜托此青鸟，
去向王母表心愿。
今生今世无所求，
只要美酒与寿年。

其六(1)

逍遥芜皋上，音然望扶木(2)。
洪柯百万寻，森散覆肠谷(3)。
灵人侍丹池，朝朝为日浴(4)。
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见烛(5)！

[注释]

(1)这首诗吟咏日出之处和太阳的光辉，寄托向往光明之意。

(2)芜皋：即无皋。《山海经·东山经》：“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fú 扶）木。”沓然：遥远的样子。扶木：即搏木，亦作扶桑或搏桑。《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郭璞注：“扶桑，木也。”《淮南子·览冥训》：“朝发榑桑。”

(3)洪柯：大树枝。寻：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森散：枝叶舒展四布的样子。肠（yáng 阳）谷：同“汤（yáng）谷”，日所从出处。见注(2)。（楚辞·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淮南·天文训》：“日出于肠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说文》：“旸，日出也。”

(4)灵人：指羲（x 希）和，神话传说中太阳的母亲。《山海经·大荒南经调“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丹池：即甘渊或咸他，太阳沐浴处。《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女子名曰羲和，方（为）日浴于甘渊。”《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肠谷，浴于咸他。”

(5)神景：指太阳。景：日光。何幽不见烛：什么阴暗的地方不被照亮。幽：阴暗。烛：照亮。

[译文]

逍遥无皋之山上，
远远望见木扶桑。

巨大树枝百万丈，
纷披正把肠谷挡。
羲和服侍丹池旁，
天天为日沐浴忙。
一旦太阳升上天，
何方阴暗不照亮！

其七[1]

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2]。
亭亭凌风桂，八千共成林[3]。
灵凤抚云舞，神鸾调玉音[4]。
虽非世上宝，爱得王母心[5]。

[注释]

(1)这首诗咏赞宝树生辉、鸾歌凤舞的神仙世界的奇异景象，寄托诗人遗世高蹈的情怀。

(2)粲粲：光彩鲜艳的样子。三珠树：古代神话中的树名。《山海经·海外南经》：“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赤水阴：赤水的南岸。

(3)亭亭：高高耸立的样子。凌风：迎风。八于：指八株桂树。《山海经·海内南经》：“桂林八树，在贪隅东。”郭璞注：“八树而成林，言其大也。”

(4)灵凤：神灵的凤鸟。抚云舞：谓云中起舞。鸾（luán 峦）：传说凤凰一类的鸟。五音：美土般清脆悦耳的声音。这两句本《山海经·大荒南经》：“爱有歌舞之鸟，驾鸟自歌，凤鸟自舞。”

(5)爱（yuán 元）：语助词，无意义。

[译文]

粟烂光辉三珠树，
寄生赤水之南滨。
高高耸立迎风桂，
八树相连便成林。
灵异凤凰云中舞，
神奇鸾鸟鸣玉音。
虽然不是人间乐，
王母为之甚欢心。

其八[1]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2]？
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3]。
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4]。
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5]！

[注释]

(1)这首诗咏赞长生不老，表示欣羡之情。

(2)没（mò 莫）：通“殁”，死亡。灵长：延绵久长。

(3)不死复不老：《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4)赤泉、员丘：同上注引文郭璞注：“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

老。”

(5)三辰：指日、月、星。考：老。渠：同“遽”，忽然，马上。央：尽，指死亡。

[译文]

自古人生就有死，
谁能长寿命不亡？
竟有不死也不老，
命活万岁也平常。
赤泉之水供我饮，
员丘之树我当粮。
日月星辰同我游，
哪能很快把命丧！

其九(1)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竟走(2)。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3)。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4)？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5)。

[注释]

(1)这首诗咏赞夸父的雄心壮志和非凡的毅力，尽管他壮志未酬，但他的功绩和精神却永垂后世。

(2)夸父：古代传说中的神人。《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人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诞：本义为大言，引申为大。《尚书·汤浩》：“工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孔安国传：“诞，大也。”乃：竟然。

(3)虞渊：即禹渊、禹谷，传说中的日落之处。《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郭璞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无胜负：不分胜败。

(4)殊妙：非凡而奇妙。倾河：倾尽黄河之水。焉足有：何足有，即不足。

(5)余迹：遗迹，指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寄：寄留，留存。邓林：据毕沉考证，邓、桃音近，“邓林”即“桃林”。（见毕沉《山海经》校本）

[译文]

夸父志向真远大，
敢与太阳去竞走。
同时到达日落处，
好像没分胜与负。
神力非凡又奇妙，
饮尽黄河水不足。
弃下手杖化邓林。
身后功绩垂千古。

其十(1)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2)。
刑天舞于戚，猛志固常在(3)。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4)。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5)！

[注释]

(1)这首诗咏赞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抒发了诗人空怀报负而无从施展的慷慨不平的心情。

(2)精卫：神话中的鸟名。《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拓（zhè 浙）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huì 汇，鸟嘴），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饺（xiāo 消，呼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yīn 因，填塞）于东海。”微木：细木。

(3)刑天舞干戚：逯本作“形夭无干戚”，今据李本、焦本改。刑天：神名。干：盾。戚：斧。《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固：录本作“故”，今以陶本改。

(4)同物：等同于万物。意谓人同万物一样，生死并无差别，即《庄子·齐物论》所说的“物化”。化去：指死亡。

(5)徒设：空有。在昔心：指诗人自己往日的雄心。良辰：良好的时机。讵：岂。这两句是说：我空有往日的雄心壮志，实现壮志的良好机会哪里能够等到。

[译文]

精卫衔来细木草，
誓将以之填东海。
刑天头掉挥斧盾，
壮志依然常存在。
等同万物无所虑，
死去亦无可后悔。
空有当年雄壮志，
良机已过岂等待！

其十一(1)

臣危肆威暴，钦呸违帝旨(2)。
寞丽强能变，祖江遂独死(3)。
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4)。
长枯固已剧，鹤鹗岂足恃(5)！

[注释]

(1)这首诗言臣危和钦呸违背上帝的旨意逞凶，结果遭到惩罚，说明恶人终有恶报。诗意暗寓对刘裕篡弑行为的诅咒。

(2)臣危肆威暴：《山海经·海内西经》：“贰负（古天神，人面蛇身）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yà y 讶亚雨）。帝乃桔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钦呸（p 破）违帝旨：《山海经·西山经》：“钟山，其于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呸（按：呸原作鸦，据《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改）杀藻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崖，钦哑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黑文白笆，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

白首，见则其邑大旱。”是说钦■与鼓谋害了藻江，结果受到天帝的惩罚。

(3)窫窳强能变：《山海经·海内西经》：“寘肃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又《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其状如龙首，食人。”郭璞注：“窫窳，本蛇身人面，为贰负臣所杀，复化而成此物也。”强：尚，还能。祖江：即藻江，见注(2)，郭璞注：“傈或作祖。”

(4)鉴：照，审察。履：行。

(5)枯：当作“桔”，指臣危被梏。固已剧：本来就已痛苦。剧：痛苦。鵕、鹗：指鼓和钦■被天帝杀死后的变形。恃：凭仗。

[译文]

贰负之臣逞凶暴，
钦■违背帝旨意。
窫窳虽死尚能变，
祖江死去永消失。
上天可鉴明审察，
作恶之举不可为。
臣危被罚甚痛苦，
鵕鹗之变不足恃！

其十一(1)

鸱鴞见城邑，其国有放士(2)。
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3)。
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4)。
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5)。

[注释]

(1)这首诗由鸱鴞和青丘鸟而联想到屈原的不幸，实则抒发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

(2)鸱鴞（chīzhū吃朱）：逯本作“鵃(zhōu舟)鹅”，今据李本、焦本改。《山海经·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鴞，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见（xiàn 现）：出现。放士：被放逐的贤士。

(3)怀王：楚怀王，战国末期楚国君主。屈原便在怀王时被放逐的。数来止：数次飞来栖息。指屈原多次被放逐。

(4)青丘有奇鸟：《山海经·南山经》：“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自言独见尔：是说灌灌鸟独自出现，无人看见。尔：句末助同。

(5)这两句说：灌灌鸟本来就是为迷惑者所生的，不必用它来晓喻明达之人。

[译文]

鸱鴞出现在城里，
国内便有放逐士。
想那楚国怀王时，
此鸟必定常飞至。
青丘之山有奇鸟，
独自出现人不知。
本来就为迷者生，
不必晓喻贤君子。

其十三[1]

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2]。
何以废共鲸，重华为之来[3]。
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4]。
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5]！

[注释]

(1)这首诗是本组诗的最后一首，带有总结的性质。诗中总结历史的兴亡之道，关键乃在“帝者慎用才”，对当世也寓有颇深的感慨。

(2)岩岩：本形容高峻的样子，这里代指显赫的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伊师，民具尔瞻。”显朝市：显赫于朝廷之中。

(3)废共鲧（gǔn 滚）：指帝尧的臣子共工与鲧，因不贤而被废弃处置。《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jí 极，诛戮）鲧于羽山。四罪（处罚）而天下咸服。”《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埋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重华：虞舜名。这两句是说：废弃共工与鲧，是帝舜所为。

(4)仲父（fǔ 斧）：指管仲。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献诚言：进献诚挚之言。姜公：指齐桓公，因其为姜姓。见猜：被猜疑。据《韩非子·十过》和《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管仲命危时，齐桓公问以国政，管仲说易牙、开方、竖刁三人不可重用。管仲死后，桓公未听其言，结果三人专权。

(5)临没告饥渴：《史记·齐大公世家》载，齐桓公病重，竖刁等三人作乱，桓公被禁闭，终以饥渴而死。当复何及哉：又将怎么来得及呢。意谓已是后悔莫及。

[译文]

大臣显赫在朝廷，
君主用人当慎重。
共工与鲸被废弃，
帝舜所为除奸凶。
管仲临终肺腑语，
桓公到底没听从。
桓公临死困饥渴，
心中后悔有何用！

挽歌诗三首

[说明]

挽歌，哀悼死者的歌。陶渊明卒于宋文、元嘉四年（427）十一月，享年六十三岁。《挽歌诗》和《自祭文》是作者生前最后的作品。这组自挽的《挽歌诗》便作于逝世前的两个月，即九月。

“挽歌诗”，逯本作“拟挽歌辞”，今据萧统《文选》所引第三首及陶本改。

其一[1]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2]。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3]。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4)。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5)。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注释]

(1)这首诗写刚死人敛的情景，表现出旷达的人生态度。

(2)非命促：并非生命短促。意谓牛死属于自然规律，故生命并无长短之分。

(3)昨暮：昨晚。同为人：指还活在世上。今旦：今晨。在鬼录：列入鬼的名册，指死去。

(4)魂气：指人的精神意识。《左传·昭公七年》疏："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散何之：散归何处。枯形：枯槁的尸体。奇空木：安放于棺木之中。

(5)索：寻找。

[译文]

人命有生必有死，
早终不算生命短。
昨晚生存在世上，
今晨命丧赴黄泉。
游魂飘散在何处？
枯稿尸身存木棺。
娇儿找父伤心啼，
好友痛哭灵柩前。
死去不知得与失，
哪还会有是非感？
千秋万岁身后事。
荣辱怎能记心间。
只恨今生在世时，
饮酒不足大遗憾。

其二(1)

在昔无酒食，今但湛空觞(2)。
春醒生浮蚁，何时更能尝(3)！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4)。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5)。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6)。

[注释]

(1)这首诗写亲友祭奠和出殡的情景。诗中以生前无酒饮同死后有酒不能饮相对比，旷达幽默之中，深含无限的酸楚。

(2)湛（zhàn 占）空觞：是说往日的空酒杯中，如今盛满了澄清的奠酒。

(3)春醪（lǎo 劳）：春酒。浮蚁：酒面上的泡沫。《文选·张衡<南都赋>》："醪敷径寸，浮蚁若萍。"刘良注："酒膏径寸，布于酒上，亦有浮蚁如水萍也。"

(4)肴（yáo 摇）案：指摆在供桌上的盛满肉食的木盘。肴：荤菜。案：古代进食用的一种短脚木盘。盈：指摆满。

(5)荒草乡：指荒草丛生的坟地。按：逯本据（乐府诗集）于此句后校增“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二句，为诸本所无。然此二句与第三首“四面无人居”、“荒草何茫茫”等句重复，故当删去。

(6)出门去：指出殡。良未央：未有尽头，遥遥无期。良：确，诚。

[译文]

生前贫困无酒饮，
今日奠酒盛满觞。
春酒清香浮泡沫，
何时能再得品尝！
佳肴列案满面前，
亲友痛哭在我旁。
想要发言口无声，
想要睁眼目无光。
往日安寝在高堂，
如今长眠荒草乡。
一朝归葬出门去，
想再归来没指望。

其三(1)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2)。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3)。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4)。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5)。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6)。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7)。
向来相送人，各已归其家(8)。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9)。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10)。

[注释]

(1)这首诗写送葬时的悲哀之情和萧条之景，十分感人。结语以“托体同山阿”的达观态度，体现了诗人一惯持有的委运任化的人生观。

(2)何：何其，多么。茫茫：无边无际的样子。萧萧：风吹树木声。(3)严霜：寒霜，浓霜。送我出远郊：指出殡送葬。

(4)无人居：指荒无人烟。嶕峣（jiāo yáo 交摇）：高耸的样子。

(5)马：指拉灵柩丧车的马。

(6)幽室：指墓穴。朝（zhāo 招）：早晨，天亮。

(7)贤达：古时指有道德学问的人。无奈何：无可奈何，没有办法。指皆不免此运。

(8)向：先时，刚才。已归：逯本作“自还”，今从《文选》改。

(9)已歌：已经在欢快地歌了。是说人们早已忘了死者，不再有悲哀。

(10)何所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托体：寄身。山阿（ā阿）：山陵。

[译文]

茫茫荒野草枯黄，
萧瑟秋风抖白杨。
已是寒霜九月中。
亲人送我远郊葬。
四周寂寞无人烟，
坟墓高高甚凄凉。
马为仰天长悲鸣，
风为萧瑟作哀响。
墓穴已闭成幽暗，
永远不能见曙光。
永远不能见曙光。
贤达同样此下场。
刚才送葬那些人，
各自还家入其房。
亲戚或许还悲哀，
他人早忘已欢唱。
死去还有何话讲。
寄托此身在山冈。

联句

[说明]

联句，旧时作诗方式之一。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相传此体始于汉武帝时《柏梁台诗》（后人多疑此诗为伪托）。初无定式，有一人一句一韵、两句一韵乃至两句以上，依次而下。后来习用一人出上句，续者须对成一联，再出上句轮流相继而成诗。这首诗即属于前一种体式。

传世陶集诸本皆录此诗，为渊明与愔之、循之同作，内容为咏雁。然愔之、循之姓名、事迹无考，且署名为渊明诗句者亦与渊明之他诗不类，故此诗之真伪当存疑，有待进一步考辨。

鸿雁乘风飞，去去当何极(1)？
念彼穷居上，如何不叹息(2)！（渊明）
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3)？
远招王于乔，云驾庶可饬(4)。（愔之）
顾侣正徘徊，离离翔天侧(5)。
霜露岂不切？务从忘爱翼(6)。（循之）
高柯擢条干，远眺同天色(7)。
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8)。（渊明）

[注释]

(1)去去：不停地飞行。当何极：谓最终要飞到那里。

(2)居士：犹处士。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有居士田仲。”《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胡居士，贤者也。”

(3)腾：腾飞。九万：指九万里高空。扶摇：自下而上的旋风，这里形容腾飞的样子。这两句语本《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tuán 团，拍、附）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4)王子乔：名晋，周灵王的太子。事见《连雨独饮》注(3)。云驾：云车，仙人所乘。饬（chì 赤）：整治。指整治车马，准备遨游。

(5)侣：同伴，指雁。离离：忧伤的样子。（楚辞·九叹·思古）：“曾哀凄欷，心离离兮。”天侧：天边。

(6)切：切肤，痛切。指霜露寒气侵袭。务从忘爱翼：逯本作“徒爱双飞翼”，今从李本、曾本。苏写本、陶本改。务从：务必相随，指跟上伴侣，以免掉队。忘爱翼：顾不上爱惜自己的羽翼，意谓努力奋飞。

(7)高柯：指高树。擢：挺出，特出。

(8)思绝庆未看：仅凭想象而幸亏未曾亲眼所见。指“腾九万”、“王子乔”等事。庆：庆幸。徒使生迷惑：徒然使自己产生许多迷惑。

[译文]

空中鸿雁乘风飞，
远远高飞去哪里？
想到世间穷隐士，
怎不感伤长叹息！（渊明）
虽想升腾九万里，
大鹏展翅凭何力？
远方招请王子乔，
准备云车驾云气。（愔之）
大雁徘徊顾伴侣，
忧伤翱翔在天际。
寒霜岂不相侵袭？
奋飞相从不自惜。（循之）
高高大树枝挺立，
远眺天边同一色。
想象幸亏未曾见。
徒然自我寻迷惑。（渊明）

陶渊明集卷之五　赋辞

感士不遇赋并序

[说明]

这篇赋约作于晋宋易代之后，为陶渊明晚年的作品。士，这里指有才华、有抱负而不被重用的善良正直之人。赋，是一种半文半诗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与韵节。

这篇赋的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本怀大济苍生之志，但在虚伪、黑暗的社会中，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往往使他们进退两难，慷慨悲愤。陶渊明以其丰富的社会阅历与切身体验，对世俗社会早已领悟甚深，所以他“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1)，司马子长又为之(2)。余尝于三余之日(3)，讲习之暇，

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4),生人之善行(5)，抱朴守静(6)，君子之笃素(7)。自真风告逝(8),大伪斯兴(9),间阎懈廉退之节(10)，市朝驱易进之心(11)。怀正志道之士(12),或潜玉于当年(13);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14)。故夷皓有“安归”之叹(15)，三闾发“已矣”之哀。(16)悲夫(17)！寓形百年(18)，而瞬息己尽(19)，立行之难(20)，而一城莫赏(21)。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22)，屡伸而不能己者也(23).夫导达意气(24)，其惟文乎(25)？抚卷踌躇(26)，遂感而赋之(27)。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28)！禀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29)。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30)；靡潜跃之非分，常做然以称情(31)。世流浪而遂祖，物群分以相形(32)。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33)。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34)。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35)。望轩唐而永叹，甘贫贱以辞荣(36)。淳源旧汩长分，美恶作以异途(37)。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38).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39)。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40)。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41)。嗟乎(42)!雷同毁异,物恶其上(43)；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44)。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45)。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46)！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47)。独抵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48)；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49)。无爱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50)；憨冯史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51)。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52)。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53)。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辔于促界(54)。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55)。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56)。承前王之清海，曰天道之无亲(57)；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58)。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59)；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蔽而殒身(60)；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61)！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62)。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63)。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64)。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65)；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66)；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67)。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68)。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69)！苍旻遐缅，人事无已(70)；有感有昧，畴测其理(71)！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72)。既轩冕之非荣，岂组袍之为耻(73)？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74)。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75)。

[注释]

(1)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著有《春秋繁露》等书。他所作的《士不遇赋》，收在《古文苑》中。

(2)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为不朽之作。又为之：又作过一篇《悲士不遇赋》。其残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

(3)三余之日：指闲暇之时。三国时魏人董遇常教学生利用“三余”的时间读书，谓“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见（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松之注。

(4)夫：发语词。履信：遵守信义。思顺：不忘忠孝。《左传·隐

公三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周易·系辞上》：“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5)生人：犹生民。人，人类。善行：良好的品行，即美德。

(6)抱朴：胸怀淳朴.不失本真。（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守静：保持内心的平静，不为外物所挠。

(7)笃（dǔ赌）素：犹笃志。志向专一不变。《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后汉书·张衡传》：“必施厥素尔。”注：“素，志也。”

(8)真风：自然淳朴的风尚。告逝：消失。

(9)大伪斯兴：虚伪之风盛行。斯：乃。

(10)闾阎：里巷的门，借指平民。懈：懈怠。廉退之节：廉洁谦让的节操与礼节。

(11)市朝：指官场，朝廷。驱：驰驱竞逐。易进：侥幸升官，指靠投机取巧往上爬。

(12)怀正：胸怀正直。志道：有志于治世之道。

(13)潜玉：藏玉，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当年：正当有力之年，指壮年。

(14)没世：终生，一世。徒勤：徒劳，空忙。

(15)夷皓：指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伯夷、叔齐事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2)；商山四皓事见《赠羊长史）注(9)。“安归”之叹：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曾作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商山四皓隐居时作歌曰：“唐虞世远，吾将安归？”（皇甫谧《高士传》）安归：归往何处。即无归处。

(16)三闾：指屈原。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已矣”之哀：屈原《离骚》结尾说：“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已矣：算了吧。即无可奈何之意。

(17)夫（fú 扶）：表感叹语气。

(18)寓形：寄身。寓：寄，寄托。形：身形，形体。

(19)瞬息：一转眼一呼吸之间，谓时间短促。尽：指生命结束。

(20)立行：指建立功业。

(21)一城莫赏：得不到赐爵封地。

(22)染翰：浸湿毛笔，指写作。

(23)伸：伸述，表白。已：止。

(24)导达意气：抒发性情意志。其：语助词，表示推测，犹“大概”。

(25)惟：只有。

(26)卷：书卷。指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士不遇赋》。踌躇：原指犹豫不定，这里指反复思考。

(27)遂：于是。感：有所感触。赋：抒写，用作动词。

(28)咨（z 资）：嗟叹声。大块：大自然。受气：意思是禀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王充《论衡，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斯：此，这。独灵：最灵智，最尊贵、杰出。《礼记·礼运篇）：“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许慎《说文解字》：“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陶渊明《形影神·形赠影》：“谓人最灵智。”这两句是说，承天地自然之气而万物生，为什么唯独人最为灵智呢？

(29)禀：承受。藏照：怀揣光明，即拥有智力。秉：持，具有。三五：三才五常的省略。三才：指天、地、人。《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所说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垂名：留名。垂：流传下去。

(30)击壤：古代的一种游戏，这里指隐居。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七引《艺经》云：“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济：救助。苍生：指黎民，百姓。

(31)靡：无。潜：潜藏，指隐居。跃：显达，指出仕做官。非分：不合本分。傲然：高傲自足的样子。称情：符合心意。这两句是说，无论隐居还是做官，都随顺自然，各安本分，人们高傲自足。无拘无束。

(32)流浪：漂荡不定，这里指运行变化，犹“流转”。徂（cú）：往，过去。物：这里指人。群分：指分为善恶不同的人群。相形：各自区别，互为对应。

(33)密网裁：捕鱼的网织得很密。宏罗制：捕鸟的网罗张得很大。这两句比喻统治者的专制制度和好佞之徒陷害忠良的阴谋诡计。

(34)达人：通达有见识的人。善觉：善于观察形势，容易觉悟。逃禄：逃避爵禄，指不做官。

(35)嶷嶷（nì 逆）：高峻的样子。影：指隐士的身影。汪汪：水面宽广的样子。声：指隐士的声音。这两句是说，达人隐居于山水之间。

(36)轩唐：指轩辕与唐尧，相传为上古治世之君。永叹：长叹。辞荣：辞去荣华富贵。

(37)淳源：清澈的水源。这里比喻淳朴的道德风尚。汩（gǔ古）：水流动的样子。长分：指水源流到远处就分支了。美恶：美善与邪恶。作：出现，产生。

(38)原：探原，推究。百行：各种行为。攸贵：所贵。莫为善：莫若行善。

(39)奉：遵奉，奉行。成命：既定的命令。这里指命运的安排或自然的规律。师：师法，效法。

(40)发：显现，指行为表现。生：这里有“树立”的意思。乡闾：乡里。

(41)推：以，凭借。显：显达。矫然：虚伪做作。祈誉：祈求荣誉。

(42)嗟乎：感叹之声。

(43)雷同：人云亦云；相同。《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雷之发生，物无不同时应者，人之言当各由己，不当然也。”《楚辞·九辩》：“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誉之昧昧！”毁异：诽谤异己，即抵毁不同于己见之人。物恶（wù 务）其上：世人憎恨那些才能超过自己的人。物：指人。《晋书·袁宏传》：“物恶其上，世不容哲。”

(44)妙算者：能预见先机之人。谓迷：被认为是糊涂。云妄：被说成是狂妄。

(45)坦：坦诚，坦荡。至公：最公正无私。无猜：对人没有猜忌。卒：最终，结果。以：因。

(46)琼（qiong 穷）：美玉，比喻贞洁。兰：兰草，比喻芳香。亮：明白，了解。

(47)炎帝帝魁之世：指传说中上古太平的时代。炎帝即神农氏，帝魁为黄帝子孙，皆为上古治世之君。张衡《东京赋》：“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

(48)祗（zhī支）：恭敬。三省（xǐng 醒）：每天多次自我反省。《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49)庶：希望。进德以及时：修治德行，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不惠：不顺利。

(50)爰生：指爰盎（《史记》作袁盎，此本《汉书》），字丝。汉文帝时任中郎将。晤言：当面说话。指爰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张释之。（事见《汉书·爰盎列传》）张季：名释之，字季。据《汉书·张释之列传》载，张释之担任骑郎（管理宫廷马匹的小官），十年不得提升，经爰盎向汉文帝当面推荐，文帝任释之为谒者仆射（当皇帝掌管传达的长官），后任廷尉，处事多得当。蔽：指被埋没。

(51)愍（mìn 敏）：哀怜，忧病。冯叟：指冯唐。叟是对老者的称呼。据《史记·冯唐列传）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汉时地名，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太守。他爱惜士卒，优待军吏，匈奴远避。一度匈奴进犯，魏尚亲卒车骑阻击，大胜。因报功的文书上所载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相差六人）而被削职。一次文帝过郎署，同郎中署长的小官冯唐谈起此事，经冯唐代为辩白，文帝即派冯唐前往赦免魏尚之罪，仍令担任云中太守。而冯唐也因此被进封为车骑都尉。赖魏守以纳计：是说冯唐凭借魏尚的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才得以升迁。

(52)仅然：几乎，将近。这里是“勉强”的意思。知：知遇，指受

到重用。旷岁：耽搁、荒废了很长时间。

(53)审夫：确乎。夫：语中助词。眩：迷惑。三夫之献说：意为三人都说有虎。《韩非子·内储说上）：庞恭“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意谓人们常被谣言迷惑，信以为真。

(54)贾傅：指西汉贾谊。曾作长沙王大傅。梁怀王太傅。秀朗：才华出众。纤：曲。远辔：代指千里马。辔：马缰绳。促界：狭窄的范围。

(55)董相：指董仲舒。曾先后任江都王相、胶西王相。渊致：学识渊博。屡乘危而幸济：多次

遇险而幸免于难。《汉书·董仲舒传》载、江都王、胶西王皆骄纵，董仲舒为人正派，多次上疏谏净匡正，忤逆王意而险遭死罪，后幸免。虽得重用，后来他怕久后获罪，称病辞归。

(56)哲人：才智超众之人。无偶：无双。淋浪：泪流不止的样子。袂（mèi 妹）：衣袖。

(57)前王：指素王，即古代圣哲。《庄子·天道》："玄圣素王之首。"疏曰："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素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清海：犹明教。《后汉书。赵壹传》："冀承清海，以释遥悚。"曰：同"幸"，乃，语助词。天道之无亲：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人》七十二章、《史记·伯夷列传》）之意，是说天道对任何人都无亲疏之分，但总将好运赐给行善之人。

(58)澄：清。一：指天道。《老子》三十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鉴：镜，明察。恒：常常。辅善：帮助行善之人。佑仁：保佑为仁之人。

(59)夷：怕夷。投老：到老。回：颜回，字子渊，简称渊。早夭：见（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注(3)。

(60)请车以备谆（gu ǒ果）：《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颜渊死后，家里无钱买棺材，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以筹办。意思说虽然对老师不恭敬，却迫不得已。椁：外棺，泛指棺。茹蔽而殒（y ǔn 允）身：《史记·伯夷列传》："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野菜）而食，最后饿死。茹：吃。殒：死亡。

(61)好学：指颜回好学。《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行义：指伯夷、叔齐行义。事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2)。

(62)若兹：像这样。指颜回家贫早夭，伯夷叔齐饿死。斯言：此言。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语。虚陈：空言，徒说。《饮酒二十首》 其二："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与此处意同。

(63)旷世：犹旷代。绝代，世所未有。 涩：阻滞，艰难。

(64)伊：语助词，无意义。病：忧虑。

(65)广：指李广。西汉名将。结发：犹"束发"，指年轻的时候。从政：指从军征伐匈奴。《史记，李将军列传》："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厂"以良家子从军击胡。""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不愧赏于万邑：是说李广战功卓著，封赏万户侯也不为过。李广少时为武骑常侍，文帝曾说："借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后李广屡立战功，匈奴畏避，呼为"飞将军"。

(66)戚竖：外戚小人，指卫青（汉武帝卫皇后之弟）。元狩四年一次出击匈奴的战役中，李广军因失道误期，卫青乘机责罚他，李广悲愤自杀。竟尺土之莫及：竟然连尺寸土地也未得封赏。武帝时，征匈奴者多封侯，而李广不得封。广弟"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67)身后：死后。动：感动。《史记·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语，见《论语·子路》）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xún 旬，通"恂恂"，诚实谨慎的样子）如鄙人（乡野之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又：李广"遂引刀自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68)商：指王商，字子威，西汉时人。尽规：尽力谋划。拯弊：拯救弊端，改革弊政。言：语助词，无意义。始顺而患入：开始顺处，而后遭祸患。《汉书·王商传》载，汉成帝时，王商任左将军，深受皇帝的信任；后任丞相，也很受尊重。然竟被王凤、张匡等人以谗言相害，被罢相后，发病吐血而死。

(69)奚：何。良辰：指施展才能的良好时机。易倾：容易用尽，意谓很快就结束了。胡：为什

么。害胜：陷害才能超过自己的人。

(70)苍旻（mín 民）遐缅：苍天遥远。旻：天。已：止。

(71)有感有昧：有些理解明白，有些迷惑不解。昧：暗。畴：通“ 谁”。《尚书·尧典》：“帝曰：畴若予工？”

(72)济意：成就意愿，使本心得以满足。累已：损害自己。

(73)轩冕：指高官厚禄。轩：达官贵人所乘的轻车。冕：官冕，官吏 戴的帽子。《压子·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之谓也。”《晋书· 应贞传》：“轩冕相袭，为郡盛族。”缊（yù 运）袍：在乱麻为絮的袍 子，穷人所穿。《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 耻者，其子由也与？”孔子赞美子路，说他穿着破棉袍与穿轻裘的人站 在一起而并不以为耻。

(74)谬会：错误的领会。指领会以上四句的内容。谬：谦词。取 拙：守拙，指隐而不止。归止：解职归乡。止：语助词，无意义。

(75)拥：抱着。孤襟：孤介的情怀。毕岁：终此一生。谢良价 于朝市：拒绝以高价在市场上出卖。即不愿应诏出仕。《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yùn dú 运读，藏在柜子里）而藏诸？求 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里反用其 意。谢：辞，拒绝。

〔译文〕

昔日董仲舒写过一篇《士不遇赋》，后来司马迁也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我曾经利用冬闲、夜晚和阴雨天等闲暇之时，以及在讨论学习的空隙中，阅读了他们的作品，深为感慨而哀伤不已。遵守信义，不忘忠孝，是人类的美好品德；胸怀淳朴，心地清静，是君子格守的素志。自从淳朴的风尚消失，于是虚伪之风盛行，廉洁谦让的操行在民间渐被淡忘，追逐高官厚禄的侥幸之心在官场上日益泛滥。一些胸怀正直、立志治世之士，正当壮年而隐居不仕；一些洁身自好、节操清廉之人，却徒劳终生。所以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都有“归往何处”的悲叹，三闾大夫屈原发出“算了吧”的哀怨。可悲啊！人生百年，转眼即逝，建立功业十分艰难，却得不到应得的赐爵封地。这就是古人慷慨挥笔，一再抒发而难尽其情的缘故。能够抒发性情意志的，大概只有文章吧？抚着古人的书卷反复思考，于是深有感触而写下这篇文章。

可叹承天地之气万物生育，为何这人类独为万物之灵！禀受神情意志而拥有智慧，凭三才五常之道而得留名。或居乡野击壤游戏以自乐，或出仕途拯救天下之百姓；隐没显达光不自然本分，做然自得一切适合性情。时光流逝往古之世成为过去，好人坏人渐有分别群体自成。捕鱼之网密织而鱼恐惧，捕乌之罗大张而鸟心惊。那通达明智之人善觉悟，于是逃避官禄隐居躬耕。高峻的山岭中有隐士的身影，广阔的河流上有隐士的歌声。遥想远古治世深深叹息，甘居贫贱辞却荣华虚名。清澈源头长流分支，善恶区分不同路途。椎究各种行为中可贵者，莫若施行善事最可欢娱。遵从上天既定之命，效法圣人留传之书。忠于君主孝敬双亲，乡里再把信义建树。凭真诚之心获得显达，不虚伪做作祈求名誉。可叹哪！人云亦云诽谤异己，憎恨别人在己之上；把聪明之人说成湖涂，将正直之士视为狂妄。坦诚公正无猜忌，最终受辱遭诽谤。虽怀美玉握兰草，徒然芳洁谁称扬！悲哀呀！贤才不被重用，那是没赶上炎帝、帝魁时的太平之世。恭敬修身独自勤勉，反复自省哪能废弃；愿修治德行等待良机，但良机既至却不顺利。若非爱盎向皇帝面荐，想那张季

将永被遮蔽；可怜冯唐年老官职卑微，凭谏魏尚之事才把官提。虽勉强可称终遇知己，却愁苦煎熬荒废年岁。明知市上确实无虎，三人说有便受蒙蔽。可哀贾谊才华出众，委屈骏马局促狭界。可悲董仲舒学识渊博，屡遭危难而幸免一死。感慨哲人孤独无依，泪流纵横沾湿我衣。恭承前代圣王明明教诲，说是天道无私善者受恩；天道清澄可以明察，帮助善者保佑仁人。伯夷叔齐到老挨饿，颜回早逝家境甚贫；可伤请求孔子卖车以葬颜回，可悲伯夷叔齐食蔽终丧其身；虽然颜回好学伯夷叔齐行仁义，为何无论生死总是艰难长苦辛！如此报答恩德令人疑心，恐天道无私之说为空论。哪里是世世代代没有贤才，只是因条条道路皆被阻塞。古人所以感慨悲叹，忧虑功名不得建立。李广年少即从军疆场杀敌，盖世之功封万户侯也不愧；雄心壮心辱于外戚小人，竟然尺寸土地未得赏赐；真诚信义留在身后，感动众人为之悲泣。王商竭力谋划拯救弊端，开始顺利而后祸患殃及。为何施展才能的良机易尽，为何陷害忠良的邪心焦急！苍天遥远，人事不止；有些明白有些迷惑，谁能探究其中道理！宁愿守穷满足心意，不想委曲损害自己。既然仕途艰险难得荣耀，难道破袍在身就算羞耻？领会实谬采取守拙，姑且欣然隐居避世。怀抱孤介之情安度此生，绝不出卖灵魂损我心志。

闲情赋并序

[说明]

这篇赋是抒写爱情之作，大概是陶渊明青年时期的作品。赋中抒写对一位品貌出众的美人的爱慕之情，表明作者对爱情的渴望与热烈追求。

初，张衡作《定情赋》(1)，蔡邕作《静情赋》(2)，检逸辞而宗澹泊(3)，始则荡以思虑(4)，而终归闲正(5)。将以抑流宕之邪心(6)，谅有助于讽谏(7)。缀文之士(8)，奕代继作(9)，并因触类(10)。广其辞义(11)。余园闾多暇(12)，复染翰为之(13)。虽文妙不足(14)。庶不谬作者之意乎(15)？

夫何瑰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16)；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以传闻(17)。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18)；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19)。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20)。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21)！寨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22)。送纤指之余好，攘皓袖之缤纷(23)。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24)。曲调将半，景落西轩(25)。悲商叩林，白云依山(26)。仰睇天路，俯促鸣弦(27)。神仪妩媚，举止详妍(28)。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29)。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30)，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31)。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32)。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33)；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34)。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35)；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36)。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37)；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38)。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39)；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40)。愿在芜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41)；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42)。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43)；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44)。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45)。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槛(46)；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47)。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48)；悲自

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49)。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50)。

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51)。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52)。栖木兰之遗露，臀青松之余阴(53)。傥行行之有觐，交欣惧于中襟(54)。竟寂寞而无见，独想以空寻(55)。敛轻裾以复路，瞻夕阳而流叹(56)。步徙倚以忘趣，色惨惨而矜颜(57)。叶燮燮以去条，气凄凄而就寒(58)。日负影以偕没，月媚景于云端(59)。鸟凄声以孤归，兽索偶而不还(60)。悼当年之晚暮，恨兹岁之欲殚(61)。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62)。若凭舟之失掉，譬缘崖而无攀(63)。于时毕昂盈轩，北风凄凄(64)。恫不寐，众念徘徊(65)。起摄带以伺晨，繁霜粲于素阶(66)。鸡敛翅而未鸣，笛流远以清哀(67)。始妙密以闲和，终寥亮而藏摧(68)。意夫人之在兹，托行云以送怀(69)。行云逝而无语，时奄冉而就过(70)。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带河(71)。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72)。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73)。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74)。

〔注释〕

(1)张衡：字平子。东汉文学家、科学家。所作《定情赋》残文见于《艺文类聚》卷十八。

(2)蔡邕（yōng 拥）：字伯喈。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所作《静情赋》已失传。

(3)检：检束，收敛。逸辞：热情奔放的言辞。这里指放荡之语。宗：本，以……为宗。澹泊：恬淡寡欲。

(4)荡：放纵。思虑：指构思、想象。

(5)闲正：犹“闲雅”，从容大方。

(6)抑：遏止，压制。流宕（dàng 荡）：放荡。

(7)谅：料想。讽谏：委婉劝谏。

(8)缀（zhuì 坠）文：作文。缀：连缀。

(9)奕（yì 艺）代：累世，屡代。继作：何孟春注：“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玩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陶靖节集》卷五）

(10)触类：触及同类事情而有感动。

(11)广其辞义：在文辞和内容上都加以扩展和发挥。

(12)园闾：指田舍。闾：里巷的大门。

(13)染翰：用毛笔蘸墨。为之：写这篇赋。

(14)文妙：文彩，才华。

(15)庶：庶凡，即大概、希望之意。谬：违背。

(16)夫：发语词，无意义。瓌（guī 归）逸：仙姿出众的样子。瑰：奇伟、珍贵。逸：超迈。令：美好，美妙。旷世：世所未有。秀群：超群出众。

(17)表：外表，外貌。倾城：一城之人皆为之倾倒。形容女子容貌极美。《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期：希望，追求。有德于传闻：将美好的品德传扬。

(18)佩：佩戴。鸣玉：古人佩戴在身上的玉饰，行走时相击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故谓之”鸣玉”。齐：并列，等量。

(19)淡：轻视，看不起。俗内：世俗之内。负：怀抱，具有。雅志：高雅脱俗之志。

(20)晨曦：早晨的阳光。易夕：容易迟暮。长勤：长期愁苦，充满忧劳。《楚辞·远游》：“惟

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21)同一：同样，相同。殷：多。

(22)褰（qiān千）：揭起，拉开。朱帷：红色的幔帐。泛：这里是弹奏的意思。清瑟：清越的瑟声。瑟：拨弦乐器、形似古琴、通常有二十五弦。

(23)送：舒放。纤指：柔细的手指。余好：美妙不尽。指瑟声袅袅不绝。攘（ráng嚷）：将。曹植《美女篇》：“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缤纷：指衣袖飘动的样子，美态纷呈。

(24)瞬（shùn顺）：目光转动。流眄（miǎn免）：转动眼睛；斜视的样子。含言笑而不分：似笑非笑，难以分辨清。意谓总是面带微笑。宋玉《神女赋》：“含然若其不分兮。”

(25)景：日光。张载《七哀》诗：“朱光驰北陆，浮景忽西沈。”轩：窗。

(26)悲商：悲凉的秋风之声。商，为五音之一。古人以徵、角、商、羽配四季。《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其音商。”叩林：吹动林木。

(27)睇（dì弟）：斜视，流盼。天路：天空。《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植常为瑟调歌辞曰：‘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沈渊。’”《晋书·束晰传》：“徒屈蟠于坎井，眄天路而不游。”府促：低头急弹。

(28)神仪：神情仪态。妩媚：姿态美好可爱。详妍：安详美妙。

(29)：激发，指弹奏。接膝：促膝，挨近而坐。交言：交谈。

(30)结誓：订立相爱的誓约。冒礼：冒犯礼法。譥（qiān千）：同“愆”.过错。

(31)致辞：说媒。我先：先于我。传说帝喾高辛氏用凤凰为媒，传送礼物，娶得简狄。屈原《离骚》：“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32)惶惑：疑惧。《汉书·王嘉传》：“道路讙（喧）哗，群臣惶惑。”靡（mǐ咪）宁：不宁，不安。须臾：片刻，顷刻之间。九迁：屡变。九，表示多。

(33)华首：美丽的头面。余芳：散发出的芳香。

(34)罗襟：罗衣，丝绸制的衣服。宵离：是说夜间脱掉罗衣。未央：未尽，指秋夜长。

(35)裳（chàng长）：下身的衣服，即裙。《诗经·邶风·绿衣》：“绿衣　　黄裳。”毛传：“上曰衣，下曰裳。”带：裙带。窈窕（yǎotiǎo咬挑）：美好的样子。纤身：苗条的身材。这里指细腰。

(36)嗟：感叹。温凉：冷暖。异气：不同的气节、气候。脱故：脱去旧衣。服新：换上新衣。服：穿。

(37)泽：膏泽，指发膏。玄鬓：黑发。颓肩：垂削的双肩。古代女子双肩以削为美。曹植《洛神赋》：“肩若削成，腰如约素。”

(38)屡沐：经常洗发。枯煎：枯干。

(39)黛（dài代）：青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用以画眉。闲扬：安闲地扬起。

(40)尚鲜：讲究鲜艳。取毁：被毁。指被遮掩或抹掉。华妆：华艳的梳妆。

(41)芜（guān关）：植物名，俗名水葱、席子草。亦指芜草编的席。《诗经·小雅·斯干》：“下芜上簟，乃安斯寝。”弱：柔弱。三秋：秋 季。秋季三个月，故称。

(42)文茵（yīn因）：原指车里的虎皮坐垫。《诗经·秦风·小 戎：“文茵畅毂。”这里是指有花纹的皮褥。代御：代用，取代。御：用。经年：经过一年。见求：被需求，即被用。

(43)履（lǚ吕）：鞋。附：依附。素足：白脚。周旋：转动，移动。

(44)行止：行走与停息。有节：有一定的节度限制。委弃：抛弃，弃置。

(45)不同：不同在，不在一起，即分开。

(46)玉容：如玉的容颜。形容貌美。陆机《拟古诗》：“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古诗十九首》之十二：“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楹（ying盈）：厅堂前部的柱子。这里指放灯烛之处。

(47)扶桑：传说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里指太阳。舒光：舒展光辉，放出光芒。奄：忽然。景：

同“影”，指烛影。藏明：指烛光被熄灭。

(48)凄飙（biāo标）：凉风。柔握：握于柔手之中。

(49)晨零：早晨降落。顾：顾念，想。缅邈：遥远。

(50)辍（chuò绰）：中断，停止。

(51)考：考虑，思量。违：违背心愿。契契：逯本作“契阔”，诸本皆作“契契”，今从后者改。契契：愁苦的样子。《诗经·小雅·大东》：“契契寤叹，哀我惮人。”

(52)拥：怀抱，充满。劳：忧愁。《诗经·邶风·燕燕）：“实劳我心。”罔诉：无处诉说。罔：无。容与：徘徊的样子。

(53)栖：居住，停留。木兰：植物名。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遗露：垂露，残露。翳（yì益）：障蔽，遮盖。

(54)傥（tāng倘）：同“倘”，推测之间，倘若。行行：徘徊的样子。觌（dì敌）：见，相见。交：交互，交织。欣惧：欣喜和惧怕。中襟：内心。

(55)悁（yuān冤）：忧愁。《诗经·陈风·泽陂》：“寤寐无为，中心悄悄。”

(56)敛：收敛，提起。裾（jū居）：衣服的前襟。复路：按原路往回走。流叹：叹息不止。

(57)徒倚：犹徘徊，流连不去。《楚辞·哀时命》：“然隐悯而不达兮。独徙倚而彷徉。”趣：同“趋”，前行。惨惨：暗淡无光的样子。表示心中忧虑。（诗经·小雅·正月）：“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虚。”矜（jīn今）颜：脸色寒冷庄重。

(58)燮燮（xiè谢）：落叶声。 去条：离开枝条。凄凄：寒凉的样子。《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凄凄。”就：接近，靠近。

(59)日负影：太阳带着它的光影。偕没：一同隐没、消失。媚景：明媚可爱的光影。

(60)凄声：哀伤的鸣叫声。索偶：寻找伴侣。

(61)悼：哀伤。当年：正当年，指壮年。晚暮：迟暮。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兹岁：今年。殚（dān丹）：尽。

(62)宵梦：夜梦。之：指美女。飘飖（yáo摇）：飘荡恍惚的样子。

(63 凭舟：乘船。掉（zhào照）：划船用具。缘：攀缘。无攀：没有可供抓、登之物向上爬。

(64)毕、昴（mǎo卯）：二星宿名。这里代指群星。盈：满。轩：窗户。

(65)（jiōng窘）：犹“耿耿”，形容心中不能宁静。众念徘徊：谓各种念头萦绕心中。

(66)摄带：束带，指穿衣。伺晨：等待天亮。素阶：白色的台阶。

(67)笛流远：笛声悠扬，传得很远。清哀：清扬哀婉。

(68)妙密：美妙而细腻。闲和：闲雅平和。寥亮：同“嘹亮”，形容声音清越高远。向秀《思旧赋序》：“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藏摧：同“摧藏”，极度悲伤。《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

(69)意：料想，猜度之词。夫（fú扶）人：那个人。指所思慕的女子。在兹：在此。托行云以送怀：寄托行云以传送思慕的情怀。《楚辞·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

(70)奄冉：犹在苒。形容时光逐渐推移。就：随即。

(71)勤思：苦思。勤：愁苦。《楚辞·七谏·自悲》：“居愁勤其谁告兮！”阻山：为山所阻隔。带河：逯本作“滞河”，诸本皆作“带”，今从后者。带河：河如长带，挡住去路。

(72)祛（qū驱）累：消除忧累。奇弱志于归波：把杂念会之东流。弱志：懦弱之情，指杂念。归波：归向东海的水流。

(73)尤：责怪，埋怨。《蔓草》：指《诗经·郑风》中的《野有蔓草》篇。《诗序》说，此诗写“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男女偶遇田野而私下相会。在封建社会，这种行为被看成是不合礼仪的。《邵南》：指《诗经》中《召南》一组诗，为十五国风之一。《诗大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其中对男女爱情的描写，被认为是符合封建礼教的。余歌：即遗侍。

(74)坦万虑：表露复杂多端的情思。存诚：保持真诚之心。憩（qì 气）：休息，停止。遥情：

指驰骋放荡的思绪。八遐：犹八荒。八方极远之地。

[译文]

当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收敛放荡之辞而以恬淡寡欲为本，赋的开始放开思绪无所约束，最后结束时则闲雅大方。用它来遏止放荡的邪心，想来有助于委婉劝谏。作文之士，后来各代相继都有创作，都是因触及同类事情而有所感发，在文辞和内容上加以扩展和发挥。我家居之日多空闲，也提笔写了一篇。虽然文笔不够美妙，或许不会违背前代作家的用意吧？

姿容美好何等超迈，举世无双出众超群；容貌艳丽可以倾城，追求美德远近传闻。高洁可比佩玉脆音，能与幽兰相竞清芬。轻视世俗怀柔情，高雅脱俗志凌云。悲清晨阳光易迟暮，哀人生在世长苦辛。人生同样百年尽，乐何其少多愁心！揭开红幕正襟坐，弹奏清瑟自欢欣。纤指奏乐美妙无穷，皓腕抬起袖舞纷纷。目光转动顾盼生姿，似笑非笑难以区分。曲调弹奏近一半，日光落在西窗前。悲凉秋风吹林木，白云缭绕依远山。时尔抬头望天空，时尔俯首奏鸣弦。神情仪态多妩媚，举止安详且娇妍。清音激荡使我感动，愿得促膝相对交谈。欲自前往结下誓言，又怕违礼不敢冒犯。期待凤鸟为我传言，唯恐他人抢在我先。内心疑惧不得安宁，神魂屡变片刻之间。

愿随她身化为衣领，承享头上华美芬芳；悲叹夜来脱下衣衫，漫漫秋夜弃我一旁。愿随她身化为裙带，束在她那细腰之上；叹气候不同冷暖变，脱去旧衣又换新装。愿随她身化为发膏，涂刷秀发垂在柔肩；悲叹美人经常洗发，水冲我去变为枯干。愿在她身化为眉黛，伴随眺望安闲轻扬；悲叹脂粉讲究鲜艳，华艳梳妆将我毁伤。我愿化作一张草席，秋日轻托她那玉体；悲叹为那皮褥代替，再过一年才被想起。愿在她身化为丝鞋，伴随玉足前后周旋；可悲行止总有节制，晚上休息弃我床前。白天我愿做她身影，形影相伴不离行踪；悲高树之荫将影遮，叹不能总是相随从。夜间我愿化为明烛，柱旁照见如玉颜容；悲叹东方日放光芒，忽将我灭不再光明。愿随她身化为竹扇，玉手握持微扇凉风；悲叹霜露清晨降落，将我远弃已无可用。我愿化为一段桐木，做成鸣琴躺她膝上；可叹乐极便又生悲，最终推我中止音响。

思我所愿皆难实现，徒然思虑愁苦我心。满怀忧愁无处诉说，独自徘徊在那南林。垂露木兰树下栖息，隐蔽我身青松之荫。徘徊之间倘若相见，欢欣惧怕交织于心。始终寂寞不见身影，独自忧思空自找寻。轻提衣襟返回原路，目视夕阳悲叹无限。步履徘徊忘记前行，心中忧虑脸色阴惨。树叶瑟瑟离开枝条，凉风凄凄天已渐寒。日带光影一同隐没，月色美好现于云端。孤鸟哀鸣独自归，只兽寻伴尚未还。正当壮年伤迟暮，可恨今岁将度完。我盼夜梦与她相伴，神思飘荡恍惚不安。比如乘船失去船桨，又似登山无处可攀。此时窗前繁星满天，北风飒飒无限凄寒。胸中耿耿彻夜难眠，各种念头索绕心间。起身束带以待清晨，繁霜粲粲布满白阶。雄鸡缩翅尚未啼鸣，笛声悠远传送清哀。开始细腻闲雅平和，曲终嘹亮使人心碎。料想佳人就在此处，寄托行云以送情怀。行云消逝并无语言，时光渐逝随即已过。徒然苦思自寻悲念，最终仍被山河阻隔。面对清风消除烦忧，杂念付与东流之波。痛斥《蔓草》男女私会，当诵《邵南》正大诗歌。坦露内心保持真诚，放荡思绪已当止遏。

归去来兮辞并序

[说明]

辞序已署明作于“乙巳岁十一月”，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

“归去来兮”就是归去，“来”、“兮”都是语助词，无义。辞，在汉代往往与赋并称为“辞赋”，源于“楚辞”，是一种抒情赋，同样讲究文采与韵节。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这一年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因此这篇辞无异于渊明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中不仅充分展示了作者高尚的情操，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对现实与世俗的不满。其乐天安命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1)。幼稚盈室(2)，缾无储粟(3)，生生所资(4)，未见其术(5)。亲故多劝余为长吏(6)，脱然有怀(7)，求之靡途(8)。会有四方之事(9)，诸侯以惠爱为德(10)，家叔以余贫苦(11)，遂见用于小邑(12)，于时风波未静(13)，心惮远役(14)，彭泽去家百里(15)，公田之利(16)，足以为酒(17)，故便求之(18)。及少日(19)，眷然有归欤之情(20)。何则？质性启然(21)，非矫励所得(22)。饥冻虽切，违己交病(23)。尝从人事(24)，皆口腹自役(25)。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26)，当敛裳宵逝(27)。寻程氏妹丧于武昌(28)，情在骏奔(29)，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30)。乙巳岁十一月也(31)。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32)？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33)！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34)；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35)。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36)。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37)。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38)。僮仆欢迎，稚子候门(39)。三径就荒，松菊犹存(40)。携幼入室，有酒盈樽(41)。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42)。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43)。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44)。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45)。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46)。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47)。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48)。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49)？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50)。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51)。或命巾车，或棹孤舟(52)。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53)。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54)。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55)。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56)！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57)？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58)。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59)。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60)。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61)！

[注释]

(1)耕植：耕田植桑，泛指农事。自给（j 讥）：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给：供给，

供应。

(2)幼稚（zhì志）：幼儿。稚：幼小。盈：满。

(3)缾：同“瓶”，瓦瓮，这里指盛米的陶器。

(4)生生所资：维持生活所需用的。前一个“生”为动词，后一个“生”为名词。资：取给，凭藉。

(5)术：途径，方法。这里指谋生的手段。

(6)亲故：亲戚朋友。长（zhǎng掌）吏：指地位较高的县级官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担，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这里泛指做官。

(7)脱然：犹“霍然”。《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九年》：“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有怀：有所起念。

(8)靡途：没有途径，即没有门路。

(9)会：遇，适逢。四方之事：经略四方的大事，指当时州邵间地方势力的争斗。四方：指诸侯国。

(10)诸侯：西周、春秋时分封的各国国君。这里指当时各地军阀。惠爱：施爱于人。

(11)家叔：指陶夔（kuí魁），作者的叔父，时任太常卿，掌国家祭祀礼乐之职。

(12)见：被。于：逯本作“为”，据李本、焦本改。邑：县。指彭泽县。

(13)风波未静：战事未已，时局不定。这里指刘裕讨伐桓玄。

(14)惮：害怕。远役：指到远处做官。

(15)彭泽：具名。在今江西省彭泽县西南。去：距，距离。

(16)公田：指供俸禄的官地。利：收益。

(17)足以为酒：足够酿酒之用。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公田悉令吏种秫（shú熟，黏高粱），曰：“吾尝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同“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18)故便：所以就。求之：指求为彭泽县令。

(19)及：到，指到任。少日：不久。

(20)眷然：眷念的样子。归欤之情：回家的念头。欤：语助词，无意义。《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21)质性自然：本性真率。

(22)矫励：勉强克制情欲，以志节来策励自己。这里引申为“做作”。《晋书·刘琨传》：“然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

(23)违己：指违背自己的本性与志向。交病：指身、心同时遭受痛苦。病：忧苦。

(24)人事：指出仕为官。

(25)口腹自役：为生计所迫而去做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情。役：役使，驱使。

(26)一稔（rěn忍）：收获一次，即一年。稔：谷物成熟。

(27)敛裳：指收拾行装。宵逝：犹宵遁，指乘夜悄然离去。

(28)寻：不久。程氏妹：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嫁于程氏。见《祭程氏妹文》。武昌：地名，在今湖北省鄂州市。

(29)情在：按照情理应当。骏奔：急赴，骑快马飞奔。《晋书·王述传》：“急缓赴告，骏奔不难。”

(30)命篇：名篇，题篇名。

(31)乙巳岁：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

(32)芜：荒芜。胡不归：为何不归去。《诗经·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胡：何。

(33)心为形役：心志为身形所役使。即序文中所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之意。奚：为何。

(34)谏：止挽救。追：补救。此二句语出《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35)迷途其未远：化用屈原《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迷途：指出仕。今是而昨非：典出《庄子·则阳》：“蘧（qú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变化，不墨守成规），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讪（qū屈，退）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今是：以今之退隐为是。昨非：以昨之出仕为非。

(36)遥遥：同“摇摇”，行船摇动的样子。轻飏（yáng扬）：轻疾，形容船行轻而快的样子。飏：飞扬，飘扬。

(37)征夫：远行之人。熹（xī希）微：天色微明。熹：放光明。

(38)乃；语助词，无意义。瞻：望见。衡宇：横木为门的房子，这里指家中简陋的住宅。衡：同“横”。载欣载奔：高兴得奔跑起来。载：且，又。

(39)僮仆：尚未成年的仆人。僮：“童”的本字，古称未成年的男子。萧统《陶渊明传》：渊明出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服役的仆人）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稚子：幼小的儿子。渊明此时共有五子，长子十三岁，幼子五岁。参见《责子》诗。

(40)三径：汉代赵岐《三辅决录》卷一：“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唯求仲、羊仲从之游。”后因以“三径”指归隐后所住的田园。就荒：近于荒废。

(41)樽（zūn尊）：盛酒器。

(42)引：取来。壶觞（shāng商）：酒壶与酒杯。自酌：自饮酒。眄（miǎn免）：斜视。这里是闲观的意思。庭柯：庭院中的树。柯：树枝，代指树。怡颜：面带笑容。怡：喜悦的样子。

(43)倚：靠。 寄傲：寄托傲世之情。审：明白，深知。容膝：仅能容下双膝的小屋。极言居室狭小。《文选》李善注引《韩诗外传》曰：“北郭先生妻曰：‘今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易安：容易得到安适。

(44)涉：涉足，散步。 常关：经常是关闭着的。意谓不常与人往来。

(45)策：拄着。扶老：手杖的别名。流憩：漫步休息。矫首：抬头。矫：举，抬起。遐观：远望。

(46)无心：形容云随意飘荡的样子。岫（xiù袖）：山穴。

(47)景：指日光。翳翳（yí缢）：光线暗弱。入：指太阳落山。盘桓：徘徊，逗留。曹植《洛神赋》：“怅盘桓而不能去。”

(48)息交、绝游：断绝与世俗的交往。

(49)相违：相互背逆，互不相容。复：再，还。驾言：驾车外出，指交游。《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言：语助词，无意义。焉求：何求。

(50)情话：知心话。

(51)春及：春天来到。事：指耕种之农事。西畴：西边的田地。

(52)或：时或，有时。巾车：有帷的车。《周礼·春官·序官》有“巾车”，郑玄注：“巾，犹衣也。”贾公彦疏：“巾，犹衣也者，谓玉金象革等以衣饰其车。”棹：划船用具，这里作动词用，义同“划”。

(53)窈窕：深远的样子。壑（hè贺）：山沟。崎岖：高低不平的样子。丘：丘陵，小山。

(54)欣欣以向荣；谓草木繁荣茂盛。欣欣：草木茂盛的样子。涓涓：细水慢流的样子。《荀子·法行》：“涓涓源水，不壅不塞。”

(55)善：欣喜，羡慕。得时：适时，与时相适。行休：行将结束。指生命将要完结。

(56)寓形：寄身，托身。宇内：世间。

(57)曷：何。委心：随顺心意。去留：行止，胡为：为何。遑遑：心神不安的样子。之：到，往。

(58)帝乡：神话中天帝住的地方。这里指仙界，成仙。《庄子·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

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期：希望。

(59)怀：盼望。良辰：美好的时节。植杖而耘耔（zǐ）：指隐耕的行为。植杖：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注(7)。耘：除草。耔：在苗根培土。《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耔。”

(60)皋：水边高地。舒啸：尽情地放声长啸。赋诗：作诗。

(61)聊：姑且。乘化：顺从大自然的运转变化。归尽：指死亡。乐夫天命：以顺从天命力乐，即乐天安命。《周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奚：何。

[译文]

我家贫穷，靠种地不够养家糊口，幼子又多，米缸里没有余粮，如何才能得到生活所需，我实在没有办法。亲戚朋友多劝我去谋个官职，我内心豁然有所动念，只是一时没有门路求得。适逢多事之秋，诸侯以施爱于人为美德，叔父因我贫苦而举荐我，于是我被任命在彭泽这个小县做县令。当时时局不定，心里害怕到远处做官，彭泽县离我家仅有一百里地，作为俸禄的官地中的收获，足够用来酿酒，所以我才请求做彭泽县令。到任后不久，因思念家乡便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为什么呢？我生性真率自然，不是勉强自己做作得来。挨饿受冻虽然痛苦，但违背本心却更加痛苦。以前也曾出仕为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填饱肚皮而自我驱使。于是惆怅感慨，内心激动不平，为有负于平生之志而深感惭愧。本指望干满一年之后，便应该收拾行装乘夜悄然离去。不久，我那位嫁给程氏的妹妹在武昌去世，按情理应当疾速奔赴那里，所以我也就自己免官离职。从仲秋到入冬，在任八十多天。因辞官归隐这件事顺遂了我的心意，所以写此文章题为《归去来兮》。时乙巳年十一月。

归去吧，田园将要荒芜，为何不归？违心步入仕途，既是自己所为，何必惆怅独自悲！深知往事不可挽救，来日尚可努力追回；确实迷路好在不远，感到今是昨日为非。归舟漂荡轻快飞扬，寒风飘飘吹拂我衣。问行人前程有多少，恨天未亮晨光暗昧。

一眼望见我家陋宅，心中欢快向前飞奔。年轻童仆上前欢迎，幼子盼望等在家门。家园萧条近于荒废，青松秋菊尚喜犹存。领着幼儿进入室内，已备有酒满满一樽。取来酒壶举杯自饮，闲观庭树心喜开颜。靠在南窗寄托做世之情，深知居室狭小易得安闲。每天漫步家园有趣味，院中虽有柴门常闭关。拄着拐杖漫步休息，时尔抬头远眺闲观。闲云悠悠飘出山间，鸟儿疲倦也知飞还。夕阳渐暗日将落山，抚摸孤松流连忘返。

归去吧，让我与世断绝不再交游。世俗与我互不相容，还驾车出游何所求？心喜亲戚知心话语，爱好琴书可消我忧。农民们告诉我春天来到，我将从事春耕西边田头。有时驾着带帷马车，有时划起一叶小舟；山沟深远寻幽探胜，道路不平经历山丘。草木茂盛欣欣向荣，涓涓泉源细水慢流。羡慕万物皆得其时，感慨自身生命将休。

算了吧，人生在世能有几时！何不随心听任去留？干吗心神不安要到哪里？荣华富贵非我所愿，神仙世界不可希冀。盼望佳日独自出游，或者躬耕整理田地。登上东面高岗纵情长啸，面对清澈溪流吟诵新诗。姑且顺应自然变化了此生，乐天安命还有什么可怀疑！

陶渊明集卷之六　记传赞述

桃花源记并诗

[说明]

这篇作品为陶渊明晚年所作。作品以虚构的方式，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乱，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道德淳朴、宁静和睦的社会生活图景——桃花源，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中的美好社会，与当时黑暗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否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晋太元中(1)，武陵人捕鱼为业(2)，缘溪行(3)，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4)，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5)；渔人甚异之(6)。复前行，欲穷其林(7)。林尽水源(8)，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9)；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10)。土地平旷(11)，屋舍俨然(12)，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13)；阡陌交通(14)，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15)；黄发垂髫(16)，并怡然自乐(17)。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18)，具答之(19)。便要还家(20)。为设酒杀鸡作食(21)。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22)。自云先世避秦时乱(23)，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24)，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25)。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26)。此人——为具言所闻(27)，皆叹惋(28)。余人各复延至其家(29)，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30)。"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31)，处处志之(32)。及郡下(33)，诣太守(34)，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35)，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36)。未果(37)，寻病终(38)。后遂无问津者(39)。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40)。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41)。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42)。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43)。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44)。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45)。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46)。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47)。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48)。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49)。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50)。
治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51)？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52)。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53)。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54)？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55)。

[注释]

(1)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376—396）。

(2)武陵：晋时郡名，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

(3)缘：沿着。

(4)夹岸：溪流的两岸。

(5)落英：落花。一说初开的花朵。屈原《离骚》：“夕飡秋菊之落英。”缤纷：繁多的样子。屈原《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

(6)异：惊奇。之：指桃花林。

(7)穷：尽，走完。

(8)林尽水源：桃花林的尽头，就是溪流的源头。

(9)才通人：仅能容一个人通过。

(10)豁然开朗：形容山狭隘幽暗一变而为开阔明亮。

(11)平旷：平整广阔。

(12)俨（yǎn掩）然：整齐的样子。

(13)属：类。

(14)阡陌（qiānmò千莫）：田间小路，南北为阡，东西为陌。

交通：互相通达。

(15)悉：都，全。

(16)黄发：指老人。《诗经·鲁颂·Ⅰ宫》：“黄发台背。”郑玄笺：“皆寿征也。”《尚书·秦誓》：“尚猷（犹）询兹黄发。”垂髫（tiáo条）：指儿童。古时童子未冠者头发下垂，故称。潘岳《藉田赋》：“被褐振裾，垂髫总发。”《后汉书·伏湛传》：“髫发厉志，白首不衰。”

(17)怡然：愉悦的样子。

(18)所从来：从何处来。

(19)具：全，都。之：他们，指桃花源中人。

(20)要（yāo腰）：通“邀”，邀请。

(21)为：远本据曾本、苏写本补。

(22)咸：都。问讯：询问消息。

(23)自云：指桃花源中人自己说。先世：先辈，祖先。

(24)邑人：同乡人。绝境：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25)间（jiàn见）隔：隔绝，断绝往来。

(26)无论：更不用说。

(27)此人：指渔人。为：给。具言：元备陈述。所闻：指渔人所知道的世间的情形。

(28)惋：怅恨，叹惜。

(29)延：邀请。

(30)不足：不值得，没必要。

(31)扶：沿着。向路：先前进来时的路。

(32)志：作标记。

(33)及郡下：到了武陵郡的城下。

(34)诣（yì意）：往见。太守：郡的行政长官。

(35)南阳：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刘子骥：名驎之，隐居不仕，爱游山水。（见《晋书·隐逸传》）

(36)规：计划，打算。

(37)未果：没有实现。

(38)寻：不久。

(39)问津：问路。这里指前去探寻、访求。

(40)嬴氏：指秦始皇。秦为嬴姓。天纪：日月星辰历数，这里指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

(41)黄绮：夏黄公与绮里季。这里指商山四皓。见《赠羊长史》注(9)。之：到，往。伊人：他

们。指最初来到桃花源的人。云：语助词，无意义。逝：去，逃隐。

(42)往迹：指桃花源中人最初避乱往桃花源的踪迹。浸复湮：逐渐消失埋没。来径；通往桃花源的道路。

(43)相命：互相招呼。肆：致力。从：相随，结伴归来的意思。憩：休息。

(44)余荫：浓荫。菽：豆类的总称。稷：高粱。一说谷物。随时：按照季节。艺：种植。

(45)靡：无。

(46)暧（ài 爱）：昏暗不明。指路为荒草遮掩，若有若无。交通：指行走。鸡犬互鸣吠：即记中所说“鸡犬相闻”之意。

(47)俎（zǔ祖）豆：古代祭祀的礼器，这里指祭祀的仪式。俎用以载牲，豆用以盛肉。犹古法：仍旧用古代的礼法。新制：新的样式。

(48)童孺：儿童。纵：尽情，无拘无束。行歌：边走边唱。斑白：头发花白的老人。游诣：游玩。诣：往。

(49)节和：“育气和暖，指春天。木衰：指草木凋零。风厉：风声凄厉，指秋天。

(50)纪历志：岁时的记载，即历书。四时：四季。

(51)余乐：不尽的欢乐。于何：在哪里。劳：动用。智慧：指心机。

(52)奇踪：奇异的踪迹，指桃花源。五百：自秦至晋太元不足六百年，五百是举其成数。敞：敞开，神界：神仙般的世界。

(53)淳：指桃花源中淳朴的风尚。薄：指世间浮薄的社会风气。源：根源。旋：很快。复：又，再。幽蔽：深深地隐蔽。

(54)游方士：游于方内之士，指世俗之人。方：区域，指世间。《庄子·大宗师》：“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焉：哪里，如何。尘嚣（xiāo消）外：喧哗的世尘之外。

(55)言：语助词，无意义。蹑：踏着。高举：高飞。契：契合，投合，指志同道合的人。

[译文]

晋朝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一位以捕鱼为生的人。一天他划着小船沿溪前行，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遇见一片桃花林，溪水两岸百步之内，除桃树外没有其它杂树。芳草鲜艳美好，落下的桃花瓣飘飘洒洒。渔人十分惊异眼前的景色。他继续往前划行，想走到桃花林的尽头。桃花林的尽头也正是这条溪水发源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山。山间有个小洞口，隐隐约约透出一点光亮。渔人离船上岸，进入山洞。山洞起初很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再往前走几十步。便一下于开阔明亮起来。只见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这里有肥沃的田地，清澈美丽的池塘，还有桑树、竹子之类；田间小路交错相通，还能听到村落间鸡鸣狗叫的声音。那里来来往往耕种田地的人们，不论男女，衣着打扮同山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显得那么愉快而自得自乐。他们看到渔人，十分惊讶。问他从何处来，渔人都作了回答。山里人邀请渔人到家里，为他摆酒。杀鸡。做饭款待他。村里听说来了这样一位客人，都跑来打听外界的消息。据山里人自己讲，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暴政，带领妻儿。乡亲来到这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于是同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问如今外界是何朝何代，他们竟不知有过汉朝，就更不用说魏朝和晋朝了。渔人把自己所知道的外界之事一一他讲给他们听，大家听后都感慨叹惜。其他人也分别把他邀至家中，都拿出酒食款待他。住了几天，渔人向大家告辞。山里人嘱告渔人说：“这里的情况可没有必要对外面的人讲啊。”渔人从山洞出来，找到自己的船，便沿着

原路往回行，一路上处处做了标记。来到武陵郡城下，前去拜见太守，述说自己此行的所见所闻。太守马上派人随渔人到桃花源去，寻找先前所做的标记，结果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原路。南阳有位刘子骇，是个高雅之人；听说此事后，高兴地要计划前往寻找桃花源。尚未成行，不久因病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去寻找桃花源了。

秦王暴政乱纲纪，
贤士纷纷远躲避。
四皓隐居在商山，
有人隐匿来此地。
往昔踪迹消失尽，
来此路途已荒废。
相唤共同致农耕，
天黑还家自休息。
桑竹茂盛遮浓荫，
庄稼种植按节气。
春蚕结茧取长丝，
秋日丰收不纳税。
荒草遮途阻交通，
村中鸡犬互鸣吠。
祭祀仍遵古礼法，
衣裳没有新款式。
儿童欢跳纵情歌，
老者欣然自游憩。
草木花开知春到，
草衰木凋知寒至。
虽无年历记时日，
四季推移自成岁。
欢快安逸乐无穷，
哪还需要动知慧？
奇踪隐蔽五百岁，
一朝开放神奇界。
浮薄淳朴不同源，
转眼深藏无处觅。
请问世间凡夫子，
可知尘外此奇迹？
我愿踏乘轻云去，
高飞寻找我知己。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1)

[说明]

此文是陶渊明为其已故外祖父孟嘉写的一篇传记。文中记述了孟嘉的生平事迹，并着重表现其温雅平旷、任怀适意的气质个性，以及他身在官场而

能坚守“行不苟合，言无夸矜”的清操美德。

君讳嘉[2]，字万年，江夏鄂人也[3]。曾祖父宗，以孝行称[4]，仕吴司空[5]。祖父揖，元康中为庐陵太守[6]。宗葬武昌新阳县[7]，子孙家焉[8]，遂为县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9]，闺门孝友[10]，人无能间[11]，乡里称之。冲默有远量[12]。弱冠[13]，祷类咸敬之[14]。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15]，常叹君温雅平旷[16]，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17]，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18]，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19]。太尉颍川庾亮[20]，以帝舅民望[21]，受分陕之重[22]，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23]。下郡还，亮引见[24]，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25]。”亮以麈尾掩口而笑[26]。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27]。旬有余日[28]，更版为劝学从事[29]。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30]，故应尚德之举[31]。太傅河南褚裒[32]，简穆有器识[33]，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34]，正旦大会州府人士[35]，率多时彦[36]，君坐次甚远[37]。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38]？”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39]。举秀才[40]，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41]，再为江州别驾[42]、巴丘令[43]、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44]。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45]，参佐毕集[46]，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47]，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48]，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49]，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谘议参军[50]，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51]。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52]。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53]，不拜[54]。孝宗穆皇帝闻其名[55]，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56]，诏使人扶入。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57]，丧亡，君求赴义[58]，路由永兴[59]。高阳许询[60]，有隽才[61]，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62]。尝乘船进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63]，今先赴义，寻还就君[64]。”及归，遂止信宿[65]，雅相知得[66]，有若旧交。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67]。在朝溃然[68]，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69]，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70]，顾景酣宴[71]，造夕乃归[72]。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73]，我乃能驾御卿。”后以疾终于家，年五十一。始自总发[74]，至于知命[75]，行不苟合，言无夸矜[76]，未尝有喜温之容[77]。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78]，傍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79]。”又问听妓[80]，丝不如竹[81]，竹不如肉[82]，答曰：“渐近自然[83]。”中散大夫桂阳罗含[84]，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85]。”光禄大夫南阳刘耽[86]，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87]：“君若在，当已作公否[88]?答云：“此本是三司人[89]。”为时所重如此。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90]，实钟厥心[91]。谨按采行事[92]，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93]。

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94]。”君清蹈衡门[95]，则令闻

孔昭[96]，振缨公朝[97]，则德音允集[98]。道悠运促[99]，不终远业[100]，惜哉！仁者必寿[101]，岂斯言之谬乎！

[注释]

(1)故：亡故。征西大将军：指温桓。温桓，字元子，谯国（今安徽省怀远县）人，晋明帝时为征西大将军。长史：是温桓属下的一种官职名称，总理幕府。孟府君：指孟嘉。汉、晋时尊称太守为府君，子孙对先父先祖也称府君。

(2)讳：避讳，讳名。旧时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直称其名，叫做避讳。所以用来指所避讳的名字。

(3)江夏：郡名，郡治在今湖北省安陆县。鄂：江夏郡下属的县，在今湖北武昌。按《晋书·孟嘉传》作“ ”（méng盟）， 在今河南省罗山县西南，也是江夏郡下属的县。

(4)称：称誉，闻名。

(5)吴：三国时吴国。司空：古代官职名，掌管工程建设。

(6)元康：晋惠帝司马衷年号（291—299）。庐陵：郡名，在今江西省吉水县东北。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7)宗：指孟宗。武昌：晋时郡名。新阳县：当作阳新县，三国时吴所置。《晋书·地理志》武昌郡下有阳新县，而无新阳县。

(8)家焉：在那里安家。焉：代词，指阳新。

(9)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曾任太尉，封长沙郡公，后拜大将军，死后追赠大司马。

(10)闺（guī归）门：室内的门，这里指在家中。 孝友：孝敬长辈，友于兄弟。《礼记·乐记》：“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11)间：离间，使关系疏远。

(12)冲默：襟怀淡泊，语言简默。远量：胸怀阔大，度量大。

(13)弱冠：指二十岁。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

(14)祷类：同辈之人。咸：都。

(15)右：上。古人以有为上。《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位在廉颇之右。”

(16)温雅：温文儒雅。平旷：平易旷达。

(17)从弟：堂弟，同祖父的兄弟。立：名，即郭立。

(18)齐誉：名声相当，不分上下。

(19)流：流传。京邑：京城，指东晋都城建康。

(20)太尉：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庾亮死后被追赠为太尉。颍川：郡名，郡治在今河南许昌。庾亮：字元规，晋明帝庾皇后之兄。明帝时累迁中书监，加左卫将军，以功封永昌县公。成帝初徙中书令，官至征西将军，镇武昌。死后谥号文康，追赠太尉。

(21)帝舅：庾亮为晋明帝皇后之兄；晋成帝即位，他便是皇帝的舅父。民望：指在国内的声望。

(22)分陕之重：指辅佐君主朝政的重任。周成王即位时年幼，周公旦与召公》奭（shì是）辅佐朝政，分陕而治，周公主治陕之东，召公主治陕之西。后因用此典表示幼主临朝，大臣辅政。

(23)辟：征召。部：所部，即属下。从事：官名，刺史的佐吏。

(24)引见：召见。

(25)传（zhuàn撰）：传舍，客舍。古时供来往行人居住的旅舍，《汉书·郦食其传》：“沛公至高阳传舍。”颜师古注：“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从吏：跟从官僚的下级随员。

(26)麈（zhǔ主）尾：拂尘。麈：兽名，似鹿而大，其尾辟尘。魏晋人清谈时常执的一种拂子，用麈的尾毛制成。

(27)怡怡（yí夷）：和悦的样子。如：然。

(28)旬有余日：十多天。十天为一旬。

(29)更：更换，改。版：名册。指载有职官的名册。劝学从事：掌管教育的佐吏。

(30)望实：名望与实才。

(31)应：适合。尚德：重视道德修养，指教育之事。举：荐举，举用，指职务。

(32)太傅：官名，辅佐君主或辅导太子的官。褚裒（póu 抔）：诸本皆作“褒”，逯本据《晋书》校改，今从后者。襦裒，字季野。女为晋康帝皇后。曾任豫章太守。死后追赠太傅。

(33)简穆：干练而温和。器识：指度量与才识。

(34)出朝宗亮：指离开豫章来朝见庾亮。朝宗：诸侯朝见天子。《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这里指下级晋见上级。

(35)正旦：正月初一。

(36)率多：大多为。时彦：当时的名流。彦：贤俊之士。《尚书·太甲上》：“旁求俊彦。”孔安国传：“美士曰彦。”《诗经·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37)远：指距离主座远。

(38)将无：岂不，难道不。是：这，这人。

(39)益器：更加器重。

(40)举秀才：指孟嘉被推举力秀才。

(41)庾翼：庾亮之弟。亮卒后翼接任都督江。荆等州军事，以安西将军号兼荆州刺史，镇武昌。府：州府。功曹：官名，掌管选署功劳之职。

(42)别驾：州刺史的佐吏。

(43)已丘令：已丘县令。巴丘：在今江西省峡江县北。

(44)参军：将军府佐僚。

(45)龙山：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

(46)参佐：泛指将军府属官吏。毕集：都会集一处。

(47)著：穿着。戎服：军装。

(48)目：目示，使眼色。

(49)如厕：上厕所。如：往。

(50)廷尉：掌刑狱之官。孙盛：字安国，太原人，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书。

(51)著：放置。坐处：指孟嘉的坐处。

(52)了不容思：丝毫不加考虑，构思。

(53)除：授职，拜官。尚书删定郎：官名。

(54)不拜：不接受任命，不受官职。

(55)孝宗穆皇帝：晋穆帝司马聃，庙号孝宗，谥为穆。

(56)不任：不胜任，不能做到。拜起：指拜见的礼节。

(57)会稽：郡名，在今浙江绍兴。

(58)赴义：指前往吊丧。

(59)由：经由，经过。永兴：县名，在今浙江萧山县西。

(60)高阳：今河北蠡县一带。 许询：字元度，高阳人，好游山水，为当时名士。

(61)隽（jùn 峻）：通“俊”，英俊，俊秀。

(62)客居：旅居，指许询游至此而客居。县界：指永兴县境内。

(63)本心：本想。 过：访。

(64)寻：不久。 就：接近，这里指拜访。

(65)止：停留，逗留。信宿：连宿两夜，再宿口信。

(66)雅：很，甚。 相知得：相互成为知音，彼此情投意合。

(67)俄：不久。迁：升迁，提官。

(68)朝：指州府。 （tuì 颓）然：随顺柔和的样子。《周易·系辞下》：“夫坤， 然示人简矣。”

(69)会：遇，适逢。 神情独得：指内心有所体悟。

(70)径之：径直前往，直到。

(71)景：同“影；，指自己的身影。

(72)造夕：到了晚上。

(73)势：指地位权势。

(74)总发：亦作“总角”，指儿童时代。

(75)知命：指五十岁。《论语·为政调“五十而知天命。”

(76)夸矜：犹矜夸，夸耀自己的长处，自我吹虚。矜：自以为贤能。《尚书·大禹谟》：“唯汝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

(77)愠（yùn运）：含怒，怨恨。

(78)融然：恬适的样子。远寄：心寄世外。

(79)明公；对有名位者的尊称。

(80)听妓：听歌妓弹奏演唱。

(81)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82)肉：指歌喉，声乐。

(83)渐近自然：因丝、竹乐器皆人工制成，而歌喉乃是天生，所以说是“渐近自然”。

(84)中散大夫：官职名。 桂阳：今湖南省郴县。罗含：字君章，桂阳未阳人。尝为州主簿，桓温极重其才，以为江左之秀。累迁廷尉、长沙相。

(85)不愆（qiān千）其意：谓内心清醒，没有过失。愆：过失，失误。

(86)光禄大夫：官职名。南阳：今河南南阳。刘耽：字敬道，南阳人。少有行检，以义尚著称，历度支尚书，公平廉慎。为桓玄之岳父，玄辅政时，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卒。

(87)从父：叔父，指陶夔。太常：即大常卿，掌国家祭把礼乐之职。

(88)公：指三公（司徒、司马、司空），又称三司，为全国军政最高长官。否：录本作“不”，今从焦本、李本改。

(89)本是：本来应当是。三司人：三司中人。三司即三公。

(90)《凯风）“寒泉”之恩：指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91)钟：汇聚，专注。厥：其。

(92)按：审察，研求。采：采集，搜集。行事：行踪事迹。

(93)如履深薄：好像是行走在深渊的边缘、薄冰之上。《诗经。小雅。小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云尔：句末助词。

(94)进德修业：提高道德修养，增进业务知识。及时：谓及时为世所用。孔子此二句见《周易·文言·乾卦）：“子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95)清蹈衡门：指隐居在家之时。清：情操，高洁。蹈：谓出入。横门：陋室。

(96)令闻：美名传扬。孔昭：很显著。

(97)振缨公朝：指出仕为官。振缨：振动冠上的缨带，即戴上官帽。《晋书·周馥传）：“馥振缨中朝，素有俊彦之称。”

(98)德音：犹令闻，好的声誉。（诗经·豳风·狼跋）：“德音不暇。”允：诚信。

(99)道悠运促：天道悠远，人命短促。

(100)远业：大业。

(101)仁者必寿：《论语·雍也）：“知（智）者乐，仁者寿。”

[译文]

已故孟君讳名嘉，字万年，江夏郡鄂县人氏。曾祖父孟宗，因孝行而闻

名，在吴国做官，为司空。祖父孟揖，晋惠帝元康年间做过庐陵太守。孟宗死后葬在武昌郡新阳县，子孙在那里安家，于是成为该县人氏。孟嘉少年丧父，奉养母亲同二弟住在一起，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的第十女为妻，在家孝敬长辈，兄弟和睦，无人能使他们相互疏远，为此受到当地人的称赞。孟嘉襟怀淡泊，语言简默，很有度量，二十岁时，已受到同辈人的敬佩。同郡的郭逊，以清高的节操而闻名，当时名声在孟嘉之上。他常赞叹孟嘉温文儒雅、平易旷达，认为自己不如孟嘉。郭逊的堂弟郭立，也是有才华有志向之人，他与孟嘉同时而名声相当，却常对孟嘉推许心服。因此孟嘉名冠卅里，声传京城。太尉庾亮是颍川人，他以皇帝舅父的身份和在国内的威望，受命辅佐朝政的重任，坐镇武昌，兼任江州刺史。他征召孟嘉为其所部庐陵郡的从事。一次孟嘉下郡回来，质亮召见，问他下面风俗好坏。孟嘉回答说：“孟嘉不知道，待我回旅舍时当问问随从的小吏。”瘦亮拿着拂尘掩口而笑。诸位从事离开后，瘦亮叫来弟弟庾翼并对他说：“孟嘉毕竟是有盛德之人啊。”孟嘉告辞出来之后，自己除去其从事的官名，就步行还家；老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一派和悦。过了十多天，孟嘉被改任为劝学从事的官职。当时庾亮重视修建学校，选拔德高望重者为儒官，凭着孟嘉的名望和实才，所以符合这一重视道德修养的职务。太傅褚裒是河南人，他干练而温和，很有度量且有才识，当时他任豫章太守。一次他离开豫章来朝见厦亮，适逢正月初一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其中大多是贤俊名流之辈，孟嘉的座位离主座很远。诸裒问庚亮：“江州有位孟嘉，他在哪里？”庾亮说：“他在此，您只管自己寻找。”褚裒一一看过，于是指着孟嘉对庚亮说：“难道不是这人吗？”庾亮高兴地笑了，喜的是褚裒能认出孟嘉来，同时也为孟嘉能被褚裒认出来而感到惊奇，于是就更加器重孟嘉。孟嘉被推举为秀才，又做过安西将军庾翼府的功曹，还做过江州别驾、巴丘县令。征西大将军谁国人桓温的参军。孟嘉为人和气而且正派，桓温非常看重他。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所部参佐官吏全都到齐，他的四弟二甥也都在坐。当时下属官员都穿着军装，一阵风将孟嘉的帽子吹落在地，桓温目示左右及宾客不要讲话，以观孟嘉的举止。孟嘉开始并没在意，过了好一阵子起身上厕所去了，桓温叫人把帽子捡起还给孟嘉。廷尉太原人孙盛任谘议参军，当时在坐，桓温使人拿来纸笔，让他写文嘲笑孟嘉。文章写好后给桓温看，桓温把它放在孟嘉的坐处。孟嘉返回坐处，见嘲笑自己的文章后，便请求纸笔作答，细毫不加考虑，文辞超众卓越，四座之人为之赞叹。奉命出使京城，被任命为尚书删定郎，他没有接受任命。晋穆帝司马耽闻其名，要在东堂亲自召见孟嘉，孟嘉以脚疾为借口推辞不去，说自己不能做拜见的礼节，皇帝还是下诏命人将他扶入东堂相见。孟嘉曾经做过刺史谢永的别驾。谢永是会稽人，不幸去世，孟嘉请求前去吊丧，以尽往日下属之情，途经永兴县。高阳人许询，有俊才，辞去荣禄不愿做官，常常随心所欲，独来独往，此时正客居在永兴县界。一次他乘船到附近去，正遇孟嘉经过，他赞叹道：“都市中的优秀人物我全都认识，唯独不识此人。也只有中州的孟嘉，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难道不正是他吗？可是他又因何而至此地呢？”许询请人去向孟嘉的随从打听。孟嘉告诉来人说：“我本就打算前去拜访，现在我先去吊丧尽义，不久回头就到许先生那里去。”孟嘉返回时，于是就在许询处连住两夜，两人相互成为知音，彼此很是投机，像是多年的老友。孟嘉回到桓温府后，转官为从事中郎，很快又升迁为长史。孟嘉在州府随顺和气，只是凭着自己的正直和顺而待人接物罢了。

家中没有闲杂的客人来往，尝遇内心有所感触体悟，就超然驾车，直去龙山，顾影痛饮，至晚方归。桓温曾经和缓地对孟嘉说：“人不能没有权势，这样我才能驾驭您。”后来孟嘉因病在家去世，终年五十一岁。从儿童时代直到五十岁，孟嘉行事从不苟且求合，言辞之中从不自我吹虚，从未有过喜怒哀乐的表情。喜欢酣畅饮酒，即使过量仍言行不乱。至于放纵情怀、得其意趣之时，便心寄世外、恬适安然，旁若无人。桓温曾经问孟嘉：“酒有什么好处，而您如此嗜好它？”孟嘉笑着回答说：“明公您只是没得到酒中的意趣罢了。”桓温又问关于歌妓弹唱，为什么听起来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歌喉声乐呢？孟嘉回答说：“那是因为逐渐接近自然的缘故。”中散大夫桂阳人罗含，为孟嘉赋诗说：“孟嘉善饮酒，不失其本意。”光禄大夫南阳人刘耽，过去与孟嘉同在桓温府中供职，我的叔父太常卿陶夔曾经问刘耽：“孟嘉如还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的职位？”刘耽回答说：“他本来就应当是三公中的人物。”孟嘉就是如此被当时人所推重。我已故的母亲，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正如《诗经·凯风》“寒泉”之诗那样，对母亲的思念，充满我的内心。我谨慎地采录。考察孟嘉生平的行踪事迹，写成这篇传记。只恐有错误之处，而有损于大雅君子的德行。所以我战战兢兢，真像是临深渊。履薄冰啊。

赞语是：孔子曾说：“提高道德修养，增进业务知识，是想及时为世所用。”孟嘉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则美名远扬；出仕做官之时，则有口皆碑。天道悠远而人命短促，没能终成大业，多么可惜啊！仁者必定长寿，这话岂不是说错了么！”

五柳先生传

[说明]

从文中所述家贫之状看，此文当为渊明晚年所作。

萧统《陶渊明传》说渊明“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是一篇自传性的散文。文中叙写五柳先生的兴趣。爱好，着重突出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安贫乐道。任真自得的志向与性情。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1)，亦不详其姓字(2)，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3)。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4)。每有会意(5)，便欣然忘食。性嗜酒(6)，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7)。造饮辄尽(8)，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9)。环堵萧然(10)，不蔽风日。短褐穿结(11)，箪瓢屡空(12)，晏如也(13)。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14)。”其言兹若人之俦乎(15)？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16)？

[注释]

(1)何许：何处，什么地方。

(2)姓字：姓名与表字。

(3)号：别号，指人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一般是自称。

(4)不求甚解：指读书只领会要旨，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工夫。

(5)会意：领悟其意。

(6)性嗜（shì 试）酒：生性喜好饮酒。

(7)置：设，备好。之：指五柳先生。

(8)造：往，到。辄：就，总是。尽：指尽兴。

(9)曾：乃。不吝情去留：谓不以去留为意。吝：惜，舍不得。不吝情：即一切都尽情尽性，不拘俗礼。

(10)环堵萧然：犹家徒四壁。环堵：房屋的四面墙。萧然：空空荡荡的样子。

(11)短褐（hè 贺）：粗布短衣。穿结：指衣上的破洞和补绽。

(12)箪瓢屡空：谓穷得揭不开锅。箪：盛饭的竹器。瓢：舀水的器具。《论语·雍也）说颜回贫穷，“一箪良，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13)晏如：平静安逸的样子。曹植《求自试表》：“方今天下统一，九州晏如。”

(14)戚戚：忧惧的样子。《汉书·韦玄成传）：“今我度兹，戚戚其惧。”汲汲：急切追求的样子。《列女传）：“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焉。曰何以为溢？其妻曰：“以康为谥。昔先王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其余富也；君尝欲授之以国相，先生辞而弗为，是其余贵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急急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溢为康不亦宜乎？”又《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

(15)兹：这，指五柳先生。若人：那人，指黔娄。

俦：类，辈。

(16)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上古盛世的帝王。（见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宋代罗泌《路史·禅通纪））这两句是说五柳先生朴质淳真，像是上古无怀氏、葛天氏那个时代的人。

[译文]

先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表字。他的住宅边有五棵柳树，因而就用“五柳”当作自己的别号。悠闲恬静，少言寡语，不羡慕荣华利禄。喜欢读书，只领会要旨，不过于在字句上花工夫。于其意每当有所领悟，便高兴得忘记吃饭。生性喜好饮酒，家中贫困不能经常得到。亲戚老友知道他这样，有时就备好酒请他去。去喝酒就总是要喝尽兴，希一醉方休。喝醉之后就退席，去留任情，毫不在意。家徒四壁，空空荡荡，又不能挡风遮日。粗布短衣破了就打补绽，常常揭不开锅，即便如此他还是一副平静安逸的模样。常写文章以自寻乐趣，也很能表达自己的心志。得与失皆置之度外，就这样了此一生。

赞语是：黔娄的妻子说过：“不为贫贱忧虑烦恼，不为富贵钻营奔忙。”她所说的那人（黔娄）与五柳先生大概是一类人吧？畅快地饮酒作诗，愉悦自己的心志。他是上古无怀氏时代的人呢？还是葛天氏时代的人呢？

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

[说明]

扇上画赞，就是为扇面上人物画像所题写的赞辞。这些人物都是古代的隐士，陶渊明借此抒发对古代隐士生活的羡慕与景仰，并表现自己的隐居之志。这篇赞文用四言韵语写成，除前后各八句是全文的开头与结束外，中间部分每四句赞美一人，共八人。

荷ò丈人　长沮桀溺　於陵仲于　张长公　丙曼容　郑次都　薛孟尝

周阳硅

三五道邈(1)，淳风日尽；九流参差(2)，互相推陨(3)。形逐物迁(4)，心无常准(5)；是以达人(6)，有时而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7)。辽辽沮溺，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8)。至矣放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9)。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10)。岩岩丙公，望崖辄归；匪骄匪吝，前路威夷(11)。郑叟不合，垂钓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12)。孟尝游学，天网时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13)。美哉周子，称疾闲居；寄心清尚、悠然白娱(14)。

翳翳衡门(15)，洋洋泌流(16)；曰琴曰书，顾盼有俦(17)。饮河既足(18)，自外皆休(19)；缅怀千载(20)，托契孤游(21)。

[注释]

(1)三五：指三皇五帝。道：治世之道。邈：遥远。

(2)九流：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流派，即法、名、墨、儒、道、阴阳、纵横、杂、农九家。（见《汉书·艺文志》）参差：长短、高低不齐。这里指见解各不相同。

(3)互相推陨（yǔn 允）：互为消长，此起彼伏。推：推进。陨：陨落。

(4)形逐物迁：外在的形象随着事物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5)常准：一定的标准。常：永久的，在一定条件下保持不变的。

(6)是以：所以，因此。达人：通达事理、达观之人。贾谊（鹏鸟赋）：“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7)这四句咏赞荷菜（diào 吊）丈人。事出（论语·微子》，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注(7)。四体：四肢。勤：劳，出力。超超：超凡脱俗的样子。耘：除草。

(8)这四句咏赞长沮、桀溺。事出《论语·微子），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注(7)。又（论语·微子》载桀溺对子路说：“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子路将此语告诉孔子，孔子说：“乌鲁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辽辽：遥远的样子。（楚辞·九叹·优苦）：“山修远其辽辽兮，涂（途）漫漫其无时。”人鸟不骇，杂兽斯群：是说长沮、桀溺过着与乌兽同群的隐居生活。斯：语助词，无意义。

(9)这四句咏赞於（wū乌）陵仲子。皇甫谧《高士传）：楚王听说於陵（地名，在今山东长山县西南）有位陈仲子有贤才，遣使者聘他为相，仲子入告其妻，其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干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于是他们夫妻一起逃走。为人灌园。至矣：多么高尚啊。养气浩然：有坦荡的正直之气。《孟子·公孙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结驷：车马众多，指做高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

(10)这四句咏赞张长公。西汉张挚，字长公，曾“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与此四句意同。顾：念。谢：辞。人间：指官场。

(11)这四句咏赞邴曼容。丙公：指邴丹，字曼容，西汉未琅邪（今山东诸城）人。丙是“邴”的借字。《汉书·两龚传）：“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于汉。”按：“汉”即那汉，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乞骸骨归乡里。岩岩（tiáo 条）：山高高的样子。张衡《西京赋）：“状亭亭以岩岩。”崖：山崖，指高官。辄：就，总是。匪：同“非”。吝：贪鄙。威夷：险阻。《尔雅·释地调“西陵威夷。”郝懿行义疏：“《文选·西征赋》云：‘登

嵴权之威夷。’李善注引《韩诗）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

(12)这四句咏赞郑次都。郑叟：指郑敬，字次都，东汉汝南人。清志高世，新蔡都尉逼他做了功曹之职。厅事前树时有清汁，以为甘露，郑敬兑：“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遂称病辞去，隐大阳山中，渔钓自娱。同郡好友邓敬作了督邮，前去看他，他正在大泽钓鱼。遂在泽旁折荷为坐，饮酒畅谈终日。（事见《后汉书·郅恽传）及注）湄（méi 梅）：水边。微：精妙的道理。

(13)这四句咏赞薛孟尝。薛包，字孟尝，东汉汝南人。好学笃行，以孝梯闻名当世。建光中征拜侍中，称病不起。年八十余卒。（事见《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天网：指朝廷法令严密。时疏：时有疏漏，指薛孟尝可以拒绝为官，不听号令。眷：眷恋，顾念。言：语助词，无意义。哲友：贤智之友。振褐：犹振衣。拂拭、抖搂衣服。（楚辞·渔父）：“新沐者心弹冠，新浴者必振衣。”陶诗此处言抖掉世俗灰尘去隐居。褐：粗布衣服。偕徂（cú）：同往。指隐居。

(14)这四句咏赞周阳硅。周阳硅事迹未详，据诗意知其称病辞官闲居，性恬淡有清操。

(15)翳翳：这里指树荫遮蔽、光线不明的样子。衡门：柴门，陋室。衡同“横”，横木为门。

(16)洋洋泌（bì 必）流：涌出的泉水激荡流淌。洋洋：形容盛大、众多。泌：涌出的泉水。《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17)俦：类，同伴。

(18)饮河既足：《庄子·逍遥游》：“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这里指生活所需不用太多，稍有即可满足。河：指河水。

(19)自外皆休：此外都不需要。

(20)缅：遥远的样子。怀；想，思念。

(21)托：寄托，托身。契：契合，指志同道合的人。

[译文]

三皇五帝盛世遥远，淳朴风尚日渐消尽；九流学派见解不一，相互之间有增有损。外形随着物体改变，心中没有一定标准；所以那些明智之人，审时不容逃去归隐。

孔子不能参加劳动，五谷庄稼不能区分；荷ò丈人隐居世外，日暮仍在田中耕耘。长沮桀溺距今遥远，并肩耕作自得欢欣；鸟儿飞近并不惊心，隐居偏远与兽为群。道德高尚陈仲子君，涵养深厚正气浩然；蔑视那些高官厚禄，甘心隐去为人灌园。张挚曾经一度出仕，后因有事把家来还；自念与世不能相容，高蹈远去不再为官。邴曼容君德操高尚，被封高官便把家还；既不骄纵也不贪鄙，仕途多有险阻艰难。郑敬与世不能相合，隐居垂钓大泽之边；故友来访林下共饮，畅谈终日大义微言。薛包笃行潜心游学，仕途罗网也能逃避；顾念往日贤智之友，一同振衣携手逃离。周阳拄君值得赞美，托疾辞官在家闲居；寄心尘外清操高尚，悠然适意自得欢娱。

树荫之下柴门陋舍，泉水涌出激荡长流；有琴可弹有书可读，左顾右盼琴书为友。生活所需稍有即足，其他一切皆无所求；遥遥怀念千载之上，寄心知音独自邀游。

尚长禽庆赞(1)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2)。
贫贱与富贵，读易悟益损(3)。
禽生善周游，周游日已远(4)。
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返(5)！

[注释]

(1)本集不载此篇，远本据（艺文类聚）补附于此。尚长：此据《高士传），《后汉书）作向长，字子平，东汉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北）人。隐居不仕，精通《老子）、（周易）。家贫无资给，好事者债之，取足而反其余。建武中儿女嫁娶既毕，遂肆意与禽庆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见（高士传》、《后汉书》）禽庆：字子夏，东汉北海（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人。以儒生去官，不仕王莽。（见同上）

(2)薄宦：鄙薄仕宦，以做官为耻。孥（nú 奴）：儿女。（诗经·小雅·常棣）：“乐尔妻孥。”

(3)此二句本（高士传》：向长“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指《周易）。益损：《周易）中的益卦和损卦。“与”字原缺，据何注本补。

(4)周游：指到处游赏山水。

(5)此二句即《高士传》所说向长与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

[译文]

向长昔日耻为官，
妻子儿女共早晚。
富贵不如贫贱好，
读《易》悟出益与损。
禽庆喜欢遍游赏，
游赏之地已遥远。
离开尘世访名山，
上山哪里知还返！

读史述九章

[说明]

本文各章都是用四言韵语写成，是渊明读《史记》时有感而作的。文中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叙述与评论，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抒发了自己的怀抱。文章当作于晋室亡后不久。

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夷齐(1)

二子让国(2)，相将海隅(3)。天人革命(4)，绝景穷居(5)。采薇高歌(6)，慨想黄虞(7)。贞风凌俗(8)，爱感懦夫(9)。

[注释]

(1)这一章述评伯夷、叔齐，颂扬他们坚贞超俗的品格。伯夷、叔齐：事见《饮酒二十首》其二注(2)。

(2)二子：指伯夷。叔齐。子：古代男于的尊称。让国：互让君位。（史记·伯夷列传）载：孤竹国君临死前遗命叔齐为君。孤竹君死后，叔齐因伯夷是兄，请伯夷继位。伯夷因父命在先，不肯违背，便逃去。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随兄逃去。

(3)相将：相随，相伴。海隅：海滨。（孟子·尽心》“伯夷避纣，居北

海之滨。”

(4)天人革命：指周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周易·革卦·象辞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5)绝景：灭绝踪影，指隐居。景通“影”。穷居：居住在偏僻之处。

(6)采薇高歌：《史记·伯夷列传）：怕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薇：野菜。

(7)黄虞：黄帝和虞舜。

(8)凌：逾越，超越。

(9)爱：乃。感懦夫：使懦弱之人感奋振动。（孟子·万章）：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译文]

伯夷叔齐互让君位，相伴逃离至于海滨。顺天应人武王伐纣，夷叔匿迹远居穷困。采蔽充饥悲哀高歌，慷慨思念黄帝虞舜。贞廉之风超越世俗，感奋振动懦弱之人。

箕子(1)

去乡之感(2)，犹有迟迟(3)。矧伊代谢(4)，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5)？狡童之歌(6)，凄矣其悲。

[注释]

(1)这一章述评箕子，表现改朝换代后的悲哀。箕子：名胥余，殷纣王的大臣，任太师。纣王淫乱暴虐，杀少师比干。箕子恐惧，佯装疯颠，做了奴隶，被纣王所囚禁。周武王灭商，才把箕子释放。（事见《史记·殷本纪））

(2)去乡：离开故乡。

(3)迟迟：形容不忍离去而前行迟缓的样子。

(4)矧（shěn 审）：况且，何况。伊：语助词，无意义。代谢：指改朝换代。

(5)云：句首语助词，无意义。胡：何。夷：平。

(6)狡童之歌：指箕子所作《麦秀》之诗。《史记·宋微于世家》：“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位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

[译文]

离开家乡那种感情，尚且依恋难以舍弃。更何况是改朝换代，眼前一切总觉其非。箕子哀伤无限悲痛，心中如何才能平息？感慨所作《麦秀》之诗，哀伤凄凉深表其悲。

管鲍(1)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2)，淡美初交(3)，利乖岁寒(4)。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5)，令名俱完(6)。

[注释]

(1)这一章述评管仲与鲍叔牙，赞美二人相互知心，亲密无间的友情。管：指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鲍：指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与管仲相友善。管仲与鲍叔牙同处于齐，二人甚相友善。管仲事公子纠，鲍叔牙事公子小白。小白继立为齐桓公，杀公子纠，囚禁管仲，鲍叔牙力谏桓公释放管仲，以为管仲可以辅成霸王之业。桓公遂召管仲，使之位于高国之上，鲍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国政，号曰仲父，桓公遂成霸业。管仲曾说：吾与叔牙分财多取，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谋事困穷，不以我为愚，知时不利也；二仕三退，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三战三走，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事见《列子·力命）、《史记·管晏列传））

(2)相知：相互知心。

(3)淡美：指君子之交，以淡泊为美。《礼记·表记》：“故君子之接若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4)利乖岁寒：是说即使利益相违背，仍保持坚贞不渝的友谊。乖：违背，冲突。岁寒：借指坚贞的松柏。《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5)奇情：谓世间罕见的友情；双亮：交相辉映。

(6)令名：美名。充：完美无缺。

[译文]

了解别人已不容易，能获知音实在困难。君子之交淡泊为美，利益相违友情不变。只要管仲能得称心，鲍叔无怨必定心安。罕见友情交相辉映，完美名声永远流传。

程杵(1)

遗生良难(2)，士为知己(3)。望义如归(4)，允伊二子(5)。程生挥剑，惧兹余耻(6)。令德永闻(7)，百代见纪(8)。

[注释]

(1)这一章述评程婴与公孙杵臼（chūjiù 楚旧），颂扬他们为知己而重义轻生的行为和品德。程杵：即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皆春秋时晋国人。程为赵朔之友，公孙为赵朔门人。时赵朔为司寇屠岸贾所杀害，并要灭其族。赵朔妻遗腹生一儿，屠岸贾仍准备加害。程与公孙设计，由公孙抱别人的婴儿隐藏于山中，而由程去屠岸贾处告发。于是屠岸贾派人到山中将公孙杵臼和假婴儿杀害。程婴则抱着赵朔的遗孤隐藏于山中。后赵朔遗孤长成，即赵武，攻灭了屠岸贾。程婴为报公孙杵白之大义，遂亦自杀。（事见（史记·赵世家））

(2)遗生：舍弃生命。良：实在。

(3)为知己：谓为知己者而死。

(4)望义如归：为义而死，视死如归。

(5)允：诚信。（诗经·小雅·车攻）：“允矣君子。亦谓诚然，信然。《尚书·益稷）：“庶尹允谐。”

(6)惧兹余耻：谓如果活下去则是一种耻辱，所以内心不安。是说公孙杵臼为义而死，自己亦当以死相报，否则便对不起公孙杵臼。

(7)令德：美德。

(8)百代：指百代以后。纪：记载。

[译文]

舍弃生命实在不易，君子献身甘为知己。为义而死视之如归，程婴杵臼确实如此。程婴赴义挥剑自尽，只怕独存视为羞耻。二人美德永远传扬，百代之后可见所记。

七十二弟子(1)

询询舞雩(2)，莫曰匪贤(3)。俱映日月(4)，共飧至言(5)。恸由才难(6)，感为情牵(7)。回也早夭(8)，赐独长年(9)。

[注释]

(1)这一章述评孔子七十二弟子，赞扬他们高尚的人品道德。（史记·扎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2)询询（xún 旬）：·谦恭谨慎的样子。《汉书·李广苏建传赞）：“李将军询询如鄙人，口不能出辞。”舞零（yú 于）：求雨的祭坛，在曲阜县东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藏（diǎn 点，《论语）作点）字皙（x 西）。恃孔子，孔子曰：‘言尔志。’咸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平舞零，咏而归。’孔子唱尔叹曰：‘吾与藏也！’”这里指孔子众弟子从学于孔子。

(3)莫曰匪贤：意谓无一不是贤人。匪同“非”。

(4)映日月：与日月相辉映。极赞孔子弟子高尚的品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5)飧：同“餐”。这里是体会。理解的意思。至言：至理名言。最正确、最有价值的话。这里指孔子的教诲之语。

(6)恸（tòng 痛）由才难：是说孔子为才华难得的弟子的死去而悲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7)感为情迁：是说孔子总是为弟子们而挂念、担忧。

(8)回：指颜回。

(9)赐：指端木赐，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长年：长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译文]

仲尼弟子恭敬从学，没有一个不是忠贤。高尚道德辉映日月，一同领悟至理名言。孔子悲痛人才难得，情感总为弟子所牵。颜回不幸过早去世，唯独子贡享得长年。

屈贾(1)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2)。如彼稷契(3)，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4)。候詹写志(5),感鹏献辞(6).

[注释]

(1)这一章述评屈原和贾谊，为他们既德且贤却不得时遇而感慨。屈原，战国时楚国人。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楚怀王时任左徒、三阎大夫，主张联齐抗秦。后遭诬陷而被放逐。顷襄王时再遭谗毁，滴于江南，自投泪罗江而死。传世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作品。贾谊，汉洛阳人。以年少能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谊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工大傅而卒，年三十三。世

称贾太傅，又称贾生。传世有（治安策）、《吊屈原赋》、（鹏鸟赋）等作品。二人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2)此二句参见《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句注。

(3)稷（jì 计）：即后稷，名弃，为舜农官，别姓姬氏。（见《诗经。大雅·生民》及《史记·周本纪》）契（xiè 谢）：传说中商族始祖帝舍的儿子，虞舜之臣。舜时助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赐姓子氏，封于商。（见《史记·殷本纪》）

(4)疑：猜忌，即不被信任。

(5)候詹写志：是说屈原向郑詹问卜后写《卜居》以抒发怀抱。候：占验。《淮南子·兵略训》：“望气候星。”詹：郑詹尹。《楚辞·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往见大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 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

(6)感鵩（fú 扶）献辞：是说贾谊有感于鹏鸟飞到舍间而写下《鹏鸟 赋》以自伤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鵩 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贾生既以滴居长沙，长沙 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赋以自广。”

[译文]

增进道德提高学业，盼望及时有为世上。就像舜时后稷与契，谁不希望他们那样？可叹二贤屈原贾谊，遭逢猜忌疏远忠良。问卜詹尹抒发怀抱，有感鹏乌作赋自伤。

韩非(1)

丰狐隐穴(2)，以文自残(3)。君子失时，白首抱关(4)。巧行居灾(5)，伎辩召患(6)。哀矣韩生，竟死《说难》(7)。

[注释]

(1)这一章述评韩非，为其可悲的命运而哀伤。韩非，战国时韩国诸 公子。与李斯同师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曾建议韩王变法，不被采 纳。后使秦国，李斯忌其才，入狱自杀。尝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篇，十余万言，即今传《韩非子》二十卷。事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2)丰狐隐穴：大狐狸隐藏于山穴之中。《庄于·山木）：“夫丰狐文 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丰狐即大狐。

(3)以文自残：是说丰狐、文豹因其漂亮的毛皮而给自己带来灾祸。 文：花纹。《韩非子·喻老》：“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文公受客皮而叹曰；‘此以皮之美自为罪。’”陶诗此处比喻韩非以才华出众而给自己带来灾祸。

(4)抱关：守门的小吏，喻地位卑微。《孟子·万章下》：”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忻。”又《荀子·荣辱》：“故或禄天下而个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拆，而下自以为寡。”注：”抱关，门卒也。击析，击木所以警夜者。”

(5)巧行居灾：美善的行为容易处祸。巧：美善，美好。《诗经·卫风·硕人）：“巧笑情兮，美目盼兮。”

(6)伎（zhì 志）辩：强辩。这里指韩非善于著书立说。

(7)竟死《说难》：是说尽管韩非写了《说难》指出游说之人易遭祸患的种种情况，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避免像《说难》中所写的那样，终因游说于秦而死。《史记·老于韩非列传》：“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译文]

大的狐狸隐藏山穴，皮毛美丽因而遭难。君子不被时所重。用，到老看门地位低贱。美善行为容易处祸，强辩也能引来灾患。韩非遭遇实在可哀，说秦而死竟如《说难》。

鲁二儒(1)

易代随时(2),迷变则愚(3)。介介若人(4)，特为贞夫(5)。德不百年，污我诗书(6)。逝然不顾(7)，被褐幽居(8).

[注释]

(1)这一章述评西汉初鲁地的两位儒生，赞美他们耿介孤高的品德。《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叔孙通谏议前往征鲁诸生以定礼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2)易代：诸本皆作“易代”，逯本据（艺文类聚）校改为“易大”；今仍从前者。随时：即随时而变。

(3)迷变：迷于变化，即不知随时变化。以上二句指叔孙通“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之语。

(4)介介：耿直孤高的样子。若人：那样的人，指鲁二儒。

(5)侍：出众，卓异。《诗经·秦风·黄鸟》：“维此奄息，百夫之特。”贞夫：忠直的人。《晋书·桓玄传》：“乃下书曰：‘夫三才相资，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统，贞夫所以司契。’”

(6)污我诗书：即鲁二儒所说：“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诗书：指古代诗书所载礼乐制度。

(7)逝：通“誓”，决意。不顾：即不顾叔孙通之征召。

(8)被褐：穿着粗布衣。幽居：犹隐居。

[译文]

改朝换代随时改变，若不改变视为愚笨。耿介孤高鲁之二儒，品德出众忠直之人。积德尚未能达百年，违反古法有辱斯文。决意不理朝廷征召，穿粗布衣幽然而隐。

张长公(1)

远哉长公(2)，萧然何事(3)？世路多端(4)，皆为我异(5)。敛辔蝎来(6)，独养其志。寝迹穷年(7)，谁知斯音(8)！

[注释]

(1)这一章述评张长公，颂扬其能保持高洁的节操。张长公，即张挚，字长公。张释之之子。“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什”（《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索引》：“谓性公直，不能曲屈见容于当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2)远：指距写此文的时间已经遥远。

(3)萧然：寂寞冷落的样子。何事：为了什么。

(4)世路：指世间的人生道路。多端：即很多。端：头绪。

(5)为：与。《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6)敛辔：收起马缰绳。指归隐不再出仕。与“敛策”意同。蝎（jié竭）来：即去来。指张挚辞官归隐。

(7)寝迹：隐迹。谓隐居。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

绝。” 穷年：指终生。即上引《史记》所说“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8)斯：此，这。

[译文]

张挚距今已很遥远，寂寞冷落竟为何事？人生道路多种多样，世人竟然皆与我异。收起缰绳辞去官职，独自修养他那高志。隐居终身不再出仕，谁能理解此中深意！

陶渊明集卷之七　疏祭文

与子俨等疏

[说明]

疏是布陈的意思，这里是一种用于告诫类似书信的文体。故《宋书》及《南史》说渊明“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日……”。从文中“吾年过五十”语可知此文力渊明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文章的内容是向儿子们叙说自己的生平与志趣，并告诫儿子们要团结友爱，勉励他们向品德高尚的人学习。

告俨、俟、份、佚、佟(1)：

天地赋命(2),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3)？于夏有言(4)：“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气(5)。”四友之人(6)，亲受音旨(7)。发斯谈者(8)，将非穷达不可妄求(9)，寿夭永无外请故那(10)？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11)，东西游走(12)。性刚才拙(13)，与物多件(14)。自量为己(15)，必贻俗患(16)。佩悦辞世(17)，使汝等幼而饥寒(18)。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19)。败絮自拥(20)，何惭儿子(21)？此既一事矣(22)但恨邻靡二仲(23)，室无莱妇(24)，抱兹苦心(25)，良独内愧(26)。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27)，时鸟变声(28)，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29)。意浅识罕(30)，谓斯言可保(31)。日月遂往，机巧好疏(32)。缅求在昔(33)，眇然如何(34)！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35)，亲旧不遗(36)，每以药石见救(37)，自恐大分将有限也(38).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39),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40)！然汝等虽不同生(41)，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42)。鲍叔，管仲，分财无猜(43)；归生。伍举，班荆道旧(44)；遂能以败为成(45)。因丧立功(46)。他人尚尔(47)，况同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48)，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49)。济北记稚春(50)，晋时操行人也(51)，七世同财(52)，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53)。”虽不能尔(54)，至心尚之(55)。汝其慎哉(56)，吾复何言！

[注释]

(1)俨（yǎn眼）、俟（sì四）、份（bin宾）、扶（yì义）、佟（tóng童）：陶渊明的五个儿子。参见渊明《责子》诗。

(2)赋：给予。

(3)谁能独免：逮本作“谁独能免”，今据《宋书》及李本、焦本改。

(4)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学生。

(5)此二句见《论语·颜渊》。

(6)四友：孔子的学生颜回、于贡、子路、子张，为孔子四友。（见《孔丛子·论书》）子夏与他们是同辈。

(7)音旨：指孔子的教诲。旨：要义。

(8)发：发表，讲。斯谈：这话，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

(9)将非：岂不是。穷达：失志与显达，指命运的好坏。妄求：分非地追求。

(10)寿夭：长寿与短命。外请：在命定之外求保。故：缘故。

(11)以：因。弊：贫乏。

(12)游走：在外奔波，指外出做官。

(13)性刚：性格刚直。 才拙：才能拙劣。指不会逢迎取巧。

(14)与物多件（wǔ忤）：与社会人事多不相合。许：逆，违背。

(15)自量为己：自己估量自己。即为自己考虑。

(16)贻：遗留。俗患：指世俗官场上的祸患。

(17)g 俛（m īnmi ǎn 敏免）：勉力，努力。 辞世：指辞去世俗事物，即辞官归隐。

(18)汝等：你们。

(19)孺仲：东汉王霸，字孺仲（《后汉书》作“儒仲”），太原人。《后汉书，逸民列传》说他“少有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又《后汉书·列女传》载：太原王霸“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于伯为友，后于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泊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来而归，见令狐于，沮怍不能仰视。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后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于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于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20)败絮：指破棉袄。 拥：缠裹，穿着。

(21)何惭儿子：又何必为儿子的贫寒而惭愧呢。

(22)一事：一样的事。是说儿子同自己一样，同处贫寒之中，故不必为之惭愧。

(23)靡：没有。二仲：指汉代的两位隐士羊仲、求仲。参见《归去来兮辞》注(40)。

(24)莱妇：老莱子的妻子。春秋时楚国的老莱于，在蒙山之南隐居躬耕。楚王用重礼来聘请他做官。他的妻子竭力劝止他说：“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老莱于便与妻子一起逃隐于江南。（事见《高士传）、《列女传））

(25)抱兹：怀此。

(26)良：甚，很。

(27)树木交荫：树木枝叶交错成荫。

(28)时鸟：候鸟。

(29)羲皇上人：太古之人。羲皇：伏羲氏，古代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30)意浅：思想单纯。识罕：见识稀少。

(31)谓：以为。斯言：指“常言”四句。保：保持，维持。

(32)机巧：指逢迎取巧。好疏：很生疏。

(33)缅：远。

(34)眇然：渺茫的样子。

(35)就：接近。衰损：衰老。

(36)遗：遗弃。

(37)药石：泛指药物。石：指治病的石针。

(38)大分（fèn 奋）：寿命。

(39)每：常。役：担任，被迫从事。

(40)若何可言：意渭有什么话可说呢。若何：怎么。

(41)不同生：不是一母所生。长子俨为渊明前妻所生，后四子为续弦翟氏所生。

(42)四海之内皆兄弟：语出《论语·颜渊》。

(43)无猜：无有猜忌。事见《读史述九章·管鲍》注。

(44)归生、伍举：战国时楚国入，二人为好友。伍举因罪逃往郑国，再奔晋国；在去晋国的路上与出使晋国的归生相遇。两人便在地上铺荆草，席地而坐，叙说昔日的情谊。归生回到楚国后对令尹子木说，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对楚国不利。楚国于是召回伍举。（事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国语·楚语》）班：布列。道旧：叙旧。

(45)以败为成：指管仲因得鲍叔的帮助而在失败中转向成功。起初，管仲辅佐公于纠，鲍叔辅佐公于小白，后来公子小白打败了公于纠，即位为齐桓公，管仲被囚禁，鲍叔向齐桓公极立推荐管仲。管仲被起用力相，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事见《史记。管晏列传川

(46)因丧立功：指伍举在逃亡之中因得归生的帮助而回到楚国立下功劳。《左传·昭公元年》载：伍举回到楚国后，辅佐公子围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楚灵王。

(47)他人：别人，非亲兄弟之人。这里指鲍叔与管仲。归生与伍举。尚尔：尚且能够如此。

(48)颍川：郡名，今河南省禹县。韩元长：名融，字元长，东汉时人。年轻时不为章句而善辨事理，声名甚盛，曾受到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等五府的同时征召；汉献帝时官至太仆.为九卿之一。（事见《后汉书·韩韵列传》）

(49)没齿：犹言终身。

(50)济北：古地名，在今山东省长清县。氾（fàn范）稚春：名毓，字椎春，西晋时人。《晋书·儒林传》说他家累世儒素，九族和睦，到记毓时已经七代。当时人们称赞其家“儿无常父，衣无常主”。

(51)操行人：品行高尚的人。

(52)同财：共同拥有财产，指没有分家。

(5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二句语出《诗经·小雅·车辖）.意思是说：对古人崇高的道德则敬仰若高山，对古人的高尚行为则效法和遵行。

(54)尔：那样。

(55)至心：至诚之心。尚：崇尚，羡慕。

(56)汝：犹“汝等”，你们。其：语气词，这里有“应当”的意思。

[译文]

告诉严、俟、份、佚、侮诸子：

天地赋予人类以生命，有生必定有死。自古至今，即便是圣贤之人，谁又能逃脱死亡呢？子夏曾经说过：“死生之数自有命定，富贵与否在于天意。”孔子四友之辈的学生，亲身受到孔子的教诲。子夏之所以讲这样的话，岂不是因为人的穷困和显达不可非分地追求，长寿与短命永远不可能在命定之外求得的缘故吗？

我已经年过五十，年少时即受穷苦，家中常常贫乏，不得不在外四处奔波。我性格刚直，无逢迎取巧之能，与社会人事多不相合。自己为自己考虑，那样下去必然会留下祸患。于是我努力使自己辞去官场世俗事务，因而也使你们从小就过着贫穷饥寒的生活。我曾被王霸贤妻的话所感动，自己穿着破棉袄，又何必为儿子不如别人而惭愧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只遗憾没有求仲、羊仲那样的邻居，家中没有像老莱子妻那样的夫人，怀抱着这样的苦心，内心很是惭愧。

我少年时曾学习弹琴、读书，间或喜欢悠闲清静，打开书卷，心有所得，

便高兴得连饭也忘记吃了。看到树木枝叶交错成荫，听见候鸟不同的鸣声，我也十分高兴。我常常说，五六月里，在北窗下面躺着，遇到凉风一阵阵吹过，便自认为是伏羲氏以前的古人了。我的思想单纯，见识稀少，认为这样的生活可以保持下去。时光逐渐逝去，逢迎取巧那一套我仍十分生疏。要想恢复过去的那种生活，希望又是多么渺茫！

自从患病以来，身体逐渐衰老，亲戚朋友们不嫌弃我，常常拿来药物给我医治，我担心自己的寿命将不会很长了。你们年纪幼小，家中贫穷，常常担负打柴挑水的劳作，什么时候才能免掉呢？这些事情总是牵挂着我的心，可是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们兄弟几人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应当理解普天下的人都是兄弟的道理。鲍叔和管仲分钱财时，互不猜忌；归生和伍举久别重逢，便在路边铺上荆条坐下畅叙旧情；于是才使得管仲在失败之中转向成功，伍举在逃亡之后回国立下功劳。他们并非亲兄弟尚且能够这样，何况你们是同一父亲的儿子呢！颍川的韩元长，是汉末的一位名士，身居卿佐的官职，享年八十岁，兄弟在一起生活，直到去世。济北的汇稚春，是晋代一位品行高尚的人，他们家七代没有分家，共同拥有财产，但全家人没有不满意的。《诗经》上说：“对古人崇高的道德则敬仰若高山，对古人的高尚行为则效法和遵行。”虽然我们达不到那样高的境界，但应当以至诚之心崇尚他们的美德。你们要谨慎做人啊，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祭程氏妹文

[说明]

这篇祭文作于晋安帝义熙三年（407）五月，陶渊明四十三岁。

程氏妹是陶渊明同父异母的妹妹，比渊明小三岁，因嫁给程家，故称程氏妹。程氏妹于义熙元年（405）十一月在武昌去世，渊明曾辞去彭泽令前往奔丧，见《归去来兮辞序》。过了一年半之后，渊明向她祭奠，写下这篇祭文。文中赞扬了程氏妹的言行品德，并通过回忆往日兄妹的友情而寄托深切的哀思。

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1)，程氏妹服制再周(2)。渊明以少牢之奠(3)，俯而酹之(4)。呜呼哀哉(5)！

寒往暑来，日月寝疏(6)，梁尘委积(7)，庭草荒芜。寥寥空室，哀哀遗孤(8)。看筋虚奠(9)，人逝焉如(10)！

谁无兄弟(11)。人亦同生，嗟我与尔(12)，特百常情(13)。慈妣早世(14)，时尚孺婴，我年二六(15)，尔才九龄。爱从靡识(16)，抚髫相成(17)。咨尔令妹(18)，有德有操。靖恭鲜言(19)，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20)，可象可效(21)。我闻为善，庆自己蹈(22)，彼苍何偏(23)，而不斯报(24)！昔在江陵(25)，重罹天罚(26)，兄弟索居(27)，乖隔楚越(28)。伊我与尔(29)，百哀是切(30)。黯黯高云(31)，萧萧冬月(32)，白雪掩晨，长风悲节(33)。感惟崩号(34)，兴言位血(35)。

寻念平昔(36)，触事未远(37)，书疏犹存(38)，遗孤满眼(39)。民如何一往，终天不返(40)！寂寂高堂，何时夏践？藐藐孤女(41)，曷依局恃(42)？茕茕游魂(43)，谁主谁祀(44)？奈何程妹，于此水已(45)！死如有知，相见蒿里(46)。呜呼哀哉！

[注释]

(1)维：句首助饲，无意义。晋义熙三年：即公元 407 年。义熙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甲辰：古人用于支纪日，甲辰是该年五月初六。

(2)服制：眼丧的礼制。再周：两个周期。己嫁姊妹，按服制应为九个月。义熙三年五月距程氏妹之死约十八个月，所以说服制再周。

(3)少牢：古代称祭把用的豕和羊。奠：用祭品向死者致祭。

(4)酹（hèi 泪）：洒酒于地表示祭莫。

(5)呜呼哀哉：悲呼之辞。祭文中常用的感叹句。

(6)寖（jìn 进）疏：渐远。寖：同“浸”，逐渐。

(7)梁尘：屋梁上的尘土。委：堆积。

(8)遗孤：指程氏妹留下的孤女。

(9)肴（yáo 摇）：熟的肉食。觞：原指饮酒器，这里指酒。虚：这里是徒然、空自的意思。

(10)人逝：指程氏妹已经去世。焉如：何往，哪儿去了。

(11)兄弟：古代常以“兄弟”概指兄弟姊妹。

(12)嗟：感叹词。尔：你。

(13)特：特出的，独有的。百：百倍。常情：指一般的兄妹之情。

(14)妣(bǐ 比）：已经死去的母亲，指程氏妹的生母，作者的庶母。

(15)二六：十二岁。

(16)爰：乃。靡识：无知。指尚未懂事。

(17)抚譬相成：谓从小互相爱护着一起长大。髫：古代指孩子的下垂的头发。

(18)咨：叹息声。令：美，善。

(19)靖：安静。恭：谦逊有礼。鲜：少。

(20)行止中闺：谓言行举止都符合女性的规范。闺：本指女子起居的内室，这里代指女性。

(21)可象可效：值得学习和效法。象：法，楷模。

(22)庆自己蹈：言幸福应是由自己努力而取得。庆：幸福。自：由于。蹈：实行。

(23)彼苍何偏：苍天为什么这样不公正。彼苍：指天。《诗经·秦风·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偏：偏私，不公正。

(24)而不斯报：没有给予应有的报应。斯报：指上文“庆自己蹈”句意，应得此善报。

(25)昔在江陵：指作者于晋隆安五年（401）七月销假还江陵任职。

(26)重（chóng）罹（lí 离）：再一次遭受。天罚：上天的惩罚。指作者的生母孟氏在这一年的冬天去世。因为庶母先亡，故生母又逝是“重罹天罚。

(27)兄弟：指兄妹。索居：独居。这里指兄妹散居。

(28)乖隔楚越。谓分居异地。乖：相离。楚越：楚地与越地。《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楚越并非实指，仅借以表示分居异地。

(29)伊：句首助词。

(30)是：语助词，用以确指“百哀”。 切：痛切。

(31)黯黯（àn 暗）：深黑，昏暗。

(32)萧萧：形容寒风声。

(33)悲：悲号，形容风声凄厉。节：节气，节令。

(34)感惟崩号：感恸得叩头哭号。崩：崩角。形容叩头像山崩一样。语出《尚书·泰誓中》“若崩厥角”。号：号哭。

(35)兴：举，指举哀。言：语助同，无意义。位血：哭出血来。形容极度悲哀。

(36)寻念：追思。平昔：过去的日子。

(37)触事未远：谓事情就像在眼前一样，并不遥远。

(38)书疏：指互通的书信。

(39)满眼：在眼前；一睁开眼就看见。

(40)终天：永久。

(41)藐藐：幼小的样子。

(42)曷：同“何”。依、恃：都是依靠的意思。失父为失怙，失母为失恃。《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估，无母何恃。”

(43)茕茕（qi6ng 穷）：孤独的样子。

(44)主：掌管，指祭把之事。祀：祭。

(45)永已：永远完了。

(46)蒿里：是死者魂魄所归之处，即指墓地。古乐府有丧歌《蒿里行》。

［译文］

晋代义熙三年五月六日，为程氏妹服丧已满十八个月了。渊明我用猪、羊二牲为你祭奠，躬身以酒洒地。悲哀啊，悲哀！

寒往暑来，岁月渐逝，屋梁上尘土堆积，庭院里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寂寞空旷的屋里悲哀哭啼的是她遗下的孤女。陈列着酒肉只能作虚空的祭奠，你已逝去，不知去往何处！

谁无兄弟姐妹，同样都是父母所生。唉，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却超过一般人的百倍。慈母早年去世，当时你还很小，我十二岁，你才九岁。就从那无知的童年时代，我们相互爱护着一起长大。唉，你是我善良的妹妹，既有优良的德行，又有美好的操守。你安静谦逊，少言寡语，听到美好的事情就内心高兴。你为人端正而又温和，既和兄弟友爱，又能孝顺长辈。你言行举止都符合女性的规范，值得学习和效法。我听说行善之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幸福，可是苍大为什么这样不公正，没有给她以善报！过去在江陵之时，再一次遭到上天的惩罚——母亲去世，你我分散而居，相隔异地。惟有我们兄妹二人，经受着无数的哀痛。高空乌云密布，冬月寒风萧萧，清晨白雪覆盖大地，大风在冬季里悲号。我悲伤感恸得叩头哭号，每当伤心眼中就哭出血来。

追思过去的日子，事情就像在眼前一样，并不遥远，互通的书信依然还在，你的遗孤就在眼前。为什么你一去就永远不返！寂静的高堂上，何时再有你的足迹？幼小的孤女，能依靠准呢？你那孤独游荡的魂魄，有谁主祭把呢？如何是好啊程妹，就这样永远完结了！如果死后有知，那我们将来就在墓地相会吧。悲哀啊，悲哀！

祭从弟敬远文

［说明］

这篇祭文作于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八月，陶渊明四十七岁。

从弟，为同祖父的弟弟，即堂弟。渊明的堂弟敬远，比渊明小十六岁，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渊明与敬远“父则同生，母则从母”，他们自幼长期相处，情同手足；长大后志趣相投，感情深厚，一道隐居耕躬，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现敬远磕然早逝，作者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写下这篇祭文，以表示对堂弟的深切悼念之情。

岁在辛亥(1)，月惟中秋(2)，旬有九日(3)，从弟敬远，卜辰云(4)，气永宁后土(5)。感平生之游处(6)，悲一往之不返，情侧侧以摧心(7)，泪憨憨而盈眼(8)。乃以园果时酲(9)，祖其将行(10)。呜呼哀哉！

於烁吾弟(11)，有操有概(12)。孝发幼龄(13)，友自天爱(14)。少思寡欲(15)，靡执靡介(16)。后己先人，临财思惠(17)。心遗得失(18)，情不依世(19)。其色能温(20)，其言则厉(21)。乐胜朋高(22)，好是文艺(23)。遥遥帝乡(24)，爱感奇心，绝粒委务(25)，考槃山阴(26)。淙淙悬溜(27)，暖暖荒林(28)，晨采上药(29)，夕闲素琴(30)。曰仁者寿(31)，窃独信之(32)；如何斯言，徒能见欺(33)！年甫过立(34)，奄与世辞(35)，长归蒿里(36)，逸无还期(37)。

惟我与尔，匪但亲友(38)，父则同生(39)，母则从母(40)。相及龆齿(41)，并罹偏咎(42)，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畴昔日(43)，同房之欢，冬无组褐(44)，夏渴瓢箪(45)，相将以道(46)，相开以颜(47)。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48)，缠绵人事(49)，流浪无成(50)。惧负素志，敛策归来(51)。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52)。每忆有秋(53)，我将其刈(54)，与汝偕行，航舟同济(56)。三宿水滨，乐饮川界(56)。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57)。奈何吾弟，先我离世！

事不可寻，思亦何极(58)？日祖月流(59)，寒暑代息(60)。死生异方，存亡有域，候晨永归(61)，指涂载陆(62)。呱呱遗稚(63)，未能正言(64)；哀哀嫠人(65)，民礼仪孔闲(66)。庭树如故，斋字廓然(67)，孰云敬远(68)，何时复还？余惟人斯(69)，昧兹近情(70)。蓍龟有吉(71)，制我祖行(72)。望施翩翩(73)，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74)。呜呼哀哉！

[注释]

(1)辛亥：指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 411 年。

(2)惟：为，是。仲秋：八月。

(3)旬有九日：十九日。旬：十日为一旬。有：又

(4)卜辰：占卜择日。云：语助词，无意义。窆（biǎn 贬）：下棺安葬。

(5)宁：安息。后土：指地下。

(6)游处：交往，相处。

(7)恻恻：悲痛的样子。摧心：伤心。憨憨（mǐn 敏）：哀伤的样子。 盈：满。

(9)时酲：指新酿制的酒。

(10)祖：古人出行时祭把路神。这里指为敬远灵柩安葬而送行。

(11)於（wū乌）铄（shuò 朔）：赞美的感叹词。铄：光辉美盛的样子。

(12)概：气度，节操。

(13)孝发幼龄：谓年少时即知孝顺父母。

(14)友：指对兄弟的友爱。天：指天性。

(15)少思：谓无所忧虑。寡欲：追求不多。

(16)靡：无，不。执：固执。介：孤僻。

(17)惠：给人以好处。

(18)遗：忘，不计较。

(19)依世：趋附世俗。

(20)色：面容，态度。温：温和，和善。

(21)厉：严肃。

(22)乐胜朋高：以结交高明的朋友为快乐。胜：优越美好。

(23)好：爱好。是：语助词，用以确指行为的对象。这里指“文艺”。文：指诗辞文章。艺：指琴棋书画。

(24)帝乡：神话中天帝住的地方。《庄子·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

(25)绝粒：犹辟谷。古代道家以摒除火食，不进米谷为一种修炼的方法。委：委弃。务：指世俗事务。

(26)考梁：《诗经·卫风》的篇名。诗序说：“考巢，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后因以作隐居穷处的代称。山阴：山的北面。这里指隐居于山林深处。

(27)淙淙（cóng 从）：象声词，形容流水的声音。悬溜：瀑布。

(28)暖暖：昏暗不明的样子。

(29)上药：上等的药物。《文选》稽康《养生论》：“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

(30)闲：习。素琴：不加装饰的琴。

(31)曰：说，这里指孔子说。仁者寿：语出《论语·雍也》，谓行仁德者可以长寿。

(32)窃：谦指自己，犹私下，暗中。

(33)徒：徒然，白白地。 见欺：被欺。

(34)甫：才，刚刚， 立：而立之年，指三十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

(35)奄：忽然，突然。

(36)蒿里：指墓地。

(37)邈：远。

(38)匪：同“非”。但：只，仅仅。

(39)父则同生：两人的父亲都是陶茂之子。

(40)母则从母：两人的母亲是对方的姨母。从母即姨母。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嘉以两个女儿分别嫁给陶侃的两个孙子，一个生渊明，一个生敬远。

(41)龆（tiáo 条）齿：指童年。龠：毁齿，指儿童换牙。《韩诗外传调“故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龆齿。”

(42)罹：遭受。偏咎：偏丧，这里指丧父。

(43)畴昔：过去。

(44)缊（yùn 运）褐：粗布棉衣。

(45)瓢箪：瓢饮箪食，指饮食简陋。箪：盛饭竹器。《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

(46)相将以道：相互以道义支持。勉励。

(47)相开以颜：谓相互愉悦解忧。开：悦。

(48)学仕：指外出做官。

(49)缠绵：纠缠。人事：指官场中的应酬往来。

(50)流浪：指为‘言时四处奔波。无成：无所成就。

(51)敛策：收起马鞭，指辞去官职。

(52)置：废弃，弃置。众议：指世俗的议论。

(53)有秋：即秋天。有：名词词头，无意义。

(54)其：语助词，无意义。 刈（yì 义）：割，这里指收割庄稼。

(55)航（fǎng 仿）：船。一说两船相并。王粲《赠蔡子笃》诗：“舫舟翩翩，以溯大江。”后来一般指小船。

(56)川界：河边。

(57)脆：脆弱。指生命短暂。

(58)何极：哪有尽头，极：尽，终。

(59)徂（cú）：往。

(60)代息：代谢，交替。

(61)候：等待。晨：清晨，指下葬的时间。永归：指永远安息于地下。即“永归本宅”之意。

(62)涂：通“途”，道路，这里指去墓地的道路。载：语助词，无意义。涉（zhì至）：登，升，这里指登程、上路。

(63)呱呱（gu谷）：小儿哭声。 稚：幼儿。

(64)未能正言：指尚未学会说话。

(65)嫠（lí离）人：寡妇。

(66)孔：甚，很。闲：同“姻”，熟知。

(67)斋字：屋舍。廓然：空荡荡的样子。

(68)孰云：谁说。

(69)余惟人斯：我揣想别人啊。惟：思。斯：句末助词，犹“兮”。

(70)昧兹近情：不理解这种亲密的感情。

(71)蓍（shī诗）龟：古人占卜吉凶所用的蓍草和龟甲。吉：吉祥之兆。

(72)制：成法，礼制。指按规定的丧礼制度。

(73)旐（zhào兆）：指旧时出丧时为棺柩引路的旗，俗称魂幡。 翩翩：轻快地飘动的样子。

(74)昭：明。中：心。

[译文]

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为堂弟敬远，占卜择定了日子下棺安葬，永远安息于地下。感念我们平日同游共处，我为你一去不返而悲伤，我心情悲痛感伤，伤心得热泪满眼。于是用园中之果和新酿制的酒，为你的灵柩安葬而送行。悲痛啊，悲痛！

我那光明磊落的弟弟啊，既有节操又有气度。少年时代即知孝顺父母，对兄弟的友爱本于天性。无忧无虑，追求不多，既不固执，也不孤僻。遇先为别人打算，然后才考虑自己，面对财物时总想惠及他人。内心不计较得失，性情不趋附世俗。他态度温和，他言辞严肃。以结交高明的朋友为快乐，爱好诗辞文章与琴棋书画。遥远的神仙世界，使他感到好奇，于是他不食烟火，抛弃世俗事务，隐居于山林深处。淙淙作响的瀑布，森郁昏暗的荒林，清晨采摘仙药，晚上研习素琴。孔子曾说：行仁德者可以长寿。我偏偏相信了。可是为什么这句话，却白白地将我欺骗呢！敬远年龄刚过三十，却忽然与世长辞，永远安眠于地下，遥遥没有回还之日。

我与你之间，不仅仅是亲爱友善，我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我们的母亲是亲姊妹。在童年时代，我们又都失去了父亲，我们的感情实在太深，我们的友爱确实很厚！想想过去的日子，同住一处的欢乐，虽然冬天没有粗布棉衣，夏天饥渴了靠箪食瓢饮勉强度日，但我们以道义相互勉励，相互愉悦以解忧愁。难道生活不是很贫乏吗？只是我们忘记了饥寒之苦。我曾经外出做官，为那些往来应酬之事缠身，虽四处奔波，却一事无成。只怕辜负了平日的志向，我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你知道我的心意，常愿与我携手同游，而不顾及世俗的议论。每当回忆起那秋收之时，我将要去收割庄稼，和你一道前往，一同乘舟渡水。我们在那河边连宿三夜，且饮酒取乐。澄静的明月挂在高空，夏季的热风已经消失。我们持杯畅谈，事物长存，人生短暂。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弟弟，你竟在我之前离开了人世！

往事难以追寻，思念哪有尽头？岁月流逝，寒暑更替。一死一生各在一方，一存一亡界域相隔，等待清晨为你安葬，准备踏上去往墓地的路程。你留下的呱呱啼哭的幼儿，尚未能学会说话；你抛下的悲哀的寡妇，非常懂得礼仪。庭院中的树木依旧，屋舍之中空空荡荡，谁说敬远何时能再归还？我揣想别人啊，不会理解我们这种亲密的感情。占卜好了的吉祥之日，按照规定的丧礼制度为你送行。眼看着轻快飘动的魂幡，我拿着笔啼泪不止。你的神灵如有知觉，就会明白我心中的诚意。悲痛啊，悲痛！

自祭文

【说明】

此文写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九月，陶渊明六十三岁。过了两个月，陶渊明便逝世了。所以，这篇祭文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之作。

祭文，一般是生者为祭奠死者而作，但这篇祭文却是作者为自己所作。祭文中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一方面肯定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表现了不与黑暗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

岁惟丁卯(1)，律中无射(2)。天寒夜长，风气萧索(3)，鸿雁于征(4)，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5)。永归于本宅(6)。故人凄其相悲(7)，同祖行于今夕(8)。羞以嘉蔬(9)，荐以清酌(10)。候颜已冥(11)，聆音愈漠(12)。呜呼哀哉！

茫茫大块(13)，悠悠高畏(14)，是生万物(15)，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16)，箪瓢屡罄(17)，絺绤冬陈(18)。含欢谷汲(19)，行歌负薪(20)，翳翳柴门(21)，事我宵晨(22)，春秋代谢(23)，有务中园(24)，载耘载籽(25)，乃育乃繁(26)。欣以素犊(27)，和以七弦(28)。冬曝其日(29)，夏濯其泉(30)。勤靡余劳(31)，心有常闲(32)。乐天委分(33)，以至百年(34)。

惟此百年(35)，夫人爱之(36)，惧彼无成(37)，惕日惜时(38)。存为世珍(39)，殁亦见思(40)。嗟我独迈(41)，曾是异兹(42)。宠非己荣(43)，涅岂吾缁(44)？捽兀穷庐(45)，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46)。余今斯化(47)，可以无恨。寿涉百龄(48)，身慕肥遁(49)，从老得终(50)，奚所复恋(51)！

寒暑愈迈(52)，亡既异存(53)，外姻晨来(54)，良友宵奔(55)，葬之中野(56)，以安其魂。窅窅我行(57)，萧萧墓门(58)，奢耻宋臣(59)，俭笑王孙(60)，廓兮已灭(61)，慨焉已遐(62)，不封不树(63)，日月遂过。匪贵前誉(64)，孰重后歌(65)？人生实难，死如之何(66)？呜呼哀哉！

【注释】

(1)惟：为，是。丁卯：指宋文帝元嘉四年（427）。

(2)律中（zhòng 众）无射（yì 意）：指农历九月。律：乐律。古时把标志音高的十二律同十二个月份相配，用十二律的名称代表月份。无射：为十二律之一，指农历九月。

(3)萧索：萧条，冷落。

(4)鸿雁：大雁。于：语助词，无意义。征：行，这里指飞过。

(5)逆旅之馆：迎宾的客舍，比喻人生如寄。参见《杂诗十二首》其八注(6)、(7)。

(6)本宅：犹老家，指坟墓。

(7)故人：指亲友。其：语助词，无意义。相：交相。

(8)祖行：指出殡前夕祭奠亡灵。

(9)羞：进献食品，这里指供祭。

(10)荐：进，供。《周礼·天官·庖人》：“共王之膳与其荐羞之物。”郑玄注：“荐，亦进也；备品物曰荐，致滋味乃为羞。”清酌：指祭奠时所用的酒。

(11)候：伺望。冥：昏暗，模糊不清。

(12)聆：听。漠：通“寞”，寂静无声。

(13)大块：指大地。《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扶我以老，息我以死。”

(14)晏（mín 民）：天。

(15)是：此。指天地，大自然。

(16)运：指家运。

(17)罄（qìng 庆）：空。

(18)絺绤（chi xì 痴细）：夏天穿的葛布衣，缔是细葛布，绤是粗葛布。陈：设、列，这里指穿。

(19)谷汲：在山谷中取水。

(20)行歌：边走边唱。负薪：背着柴禾。

(21)翳翳：昏暗的样子。柴门：用树条编扎的门，指屋舍简陋。

(22)事我宵晨：谓料理日常生活。事：做。宵晨：早晚。

(23)代谢：相互更替。

(24)务：指从事农活。中园：园中，指田园。

(25)载：又，且。耘：除草。籽（z 讠子）：在苗根培土。

(26)乃育乃繁：谓作物不断滋生繁衍。乃：就。

(27)素牍（dú 独）：指书籍。牍是古代写字用的木简。

(28)和：和谐。七弦：指七弦琴。

(29)曝（pù 瀑）：晒。

(30)濯（zhuó 浊）：洗涤。

(31)勤靡余劳：辛勤耕作，不遗余力。靡：无。

(32)常：恒久。闲：悠闲自在。

(33)乐天：乐从天道的安排。委分（fèn 忿）：犹“委命”，听任命运的支配。分：本分，天分。

(34)百年：一生，终身。

(35)惟：句首助词。

(36)夫（fú 扶）：句首助词。人：犹“人人”。

(37)彼：指人生一世。无成：无所成就。

(38)惕（kài 慨）：贪。

(39)存为世珍：生前被世人所尊重。存：指在世之时。

(40)殁：死。见思：被思念。

(41)嗟我独迈：感叹自己独行其是。迈：行。

(42)曾：乃，竟。兹：这，指众人的处世态度。

(43)宠非己荣：不以受到宠爱为荣耀。

(44)涅（niè 聂）岂吾缁（z 砼兹）：污浊的社会岂能把我染黑。涅：黑色染料。缁：黑色，这里用作动词，变黑。（论语·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

(45)捽（zuó 昨）兀：挺拔突出的样子，这里形容意气高傲的样子。

(46)畴：语助词，无意义。罔：无。眷：眷念，留恋，指人世。

(47)斯：此，这样。化：物化，指死去。

(48)涉：及，到。百龄：百岁，这里指老年。

(49)肥遁：指退隐。《周易·遁卦》：“上九，肥遁，无不利。”肥：宽裕自得。遁：退避。

(50)从老得终：谓以年老而得善终。

(51)奚：何。

(52)逾迈：进行。

(53)亡：死。异：不同于。存：生，活着。

(54)外姻：指母族或妻族的亲戚。这里泛指亲戚。

(55)奔：指前来奔丧。

(56)之：作者自指。中野：荒野之中。

(57)窅窅（yǎo 咬）：隐晦的样子。

(58)萧萧：风声。

(59)奢耻宋臣：以宋国桓魋（tuí 颓）那样奢侈的墓葬而感到羞耻。宋臣：《孔子家语》说，孔子在宋国时，宋国的司马（官职）桓魋为自己造石椁，三年不成，工匠皆病，孔子以为过于奢侈了。

(60)俭笑王孙：以汉代的杨王孙过于简陋的墓葬而感到可笑。《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临死前嘱咐子女：“死则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

(61)廓：空阔，指墓地。火：消灭，指人已死去。

(62)遐：远，指死者远逝。

(63)不封：不垒高坟。不树：不在墓边植树，《礼记·王制》：“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作者自视为庶人：

(64)匪：同“非”。前誉：生前的美誉。

(65)孰：谁。后歌：死后的歌颂。

(66)如之何：如何，怎样。之：语助词，无意义。

【译文】

现在是丁卯年九月，天气寒冷，秋夜漫长，景象萧条冷落，大雁南飞，草木枯黄凋零。陶子将要辞别这暂时寄居的人世，永远回到自己本来的住处。亲友们怀着凄伤悲哀的心情，今晚一道来祭奠我的亡灵，为我送行。他们为我供上了新鲜的果蔬，斟上了清酒。看看我的容颜，已是模糊不清；听听我的声音，更是寂静无声。悲痛啊，悲痛！

茫茫大地，悠悠高天，你们生育了万物，我也得以降生人间。自从我成为一个人，就遭遇到家境贫困的命运，饭筐水瓢里常常是空无一物，冬天里还穿着夏季的葛布衣服。可我仍怀着欢快的心情去山谷中取水，背着柴禾时还边走边唱，在昏暗简陋的茅舍中，一天到晚我忙碌不停。从春到秋。田园中总是有活可干，又是除草又是培土，作物不断滋生繁衍。捧起书籍，心中欣欢；弹起琴弦，一片和谐。冬天晒晒太阳，夏天沐浴于清泉。辛勤耕作，不遗余力，心中总是悠闲自在。乐从天道的安排，听任命运的支配，就这样度过一生。

这人生一世，人人爱惜它，唯恐一生不能有所成就，格外珍惜时光。生前为世人所尊重，死后被世人所思念。可叹我自己独行其是，竟是与众不同。我不以受到宠爱为荣耀，污浊的社会岂能把我染黑？身居陋室，意气做然，饮酒赋诗。我识运知命，所以能无所顾念。今日我这样死去，可说是没有遗恨了。我已至老年，仍依恋着退隐的生活，既以年老而得善终，还又有什么值得留恋！

岁月流逝，死既不同于生，亲戚们清晨便来吊唁，好友们连夜前来奔丧，将我葬在荒野之中，让我的灵魂得以安宁。我走向幽冥，萧萧的风声吹拂着墓门，我以宋国桓魋那样奢侈的墓葬而感到羞耻，以汉代杨王孙那过于简陋

的墓葬而感到可笑。墓地空阔，万事已灭，可叹我已远逝，既不垒高坟，也不在墓边植树，时光自会流逝。既不以生前的美誉为贵，谁还会看重那死后的歌颂呢？人生道路实在艰难，可人死之后又能怎样呢？悲痛啊，悲痛！附录一

陶证士诔并序

颜延之

夫璇玉致美，不为池隍之宝；桂椒信芳，而非园林之实。岂其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弓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人自为量，而首路同尘，辍涂殊轨者多矣！岂所以昭末景、泛余波？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寂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匾；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寂之祭；织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夫实以诛华，名由溢高，苟允德义，贵贱何弃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隘典，无葱前志。故询诸友好，宜溢曰靖节征士。其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岂伊时遣，蜀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絜，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诡时则异；有一于此，两非莫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禄等上农。度量难钧，进退可限。长卿弃官，稚宾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　，葺字家林。晨烟暮蔼，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迁延辞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纠缠斡流，冥漠报施。孰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大盖高，胡侃斯义！履信曷凭，思顺何真？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怀和长毕。呜呼哀哉！敬述靖节，式尊遗占。存不愿丰，没无求赡。省讣却膊，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族葬而室。呜呼哀哉！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海。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连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闭。呜呼哀哉！仁焉而终，智焉而毙。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施此靖节，加彼康惠。呜呼哀哉！

附录二

宋书·隐逸传

沈约

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

>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秆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休稻，妻子固请种秫，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秫。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其词曰：

> 归去来兮，田园荒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
>
>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壶掳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惕，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以盘桓。
>
> 归去来兮，请息交而绝游。世与我似相遗，复驾言兮焉求？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上春，将有事于西畴。或命中车，或悼扁舟；既窈窕以穷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资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件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的，醉而后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渡酒，毕，还复著之。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与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

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天永无外请故邪？

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以家贫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g 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耳。常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罔罔。

少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尔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陋，日月遂往，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恨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又为《命子》诗以贻之曰：

悠悠我祖，菱自陶唐。逛为虞宾，历世垂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纷红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挠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

矜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夙迈，显兹武功。参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默语，运固隆污。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孰谓斯心，而可近得？

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矜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惺喜。

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顾惭华鬓，负景只立。三千之罪，无后其急。我诚念哉，弧闻尔泣。

卜云嘉日，占尔良时。名尔曰伊，字尔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饭，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遮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附录三

陶渊明传

萧统

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污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惬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缓去职，赋《归去来》。征著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资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异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迁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污阳，日造渊明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肄，校书亦已勤。”

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工业渐隆，不复肯仕。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世号靖节先生。

附录四

陶渊明集序

萧统

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伎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齐沤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镳之游，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招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犹芳。故庄周垂钓于壕，伯成躬耕于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鹓雏，岂竞鸢鸱之肉；犹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至如子常、宁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有楚子观周，受折于孙满；霍侯骖乘，祸起于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乎？是以至人达士，因以晦迹。或怀厘而谒帝，或披褐而负薪，鼓揖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

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法，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